数機堪響



767

•特别介紹 •



鐵拐俠盗 無音奇簫 傳奇故事

一支鋼製的古簫無意中被人發現,但奇怪的是它無法吹 奏出音响來,爲甚麼?沒有人知道。當有人知道其中奧妙時 ,已經太遲了,因爲一塲驚天動地的災難就發生在眼前!

| 無音奇簫 | 是鐵拐俠盗故事中的新創作,是期在本刊



無音奇簫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失學失業 彷徨歧途 貧窟藏珍 虎穴擒兇 奇簫怪譜 無音色响

寂寂無聞 驚天動地………馬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羯鼓天戈 (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一)

難忘山海誓 虎穴鬥羣英……高

(兩期完俠情創作故事) ◀上▶

比武傳衣鉢 勾心奪嬌娃······雲 北 飛 67

素手颷香 (綠林英豪傳奇故事之三)

志切報夫仇 捨身投死窟………… 臥 龍 生 86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一錯終身恨 再生滿腔仇………倪

刀出頭顱飛 棍搗屍體橫…………………慕容美55

爲情闖大禍 請救謁天仙 蕭

朱唇令

魔舞風雷起 鳳噦雨雲收………諸葛靑雲 71

無影毒神

南疆風雲湧 沙谷血腥聞………蕭

離 魂 俠 ◆大結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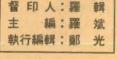
揭奸蒙赦慶重生……來 紅93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侠世界

第76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 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寫第一類新聞紙類 儒務委員會海外儒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橋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 ・毎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窮家少年,小學畢業之後便一直游手好閒 家境清貧,無法再升學,想找事做又未够 去玩耍,兩個人就此認識起來。 家裏環境欠佳,迫使他們常常跑到街上 他們像許多窮家子弟一樣,都是因爲

發夢! 做一日,要他們處處爲市民設想那簡直是 的處境彷彿租來一間店子做生意,見一日 有人說這地方政府只懂得賺錢,他們

是他們又施行了一連串的德政!

以及童工條例在內。 這些所謂「德政」包括小學免費教育

來一次「會考」。

這種現代的「考狀元」式考試是好是

中學,但是中學學位不足,政府只有每年

做家長的自然希望自己的子弟繼續升上

已經明白到:教育影响人類的思想!若要 國富民强,必須對每一個國民施行强迫教

足以令到廠家們不敢僱用這輩少年人。 則就只有獃在家裏,因爲政府的童工條例 小學階段之後,除非有辦法升上中學,否 壞,我們站且不談,總之一個少年人讀完

佳,要不是住在徙置區,便是住在康租屋

請想想吧!既是家貧,自然是環境欠

,在那丁方之地,對一個少年人來說,叫

,師資最糟 一些表面工夫,所謂「免費小學教育」,

他們如何可以安坐家中?

遊遊蕩蕩又過了一天,而身爲家長的,爲

於是他們自然而然地被迫到外面去,

了生活,明知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但也無

可奈何,惟有讓他們自由發展!

回頭再說所謂「童工條例」吧,表面

教師們都是高薪階級,不知羨煞幾許私立 或者待遇奇低,相反,渲輩公立小學的 小學的學生都可以作証!他們的管教最差 既非强迫,亦不健全,凡是讀過政府免費

但是不幸的是。他們似乎並未了解到

的子弟「棄學做工」,可謂體貼之至! 看來又好像是防止一些家長存心迫使他們 勞工階級關心非常,未足年齡不准工作, 看來這確是政府的「德政」之一。可不是 薪假期一樣,驟然看來倒是我們的政府對 嗎?這辦法就像硬性規定工人要有四天有

免費? 化一些錢栽培下一代,由小學以至中學均 不强迫每一個適齡少年入學?爲甚麼不多 假如政府眞有這份「善心」,爲甚麼

學的免費教育,那時才實行「童工條例」 **跋**做一些甚麼好? 這樣,那輩十餘歲的少年人小學畢業之後 是非常合理而又十分善意的,但是像現在 既無書讀,又沒有工作可做,請問他們 假如政府規定每個學生均可接受中小

而且確是政府一手造成的 就會明白,目前社會上的混亂與不安,的 太誇大了,但是如果深入細心分析一下, 偶然聽起來也許有人以爲這批評未免 答案其實只有一個:走上歧途!

三五成羣的凑在一起,試問他們又能做出 道理,他們既無書可讀,無工可做,整日 也不知道該做一些甚麼才好。但是同樣的 一些甚麼正經事情來? 十餘歲的小學畢業生,不錯,要做事

等等,都是導致他們走上歧途的主要原因 生活而管教不周,還有黑社會的無孔不入 等等,差不多清一色是這輩青少年去做。 。但是追源禍始,歸根究底還是政府的基 建帮結黨,三五成章遊蕩打架生事…… 社會上的誘惑太多了,家長們爲了找 被人利用去犯罪,黑社會踢他們入會

包,塞進口裏去!

餓了,於是老實不客氣地接過了那半邊麵

章炎和余木是一對好朋友,他們同是 教育下一代的神聖天職,只知道「爭取更 富之道」以及收聽「股市行情報導」,已高的薪酬而奮鬥」!於是上課時偸閱「致 經不是新聞了

年齡,才迫不得已地變得吊兒琅璫的隨街

過!試問如此這般教育出來的下一代,又些「爲人師表」者,就有大條道理得過且

抬貧家子弟的」……等等念頭在作祟,那

加上「這是免費的」,「這是政府施

能學到了一些甚麼?

準之差,令人驚奇!這責任由誰去負?

好了,等到這輩子弟讀完了

小學之後

」,但事實凡是公立小學出來的學生,水

當然,凡事不能「一竹竿打盡一船人

也許是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太多了,於

不錯,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執政者

但是本故事所指的那個政府只曉得做

所謂「最糟」,並非說他們受訓不足

本政策誤錯所致一

住「做一日和尙敲一日鐘」的心理,如果 他們肯眞眞正正爲我們的下一代設想的話 。事在人爲,相信眼前的社會情况必然會 如果他們不唯利是圖,如果他們不抱

養於一戶貧窮人家的家中,於是這個無父 錢之外,還能做一些甚麼? 無母的可憐孤兒,除了被養父母利用去臟

父養母對他從未關心過,反而章炎這朋友 對他倒不錯,有時會悄悄回家中帶些吃的 余木就是如此這般一個孩子,他的養

一個麵包出來,分了一半給余木。 現在章炎又跳跳蹦蹦地,從家中拿了

我真好,今天我實在吃不飽。」 余木一邊吃着麵包一邊說道。「你對

沒有燙飯嗎?」 「爲甚麼?」章炎瞪住他。「你阿嬸

去。 飯。」余木一次過把吃剩的麵包塞進口中 「沒有,打牌去了,我只吃了牛碗冷

遞給余木:「爲甚麼你不早點說?我已經 吃了午飯,一點不餓,你把它吃了吧!」 余木雖然有點不好意思,但是他實在 章炎那半邊麵包只吃了一口,便隨手

耐,跑到街口的公用自來水帳旁邊,張開 頭來。余木吃過了麵包之後也感到口渴難 的天氣令到街上走過的狗兒也不斷吐出舌 是下午三四點之間,烈日當空,炎夏

大爲改觀的。

不幸的是:一個彷徨的孩子,偏偏寄

不怕嗎?」章炎在旁關心地說。 「這些水未養沸,會令你生病的,你

-5-

雙手承接了一些潑在面上,頓然感到無限 余木一連喝了幾口自來水之後,還用

天我也不怕。 不在乎地說,「別說這炎熱天氣,即使冬 章炎道:「爲甚麼你不返家裏喝養過 「我喝價了,有甚麼可怕?」余木滿

返去,萬一她凑巧輸了,一定乘機拿我出 「這個時候阿嬸正在打牌,我才不敢

氣的。 余木自小叫價了他的養父做「阿叔

响起了一陣急促步履聲! 稱養母爲「阿嬸」。 二個少年朋友正在談話間,那邊突然

忙忙地奔進一幢徙置大厦去! 有兩個年紀比他們稍大的少年人匆匆

喘地問:「看見有人逃過這裏嗎? 剛才二名少年逃到那大厦裏去,因此氣喘 一名警員追踪而至,但他顯然看不見

「他們逃進那兒去了!」 警員於是衝進那幢大厦裏去! 「是不是兩個十五六歲的?」章炎說

盯住章炎:「他媽的!你敢對我說謊?那面出來,又遇見了二名少年人。他生氣地 不久之後,那名警員滿頭大汗地由裏 余木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大概又是打刧吧!」章炎說。

兩個阿飛根本不在裏面!」 章炎一向很敬仰警察,想不到現在出

他的阿嬸在家與鄰居竹戰時,他就避之則 少家務,例如洗碗掃地等等。但是,每當

十分的暴躁!動輒便拿他出氣! 原來他的養娘不但爲人迷信。脾氣也

晚上不會回來。返家之後又是喝得醉醺醺 錢,那麼余木的處境也就更加可想而知! 這是不吉之兆!萬一當天那場牌輸了她的 掃把來,也會給她臭罵一頓,因爲她認爲 。對他更加不會多看一眼! 至於他的養父,日間在外工作,非至 假如當她正在賭博時。余木只要拿出

碟碟之後,便開始洗米煑飯! 膚上所受的痛楚。打掃地方。洗乾净碗碗 現在余木只有抹了一把眼淚。忍着肌

想着他自己今後的命運! 晚八點正那二名阿飛是否會捲土重來,也 他一邊工作,一邊在暗自想,想着今

前受到童工條例的限制,這個時候也許正 在外面工作。能够賺到多少錢是另一回事 不必再留在家中受盡養娘的悶氣! 余木覺得自己逐漸長大了·要不是年

默下 居去打牌,至於他的養父則喝得爛醉如泥 作做完。他的養娘剛放下飯碗,就跑到鄰 的,倒在床上睡去! 晚飯之後,他很快便把自己應做的工 去,於是他私心底下作出了個决定! 他越想越覺得自己不該再在這個家庭

的確是個好機會,余木覺得絕難放

余木隔着鐵閘對他低聲說:「到下面 還未到七點半,章炎已在門外吹口哨 **遺是他們約好的「暗號」**

-- 6 --

現眼前的警察如此對待他一

他們逃到裏面去了 他呆了一呆:「我沒有說謊,是真的

去了 朋友不會騙你,那二個阿飛貨的逃到裏面 可能逃到另一座去了。我可以作証,我的 道。「這裏的大厦都是四通八達的,他們 担心他會動手打自己的好朋友,因此忙說 那名警員狠狠地瞪住章炎,余木真的

警員這才悻悻然離去-

那座大厦,想返家去的時候,在一處彎角 中一個選手持利刀! 地方突然有一名阿飛攔住他們的去路。其 場風波已經過去,想不到就當他們繞過 章炎和余木呆了好一會見,他們以爲

這兩個正是剛才警察要追捕的人! 章炎和余木大吃一驚!他們當然認識

地說:「老子今天要宰了你!」 ?」持刀的阿飛把刀子幌了幌,目露凶光 「好傢伙!竟想帮住警察趕絶我們嗎

,慢着ー 另一個阿飛在旁做好做歹的說。「喬 章炎和余木二人嚇得退縮一角! ·我有個好主意!」

飛。」 治 二人,一邊問道:「你有甚麼好主意?臭 看他的樣子不像那麼兇的,長髮,有鬍子 面色有些蒼白!也一邊監視章炎和余木 那個穿紅色丁恤的阿飛原來叫喬治,

機會吧! 那個叫臭飛的阿飛說:「給他們一個

也是因爲他們,這口氣叫我如何下得了 一喬治說。 「他媽的,剛才我們差點給警察抓去

等我一分鐘・我就下來!」

文母在着,不准他出去,於是到下面空地 章炎只以爲像平時一樣,也許他的養 上去等他!

但是,章炎看見他的樣子却呆了一陣! 果然不到三分鐘,余木已經下來了。 「你幹嗎打扮得如此整齊?」章炎怔

那四十元籌妥了嗎? 「選沒有凑足四十元,只有十五元,十元籌妥了嗎?」余木反問道。 「章炎,別問這許多,先告訴我,你

到來的。」 他們一定知道我們住在這裏,遲早也會找 如果不給他們,只怕以後還有麻煩。因爲 模型船跟你一起玩的,但是,我想過了 這些錢,我本來準備儲足二十元時,買隻

然把二十五元交到章炎手上! 元,讓你凑足四十元給他們吧!」余木果 甚麼事也敢做。章炎。我這裏給你二十五 「你說得不錯,他們除了好事之外,

出來! 説二十五元那麼多・二元五角余木也拿不 朋友,章炎固然了解對方的處境。平時莫 章炎差點不敢相信!因爲他們既是好

說不出华句話! 因此,章炎日瞪口呆的,好一會兒也

一余木很坦白地對他的好友說。 「拿着吧!這是我在養父口袋裏拿的

話登時嚇得差點把那些錢掉在地上! 豈料不說此話猶自可,章炎一聽了這

他不相信余木是個這麼樣的人。 但是余木道:「我有件事不妨告訴你 「你……你說甚麼?」章炎以爲聽錯

> 一刀是起碼的懲罰。但是,現在我給你求多事了,本來照我們一向的規矩,每人刺 來對章炎和余木二人說:「兄弟,你們太一聽我的。」臭飛把喬治推開,走過 個情,讓你們贖罪,你們有錢嗎?」 刀是起碼的懲罰。但是,現在我給你求

地搖搖頭! 章炎和余木相顧望了一眼,不約而同

但給「臭飛」用手格開 喬治持刀又要撲上來,聲勢汹汹的

去想辦法拿五十元來,否則你們就要吃刀 中一定有的。好吧!留下一個,另一個回 臭飛說:「你們身上雖然沒有,但家

麼多? 章炎吶吶地說:「我那裏有五十元那

「十元八塊也許會有的。」章炎說 「你有多少?」臭飛問。

我們吧!」 狠狠地說:「今晚黃昏時候,就在這裏等 少也要四十元,否則,嘿!你小心啊!」 那個持刀阿飛也做了一個手勢!然後 「十元八塊太少了。」臭飛說,「最

我們會加倍對付你…… 臭飛又說:「千萬不要報警,否則,

。明白嗎? 那個喬治的阿飛說:「還有你的家人

裏的人,今晚八點鐘正,在這裏交錢給我:「別忘記,不准報警,也不准告訴你家 那個叫「臭飛」的又重覆地提醒他們

余木才怔怔地說。「怎麼辦呢? 章炎和余木二人獃了一陣。好一會兒 說完,他們便匆匆離去!

我要離開這個家!

到那裏去?爲甚麼你要這樣? 章炎又是一怔!他吶吶地問:「你要

過獃在家裏捱駡!再說,我們都逐漸長大 許我可以在外面找到一些工作,這樣總好 ,既然沒有書讀,也該出去工作啊!你 「我也不知道!」余木嘆氣說。「也

「但是,如果你阿叔, 阿嬸

你,二 作做,搭車吃飯總少不了錢的。」 ,二則我出去一下子未必就可以找到工 「我簡單地寫了一張字條留在養父的 然後取了他數十元,一則爲了帮

「人總要自立的,我會自己照顧我自

你?

個人在外面,萬一有甚麼事,有誰來照顧 ,淚水差些兒就流了出來,「但是,你

「余木,你對我眞好!」章炎哽咽着

一個人留下來,也沒有甚麼意思了!」 「你干萬別這樣想,你怎麼像我?你 「不如我也跟你一齊走好嗎?反正我

一頓? 然存心出走,又怎麼會送回來讓養娘揍他 爲他的養娘那麼兇,怎可以放過他?他既 學,或者找工作做!」余木拍拍他的肩膊 你,你何必走?只要有機會,你可以再升 有父母-,「我一有時間,會回來探望你的!」 章炎明知他說謊,他不會回來的。因 親生的父母,他們都那麼愛護

些衣物呢? ,否則他怎麼拿了養父的錢,還帶走了一 但是·看來余木的確下了很大的决心

> 的。 章炎說道:「是我不好,我不該多咀

「報警好嗎?」余木説・「他們是壞

他居然找不到,選要臭罵我們一頓!如果 **傢伙只得一副兇相,二人明明躲在這裏,** 人,警方一定不會放過他們! 「沒有用的,你沒有看見嗎?剛才那

度之後,對所有警方人員似乎都失**却**了信 腦簡單,難怪日睹剛才那個警員的粗野態 報警,只怕弄巧反拙呢!」 心,這就是「害墓之馬」之累! 余木嘆着氣·他們只有十三四歲,頭

無知少年?許多市民也是一樣。因此街頭其實對警方失了信心的,又何止二名 察放在眼內,市民更覺得他們等同虛設! 來却殺案還多似牛毛。匪徒們固然不把警 巷尾儘管設置了不少臨時報案中心,到頭 二名少年人商量良久,總想不出一個

辦法來! 余木返到家中,他的養娘阿嬸剛打完

牌,正在到處找他一

?嘿!我找了你老半天也不見人面!」 把揪住他:「你這殺千刀!跑到那裏去了 可能是輸掉了不少錢,所以見面後一

般叫 話猶未完,鞭如雨下,打得余木殺豬

懂得吃!懂得玩!一些用處也沒有!」 髒!」余木的阿嬸聲大夾惡的說:「你只 「你瞧碗不洗,地不掃!到處一片就

過去的經驗,只要他開口反駁一句,鞭子 起碼多打十多下,所以他只有啞忍! 其實他是個好孩子,在家裏還做了不 余木只有哭,根本不敢反駁半句!**憑**

在這一刹那間,章炎本來有許多話要

默地走了 時間越來越接近八時正。余木終於默

說的,却又不知從何說起。

這對少年朋友只黯然說了一句「再見

章炎口裏說「再見」,其實心裏也在 便在默默無言中分手

懷疑,到底何時才可以再見?

是何處是他棲身的地方? 余木但感前途茫茫, 這世界雖大,但

甚麼地方渡過一宵?他也不知道! 他漫無目的地走。甚至今天晚上該在

一名阿飛來了之後才走的。但是,他又担 也知道這是相當危險的事,也得試一試! 不如出去闖闖,也許還有些機會。雖然他 覺得留在這個家庭裏面是沒有前途的,倒 本來他想陪着他的好朋友章炎等到那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做錯了。總之,他

脫了多年來的壓迫! 他只好匆匆離去! 感到彷徨,是由於前途茫茫,輕鬆則是擺 余木的內心既感彷徨,又覺得輕鬆,

心他的養父母發覺他失踪而找到來!所以

色! 。尤其是華燈初上之際,更加令人日迷五 來到大街上面,人來人往,熱鬧非常

到雙足發軟,才想到住宿問題! 東張西望,遊遍了各大百貨公司。直至行 。因此,他有如劉姥姥初入大觀園一樣, 他很少有機會像今晚這樣,到處閒蕩

?的確令到他大費躊躇! 他身上只有三十多元。當然不可能住 是的,今晚在甚麼地方渡過漫漫長夜

-7-

窗折射入來,不致整晚處於黑暗中。 不會太過惹人注意。但是。衡燈却由通風 的關係,地方頗寬濶,二則沒有樓梯燈, 這兒梯間是相當理想的·一則是**舊樓**

給人踢醒了 但是,就當他剛剛睡着的時候。突然 。他還以爲自己在發噩夢!

天一亮。他就會四處去找工作!

余木滿以爲過了今晚再說。明天只要

幹嗎? 着一大叠的報紙,盯住余木:「你在這裏 個男子看來大約四十歲左右,他攬

甚麼人?我在這裏睡覺關你甚麼事呢?」 可以客家佔地主?我看你準是活得不耐煩 余木看他不可能是警察,道:「你是 「他媽的!這兒是老子的地盆。你怎

人七家生烟,怒吼一聲,把手中一叠舊報樣嗎?」豈料此語一說,登時氣得那中年 紙朝着余木捧過來。余木矮身避過,又給 變不講理。 想不到對方如此兇狠,更想不到對方如此 對方飛起一脚,踢得他滾下梯間。他完全 伙的態度也太過欺人太甚。便忍不住說: 在隱隱作痛,心裏實在生氣!再看看這家 「大家都無須付租的,誰睡在這裏不是一 ,剛才被踢過的地方仍

知道對方是個中年男子而已! 處的通風小窗折射入來的光綫。余木僅可 梯間沒有燈光,只靠街燈由梯間彎角

余木急忙伸手想抓住梯間的扶手,但

麻煩你? 余木又問章炎:「那二名阿飛有沒有

取去那四十元之後便一了百了,想不到他 們來完一次又一次,我給他們吸乾了! 是嗎? 「你的意思是說。他們不断向你要錢 - 」章炎說,「我以爲他們

「是的 余木道:「你那裏有這許多錢?」 ,總之,給他們煩死了!」 有時十元八塊也要,有時二

「有時偸母親的。」 「還不是辦法啊!」

又要殺,叫我如何吃得消?」章炎嘆氣道 我本來想報警,但又怕數罪俱發,父 但是,如果不給他們,他們又要打

錢。如果他們再來,約好他們,讓我來對余木說:「以後你不必再給他們一分 母不原諒我,那時更糟糕了!」

你有辦法?」

慢的談談!」 「也許有的!」余木拉着好朋友的手 來吧!我們先找個地方喝杯茶,慢

子以來, 章炎跟他併肩走着,問道:「這些日 你到底去做些什麼?余木。」

欺負我, 「不!我還未够年齡當警察。 章炎想了想:「是不是警察? 有得吃,有得住之外,沒有人敢再 你猜我幹的是什麼工作? 我還未够年齡當警察。」余木

-8-

叉觀:

傷總是難免的事 直滾下樓梯下面去,雖不致跌死,只怕重 是由於光綫不足,一下摸空了,眼看就要

他不致直滾落梯間下面去! 面上來,伸出雙手及時把他扶住!讓 就在這一刹那之間,突然奇跡地有

余木呆了一呆!

想不出如何還手,對方已揮拳相向! 個中年人又聲勢汹汹地撲了過來!余木灑 他來不及查究誰救了他一命,因爲那

時喝了一聲的人正是把余木扶住的人! 余木雖然不知此人是誰,但顯然他們 那中年人果然呆在一旁不敢再進攻! 「白粉雄!你瘋了嗎?快住手!」及

來的人責罵着說,「到底發生了甚麼?」 之間是互相認識的。 地方。大哥成,你也知道我在這裏睡了 你很可能已鬧出人命來了 中年人吶吶地說:「他佔了我睡覺的 「他媽的!剛才要不是老子眼快手急 !」由樓下

的? 年有多啦! 大哥成回頭瞪住余木。「你是幹甚麼

事可 做,我就不必到處流浪了。 「我沒有事做 一余木說,「要是有

問。「 「我沒有家。」余木說,「所以我沒 大哥成自頂至踵的打量了他一遍,又 你的家住在那裏?」

有地方睡覺,想不到睡在這裏也不可。」 我到天台上面去我給你安排一下。 ,便是人家的地盆,你怎麼可以後來居上 」大哥成拍拍余木的肩膊:「來吧!跟 「傻瓜,這是免費客棧,人家佔用了

華道是非法勾當麽?」

能 這裏的確是個冒險家的樂園。」 對了,人總是要生活,要自立的,我覺得 • 我只是個小學生,從未學過一樣專門技 ,試問能够做一些甚麼呢?大哥成說得 「別大驚小怪!其實你不難想像得到

「我不能說得太多了,總之我現在生 「你到底走私還是販毒?」

支過去:「抽一支試試吧!」 活得很不錯!」 余木這時又掏出一包香烟來,遞了

沒有一支香烟,才不像樣呢。不過,你不 抽我也不勉强! 了一支,「像我們這樣出來混,咀角如果 章炎又是一呆:「你學會抽香烟? 「何必大驚小怪的?」余木自己燃着

道了那些是好的,那些是不好的,眼看自 票 己的好朋友衣着光鮮,口袋裹藏了不少鈔 ,余木完全判若二人!他雖然也多少知 章炎幾乎不敢相信,不見了個多兩個 心裏質在也有點羨慕!

說: 「章炎,要錢嗎? 余木知道章炎現在心裏想些甚麼,他

是的,你要多少?

十五元呢, 「不!」章炎苦笑道:「我還欠你一 記得嗎?」

來說,二三十元已經不算得是怎麼一回事 那二名臭飛,那兩個傢伙由我來對付!」 百元我可以立刻給你。不過,你可不能給 了。如果你須要的話,儘管開聲吧!一一 余木笑道:「那是小意思,目前對我

余木果然跟了他上天台

心就會碰到頭上起瘤。 間木屋去!這些木屋矮得可憐,稍不小 出。但很沉靜。大哥成把余木帶到其中 天台上面,木屋林立。有些還有燈光

用作給。有些被當作椅子和睡床! 放置在各處,還就是「傢俬」了。有些被 方只有數呎地方。幾個大小木箱,分別被 余木四下裏打量一遍,**只見**選裏面丁

個流浪漢。怎會跑到這種地方來?」 大哥成亮了燈,說道:「看你不似是

他悶得發慌,有時想起余木,眞後悔

大哥成目光如炬地盯住他!又笑道: 「……」余木怔了一怔!

得對方沒有惡意,剛才還是他替自己解圍 概就是逃避甚麼!對嗎?」 背棄家庭,要不是爲了會考不及格,大 「不瞞你說,我沒有父母。」余木覺

我頂喜歡你這種青年人!」 的,何不說個明白?他又說道:「我養父 母對我不好。所以我想出來碰碰機會!」 「機會是須要有勇氣的人自己去找的, 「有志氣!」大哥成拍着他的肩膊說

得較高大,大哥成才稱他是個青年人 其實余木只有十三四歲,只因爲他生

救了 我,我該怎樣稱呼你? 余木用感激的目光瞪住他: [謝謝你

「你叫甚麼名字?」

可以帶你出去找工作。」 「當然可以。」大哥成說。「明天我 「成哥,我可以在這裏睡一晚嗎?」 [叫我成哥吧,我年紀比你大!]

於是大哥成把幾個木箱凑在一起,讓

以對付他,到底用甚麼辦法?」 那二名臭飛遲早會再來找我。你說你可 二人邊談邊行,不經不覺已行到一家 「錢,我不要了 」章炎說, 一但是

隆室門口外面。 躇起來,余木很快就發覺餐室之內當時正 余木拖住章炎想走入去,章炎突然躊

有人出來,他們彼此都看見了 的「臭雅」和喬治他們。 對方並非別人,正是上次余木也見過

行 好朋友:「別慌張,只要記住說沒有錢就 不及了。余木胸有成竹,低聲安慰着他的 章炎想避過他們的視綫,可是已經來 我會應付他…

費,今晚我們不會放過你呢!」 」他指住余木:「你一直沒有給我們保護 -好極了,老子想找你們,尤其是你 樣子兇惡地瞪住二人:「又是你們!嘿 話未說完,二名阿飛已經由裏面出來 余木態度冷靜地說:「我眞想找人保

時左右可以嗎?」 十元。明白嗎?否則 作勢說。「好吧,讓你有個機會,一小時 ,就在這間餐室見面,到時不要少過五 一名阿飛交換了一個眼色,其中一個 黑-小心啊!

護我,可惜現在我身上不名一文,遲一小

邊說邊走進了餐室裏去! 地說:「你用甚麼方法對付他們?」二人 一名阿飛好不威風地走了。章炎担心 余木干依百順地, 唯唯諾諾

兒到櫃面去打電話。 余木只叫章炎坐到卡位裏去,他獨個 章炎知道余木身上有錢,叫了一些東

機,一直談到深夜才分別睡去! 余木睡在上面。那一晚,他們談得非常投

不知怎的,那班青少年總是與他格格不相 這是跌倒摔傷的。此後他不敢再到球場去 把他打個半死! 入。有一次他還給一班青年人圍殿,蓋點 寂寞-有時他會跑到附近的球場去,但是 他不敢報警,甚至只對家人扯謊說: 章炎自從余木走後,他變得非常孤單

愛護!這天黃昏,他正在空地上走過之際 外工作,他缺乏的就是父母對他的照顧和 不跟他一齊走! 章炎比較余木幸運的,就是他有父母 親生的父母。但是,由於父母須要出

是他日夕盼望見到的好朋友余木! ,突然有人叫住他!他呆了一呆! 他在驚喜交集中給余木拉到一旁,目 黑暗中有人走過來,他並非別人,正

的顯然是要避過隣居們的注意! 「想不到又見到你!」 章炎瞪住余木

阿叔阿嬸有沒有找過我?」 有了工作,而且很安定!」佘木又問:「好不好我還不知道,總之,我已經 會見才怔怔地說:「你好嗎?

我只好一切推說不知。」 有的,他們向我查問過你的下落

報警嗎?」 「好極了,這是最好的辦法,他們有

。報警很麻煩,所以他們也省得到警局去 正你留在家裏只有吃枉米,倒不如讓你走 「相信沒有。我聽你阿嬸對人說,反

西吃喝!

貴的東西吃,我做東道,不要客氣! 不久余木回來了。他說。「隨便叫些

「你打電話給誰?」章炎急不及待地

余木神秘地笑了笑:「你很快就知道 何必多問呢?」

神態,總算較爲安心了許多! 什麼藥,但是,他看見余木那蠻有把握的 章炎不知道他的好朋友葫蘆裏賣的是

你還有意思出來外面混麼?」 沒有後台,想找個地方立足也難。章炎 你不欺負別人,別人就會欺負你。如果你 「我現在才發覺,這個世界有時真難說, 二人所叫的飲料送來了。余木說道:

外出的嗎?」 章炎怔了一怔:「你不是反對我離家

你,如果你真有那麼一天,不妨找我!」 「我不是鼓勵你離家外出,只是提醒

「你可以抄下一個電話號碼,那是我 「我到那兒去找你?」

們的總部。」

問: 章炎果然記下了那個電話號碼,他又 「我該找誰呢?

「當然是找我!

「我的意思是:你在外面。叫甚麼名

「男人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章炎道•「余木,不要怪我多咀 ,我

党得你可能是加入了黑社會,對嗎?」章炎道: - <>> 認眞吧!我覺得除非你不想出來掙扎

還好這一次給我闖出了一條路,我會照我 出去做學徒嗎?記得年前我和你都去試過 學,沒有專門技能,又沒有親友提携,想 目標去做。」余木又說:「我們只讀過小 理想去做的! 則,你必須立下一個目標,然後朝着那個 ,沒有足够的年齡,人家都不敢收容。

是聽他的口氣,可能「胸懷大志」! 人進來餐室之內。 章炎不知道他的「目標」是甚麼,但 小時左右,有數名十多二十歲的青

木竟然跟他們互相招呼起來! 章炎正担心他們不知是何方神聖,余

織裏的人。 他們都擠到這卡座裏來,叫了一些飲品 然後一邊聽余木的投訴。他們是同一組 原來余木剛才打電話就是召來這班人

木一起一 坐到另一桌去,只留下像是領歐的人跟余 。一看就知道他們並非善類-為數約七名青年人,個個都身懷武器 這領隊的也只不過二十歲左右,他生 其中六個

得高大强壯,樣子却是兇神惡煞的。余木 叫他做高大水。

好靜觀其變-

打手就是屬於同一組織的成員! 大哥成吩咐下來的事,我們一定辦妥。 大哥成正是救過余木的人,這班青年 高大水喝完最後一口汽水,坐到另一 高大水說:「放心吧!」切交給我,

桌去了 別盤踞了三張桌子。 余木透過大哥成召來的七名打手,分 表面看來,他們好像互不相識似

章炎不知道他們打算怎樣,但看來他

室中。 們佈下了陣勢,只等那二名阿雅出現這餐

炎等總共已是四桌。 桌,最後更分成三桌,現在連同余木和章 首先是七個人擠在一起,然後分坐二餐室老闆也逐漸發覺情形有些不大對

神出鬼沒,令到那個餐室老闆呆了一陣! 搖了一個電話,準備偷偷地通知警方! 手將聽筒奪了過來,放回電話機上!他 但是,他只撥了兩個號碼,高大水已 「找警察幹嗎?」高大水顯然是個具

有高度警覺性的人物。 餐室老闆愕然!好一會才說:「你們

想在這裏鬧事嗎?」 「誰說我們鬧事?」高大水冷冷地笑

果令你有損失,我們會負責賠給你!」 餐室老闆道:「放心吧!不會有事的,如 了笑,「你再妄動,那時才眞有事呢! 賠償?不過,目前他所處的形勢惡劣, 餐室老闆不是小孩子,怎會相信他們 余木已經發覺了,他也走過來,對那

手都作好了準備! 福地朝住余木和章炎所坐的桌子走過來! 高大水等人已經發現了他們,七名打 他們顯然還不知道大難臨頭, 不久,那二名阿飛又來了 作威作

安!反觀余木,他却表現得非常冷靜。 那個叫「臭飛」的青年咬住一口香烟 章炎一直有如坐在針毡之上,渾身不

走到他們的卡位來,久着腰問:「錢帶來

臭鳽呆了一呆:「你是什麼人?到他的身旁,冷冷地說:「要錢嗎? 喬治看得形勢不對,正待動手, 余木選未答話, 高大水已一個箭步奪 有二

會被我們的弟兄拆骨剝皮!」 名打手已分別竄到他的兩旁,其中一個提

向高大水! 到一陣燒焦布類的氣味,臭飛的皮膚更是 摔向他的肩膊上,站在附近的人都可以嗅 隱隱作痛!他忍不住反手就是一拳,揮擊

的下領 下腰來,高大水膝頭往上一撞,撞正了他 早有預備,只見他輕巧地一閃,連消帶打 ,直擊向他的小腹部份。臭飛登時痛得彎

人制服! 喬治根本沒有機會反抗,已被身旁二

• 「競競你的來頭吧!小子! 臭飛道: 高大水一手由地上把臭飛的長髮揪住 旺相堂的!」

」高大水說,「以後出來混,也該帶眼

「我們河水不犯井水,何必如此?」

對面二樓-高大水這才與余木下樓去,然後登上 - 那是古市道七十二號二樓。

余木一顯身手,結果他只化了一分鐘,就 門是木門,鎖是舊鎖。高大水故意讓 裏面靜悄悄的,就像外面樓梯一樣

是否有些不够道義?」

余木忽然對高大水道:「我們這樣做

高大水一邊開車一邊問道。「什麼道

想找個人也不容易。 高大水亮了電筒, 與余木分頭搜索。

錢的。

什麼可爲,但是,裏面可能有些古物很值 擺下空城計。這種地方表面看來似乎沒有

幢舊樓

根據他們多天來的觀察,那舊樓經常

因為大哥成告訴他,這是生財捷徑!

現在他們兩個人又出動了,目的地是

而已。 面天台的瞭望,覺得這裏可能有這些古物 希望找到一些值錢的古董。他們只憑在對 坦白說,他們這一回並無特別情報,只是 所以無法了解逼些東西是否值錢與否,只 舊不堪的東西。由於他們二人均非專家, 但並非想像中的花瓶瓷器,而是一些陳 結果他們真的在屋內找到了一些古物

文件,未必有錢的。

幢舊樓的二樓之內,似乎有人。

時間是晚上九時左右。

瞭望過對面,發覺他們的目的物-

現在他們跑到一處舊樓的天台上面去

好過抬走一個夾萬。因爲有些夾萬只存放 步高陞!只要找到一兩件名貴古董,有時

一些古董玉器均變成奇貨可居,價格步

尤其是近年來,世界各地盛行東方熱

業竊匪很少看中這種冷門地方。但是,當 好揀了一部份帶走! 他們覺得這裏才是最好下手的地方。 警察的視綫集中在富有人家的住宅區時, 這層舊樓本身也是「古董」,一般職

已經穿上衣服,準備出去!

,「瞧吧!他正準備外出!」

「我們來得可能合時了。」高大水說

余木也看見了,對面二樓一個老年人

這個時候大概是趕到戲院看夜塲電影的時

「那麼,我們下去吧!」余木說,「

現在他們像搬屋一樣,把大批物件搬

他要去找一輛街車來! 高大水吩咐余木守住那一大堆東西

靜 有事的。但是,他畢竟也有些作賊心虛! 是好?雖然高大水吩咐過他,凡事必須冷 ,即使遇上巡警,只要應對得宜, 余木有些害怕,萬一遇上了警察如何 高大水很快就回來了,余木這才舒了 不會

一口氣! 但是,高大水並非召來街車,只是駕

了一輛私家車前來!

出警告。「小子別動!你只要動一動,就 二人四處打量一遍,但見高大水帶來

集體歐門是多麼殘酷的事,因此,他悄悄

但在這個都市的人,都了

解到阿飛輩

鍊等,分別守住餐室前後出路。人客們早 已看出勢色不對,紛紛結賬離去! 的人,個個亮出武器——西瓜刀,鐵尺鐵 高大水一手把臭飛咀角的香烟拔去,

但是,高大水既是存心作弄,自然是

臭飛「喲」的一聲,人已往後仰倒下

「那你小心聽着吧!老子是義勇帮的

識人了

汽車,只忙着把那堆舊東西搬上車去! 小時還不到,已是「滿載而歸」! 出乎意外地順利,前後他們只化了半 余木沒有追問, 他明知這是偸回來的

今晚我們光顧的,是貧苦人家!所以,我 總覺得有些不够道義。 「我聽人家說過, 盗亦有道, 但是,

你要講道義,就不該選擇我們這一行。你 有錢,只好做這些無本生利的生意!」 人可以炒金,炒股票發大達,但是我們沒 這裏來,不冒險才是永無出頭之日!有錢 沒有聽人說麼,還是冒險家的樂園,跑到 這世界那有什麼道義可說?

哥成叫下來吧!他在那裏賭錢!」 高大水對余木道:「到上面去,把大 汽車停下來,這是一條横街。 余木下了車,進入一間地下賭場去!

下賭場,到街上去! 但是,大哥成聽了之後面色大變! 他找到了大哥成,悄悄把情形告訴他 大哥成怒氣冲冲地帶住余木離開了地

裝有無綫電的警車定會截住我們的……」 他到了街上之後,首先東張西望,然後迅 找我?萬一人家及時發覺失車立即報警, 瘋了嗎?偷了汽車怎可以直接開到這裏來 速竄進車廂中去,怒瞪着高大水道:「你 話猶未完,一輛警察巡邏事就在街口 余木不知道大哥成何故會生氣!只見

你,到底從我朋友身上拿了多少錢? 高大水道:「你說得倒也動聽,我問 「是他自顧供給的!」臭飛說,「他到底從我朋友身上拿了多少錢?」

來? 從來不見提及義勇帮,否則,我們怎敢胡 余木插咀道·「算了 -前事不計,往

我們是朋友了。」喬治說,「我們身上有 就要小心!」 事不提,總之以後你再見到我的朋友時, 「放心吧!過去是不打不相識,以後

道,算是賠罪吧!」 數十元,道裏吃的喝的不如讓我們作個東 余木說:「我只要我朋友好過,其他 高大水問余木:「你以爲怎樣? _

絶無意見!」 高大水回頭問章炎:「要他賠償你的

損失嗎?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章炎

到了吧? 說,「只要他們以後不再麻煩我就是。 高大水瞪住二人說:「你們大概也聽

於是一場惡門,終於因爲形勢懸殊 喬治和臭飛點點頭

而獲得緩和下來! 一口凍! 他們化敵爲友,餐室老闆自然也悄悄鬆了 喬治果然做了東道,在餐室中請客!

是他們經常遇到的,所以余木服了大哥成 察,這的確是個大好機會,其實這種機會 併肩而行。他們東張西望,見不到一個警 余木和高大水二人正在一處黑暗街頭

一旁! 到黑暗處去,余木還未上車,他只好呆在 大哥成和高大水二人迅速下了 車, 躱

來! 不久,警車駛近了 ,而且,還停了下

瞧那偷來的汽車一眼! ,警車上的警員只在談笑風生,根本沒有 余木差點要拔足飛奔·但後來看清楚

,但是,看情形却又不似!

又出來了,並未帶走任何人。乘着原車離 上地下賭場之所在地,但不久之後,他們 警長帶了一名警員下了警車,確曾登

開那裏! 等三人匆匆登上那輛偷來的汽車,迅速離 大哥成高大水由黑暗處出來,與余木

愛莉和阿生等三俠正與江强在他的社長辦 公室內聊天一 在江强私家服務社裏面,呂偉良,林

甚至合夥做生意的伙伴也不正常。因此私 家偵探便告生意滔滔,其門如市! 人們的心理不正常,夫妻關係也不正常, 在這個都市裏面,生活實在太緊張,

的案件, 因,便是當地的警方做事馬虎,無利可圖 不是寧願自掏腰包,也不敢麻煩那班警察 吧,稍爲拿得出錢來聘請私家偵探的, 案人加以責難。在這種情形底下 另外一個令到私家偵探應接不暇的原 根本不感興趣,甚至有時還對報 試想想

江强出身本來就是一名警探,也許他

令到高大水也望塵莫及!

余木佔先。不過余木是大哥成一手提拔的

高大水無論在年紀和經驗方面,都比

新血」,有時他所表現的勇敢和機智

,看清楚了再說。說不定除了那老傢伙之

「慢着!」高大水拉住他,「等一等

還有人在着呢!」

--10--

可能完全沒有人!

屋內的燈光完全熄滅,也就是說。屋內 不久,那年約六十歲的老年人外出了

意選是最多的一間。 果然生意滔滔,大有應接不暇之勢。目前 他們幾乎是全行收費最貴的一間,但是生 之後便創立了這一間私家偵探社。想不到 早已了解到市民這種心理傾向,所以辭職

他們的信心也越來越大了 他偵破一些大案,因此聲譽日隆,顧客對 偉良等三俠是他的好朋友,經常從旁協助 式的,與警方的連繫也最爲密切。加上日 江强設立的私家偵探社,設備是最新

排他會見一名高級調查員。 稱胡老頭的人要求會見社長江强。秘書安 他們四個人正在談笑間,突然有個自 一般習慣,除非有特別理由, 否則江

驗的私家偵探! 裏面,調查員多達數十人,他們全是有經 强是不會親自接見的。因爲在他的辦事處

又有甚麼辦法不亂?」 的原因, 呂偉良就不勝感慨地說: 「生活 本不把警方放在眼內。談到促成刦案日多 日之間竟多達二三十宗刦案,可見匪徒根 青少年失學失業,政府不扶植正當工商業 工廠倒閉,這些都是內在原因之一。加上 水準日益高漲,政府的地皮政策令到無數 來刦案頻生的新聞,這小小都市之內,一 反而急於批准賭博合法化,試問這社會 江强和呂偉良等三俠正在談論着近日

法化,政府的收入一定更多。」 林愛莉說:「如果把毒品和娼妓也合

之處只是『抽稅』的人不是政府,而是另 音樂廳,招待所公寓到處可見,唯一分別 說,「你沒有看見嗎?滿街滿巷盡是酒帘 娼妓實際上已經合法化了。」阿生

嗎? 鎖曾被人撬過,匙孔外面有顯著的花紋! 阿生向胡老頭問道:「一切保持原狀

就是留意到那度門和鎖,他很快就看出門

スー」

在什麼地方的?

呂偉良問。「清單上的失物,是擺放

日偉良是個老江湖,進來時第一件事

角生得很高,不可能光顧到這種地方來的 。豈料到他們會像水銀寫地一樣,無孔不

不敢亂動,我也知道偵探們辦案的手續, 「是的!」胡老頭說,「這裏一切我

例如驗指紋,查鞋印等等。」 江强問道:「你個人住在這裏嗎?

牆壁之上!

廳各處,古劍和銅簫則掛在我侄兒的房內

胡老頭說:「分別放置在兩間房和客

可以說只是我一個人獨居。」胡老頭說。 只是間中代朋友鑒別一下古物。」胡老 林愛莉出奇地問道:「你是古董商人 「選有我的姪兒,但很少回來。所以 「不!不算得正式古董商,我退休了

封。

是古董還是廢物。總之殘舊不堪,蛛網區

,其餘四個人實在無法了解這些東西到底

,只見裏面擺滿了舊物,除了胡老頭之外

各人隨着胡老頭到他侄兒的房間裏去

有

住,隱約可以看見,裏面有被縟枕頭,沒

一張睡床也好像古董一樣,有蚊帳罩

西却是質的!」頭道:「但是我本身非常喜歡這些古老東 叫人感到呼吸也有些困難。 些舊到不堪的東西,一陣陣發霉的氣味 屋內只有兩房一廳,但見到處可見一

林愛莉問:「他做盛行?

他沒有事情做!」胡老頭道。

「胡納。」胡老頭說。

江强問胡老頭:「令侄叫什名字?

發覺! 我,即使給人偷掉一兩件東西。我也不會 林愛莉說:「這裏很凌亂, 如果換上

「過去在什麼地方?」「是的,他回來也有半年了。」

很小很小的,我也很快便發覺。」 趣,但我每天必逐件看過,所以少了一件 胡老頭瞪她一眼。「你對古董不感興

員

任何地方都可以爬入來, 厨房, 窗口等等 老頭說。「你這裏的防盜設備很差,幾乎 匪徒要進入這裏,實在易如反掌!」 江强也說:「你也知道這裏匪徒猖獗 阿生四下裏看了一遍之後,回來對胡

胡老頭苦笑聳肩:「我覺得匪徒的眼

有其人。」

林愛莉說,「你沒有看見報章的報導嗎? 窮鬼祖家爲面子關係,當然不會批准。」 所屬的國際刑警機構一定反對,紳士型的 名囚犯出獄後向報界投訴,獄中有毒品 「但是實際上毒品亦已經合法化!」 江强也說:「如果毒品合法化,阿生

公開販賣!」 報導不確!」 江强苦笑道:「但監獄處長否認,指

光疍一名,也得作出富家翁一樣! 林愛莉道:「紳士風度者,明明是窮 「這就是所謂紳士風度!」阿生說

願付出變倍的價錢也要親自向你交代!」 那個自稱胡老頭的人一定要見你,他寧 這時候,一名秘書又進來對江强說:

分機密的事情拜託你!」 看來我們要廻避一下,你的顧客一定有十 斑白。他進來後,呂偉良就對江强說。「 胡老頭年約六十,樣子很莊重,頭髮 江强只好吩咐秘書讓胡老頭入來!

避! •「並非有什麼機密的事件,各位無須廻 **豈料江强還未答話,胡老頭已經說道**

: 似乎都爲胡老頭的大方而感到有些意外。 「請先看看這張清單再談吧!」 胡老頭把一張紙交到江强手上,說道 江强與呂偉良等四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江强接到那張紙之後,與呂偉良等人

共看,只見上面寫着:

銀燭台一對,十八世紀,法國, 古劍一柄,宋朝,鐵器 「古銅香爐一個,明朝,

古銅簫一支,唐朝:

看下 去就問。一這是甚麼東西? 「江先生,你應該看得懂的,這些全

的古董,我想你爲我找回來,至於酬金 」胡老頭說道:「這是我失去

盜陷還是遭匪徒强搶?

時許返家時,已經失掉了這批物件。」 胡老頭道:「我九點左右曾離家外出,

處了否則,即使我真能爲你找回失物,領 問題,而是法例問題。」 回的手續也相當脈煩,這不是信任與否的 門的。不過,你應該先報警,這對你有好 以我寧願花錢,你有興趣嗎?江先生。」 江强笑了笑:「沒有理由把生意趕出

警察眞莫名其妙!」 回來的,只是價值數元的新瓷器,這裏的 「我有朋友報失過一些名貴古董,結果找 法為我找回這批名貴失物!」胡老頭說: 「坦白說句,我絕對不相信警方有辦

你們信用昭著,所以我才要求見你,親自舉你們,我有朋友拜託過你們辦事,知道非常有價值的東西。坦白說吧,別說警方非常有價值的東西。坦白說吧,別說警方非常有價值的東西。坦白說吧,別說警方非常有價值的東西。坦白說吧,別說警方 阿生道:「你是决心不報警嗎?

以後大約還有十件左右。但江强沒有

江强不等他說完,就問他:「你被人

「盗竊,而且只是昨天晚上的事!

阿生在旁忍不住問:「報了警嗎?」 「我不相信警方!」胡老頭說,「所

談談。」

說:「請你寫下住址,回頭我派人到府上 的老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他

頗高的酬金,但求找回失物,最好你能立 刻陪我走一次!」 你,就是希望你能親自出馬 」胡老頭說:「我要親自會見 ,我可以付出

目的是看看他的反應! 江强有些啼笑皆非,他望住呂偉良

給我們三個去辦好嗎? 豈料日偉良却說:「社長,這件事交

有趣! 但呂偉良却做成江强下屬的樣子,說道: 「反正我們沒有任務在身,這件案一定很 他們三俠當然不是偵探社的調查員

起的! 説過,酬勞任你要,十萬元以下我總付得「不!社長先生,你必須親自帮個忙,我 「不!社長先生,你必須親自帮個忙, 可是,江强還未答話,胡老頭又說:

請,與他一齊離開了偵探社 江强笑了笑,終於答應了胡老頭的激

急神情和可憐的樣子,也不免感到匪徒未頭能付得出十萬元的酬勞,但是看他的焦 免太可恶了 心與好奇心!坦白說:他們絕難相信胡老 呂偉良等三俠同行,無非是出於同情

「清單」中失去的東西是屬於他的。 不禁又呆了一陣!這種地方令人更難相信 豈料各人跟胡老頭返抵他的家中時

梯級和地板,當人們走過時也偶然會發出 吱吱」的聲浪,是屬於戰前舊樓。 這裏是一層陳舊不堪的舊樓,木板的

,他不喜歡這舊樓。」胡老頭道。 「他住在什麼地方?酒店嗎?」江强 「是的,現在這一代的年青人真難說

幾天他回來過一次,不足半小時又走。」 忽然覺得,他的侄兒胡納可能有些問題。 江强間。「他回來一定是向你討錢, 「我也不大清楚。」胡老頭說,「前

那種只懂得化錢的二世祖,他自己有積蓄 意思,他說:「你不要誤會,我侄兒並非 ,不但不須要我給他錢,每個月還有錢拿 「不!」胡老頭也逐漸明白了江强的

回來給我呢!」 胡老頭此語一出,江强的疑心更大,

的身上,否則必然徒勞無功。」 老頭道:「你們最好不要把視綫集中在他 他說:「令侄既無工作,那有收入?」 「他未結婚,工作時有積蓄的。」胡

林愛莉問:「這裏有蚊嗎?

帳,根本無法入睡!」 訴過了,結果還是得個查字!如果不用蚊 「是的。」胡老頭道:「向衞生局投

幸發生火警的話,我才爲你担心呢!」 越骯髒,設備越不齊全他們的興趣越大! 」林愛莉說,「同樣的理由,萬一這裏不 「是的,我也想過了,這種地方火警 「衞生局的人只對酒樓簽室有興趣

地方的環境,尤其是政府人員的工作態度 好接通!」胡老頭說,「我絶對明白這個 ,只怕燒通頂之後,消防員還未把水喉弄 ,否則我也不會麻煩到各位!」

到底值多少錢?」 江强說道:「依你估計,那批失物到

> 外國人看中其中一件,出手闊綽的話,實價之實,問題完全看有沒有人出價。尤其是目前世界各地流行東方熱,說不定有個人出價。尤其 他十萬八萬不足爲奇!」

沒有人要的話,就像現在一樣,只是一堆 他頓了頓之後,又聳聳肩說:「如果

情形,這批東西每一件都很值錢。」 江强重新展示那張清單,說道:「看

要瘋了! • 「如果他知道失去了這兩件古物,可能是我侄兒的心愛之物。」胡老頭嘆口氣道 • 「如果他知道失去了這兩件古物, 「是的,尤其是那柄古劍和銅簫,更

而爲的。 江强安慰他說:「放心吧!我會盡力

胡老頭問:「要找指紋嗎?

檔案。再說,現在的盜賊都學乖了,可能了指紋亦未必有用,省得去麻煩警方代查 連指紋也沒有留下 江强笑了笑:「沒有用的,我看找到

担心地說。 「那麼,你如何着手調查?」胡老頭

片的? 受了閣下的委託!」江强說。然後他又問 • 「 那批失物之中,有沒有那一種附有照 「我還不知道如何着手,總之我們接

老頭說,「我記得有一本期刊的記者,將是照片,而是書刊上登出來的電版。」胡 我去找找看,那本期刊也許還保留在我這 這雙銀燭台攝下照片,製成電版刊出!讓 「那雙法國銀燭台可能有圖片,但不

爲什麼你這樣隨便?

在外面到處找工作,所以我說他還沒有事 頭道,「他遲早要轉行的,目前他可能正

阿生看見那問房太不像樣,不禁問道

時休息,遲下還是要落船的,是不?」

江强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他暫

「行船的。」胡老頭說道,「他是海

「不,他厭倦了行船這生涯。」胡老

•「他多數睡在外面,是不?」

-12-

那本期刊。 江强於是隨着胡老頭到他的房間去找

活享受!但是,胡老頭還是住在這種地方 子裏確實有不少值錢的古董,換上了別人 胡老頭的確是個怪人。從表面看來,這屋 · 爲什麼?是他捨不得這些古物嗎? 起碼亦會變賣一部份,以換取較佳的生 其實他的年紀已不少,看情形也沒有 呂偉良等三俠到屋內各處參觀,覺得

江强手裏拿着一本雜誌似的東西,相信那 似乎太過刻薄自己了 親人了,爲什麼會留下這麼多的財産? 什麼親人 定就是胡老頭提及的,刊有銀燭台圖片 不久,胡老頭與江强回到客廳裏來。 如果這些古物質的那麼值錢的話,他 他的侄兒胡納應該是唯一的

江强與三俠告別,獨自返回債探社去了! 離開古市道七十二號二樓胡老頭的家

貧窟藏珍 虎穴擒兇

煩他們的 的顧問,但是江强非到迫不得已是不會麻 呂偉良名義上雖則是江强私家偵探社

見那邊殺聲震天! 三俠駕車經過一處貧民窟時,突然看

十四歲左右的少年人。 數名青年人手持刀棒,正在追擊一個

把車子迫得近一些,然後才採取行動! 林愛莉二人也都看見了,只不過林愛莉想 阿生不等林愛莉把車子完全停好,便 阿生忙叫林愛莉停車,其實呂偉良和

推開車門衝了出來!

少年人已處於亂刀狂棒之下,若不及時制 他是看見那少年人處境危險,目前那

也把那班手持刀棒的青年們嚇了一跳! 止,只怕那手無寸鐵少年人會變成肉醬! 响!「砰」然一聲·震撼了隣近一帶 阿生是迫不得已的,要不是這樣,根 阿生在高聲喝止聲中,拔槍朝天鳴了

身受重傷! 來遲了一步!那手無寸鐵的少年人看來已 但是卽使阿生立卽採取行動,他還是

們却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眞是找一個

本無法喝止衆人住手!

裏奔逃! 爲數五名手持刀棒的青年人,正四下

朝街頭街尾分別逃走! 阿生喝道。「站住再走我就開槍! 但是,那班人根本充耳不聞,拔足飛

而不敢出面制止或作證,而平白讓兇手們 誰也沒有綫索,事實上這一類街頭兇殺案 阿生担心命案發生了,可能連兇手是 市民往往就是担心惹禍上身,

朝着一名在逃青年的足部射去! 這一槍的子彈不是射向天空的,而是 於是阿生又開了一槍一

倒地上。 只聽得「喲」的一聲,那傢伙登時跪

站起來! 阿生上前喝道。「把雙手放在頭上

果然站直了身子 那青年人不敢不從,看來他所傷不重

並未藏着武器,他手上的一柄利刀已抛 阿生用最熟練的手法,搜過他的身上

已是奄奄一息。 於去追捕其他在逃人等。救人要緊,他們 搶到受傷的少年人身旁,但是,那少年人 自偉良和林愛莉看見這情形,並不急

令到這位老江湖爲之手忙脚亂。 呂偉良爲他止血,無奈傷口太深太多 林愛莉正利用汽車的無綫電話報警。

傷正要害,而且傷得太重,即使立即送院 身受重傷的少年人凶多吉少,因爲他不但 相信亦還魂乏術! **呂偉良憑他的經驗,幾乎可以肯定這**

詞,好像在說。「余木,你……你一定要 爲我報仇……」 呂偉良隱約聽到那少年人口中唸唸有

年 話 ,押着他到路旁把血刀執回 ,便氣絶身亡。 阿生看見這情形 更加不肯放過那青 9. 又重新回

的第二顆子彈擦傷的,第一顆子彈射上天 被捕青年腿部受了傷,是給阿生發射

旦反抗,圍觀熱鬧的人亦只有袖手旁觀, 他了解到此時此地的人心,萬一那青年一 **絷,他絲毫不敢怠慢地,從旁監視一切** 阿生只叫那傢伙自掏手帕,把傷口

候附近圍觀熱鬧的人才越來越多,剛才他 阿生把那落網的兇手押了回來,這時

木的好朋友章炎。他幾乎還沒有說完那 原來身受重傷的 並非別人,正是余

到現場,守在章炎的屍體旁邊,等待警方 抵達現場。

空去了。

他們一臂之力。 信很難希望有人見義勇爲,肯站出來助

,但是,要不是接不通, 林愛莉已經一再致電警方的無綫電台 十分鐘過去了 警察還沒有來 就是沒有人接聽

民們怨聲載道的! 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形,實在也難怪市 果眞的發生了事要找警察時,竟然會遇上視宣傳,叫人遇事立即致電緊急報警,結 們總是姗姗來遲的。想不到政府在電台電火燭召消防車,或者有急症召十字車,他 ,氣得這位迷你女賊在汽車裏直頓足。 過去已經不止一次地有人投訴,無論

不耐煩地說。 電報警已有十分鐘過外了!」人叢中有人 「爲什麼還沒有警車來?那位小姐致

來頂多只須兩分鐘。」有人說 「這種事情警方不會關心,那些警崗 「附近沒有活動警崗的,開車到這兒

員粗言俗語的臭罵一頓!」 架惹事的人都走光了,結果報案的人被警 半小時才見警察浩浩蕩蕩地開到,可是打 實在只是活動招牌,照我看毫無用處。」 「球場裏試過有人打架,坊衆報警後

更沒有與壓工作,此乃人之常情啊!」員自然也抱住同一態度,沒有財路可想 質素太低,有時總令人覺得好壞難分。」 都是假的 「政府的政策既然爲了 「所以說:政府發出什麼反罪惡運動 ,政府人員工作態度差劣,警察 賺錢,他的屬

便沒有與趣工作,此乃人之常情啊! 「換轉這裏是富人生宅區,他們一定

緊緊趕到,因爲有錢人總是手段闊綽! 「……」圍觀熱鬧的人,你一言我一

。高談闊論起來。

一陣陣警車聲自街口傳來。 轉眼又是二十分鐘,這時才隱約聽到

完茶, 嘆完了咖啡了吧? 嘿。」 過來。林愛莉忍不住生氣地說:「你們喝 一名警長帶同二名警員慢條斯理地定

「你是什麼人?」 那名警長打量了她一番,吶吶地問。

發生兇案麼?」 事?」林愛莉瞪住他,「你沒有看見這裏 「爲什麼你不急於問這裏發生了什麼

同時把那名落網之徒交給他們。 阿生避免雙方尶尬,向警長表示身份

電夏維探長。 呂偉良這時已再次回到汽車裏去,致

用報紙掩面的屍體上一 時候,人叢中有人排衆衝了入來,撲向已 阿生正在向警長交代此事發生經過的

知 發覺死者果眞是她的兒子時,「 聞訊立即趕來。當她揭開掩面的報紙 她正在工廠上班,接到隣居的電話通 那是一個女人,也就是死者章炎的母 哇」然

哽咽着,呆呆地問:「這是怎麼一回事? 聲,哭得昏了過去。 林愛莉與一些隣居把她扶起勸開,她

這是怎麼一回事?」 有人告訴她:「阿炎在球場附近散步

青年人撲出,不問情理便向他襲擊!」 不知怎的, 又有人說:「當時阿炎手無寸鐵,想 突然有幾個手持利刀木棒的

逃又無路可逃,那班人把他圍在核心!」 又有人推測說:「可能黑社會零仇

-14-

慢慢講,他們之間,可能是互相認識!」 炎高呼救命,又叫對方不要再動手,有事 但是又有人說:「不 我親耳聽到阿

對付車內被扣的兇徒,但是被看守的警員 聲不响, 婉言安慰。 制止了!林愛莉過去把她勸開,隣居從旁 正當坊衆議論紛紛之際,章母突然一 撲向警車停放的地方,她顯然要

說 最多辦法的! 種報復,因爲我知道這裏的警察對付犯人 。」阿生道,「我把他交給警方算是一 林愛莉問阿生:「那兇徒是誰? 「看來是黑社會的打手,但他不肯直

阿生道:「好像去找探長!」 「偉良呢?」林愛莉問阿生

看見呂偉良在車內打電話。 林愛莉走到他們的汽車旁邊,並沒有

會一樣。 衆談話,這時候出現在附近空地上看熱鬧 的人越來越多,簡直是人頭湧湧,像看出 後來她發覺呂偉良正在那邊與一些坊

及此人的名字。 余木到底是什麼人?因爲死者臨死時曾提 **吕偉良正在向一名章炎的隣居查問**:

養母對他並不好。」 但據我所知,他已出走多時,他的養父 隣居對呂偉良說·「余木是一名養子

另一名坊衆說:「他與死者章炎是好

偉良問。 「請問余木的養父母住在那裏?

一家就是住在那裏 有人把一座大厦的單位說出,姓余的

> 林愛莉也跟了進來 呂偉良拄杖宼進附近一幢大厦裏去

廊時,平均五家人之中,就有一枱麻將 大部份是家庭主婦,正在展開竹 徹了整座大厦;當他們通過那些長長的走 一陣陣「劈劈拍拍」的廠將牌聲,

忘記。」 就消耗在脈將桌旁!」林愛莉嘆息着說, 有人日以繼夜的打,連吃飯睡覺也可以 「逼班人一生之中,有大生世的時光

們說:「找余太太嗎?她在四一六號打牌 意義。」呂偉良說着,已停在一個單位門 ,她的家裏沒有人的。 前。按了很久門鈴,也沒有人出來應門。 後來有個隣居經過,才告訴呂偉良他 「這是沉迷賭博,根本失去了娛樂的

聲,實在叫人聽了心煩。 兒果然有四個婦人正在竹戰;麻將牌聲夾 再加上那些「吱吱喳喳」的女人「吵架」 住一陣陣嬰兒啼哭聲,吵得震天價响的 其實她們並非在吵架,只因爲麻將牌 二人依址找到「四一六」號室去,那

様 聲加上嬰兒啼哭聲掩蓋了一切,她們不得 見四個婦人圍在一起竹戰,其中一個抱着 不提高嗓子談話,乍然聽上去就像吵架 呂偉良和林愛莉隔住鐵閘望入去,只

是來自這小傢伙 名看來只有一歲大的小嬰兒,啼哭聲正

一邊高呼:「碰碰碰! 那位母親一邊在哄着小寶貝不要哭

骰子吞進肚裏去。但入局的人但求他不要林愛莉真担心小嬰兒一時無知,會把

張開咀巴大叫大鬧,硬幣與骰子都變了玩

屋內的吵鬧聲令到四個入局者完全聽

神都集中在眼前十三隻麻將牌上面。 不到有人按門鈴及招呼她們。她們全副精 呂偉良只好用手拍那副鐵閘 ,以引起

她們的注意,除此之外,似乎沒有其他辦

只不過十呎多一點,不分廳房,入門已是 單位,本來就小得可憐,由門前至屋後也 一目了然。 這種由政府建成,廉租給市民的住宅 果然,屋內四個女人一齊望了出來

益高漲亦無須壓抑云。 硬說市民生活水準日益提高,所以物價日 的人到底有多少。但是政府的宣傳機構却 八年還未獲得配給,可見等待着住康租屋 別小睹這丁方之地,有些人等了十年

又從何說起? 還是供不應求,市民收入日益增加,試問 申請的。既然廉租大厦一幢又一幢地建成 只限於低薪階級,收入太多是沒有資格 他們似乎忘記了 ,申請住廉租屋的人

祖家而已! 的地皮又可以炒一 但是爲什麼要這麼吝嗇?無他,節省下來 建得寬闊一些,到頭來還是無須虧本的 們闊綽一點,撥多幾呎地皮出來,把單位 又市儈的。地皮既然屬於政府的,只要他 其實這個政府的建屋計劃是既落伍, 筆,多賺一些鈔票匯返

又如何可以獲得安定? 如此這般的落後政策,試問社會秩序

呂偉良和林愛莉這時終於在四名婦人

顯得極不耐煩。 養母。當她知道呂林二人的來意之後,就 之中,找到了一位佘太太,她就是佘木的

話 鬼當然就是指她丈夫。 太生氣地說:「總之當年我不該聽醉鬼的 ,把他領着,結果還是苦了自己。」醉 我怎麼知道那死子的下落? 一余太

脈! 人殺死,這件事阿木可能知道一些來龍去 楚,這件事相當重要,余木有個好朋友被 林愛莉道:「余太太, 請你聽我說清

誰被人殺死?」四個女人差不多同

「章炎!」吕偉良說

恨不得他們快些說完就定,但現在四個女 她們剛才還覺得呂林二人太過討厭,

了一些什麼事,她們根本就不知道。 之外,任何天大的事也不關心,街外發生 顯然的,她們除了眼前的「四方城」

息,也未回來過,他們亦懶得跟這四個爛 的命案,她們才如夢初覺地追問起來! 的下落,現在既然余太太說他一直沒有消 但是, 呂林二人的目的是要查出余木 現在聽呂林二人說起剛才在外面發生

城去了 上,又坐下去「繼續努力」」 四個女人幾乎不等呂林二人把鐵閘拉 国攻四方

賭婦人說下去。

一邊說道:「爲什麼章炎死前會叫余木爲 **吕偉良一邊拄杖走向兇案發生現場**

「因爲余木是他的好朋友!」林愛莉

毫不考慮地說

章太太處着手偵查! 「他們可能時常有連絡,我們不妨向 但是,余木幾個月前已出走了。」

談話? 「她哭得死去活來,那有心情跟我們

「選好有個兇徒給阿生抓住,也許不

致全無綫索可尋的! 二人回到街上,警方人員已大批趕到

條鴻溝存在,這是有日共睹的事! 之外。因此,市民與警方之間,仍然有一 合作,但是政府從未見做過一些實際工作 們訪問時也守口如瓶!社會安寧有賴警民 合作,還是怕做證人費時失事,所以沒有 問的對象。其實,目擊證人又何止他們三 現場來,展開例行手續的現場調査!他們 人自告奮勇地向警方提供,甚至警探向他 俠?只是其他坊衆不知是否不願意與警方 ,令到市民和警方衷誠合作的,除了宣傳 一人和阿生是目擊證人,自然成爲警方查

迫供」那一招!這辦法雖然有些殘酷,但 對暴徒來說,以暴易暴,也不算太過一 吉甫車之上,據說已由二名便衣警探押上 一輛密不透風的卡車裏面去,大概又是「 被阿生擒獲的兇徒已不再在那輛警方

兇徒可能遺下的其他兇器等。而負責盤間,包括尋回阿生射出的子彈頭,以及捜査大批警方人員在現場進行一連串調査 他正向辛尼報告。 落網兇徒口供的探員,這時也有了結果 去的電話,立即派助手辛尼趕到現場來! 夏維探長接到呂偉良親自打到辦公室

事後辛尼對呂偉良他們說:「阿生抓

是一宗黑社會尋仇。 」到的人是屬於一個黑社會堂口的,這可能

政策的結果。 **呂偉良半開玩笑道:「這可能是拳頭**

多流一些血,多痛楚一會兒好了。 頭,他受了傷,再不談眞話,我們就讓他 辛尼當然明白呂偉良指的是什麼。他 「其實對付這輩兇徒,我們無須用拳

人? 阿生問辛尼:「死者是那一個堂口的

就派出一班打手前來報復!這是我們從大 蛇口中得到的前因後果。」 此而開罪了旺相堂人馬,於是今天旺相堂 是義勇帮的人,曾替死者出過一口氣,因 辛尼道:「死者一個朋友余木,據說

林愛莉問:「誰是大蛇?

社會中人多數只叫綽號的。」 「就是落網的歹徒!」辛尼說,「黑 「從那裏可以找到旺相堂人馬?」林

愛莉問。 辛尼道:「在西區,回頭我們會派人

去的。

0 明白,爲什麼你們警方做事總是慢吞吞的 飛!」林愛莉老質不客氣地說:「我眞不 如果肯爭取時間,你們已經勝券在握, 「只怕那時太遲了 ,人家已經遠走高

們就必須回去召集專家,有了這班專家才 須要依手續行事。例如入屋要入屋手令 但 悉全市黑社會的來龍去脈!」 捕人也要捕人手令,要找黑社會的人,我 可以事半功倍!」辛尼說,「因爲他們熟 事實上你們往往棋差一着! 「小姐,別批評我們了,事實上我們

> 槍,必須向警方作例行交代,只好留下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駕車開往西區, 他和林愛莉先行離去,阿生因爲開過 **呂偉良看看腕表,下午四點了**

但 愛刺留在車內,他則獨自下車去! 是,他並非去找「旺相堂」黑社會人。 車子停在一條橫巷巷口,呂偉良把林

抓來,把他們繩之於法! 能再袖手旁觀了,他一定要把兇徒們一一 流湖的樣子,也不禁爲之心酸!所以他不 炎死得太慘!尤其是想起章太太那種傷心 少黑道中人,但近年來他處於半退休狀態 ,所以很少與這班人連絡;今天他看見章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過去他認識過不**

當時呂偉良隱約聽到他說。「請……給 章炎死前一刹那間,塞到呂偉良掌心的 另一個原因却是爲了一枚銅幣。那是

信是托他交給余木的 呂偉良實在也聽得不大清楚,但是相

紀念品給對方,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過頭,這次受襲後明知不治了, 余木既是章炎生前好朋友, 留下一市 又爲他出

在江湖上就是以「信,義」二字, 麼一個人,他不理你是什麼人都好,只要 本不可能爲他辦妥這件事。呂偉良就是這 己有!而且也不會交給警方,因爲警方根 答應爲你辦妥的事,决不會令你失望;他 俸良一定不會令他失望的,他决不會據爲 良僅可約約莫莫地聽到。但無論如何,因 不過,當時章炎已是氣若游絲,呂偉

章炎是死在呂偉良的扶持下的 ,當時

是等於答應爲他辦妥這件事一 **| 日偉良根本沒有可能拒絕他的要求。也就**

個老態龍鍾的男子。 呂偉良進入一幢舊樓的天台,找到一

「潘伯,你好嗎?」 | 日偉良 | 腰進入

天台木屋內。 「誰?誰來啦!」那個叫潘伯的男子

看來也有八九十歲了 「呂偉良,認得我嗎?」

你眞好,偉良,你總算沒有忘記我這老 「原來是你!」潘伯有些喜出望外,

裏,「這是給你買東西吃的,小小意思 」呂偉良在笑聲中把一些鈔票塞進他的 「我怎麼會忘記你?只怕你忘記了我

不成敬意!」

潘伯口裏這麼說,鈔票已納入口袋中去了 他又問:「有什麼事要我帮忙嗎? 「是的。」呂偉良直認不諱,「旺相 「好小子,我看你又不懷好意了

是那麼活躍!」 笑道,「 「怎麼?他們又開罪了你嗎? 我還以爲你收山了呢,原來你還 」潘伯

堂和義勇帮是什麼來頭?」

他們的來頭而已!」 不!你干萬別誤會,我不過想知道

帮你的。 道他們的來龍去脈。不過,也許我有辦法 成立的堂口多如牛毛,我當然不會一一 「老實對你說,我早已收山了。新近 知

聲由窗外傳來。那兒原是天台後面,橫越 拉動了一條繩子,一陣陣奇怪的叮噹响 潘伯說到這裏,突然伸手到窗口那邊

-16-

差無幾,同時那邊也有一些天台木屋。 後巷望過那邊,便是另一處天台,高度相

些空罐互敲而發出的。 剛才傳出的「叮叮噹噹」响聲,便是由這 拉到那邊天台去,中間串了許多空鐵罐, **呂偉良由窗口望出去,一條繩索一直**

過來道:「阿爺,發生了什麼事啊?」 見那邊天台木屋有個人走出來,高聲叫了 潘伯年紀雖老,聲音還是那麼宏亮!

呂偉良不明白潘伯的用意。後來他看

去。由這裏掉至地面,總也有五十呎過外玩的,稍不小心,就會失手跌到後巷下面種「持竿跳」的玩意却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竿一撐,人已凌空飛起,就此一躍而過! 巷雖然不闊,大約只有三丈左右,但是這 你。」只見那個青年人退後幾步,由天台 他答道:「牛仔,快過來!阿爺有話要問 一角取過了一支竹竿,急奔幾步之後,竹 相信不致跌死亦會跌傷。 青年人轉眼已由對面天台過來。那後

服,起碼他也是個有點兒胆色的人! 滿了惡意,呂偉良看他也是阿飛青年一名 但看過他剛才的身手,心裏也有多少佩 他進來後首先注意呂偉良,目光中充

青年人約莫二十歲多一點。

呂偉良進來時他也辨認不出是誰;現在也 問道:「誰?是不是牛仔? 潘伯的眼睛視力可能有些糢糊,剛才

青年人道:「是的,阿爺,有什麼事

能以爲呂偉良對潘伯有什麼不利,所以如 良逐漸明白了,還名叫牛仔的青年人,可 他說這話時,一直盯住日偉良。日偉

此敵視他!

他就是江湖上有名的鐵柺俠盜了。」 潘伯說道:「牛仔,叫聲呂叔叔吧

你好? 敬仰,同時口裏也叫了一聲。「呂叔叔 牛仔的目光當堂變了,由敵視而變爲

是令孫?」 **呂偉良招呼一聲之後問潘伯。「這位**

於各方面的情形。」 近的情况。」潘伯說,「你可以問問他關 「是的 這馬騮最清楚本市黑社會最

義勇帮這些名堂麼?」 **邑偉良於是問牛仔:「聽過旺相堂和**

嘛! 十二之間的,是西區一帶有勢力的黑社會些,帮樂中,有四五十歲的,亦有十八二 成員很年青。」牛仔說, ,我跟他們也較熟,因爲大家都是在西區 「旺相堂是東區的,成立不足十年 「義勇帮較爲早

而已! 薄面,就是太新的可能例外。所謂初生之 懂什麼洪門規矩,只不過是一些烏合之衆 **犢不畏虎,何况現在那些阿飛輩根本也不** 數十年,任何帮派的黑人物都會給他三分 因爲眼前的潘伯曾在當地黑社會中混跡 呂偉良心裏想:牛仔當然也是黑人物 至於潘伯的幾個兒子 ,却是西區碼頭

知道潘雄是否選安然在碼頭做領導人! 來呂偉良也有好幾年不見這班人了,可不 所以甚得碼頭上的苦力們擁戴。不過說起 識他,此人甚有義氣,是正宗洪門人馬 背景的。其中一個兒子潘雄,呂偉良也認 帶很有名氣的苦力領班,當然也是黑色

> 日 會中人,只是不知道他屬於那一個組織而 不過,這個青年人牛仔一定是個黑社

弟也是義勇帮帮衆之一吧? 呂偉良試操地笑道:「看情形,小兄

想找義勇帮的人,我可以指點門路。 控制,別以爲只有義勇帮。不過,你如果 牛仔笑了笑·「不!西區由幾個集團 「那就最好不過了。」呂偉良知道黑

尤其是面對呂偉良這種正派人物。 道中人不喜歡在閒談中提及自己的背景, 牛仔說道:「你要找義勇帮的人,不

嗎? 候,他們有很多帮衆在那裏喝下午茶。」 妨到大街街口一間正記咖啡室去,這個時 吕偉良又問道·「你聽過余木這名字

萬別提及我牛仔的名字。 我們習慣了河水不犯井水,所以,你干 牛仔說:「不一 我從來不與他們來往

呂偉良笑了笑,與潘伯告辭

回到汽車裏,林愛莉已經等得有些不

對抄牌最熱心。爲什麼去得這麼久? 把車子開走,一邊說道,「你也知道他們 「警察來干涉過幾次。 一林愛莉一邊

找到義勇帮的人。我們現在到大街街口的 **呂偉良説・「潘伯説出了在何處可以**

正記咖啡室去!」

到了一個車位。 林愛莉把車子駛入横街,好容易才找

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在一家店子的玻璃 便沿住行人道準備轉入大街那邊;豈料就 她把車子停好之後,鎖好車門,二人

男子, 飾柜反映中,發覺他汽車附近出現了二名 呂偉良不作聲,與林愛莉倂肩而行。 鬼鬼祟祟的,正待有所行動!

說道:「等一等!」 剛拐了彎,呂偉良立刻拉住林愛莉

-17-

林愛莉感到愕然!

,只見呂偉良已伏在彎角處窺伺! 她來不及問呂偉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林愛莉當然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林愛莉也在轉彎處偷望過去,只見一 人已動手企圖將他們的車門拉開

呂偉良拄杖在後追來 話猶未完,她已拔飛足奔過去! 她說:「可惡的傢伙!

警員出現,現在他看見呂林二人飛奔而 ,心知不妙,忙叫出了一聲:「快散水 一名青年之中,一人負責瞭望,以防

人走得比他們更快一 一名偷車賊立即分頭逃走,但呂林二

氣不接下氣,突然反身拔刀相向!林愛莉 被他嚇得急忙倒退了幾步!那像伙可能是 者,於是乘機發狠勁! 走到雙足發軟,也可能以爲林愛莉是個弱 經過一番追逐,其中一名青年 走得上

會把這輩無名小卒放在眼內?只見她身形 受過技聲訓練,當年「迷你女賊」會鬧翻 將對方的手腕扣住! 一閃,避過了刀鋒,順勢一抓,閃電般已 半個都市,聲威遠達加拿大,試問又怎 **豈料林愛莉絕非一個普通女子,她接**

人持刀之手被握,拚命掙扎,怎

偉良! 好意思!取去鈔票的一個竟然把錢還給日

到了

一定有麻煩!

我,但是我還是要請你們喝咖啡的。再見 但是呂偉良笑道。「你們雖則不能帮

吕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於是倂肩走了

你猜他們是什麼來頭?」 偷車賊一肥一瘦,胖子抓抓頭皮道•

把我們抓到警局去?」 「還用問麼?警探!」 警探?不一如果是警探,爲什麼不

別說這許多了,不管他們是什麼人

我們也得先去通知余木。」

跳了起來!

胖子格格地笑起來,說道:「別驚成

察」兩個字,登時由堆砌的木箱「床」上

余木本來懶洋洋的,但是一聽到「**警**

亦有可能是私家偵探。如果余木給他們找 是的,看情形他們即使不是警探,

> 一旁! 是借力反擊的招數,登時把那青年人摔倒 知道越用力便越吃虧,因爲林愛莉所用的

待林愛莉趕來,已及時爬起,接連用刀向 但是,刀還未脫手,於是那青年人不

是有鐵柺杖的帮助,令到他走得疾如閃電 那名被他苦苦追趕的偷車青年,很快就 那一邊呂偉良雖然一條腿是義腿,但

被他越過! 就想先把呂偉良弄跌,然後才對付這跛足 住他的去路,他竟伸出雙手抓住鐵拐杖, 那青年不知厲害 ,看見呂偉良伸杖攔

回雙手,頓然感到渾身一頓,就被鐵拐杖 臂一震,那青年 **豈料這正中了呂偉良下懷,只見他手** 人登時手腕麻痺, 正想撤

因爲如果他再掙扎的話,喉嚨可能會給日 步,鐵杖壓住了咽喉,他越發掙扎 撩倒地上 便越加痛楚,他只好氣喘喘地躺着不動, 他急急就想爬起, 却 給呂偉良爭先一 喉嚨

偉良的鐵柺杖黎穿! 活,直把林愛莉迫得步步倒退! 反攻!可惜對方亦非弱者,這傢伙刀法靈 的對手有刀,她只能左閃右避,然後伺機 林愛莉身手雖然厲害, 但是,到底她

杖,不偏不倚,剛好擊中了那青年人持刀 們在身旁附近不遠處經過的時候,揮出 呂偉良眼看林愛莉處境堪危,趁着他

面碰得冒出了火花來 「錚」的一聲,刀墮地上,與水泥地

> 另一名歹徒呢! 旁的,像她這種性格的女子,决不會輕易 向呂偉良尖聲求助,何况呂偉良還要對付 林愛莉是存心在退避中經過呂偉良身

機反擊! 淺薄的青年歹徒猝不及防,林愛莉也就乘 及時揮出一杖,非常又準又勁,令到經驗 果然呂偉良和她表現得非常有默契,

一把將他抓起!經過一番糾纏,那青年歹 她首先踢倒那失刀的青年, 然後縱前

徒終於被她反手扣住一

察,他只好將這兩個偷車賊推過一旁問道 「你們是那一個堂口的?」 「我不明白你意思!」其中一人說。

盤 難道你不知道麼? **呂偉良冷冷地說**。「這是義勇帮的地

問 瞎了雙眼 便是初出茅廬!」 你猜猜吧?要不是你們

放開! 中一個忍不住說:「難道是自己人嗎? 於是他們十分有默契地,把二名偷車賊 呂偉良心裏有數,打個眼色給林愛莉

友? 遍,其中一個試探地問:「是那方面的朋 一名偷車賊自頂至踵,打量了他們一

何必多問?」

国偉良也把另一名青年歹徒揪起,約

畧拽身,發覺他身上並未再藏有武器! 呂偉良游月四顧,附近並未發現有警

「你怎麼知道的?」另一名偷車賊反

兩個偷車賊在驚奇中舒了 一口氣,

吕偉良笑了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是黑道中人的意思 這是當地黑社會的暗語,表示彼此同

疑地不敢伸手接過那些鈔票-!這裏有些少錢,拿去喝杯咖啡!」 想兩位一定手頭甚緊,否則不會行此險着 湖上混了不 呂偉良當然不是黑人物,但是他在江 呂偉良一邊掏出腰包,一邊說道。「混了不少時日,對這一切總有認識。 **呂偉良出手濶綽,令到二名偷車賊猶**

偉良把鈔票塞到其中一人的手心去! 二名偷車賊互相交換着眼色,表示有 拿去吧!這絕對不會是偽鈔。」呂

些莫名其妙 **呂偉良知道他們的心意,又說道。**「

有點事想二位帮個忙! 既然有事求帮忙,那麼,給他們鈔票 「什麼事?」其中一人問。

釋然地,把鈔票約入口袋裏去。 便屬於出師有名了。於是一名偷車賊心裏 **呂偉良道:「我想找一個叫余木的人**

一呆,回頭問他同件: 你們當然認識他吧? 另一名偷車賊垂首聳肩。「未會聽過 「余木?」其中一名青年偷車賊呆了 「你認識他嗎?

逼名字。 要找他,如果你們知道,就請帶我們去一 林愛莉說:「我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認識余木這個人。 一名偷車賊異口同聲說:「我們真的

不要緊,我們遲早找到他的!再見!」 呂偉良的大方令到二名偷車賊有些不 **呂偉良說:「算了,你們認不認識也**

拿這些來開玩笑? 余木瞪他一眼: 「他媽的,爲什麼要

你, 我們不知他們是否警探。」 那瘦削的說:「的確有一男一女要找

好相反!」以下是量量的,就朝任街口的

能是你家中派人來找你回去!」 「是的,一男一女。」胖子說,「可 一男一女?」余木又是一呆!

後登上一幢舊樓的天台!

他們把呂偉良給予的鈔票分了脏,然

他們進入大哥成的天台木屋,發覺余

木正在睡覺!

胖子推醒他:「快起來吧!警察要找

木屋門外! 警探!」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突然出現在 」余木沉思一會,又說:「可能絕對不是 我家中從不關心我的,怎會?

說: 這一來,又把屋內三個人嚇了一跳一 胖子和瘦鬼都見過他們,因此對余木 「就是他們了!」

認識,他就是章炎!」 邊走了入來,「但是,有個人相信你一定 余木怔了一怔:「我不認識他們!」 「我也不認識你。 」呂偉良一邊說一

提起他,决不會是無緣無故的 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呂偉良突然 「是的, 一個年紀與你差不多的少年 「章炎?」余木渾身打了一個冷顫 0

報仇!

知是否應該做,就用這枚銅幣拋高,看看 他記得章炎常常把玩着這枚銅幣,有時還 眼,立刻認出這的確是他好朋友的物件。 「這就是他給你的! 人。」呂偉良又從口袋中摸出那枚銅幣 余木接過呂偉良手 ,例如章炎有時做一件事,不 中的銅幣,瞥了一

這枚銅幣,他爲什麼要給我?」 是「字」還是「人像」才定取捨! 呂偉良說:「你應該想像得到的 余木越來越感到不妙,怔怔問道: ,這

> 是他留下 「你說什麼?」余木心感不妙! 「他死了!」呂偉良終於說了,說得 給你的紀念物品

爲什麼?爲什麼他會死?」 余木呆了好一陣,喃喃自語地說:「

愛莉忍不住插咀道:「他被人欺負,爲什「可以說,是你間接殺害了他!」林 麼你不教他報警? 余木半晌說不出話來。

他的二名同件-

胖子與瘦鬼也不知

所措 ,就是他的一句遺言!」 **邑偉良說**:「有句話我本來不該說的

問 「他有什麼遺言?」余木急不及待地

擊一含淚說道:「當然,我一定要爲他 余木咬牙切齒地,握拳在木箱上重重 **呂偉良道。「他要你爲他報仇!」**

實,報仇是沒有意義的事,只有造成更大習慣了講信義,不能不照樣說了出來!其 經落網一 的傷亡。有件事不妨告訴你,一名兇手已 「這是無聊的 」 呂偉良說, 「我早

,她悄悄扯了呂偉良一下 」余木說,「我不會放過他們的!」 就在這時候,林愛莉發現了一些東西 「我知道他是誰 ,一定是旺相堂的人

呂偉良不知道她這是什麼意思。 余木很傷心,他在流淚一

胖子和瘦鬼從旁勸他,他儘管抱頭痛



--19--

他們時,指指屋角那邊一 林愛莉趁住對方三個人的視綫不注意

清楚那是一柄古劍,只是他沒有看清楚江 他選是不大明白,令到林愛莉有些焦急! 呂偉良循勢望過去,那是一柄古劍。 她用手指指那邊,呂偉良其實早已看 胡老頭交給江强的失物

良說:「這傢伙可能是江强要找的人!」她按捺不住的,因此她忍不住低聲對呂偉 「你也玩古董嗎? 余木有點摸不着頭腦,他反問道: **| 日偉良終於醒覺了,他遊過去問余木** 林愛莉的性格一向衝動,有許多事情

什麼古董? 呂偉良指指那把古劍: 一元古董肯割

余木呆了一呆。「道……」

頭父問:「你從那兒買來的?」 余木吶吶地說• 「我拾回來的,不是

呂偉良這時過去把古劍握在手中,

沒有證穿他,只是問道:「如果我買下它 時的語氣等等看得出。不過,呂偉良仍然 在說聽,這可以從他的眼神,神態和說話 ,大約要多少錢?」 但是,呂偉良和林愛莉已經看得出他

歡,就給我一百元好! 把,意思大概是叫他乘機開天索價! 余木正要開口,但給胖子和瘦鬼二人 但是余木還是說道:「算了,如果你

焦急地說。一余木,你有沒有

后像良說道·「我們是來找胡老先生

就認出是呂林二人,於是跟他們招呼! 那青年自頂至脚的打量了二人一遍, 胡老頭這時已由那邊跑出來,他很快

立即發現他們手中的古劍。 那青年人立即回頭問胡老頭:「他們

「私家偵探社的。」胡老頭說。

看見有陌生人在着,也勉强擠出了一點笑 侄兒胡納,他剛才雖然顯得極端暴躁,但 各人進入樓內。青年人正是胡老頭的 梯間傳來一陣脚步聲,江强也來了

失掉的古劍,你從何處找到的?」 *「請看清楚,還是否閣下失物之一?」 胡納只瞥了一眼就說:「這正是我們 胡老頭剛接過手就給胡納一手搶去! 呂偉良把古劍遞到胡老頭手上,問道

*「對客人有禮貌一些好嗎? 呂偉良還未答話,胡老頭就忍不住說

態度,也有些看不過眼。他問胡老頭: 們兩叔侄吵架的事,但是看見這青年人的 江强剛才未到達這裏,固然不知道他

又爲他們互作介紹! 胡納又問呂偉良道。「選有其他失物 「是的,他就是舍侄胡納。」胡老頭

把古劍只是偶然發現的!」 「我們還未找到。」呂偉良說,「這

沒有疑問了。不過,其他的失物……。」 胡老頭說:「這是我們失去的,大概

> 錯?這是古董啊,一百元怎麼可出手? 林愛莉想說這是賊脏,却給呂偉良止

朋友,當是半賣半送吧! 余木道··「算了,還是我好朋友的好

你把古董諧舊鐵賣,只有給人家笑你。 給人家取笑才是真的,怎麼可以見了鈔票 但是瘦子又說。「人家不在乎錢的 余木仍然不以爲然地說·「我勸你別

就雙眼放光?」 木,然後取起了那把古劍。 日偉良笑了笑,取了一百元鈔票給余

• 「爲什麼不抓住余木? 離開那幢天台木屋,林愛莉不禁問道

後再去找那位失主!」 現在先找江强,因爲這是他的生意,然 林愛莉忍不住笑道:「看來你年紀越 「你担心他逃得脫嗎?」呂偉良說

黑社會打手對付我們。 余木,那一名偷車賊一定會召來更加多的 場打鬥的代價,因爲如果我們動手抓走 他們,未免太過了!你認識我已經不 ,越够忍耐 一我不喜歡生事是真的,如果說我泊 ,一百元大概是爲了避免另

子放長一些!」 加上剛才他的傷心情景,我們又何妨將繩 余木這種年輕人,走上歧途一定有原因,時日,幾時見我避忌過悪人?不過,我看 一人回到汽車裏,呂偉良致電江强

然後把車子開往古市道。 在古市道七十二號二樓的。 呂偉良和林愛 莉二人帶了那把古劍去找胡老頭,然後約 委託江强找尋失物的胡老頭,就是住

之後,已經出去了。 呂林二人車抵古市道附近,等了將近

相信胡老頭也認得他們的。 十二號二樓。希望先找到胡老頭認一認這 把劍是否失物之一再說,即使江强未到 先去找胡老頭。於是和林愛莉二人登上七 豈料二人剛踏上了那樓梯間,便聽到

頭 二號二樓逼邊,其中一人還好像就是胡老 一陣劇烈的吵鬧聲,那聲音似乎來自七十

頭跟一個人正在吵架!

的,你只佔極少數。一這是胡老頭的聲音 如果你聽我說,早些遷出這裏,今次的事 ,「我不埋怨,你還在埋怨什麼呢! 「我不埋怨你,難道埋怨我自己麼?

怎會輕易給人闖了入來?

胡老頭生氣地說:「許多新樓一樣有

新模去,起碼門較穩固,窗門也有鐵花 怪得出奇,喜歡舊的東西而已。如東遷到 不是拿不出租金來,只不過因爲你這老鬼

納是他唯一的親人。但是,如果屋內正在 胡老頭會對江强交代過,他的侄兒胡 紅耳赤的人是他們兩叔侄的話,這

們看得心裏與奮?其實逼次的事,我早就又簡陋,防盜設備完全沒有,怎不叫盜賊

說話時顯得很暴躁!從他的語氣推測,他 就不會發生。」這是一個年青人的聲音,

侄兒也未免太過不尊重胡老頭了

「算了算了 ,我已經讀了私家偵探

住呂偉良和林愛莉

「你們找誰?」一個青年人惡意地瞪

呂偉良笑道:「偵査正在開始,我們

這古劍的人,當然也就是偷去其他東西的 胡納却說:「可以帶我去嗎?偷去了

反拙,他當然不會把實情說給胡納聽。 呂偉良覺得像胡納這種人,只有弄巧

服。其實呂偉良和林愛莉只是因利乘便才 呂偉良的神態似乎很有把握,心裏非常佩 有此發現,並非存心偵査此事的。 此他還不知道發現古劍的過程。只是覺得

現在目的已達,我們也該走了。 只是求證實這東西是否失物的一部份 呂偉良對江强說:「我們來此的目的

容來

到敝社來簽字領回這柄古劍。

是

爲你們委託敝社,我們照例已經存了案, 以免日後發生問題時,警方會追究的。 胡老頭說。「這也沒有什麼不便,回

頭我會到貴社去的。 呂林二人和江强起了。

「當然有可能的。」呂偉良說,「不

你從什麼地方得回來的?」 下來了,希望不會再吵鬧那就好了 江强則急不及待地問:「這把古劍,

帶路到那條橫巷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則駕着他們的車子,

江强說完,登上他自己的汽車裹去! 随時也有危険!怎可以畏首畏尾? 好江强在那裏相會。

也許快有頭緒了。」胡老頭顯然不想吵下

找他,但江强的秘書說,他接到電話通知 一十分鐘仍未見江强到達,他們再打電話 **四**偉良以爲江强可 能早到一步,也許

會兒,也許知得更多!

胡老頭道時再也按捺不住,

他也許以

些入去,可以令他停止謾罵他叔父!

林愛莉低聲對呂偉良道。一也許我們 但是,那青年人阻襄不歇地埋怨一

呂俾良却說:「不!我們在這裏多站

天不見人面,偏偏還要埋怨我,我可不能 蘇蘇的罵倜不停?他高聲反斥道:「你整爲自己畢竟也是長輩,怎挨得住對方噜噜

下來,盜賊們也許會不會光顧我們呢!

天到晚呆在這裏啊!

·假如你多點時間留

你實在老得糊塗,爲什麼不想想?你又

豈料那靑年人一點也不相讓,他說:

四林二人走到二樓門外,果然是胡老

「別吵了 ·反正那些東西大部份是我

極有可能是胡老頭的侄兒。

裏嗎?

賴在這裡?現在出了事,却在怨天怨地的 光顧?我早叫你自己撒開,爲什麼你老是 良好的防盜設備,爲什麼他們常常被盜賊

,嘿!

「嚀,他媽的!難道我沒有權住在言

很粗野,最後竟動起手來

屋內二人越砂越大聲,那青年人看來

屋內有過片刻的沉寂,然後有人來開

召悼良担心鬧出命案,急忙拍門!

那青年人又說:「你瞧!·這屋子又舊

在外面把風,呂偉良和江强入內搜索! 見一個。他們却不會因此罷手,由林愛莉

一無所獲! 林愛莉看見二人兩手空空,便知道他們 不够三分鐘光景,他們便由屋內出來

去,林愛莉則獨自行動。 鏢,江强開車懺着呂偉良到章炎被殺現場納另有她的主意和做法。結果他們分道揚 看他好朋友,我們早應該想到這一點! 江强提議立即到廉租屋新邨,但林愛 **呂偉良說。「余木可能到兇案現場去**

所以呂偉良只好讓她自己去! 而有呂偉良在她身旁時,可能發生不便, 示她只是去找一個朋友,不會有事的,本來呂偉良也放心不下,但林愛莉 會有事的,反

「但我的想法却有點不同,余木是個件買一件,有利可圖的才收購。」

些事前接治妥當,有些則擇肥而盛,見一 批出售。因爲收購賊脏的人有許多種,有 ?」林愛莉說,「照我推測,脏物可能分

「不一如果他喜歡它,又何必買給你

余木喜歡它,所以例外地留下。

「一個有組織的盜竊集團,每次得手之後

「這是勢所必然的事」

」呂偉良說,

脏物必然整批脫手的,這把古劍可能是

紛散去! 警方的調查工作已告完畢,人們早已紛 當日偉良和江强到達發生兇案現場時

鴿籠式的大厦內遷是傳來「劈劈拍拍 在另一角玩耍,青少年在球塲那邊打球 洗街車正將地上的血漬冲洗乾淨,孩童們 現場一帶,連警察也不見一個。一輛

然見怪不怪! 都有刦案和集體打鬥事件發生,市民們自 了,感覺上有一種麻木的反應。每天幾乎 脈將牌聲响! 宗命案。事實上是市民們對一切已經習慣 沒有人相信不久之前這裏曾發生過一

見的時候,章家却鎖上大門,一片沉寂! 身後事,但是,當呂偉良帶住江强到達那 信章家的親友一定集中在那裏商討章炎的 隣居說,章炎的父母跟警方人員去了 **国偉良以爲章炎的家中可能例外,** 會盡力而爲的,你放心吧!」 集團。」 • 「他們可能是一個由黑社會控制的盜臟

,他們到底是誰?」

將全部賍物都售出?

江强沉吟道:「照你看,他們會不會

工强還沒有機會跟呂林二人談話,因

工强對胡老頭道:「請你依正手續

要簽字?這本來就是我們的東西。 胡納不特胡老頭回話就說:「爲什麼

工强道:「逼只不過是例行手續,因

在他居住的地方。

「無論如何,現在去找他,該是時候

這不但絕對可能,而且還有些脏物可能留

定不保留這東西。

」呂偉良說,「我認爲

可能感激我爲他報訊,於是一時之間又快

,當他知道了好朋友去世時,在悲哀中

如他當初喜歡古劍,所以留下不出售。但 初出道的,有時一個人的思想很奇怪,例

會不會再吵起來?」 落到街上,林愛莉担心地說:「他們

會陷入黑人物的包圍中。

江强笑了笑:「其實幹私家偵探這一

但是他提醒江强,對方是黑社會,小心

呂偉良也覺得這時候應該先去找余木

」林愛莉說道。

過,我們剛才已令到他們之間的緊張和緩

呂偉良說出此事的經過之後,又說道

小心翼翼,但是天台上面逼時連鬼影也不

-20-

母, 一人最後只好跑到警局去!

-21-

駛入,甚至脚踏車亦甚少見 虎鎭的街道淺窄,根本不可能讓汽車 林愛莉獨自駕車到近郊,步行進入虎

禁呆了一呆:「怎麼是你?」

金牙九抬起頭來,看見是林愛莉,不

那打手高聲招呼着他:「九叔,有人

林愛莉嫣然一笑:「我還以爲你不認

「怎麼會不認得?聞名中外的迷你女

」金牙九經過片刻的驚奇之後,

海洛英可以在這裏任何一處地方買到,就 像買一個橙或者一個梨那麼容易! 這是罪惡中心,吸毒的人必然熟悉

檔和鴉片烟館,無不齊備! 此外賭檔,小電影,眞人表演,香肉

態度輕鬆下來!

賊小姐!

盡了「最大的努力」! 據說,警方曾一再到此掃蕩,他們已

坐牢。

否則你這稱呼好容易把警察引來捉我去

林愛莉笑道。「還好這是三不管地帶

了一部記錄片,後來在電視播映,結果令 到警方尶贮不已。但是當地警方的「威名 」亦因此而遠播! 外國記者風聞這「名勝」,曾偷偷拍

是各地警察均希望從他們那裏學到一些「 先進經驗」云。這可能就是外國人的優點 有人推薦當地警方爲「掃毒顧問」,據說 但竟然有人沾沾自喜! 最近一次國際性的警察會議席上,竟

毒架步,立即被一名打手攔住去路。「你 林愛莉進入虎鎭之後,直闖進一個吸

那打手打量了她一遍 「金牙九,他在嗎? 」林愛莉十分冷 又問:「你是

生了。」

牙九道,「怎麼?你又想重操故業麼?

桐油埕到底還是懴桐油的!」林愛

「十年如一日,還不是一樣麼?」金

?我去了加拿大之後,回來一切都變得陌

一邊說道。「九叔,近來的行情怎麼樣

林愛莉一邊與金牙九倂肩走出那毒窟

什麼人? 「他的侄女兒。

定要爲

留,否則給警探抓丟,即使只是問話也有 就是為了要替章炎報仇,他才不敢久

在裏面

《面。余木進來之後,大家的風綫都集進到屋內,大哥成和其餘一些人已經1他的身上,這會到他有點忘志不安。

到他的身上來

。但余木的注意力則集中

中在他的身

到他的身旁說。「余木,我總算換到了 木離開發房 突然有 人走過來, 閃

義明哲生的同歌。 後出他回頭一看、才認出那是高大水 余木睛吃一驚,差點見就要拔是飛奔

大問成正在找你呢! 高大水义低聲說道:一快跟我走吧!

余木呆了一呆,問道。「大哥成找我

「我怎麼知道? 一高大水道。「他派

時實在難免有些心驚胆震!

走吧!我的電單車停放在那邊路旁!」 人四下裏找你,想不到你果然來了這裏。 余木殿高大水過去,坐在電單車的尾

奇怪! 是他的內心一直念念不忘他的故友!如果 這時電單車由他駕駛的話,不失事撞毀才 余木不知道大哥成爲什麼要找他,只 部,然後風馳電掣地離去!

集在這裏,看來有事發生-個廢鐵場,也是義勇帮帮衆聚集的地方 余木走了進去,發覺許多帮衆已經齊 高人水把他懒到一處地方來,這是一

入會時見過他一次,那次跟示木一齊宣誓高級打手。至於最高級的帮主,余木只在 入會的人,還有其他數名年青阿雅。 大哥成只是一個大頭目。他是都裏的 余木進來之後,許多帮衆的目光都集

-22-

在大哥成的面上表情! 大哥成有點憤怒地瞪住余木:「你跑

余木吶吶地不知所答!

情必須事前通知我,想不到現在真的鬧出 「他媽的!我早已警告過你了,任何事 大哥成一手揪住他的衣襟,很狠地說

是把大家叫進來商量商量吧! 余木想不到大哥成對他如此兇狠,這 有人從旁勸住大哥成:「別生氣,還

木說道:「我們可能因爲你的朋友而跟旺 一名帮衆趁住大哥成去聽電話時,對余 這時有個電話打到廢鐵場來找大哥成

相堂的人交惡,高大水呢?」

知道裹集合了道許多人,一定有事發生!然的,他還未十分淸楚發生了什麼事,只 我們跟旺相堂的人談判决裂了,現在大 不責難余木了。只對在場的帮衆說道: 但是,他好像感覺到此事已成定局,便 大哥成聽完那個電話,面色更加難看 話獨未完,高大水由外面入來了!顯

從鐵堆中拽出武器來,包括利刀鐵尺和三 在場的人大約有二十多名,個個都年 大哥成的話之後,紛紛

廢鐵場的空地上,除停了幾部電單車

這時候,裏面有人出來。此人滿口金「等一等!」 莉聳聳肩苦笑道

,咬着一支香烟,牛彎着腰,乾咳了幾 「有什麼大買賣?」 「先看市道如何!」

寶還是最易脫手的貨色!」 金牙九噴了一口烟,說道:「金銀珠

蕊話。我勸你別打古董的主意了 「太過容易被人壓價,對你我不敢說

絡!

店子本來賣粮食雜貨的,但相信古董在這 望收購到一些眞正的古董到那邊去!他的 方熱,我有個世伯從加拿大到此旅行,希 個時候會令他賺大錢!」 林愛莉道:「但是,外國正在流行東

不是採行情賣貨!」 金牙九恍然說道:「原來你要買貨

偷 道 點一下。因爲我離開本市太久,回來之後 一切都陌生了。 。不過·如果要我動手,必須你從中指 ,「如男你手上沒有貨,我自己去動手 「其實兩種可能性都存在!」林愛莉

勢力!」 所改變的話,就是這裏現在增加了一些新 名詞!」金牙九道,「如果你一定要說有「冒險家的東西,還是這都市的專有

肩膊,「九叔,找個地方談幾句好嗎?

「回來好一陣了!」林愛莉拍拍他的

在場的打手們看見這情形,雖然明知

了加拿大,什麼時候回來的?

技藝高超!」金牙九又說:「聽說你去 也不敢動手捉你!誰不知道你身手一流「警察莫道不敢來這裏,即使有胆來

「什麼新勢力!」

見,但是金牙九跟她如此親切,他們自然

不會採取行動。

林愛莉剛才說謊一

-她並非金牙九的侄女

盤。過去只刦財不刦也,更不輕易奪槍殺 警,但現在新的一代却什麼事都敢做出來 一班青年阿飛既不講什麼道義,也不分地 ·這就是現在的形勢了。」 過去黑道中人講義氣,分地盤,但現在 「他們有如初生之犢,天不怕地不怕

忙! 林愛莉說。「看來,你也帮不了我的

揮下。紛紛登車。余木也只好跟隨大隊出之外,還有一輛貨車,各人在大哥成的指

發! 後面, 追駛向郊區! 幾部電單車做開路先鋒,大貨車跟在

慌,他不知道快要發生一些什麼事! 余木雖然不再受到責駡,但內心却無限驚 余木在大貨車內,大哥成坐在車頭。

從來未見過這麼多人在一起厮殺!大哥成 既然埋怨他,相信這事必是與他有關連。 看情形這是兩帮黑社會決門,但余木

我們與旺相堂的人早已有了仇怨。今次不 解决。遲早亦會打一場!」 我們之間的仇恨。這件事由你而起,其實 「警方抓走了旺相堂一名打手,乘機挑起 坐在他身旁的一名年青帮衆對他說:

約好在這裏會合的一 都是義勇帮之衆,大家在電話中連絡好, 車,車內也坐了二三十個年青打手,他們 車隊到了郊區路口,會合了另一輛卡 余木呆呆地,华句話也說不出來!

總之內心又驚慌又後悔 余木不知道他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决門

兒看見一百幾十個人的大厮殺塲面。 他明知這是犯了帮規的,但是,想起等會 他恨不得立刻退出他們這帮人,雖然 12

章炎報仇,但是,到底那是一件可怖的事 友死得很慘, 想到大混戰時的殘忍鏡頭,他就有點毛 他曾到殮房看過章炎的遺體,他的朋 當時他甚至在心裏發誓要爲

余木選年青**,**加入義勇帮之後**,**只幹

世伯要些什麼貨色? 「那又未必!」金牙九問:「你那位

說,「不過我要提醒你,他是個識貨之人 電話號碼給我好嗎?回頭我們在電話裏連 你如果從中介紹,必須打醒精神!」 金牙九沉思片刻,說道:「留下一個 「古董 中外古董均可。 」林愛莉

「要多少時間?」 「不出二十四小時。」

九接過之後說:「他用什麼方法帶返加拿 林愛莉於是寫下一個電話號碼, 金牙

他的心理,他顯然担心出問題。 「可能用郵寄方法。 」林愛莉了解到

話好嗎?」 不知道脫手了沒有。今晚尤點鐘等我電 金牙九道。「我知道有一批名貴貨色

地揮揮手,「一言爲定!九點正!」 金牙九月送林愛莉離開了虎鎭!有個 「好極了 -一切拜託!」林愛莉高興

人 造過來問他。「那女子是誰?」 「迷你女賊!」金牙九說,「你替我

跟踪她!」

了鎭外 那男子答應一聲,悄悄跟除林愛莉到

人的注意。 這是最後一面,他的心情無比悲憤 他認是死者的親友,似乎未引起任何 余木冒險到險房去看他的好朋友章炎

了出來! 他只瞥了章炎的遺體一眼,淚水就冒

些盜竊勾當,還未有資格做打手 公路上有許多車子來往,時間已是將

流血的可怕場面!但是,衆目睽睽之下 余木眞想逃走,他沒有勇氣目貼殘殺

如何可以逃得了?

,對方的人已經先他們一步抵達了 深入谷中,果然有些汽車已停在那裏 理作崇,他們總覺得樹林之間人影幢幢!

車隊終於開進了紅葉谷,不知是否心

林中實際上的環境已有些昏暗。 間,四下裏有强烈的燈光射出上這時候樹 紛跳下車來,佈好陣勢一豈料就在這刹那 大哥成担心陷入對方的包圍樹套,紛

放下武器投降!」 已被包圍,每個人必須把雙手按在頭上 有人島聲呼喝:一我們是警察!你們

又向帮衆提出警告!「大家不要上當! 「我們被包圍了!怎辦?」有人担心 「這是詭計!」大哥成詛咒說!同時

是警察! 「衝出去吧!」大哥成說。「他們不

聲的感覺!甚至樹葉沙沙作响 中紛紛引起回聲,聽起來令人有點震耳欲 去!「砰砰砰!」响起一陣槍聲,在山谷 於是有人手持利刀鐵尺,紛紛跳下車

則怎麼會有槍? 有人說:「他們的確是警方的人,否 沒有人敢再動了

名高級打手惟有下令各人把武器扔下。 有人用擴音器再提警告,大哥成和

穿着制服的警員紛紛由四下裏走出

谷中,他們當然不會是假的,而是真的警 探射燈把好一些人照射得雙眼無法睁開! 陣陣等車幣傷不,大隊警方人員湧入

-23-

打手們不會寂寞的! 原來旺相當的人早已被捕,義勇帮的

有功的,應該是警方的緩人們!他們由兩 動不會如此逃速!如此成功! **帮開始談判就已經通知警力,否則這次行** 沒有漏網!警方又立下了大功,其價真正 兩帮黑社會人馬將近一百人,一個也

無音絕响

電話通知。他們約會了在一處街口會合! 時正坐在姚的身旁 **| 日偉良師徒二人之外,還有江强,這** 到九時正,林愛和便接到金牙九的

像中那麼簡單。」 的黑人物落網,我担心事情不會像我們想 消息,就是不知是否那一批賊脏而已!」 阿生說。「黃昏時候有二都準備械門 林愛莉放下聽筒,說道。「金牙九有

」林愛莉說,「這是唯一找到那批賊脏 「如果金牙九裝下陷阱,我决不饒他

的古董等物,實際並非他個人獨享,全部 就與夏維探長取得連絡,但是,余木盜得 口中問出一個結果來,是相當困難的事。 交給他們的組織!這件事要從那班黑人物 外困難,所以現在他也唯有寄望於林愛莉 江强知道余木也落入警方手 由於胡老頭沒有報警,工强的調查份 中之後

自從認識你到現在,你一直是幹這

勾當,爲什麼我現在才抓你去交給醫方?

身旁的一名大漢擊倒,以洩心頭之恨!

其實這時大局已定,他們似乎已控制

牙九的古董手槍,林愛莉反身一拳,把她

」林愛莉笑道:「我早說過了,這是一宗

公平買賣! 好一個公平買賣! 一金牙九冷冷地

笑,向他的打手們遞了一個眼色。

聲,隨創倒下-

料量馬生突然在窗外傳來「聰」的一

黑暗中有人閃到阿生身後,用硬物把

1. 其他人等紛紛湧出,他們手上

支古老手槍—— 這是一校單嗣的景質手槍來一處正待反抗,金牙九突從腰間拔出一 只可作語音章去欣賞! 叫人看來有些滑稽,因爲現在這些東西 林曼稍看見二名彪形大漢向她包圍過

槍的威力,除非她有辦法令對方失準! 是三英尺左右,她不敢否定這支老古董手 林爱莉心有不計,却又無可奈何,照 · 林愛莉與金牙九之間的距離只

外有人影在閃動!那是什麼人? 就在哥利那間,林愛莉無意中發現窗

一堪作武器。

一時之間手上只有剛從金牙九手上奪過來

江强眼看一名持刀大薬已撲到身旁

一支古董手槍,但仍不足以作爲迎架的

計在這種距離很難令對方失準的。

大漢!躍出客廳去,閃電奪得一個座地烟

那是一座長達尺許的不銹鋼製品

林愛莉趁勢揮拳擊倒她身旁的另一名

續花鼠洋房,看屋內陳設相當華麗。

一名 如果他是邑偉良的話,爲什麼還不動手? 金牙九在旁用古董手槍監視一切。 驚呆之間, 二名大漢已動手将她押走 林夔稍現在看得較為清楚了,這是一 林愛莉不知道窗外出現的人影是誰,

武器,只好試一試!

古董手槍怒吼了

刀就要斬劈江强的打手慘叫一

聲,倒在地

突然間·窗外有人喝了一聲·「墨高 ·始放下

色,僅可以响一次,但一種自然的反應令

打手的攻擊!江强也了解到手槍是古董貨

但是,這一聲槍响仍不足以制止其他

到他多扳了一次手槍的機擊!

大漢可能是打算把她押進走廊上面的一些

客廳轉進走廊中站了 林愛莉和二名大漢都呆住了一 他們由

那是阿生的聲音,林愛莉絕不會陌生

會金牙九!的行動上!林愛莉胆色過人,獨自駕車去

但附近看不見有人影出現! 沉靜。林愛莉停好車之後,四下裏張望, 忽然路口那邊有燈光射來,轉眼間一 車子開達約好的街口,只見那兒一片

輛汽車匆匆開至!

在她身旁停了下來! 金牙九探百窗外,高聲招呼着林愛莉 林愛莉漂看不清楚來者是誰,車子已

一駕 過去!金牙九坐在車後,車子是由另一人 駛的。車門推開,金牙九對林愛莉說: 「林小姐,請過來吧! 林愛莉在此情形底下,只好下了車走

的車子。帕生汽車不能到達那處地方! 林燮賴坐到金才九身旁之後,汽車隨林變賴無可奈何,只好坐了上去。 但是金牙九道:「不一你必須乘坐我林愛莉道:「我自己有車。」

即開走! 金牙几不作聲,林愛莉內心已經開始

只好靜觀其變! 想到「不入虎穴馬得虎子」這句話,她就 感到有些不妙。但現在已是勢成騎虎,再

它!」 汽車轉入大街,金牙九才由口袋中取

林愛莉接過戴上,原來是一副看不透

林燮莉笑道:「這是什麼意思?」的眼鏡,鏡片是用不透明的黑玻璃製成。 的責任。」金牙九十分審慎地說! 「你可不能認路,否則我要負上絕大

反正,只是十分八分鐘的事,希望你不介 車子經過不足十分鐘的行程,果然停

林愛莉扶住下了車。 四周一片沉寂!金牙九開了車門,把

裏不禁有點懷、英三是郊區地方 林愛賴只聽到耳畔傳來虫聲唧唧,

行中的時候,她就覺得車千行得此不快! 照道理不可能去到郊外的。而且車在進 林愛莉終於獲准把「眼罩一除下,强

説得是聰明一世、笨極一時!」金牙九笑道: 林愛莉、你今次可以

光綫,她視察得出金牙九的神情很憤怒! 是,她漂是刀持鎮定地間:「你到底又

「什麼裝模作樣?」

原來是替國際特警工作!」

「我了解你,但我的朋友不了解你「你以為我是警方的綫入嗎?」」

烈的燈光命到她的眼睛一時靜不開! 但是,憑她的認識,行車不足十分鐘

林愛朝心製一凛! 這時她的風覺開始逐漸習慣了室內的

金牙九冷冷地說:「逼句話應該由我 一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會被我的手下跟蹤,我們發覺你

查出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人員。 與呂偉良師徒二人同進晚餐;大概他們已 林愛莉恍然大悟,原來他們曾看見她

林愛莉態度冷靜地說。「這件事你們

情的功士 他不會干涉這件事。我的目的只為一位世 的中華 等一時,我的人類然是國際特警,但 豈料話猶未完,金牙九已笑得上氣不

你就沒有任何惡意!」林愛莉說。 收購的,何况,我赤手空拳而來,起碼對 我是否收購了一批城脏而已! 世伯來自加拿大,你的目的無非爲了查出 小孩吧!這件事其實很簡單,你沒有什麼接下氣,然後又說:「不要把我當作三歲 「就當作你猜對了,我還是付出代價

麼? 金牙九道:「然則,你要知道一些什

,其中包括一對十八世紀的法國銀燭台在 「我要證實,你是否收購了一批脏物

「有人肯出高價收購。」 「如果我說有,你又怎麼樣? 誰?誰肯出高價?一

失主。」

「價錢如何?

林愛莉道:「先看看是否全部失物再 「在那批失物之中,到底有些什麼東

四? 物? 不在我手上,你到底是否收購了這批賊匪 「起碼包括了法國銀燭台在內,清單

方?」 看你一定另有目的。是不是想抓我交給警 知道我是欺購賊班的,何必轉轉抹角?我 金牙九不高與地說:「其實你老早就

他動作,因而令到江强的手臂挨了一刀! 多餘的一扳」 江强「唉喲」一聲」 报動手槍機掣時阻慢了

手臂,鮮血正不斷由指縫門流出,更加吃 失叫,登時赐了一跳;回頭看見江强捧住力戰陸續湧入的打手上提歡中聽到這一傑 呂偉良這時正揮動他的手中鐵拐杖

老江湖,換上了別人可能已驚呆在一旁 未停止過 是他內心雖然吃驚不小,手脚的動作却 鐵拐俠盜呂偉良到底是個身經百戰的

倒下, 跌在黑暗的草叢中。

呂偉良和江强咖轉身·數名手持利刀

的大漢正在門口撲入!

化手槍就是阿生的一支,可惜已隨着阿生 都有武器,但不是手槍。唯一的一支現代

,就會命爽當場! 他知道在日種混戰場合中,稍不留神

部開花,在慘叫聲中倒下 揮舞間,一名正持刀進攻江强的打手,頭 因此,他絲毫也不敢怠慢、只見鐵杖

横衝直撞,在寬大的客廳中與衆打手交戰 死在亂刀之下,因爲當時他的手部已中了 林愛莉手中執住那個不銹鋼烟灰盅,一刀,實際上已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對方的利刀鐵尺竟然也無法佔到任何的 呂偉良還好來得及時,否則江强不難

短亦適中,林愛莉把它舞得虎虎生風! 樣,座地的钃座有如護手。輕重合度,長 新式武器。盛放烟灰的圓盤,有如銅鎚一 鋼管、因此給林愛莉運用起來,彷彿一種 那座落地的姻灰盅有一支粗如二指的

强雖然學起古董手槍招架,但却因爲那 此江强這多餘的舉動却阻慢了他的反抗! 問題,但是對方的人已近在咫尺之間,因 就在一名打手持刀劈下的刹那間,江 如果他們之間的距離還遠,當然不成 呂偉良與人交手,除非迫不得已,否

> 以上,慢一下手他們亦會被人亂刀斬死! 他們極難取勝,因爲對方打手中有十個人 因此,日偉良出手既快且狠,先後已

有三人在他的鐵杖底下重傷倒地!

正當雙方殺得難解難分之際,外面闖

進一個持着一支零點二二口徑手槍的人 那人大場一 聲,屋內所有的人都感到

員不是用這種手槍的。 **江强是一名退休警探,他曉得當地警務人** 他不會是阿生,也决不可能是警探;

善類,也看得出這是一支實彈真槍,所以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看得出這傢伙並非

那人含笑走了入來,金牙九等人立即

B. 医体 是和林爱莉二人手中的武器都被跟他撂呼。 顯然的,他們都是同路人! 人緣去,江强的傷口仍在冒血!

他指的是林愛莉。 那男子打量着她,道:一你是什麼來

金牙九道:「我所講的就是這女子」

林愛莉說。「金牙九應該早就對你說

個明白。」

知道你是何方神聖。」林愛莉說。 「你爲什麼會對我們感到有與趣?」 「我幾時對你們感興趣?我根本就不 「我只知道你不是警探!」那男子道

九誘林愛莉到這裏來,顯然是一項計劃。 位先生的手中。現在你明白了嗎?」 林愛莉恍然大悟,他們是同黨,金牙 金牙九道:「你要找的東西,就在這

他們非常之不利,阿生昏倒在外面花園中 則不會兇狠到這個程度…但見服前形勢對 ,江强也受了傷,單憑他和林愛莉二人,

的

-24-

呂偉良和江强由正門入來,繳去了金

來了這許多無關重要的人!」 得意洋洋地說,「就是我對你感到有興趣 所以叫九叔引你到這裏來,想不到你帶

然眼睛也放亮起來一 「誰?」金牙九和那個男子都異口同

事

林愛莉也未答話,門外已湧入幾個持

槍的人!他們是警探! 屋內各人都呆住了

而且還不止一個。因此她現在也呆住了! 爲阿生及時甦醒過來,想不到另有其人, 林愛莉是最先瞥見外面有人 ,她選以

被一名警探制服,取去了他那支零點二二 那個威風八面的男子正想拔槍,迅速

巡邏的警探注意,日前情形就不會出現!是江强响起那支古董手槍,槍擊引起附近是江强响起那支古董手槍,槍擊引起附近不够。搖搖

以逐枚子彈發射,但聲音却震耳欲聲。 探巡邏。金牙九的那支古董手槍雖然只可 原來這是富人住宅區,附近經常有警

迅速被警探發現。 阿生被人當場救醒,他的特警身份也

包括了夏維採長在內。 不久,更多警方人員趕到現場,其中

收購回來的賊脏之中,果然有胡老頭的失 物在內。這些全是余木他們盜得的,賤價 金牙九和他的同黨們無一漏網!大批

江强求回一批失物,於是派人陪着日偉良 夏維探長從呂偉良口中知道有人委託

「不!有一個很重要的!」林愛莉突 家探員帶來,自己既是「江强私家偵探社 去找胡老頭,目的是要他認回一些失物! 的顧問,向顧客交代也是相當合情理的 呂偉良因爲江强受了傷,他又沒有私

以起出更大批的賊脏一 金牙九等人被夏維他們細加盤問。希望可 找胡老頭,阿生則跑到醫院去探望江强; 於是因偉良和林愛莉便帶同那探員去

呂偉良等人依址來到古市道七十二號

二樓,按了很久門鈴也不見有人應門。 這裏,可能他們都外出未回。」 林愛莉道。「只有他們兩叔侄居住在

點。通常這時候應該有人在着的。 呂偉良看看腕表,現在已是晚上十一 探員道:「可能睡着了,讓我拍門試

去, 說着,探員舉手拍門!豈料門板一經 門便開了

電筒,找到了燈掣。 加令到呂林二人爲之驚奇不已! 呂偉良心感不妙,亮了鐵杖上的電子 原來門未下鎖,只是掩得很好。這更

所見的情形嚇得呆住了! 電燈亮了,進來的三個人也都被眼前

灰白,顯然是死了! 他雙眼直瞪瞪地,瞪住天花板!面色 胡老頭倒在地板上!

但是一無所獲! 三個人非常有默契,在屋內各處搜查

場,由林愛莉回到汽車去,利用呂偉良汽 車中的無機電話通知夏維採長! 於是因偉良和那名採員留下來看守現

電話聽筒,還未搭好綫,就感到有些不大 林愛莉匆匆忙忙回到汽車裏,剛拿起

已經感覺得到生命備受威脅,因此她動也 不敢動! 伸張至她的耳根後面的肌膚上!她直覺上 她完全來不及採取行動,一柄尖刀已

乖的不要動!聽我命令! 一個男子的聲音極端冷峻地說。「乖

輪廓。 來,林愛莉也可以從望後鏡中看出對方的 車內雖然沒有亮燈,但是路燈折射入

然把你叔父扼殺! 得冷靜了許多,「想不到你這麼兇殘, 原來是你!胡納。 」林愛莉態度變 竟

又命令着! 點刺進林愛莉的耳後!「快些開車!」 「胡說!」胡納把刀鋒推了一下, 他 差

得有些發抖 「先離開這裏再說!」胡納的聲音顯「你要到那裏去?」林愛莉問。

令他失去了控制而把利刀刺下來! 她只好依他說話去做!把汽車開走! 林愛莉真担心他情緒過份緊張,可能

他忽然又問:「我叔父是否真的已經 胡納舒了一口氣!

楚。 開車一路說,「其實,你應該比我更加清 「你難道還有懷疑嗎?」林愛莉一路

「不!你完全誤會了,不是我殺死他

「不是你是誰?」

警也不見一個,莫脱警車了。

約選是不肯投向警方! 胡納。但是,無論她說盡了千言萬語,胡 林愛莉盡了最後的努力,希望能說服

能有恐懼。如果的想法不錯,大概你在担 心兇手會追殺你!是不? ,你又說你有你的理由,我推測你內心可 林愛莉說。「既然不是你殺死你叔父

他 有車子追來!所以,林愛莉才會這樣試探神色不但十分慌張,還不斷留心後面是否斷留意着倒後鏡中的反映;她覺得胡納的 林愛莉這忖測是有根據的,因爲她不

車子這時已駛入十字大道! 胡納說道:「你廢話說得太多了!」

然後停下來! 胡納指示林愛莉把車子開進另一條橫

「你住在這裏嗎?」林愛莉問。

我已送你一程!」 林愛莉心裏一凛。「爲什裏要我下車 「下車再說!」 胡納監視着她

胡納冷冷地說:「難道你不想知道眞

希望知道此事的眞相! 林愛莉給他說中了弱點,的確,她值

胡納的行動也非常迅速,跳下車之後 於是,她下了車,而且表現得極之馴

夜遊而已! ,立即以刀子抵住林愛莉的腰間 然看見,也只以爲他們是 一雙情侶倂肩 !使旁人

--26-

也不多一個。真正的情侶才不敢出現在這 事實上這裏光綫昏暗,街道上連鬼影

> 獵物! 種夜街之上,否則好易成爲阿飛箍頸黨的

林愛莉登上梯階時間道。「你住在這 胡納挾持着林愛莉登上一幢樓宇

「你猜猜吧!」胡納說着已取出了鎖

秘失蹤的! 和那名採員等得不耐煩時,終會發覺她神 納說出眞相。至於報警的事,相信呂偉良 。但是,現在她不想節外生枝,只想胡 林愛莉如果要反抗,實在有太多的機

你代勞了!」 胡納把鎖匙交到林愛莉手上。「麻煩

在担心自己可能會反抗! 林愛莉自然明白他的用心,他大概仍

在後面用刀監視! 於是林愛利用鎖匙開了門!胡納始終

亮了燈, 這是一個小住宅單位!

壽坐! 林愛莉唯有坐下來,四下裏張望着! 胡納關上門,指指一張椅子,說道:

放下,回頭問。「喝點什麼?」 「是的。」胡納定到酒櫃前,把刀子 「你一個人住在這裏?」林愛莉問。

但是, 他非常大方,果然自己去斟酒 林愛莉知道他一直在酒櫃玻璃

「別客氣!」林愛莉道,「你自便好

走了三步,胡納立即轉過身來,刀子已捏 的反映中,注意着她的一舉一動! 林愛莉故意向他走過去,但是,她只

> 你是不能離開這裏的! 如果要走,早就已經動手 胡納冷笑道:「除非我同意,否則 林愛莉笑道:一你神經太緊張了!我

有企圖,但無論如何,到了現在一切已成 林愛莉心裏暗吃一驚!她担心對方另

胡納突然手一揮,刀光一閃,刀已脫定局,她只好耐心地等下去! 手飛出!林愛莉嚇得急忙伏下! 利刀自她頭頂飛過,「蓬」的一聲,

7 窗簾布立即自動扯上!因爲那條繩子 「卡祭」一聲,窗緣旁邊一條繩子斷

奪至窗緣那邊!釘在木框上!

是用以將窗帘扯高的。 林愛莉獃在一旁!胡納却格格大笑!

胡納呷了一口酒,說道。「你可行走

框上… 口裏却不服地說:「你的刀子已經揷在窗 如果你快得過我的話。」 林愛莉心裏欣賞這傢伙的刀法,只是

的飛刀! 角,腰間的皮帶上露出了一排更小更鋒利 **豈料話猶未完,胡納已將衣服揚起一**

帶有一種輕視對方的心理;但現在情形不被追跟他來,然後又爲了好奇,其間固然 我把你押到這裏來是爲了 嗯 胡納又呷了 一林愛莉有點吃驚。當初她 一口酒,說道。「你知道 什麼嗎?

點担心一 出去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此她不能不有 在她眼前的是一個頑强對手, 她要逃

胡納似乎窺破了她的心事,笑道:「

「我不知道。

的! 「如果我不離開這裏,我也可能會死 那你爲什麼要逃走?

一樣。他們會以爲我是兇手!」 胡納說道:「警方的想法自然會跟你

是法官,怎麼會合你死?即使在法官面前 你先把我送往十字大道!」 「我當然有我的理由。」胡納說,「,你還可以有辯護機會。你何必逃走?」 林愛莉道:「你可以解釋的,警察不 「我當然有我的理由。」胡納說,

「你要去那裏?」

「我要找一個人。

跟我去見警察!」林愛莉說。 胡納又把刀子推了一下。「別再胡說 「沒有人可以保護你的, 我勸你還是

八道好嗎?我自己會有主意的

林愛莉無可奈何,只好開車駛往鬧市

中心的十字大道去!

了解這些小巧的機掣和作用,不但可以爲璃就會雕出,把前後座隔開。假如林愛莉 是一知半解,她沒有十足的把握去試!因 自己解圍, 的防彈玻璃,只要輕輕按鈕,那塊防彈玻 的機關,例如前後座之間就有一塊隱蔽着 但是,林愛莉對於這些小巧的機掣只 呂偉良這輛特製汽車原有着許多小巧 還可以令對方被困在後廂裏。

望被現一輛警車,但走了好幾條街,連巡 林愛莉非常留意沿途上的情形,她希 刺上她一刀,那時反而會弄巧反拙! 到後面這「驚弓之鳥」神經更爲緊張,而 爲如一失手按錯了其他機擊的話,可能令

然跟我到這裏來。」

眞相告訴我嗎?」 林愛莉强作鎮定說:「你不是說要把

個條件,你必須首先答應我。一 把虞相告訴你。」胡納又說,「但是, 「什麽條件?」 「是的,你有這種過人胆色,我不妨告訴求嗎。」

回來了?」 物的情形,尤其是那支古簫,是白已經找 胡納道:「你要告訴我 ,關於那批失

批古董了。 林愛莉怔了一怔:「你似乎太關心那

叔父就是因爲這些東西,而遭他害死 「他?你指誰呢?」 「我當然關心,如果我所料不差 0. ,我

但是…… 說道,「他曾限期要我找回那支古銅簫 「一個自稱爲『先知』的人。」胡納

胡納面有懼色 ,目光中充滿了害怕的

林愛莉忍不住問道。「到底那批失物

是誰的? 「有些是我叔父的

「先知是一個神秘人物,他顯然能知「那麼,這與先知何關?」 ,有些是我的

過去未來,有些事情報本無法解釋。 林愛莉疑惑地瞪住他! 我無法明白,你到底在說什麼?

外國一個港口,我和一個同事登岸閒蕩, - 那時我還是個海員!」胡納呷了一口酒 然後回憶着說,「當時我們的船停泊在 「這件事,似乎應該由很久以前說起

們好奇,去找他問問前程!一 聽人家說有個『先知』非常靈驗,於是我

「他是什麼人?」

-27-

憲說,令我無法不佩服得五體投地!」 許多國語言,結果他說出我的過去,非常 占卜嗎?還是看掌相? 吉卜賽人。」胡納說,「但他懂得

如,過去你受過驚,掌紋中皆有顯示出 「據我所知,掌相多少有點根據的

勸我停止航海生涯:: 胡納道。「無論如何,我是虞的相信 「於是你也只好依了他的說話去做 ,他預測我今年可能有一場大災難,

開始,離船登岸,不再做海員了。 能不相信?所以我决心改行,由數個月前 不再做海員了,是不? 「是的,他說出我過去一切 叫我怎

永遠也不會發生呢!」 「如果你繼續航海,也許今晚的事

沒有告訴我,失物是否找回了?」 「你不會明白的。」胡納說,「你還

今晚大批贓物已被我們找到……

在什麼地方?」 當然是在警方手中。 」林愛莉說

是理所當然的物主,因爲你到底是他唯一 什麼似的! 的親人啊!但是,我看你好像在逃避一些 「如果你不是殺死你叔父的人,那麼,你

「我不能露面的。」

爲什麼?」

胡豹嘆口氣道:「那位先知不久之前

氣色甚差,說我可能黑然殺身之禍! 之前,請他飲酒吃飯一豈料他却突然指我 以爲他只是過境旅游性質,於是盡了地主 到了本市,他不知怎的,竟然找到我。我

「你請他飲酒吃飯,可知此乃二食飯

神仙」,什麼先知,當然也只是自欺欺人

問右問,點錄了 簫這件古董,我登時給他嚇了一跳,因爲 得到它,誰就倒霉,當時許多富有人家不 曾舉例,過去有一顆名聞全球的鑽石,誰 可能就是禍事的來源。」胡納又說,「他 是叫他指點一下趨吉避凶之法。他終於左 我家中確有此物。」 ,結果一一遭殃。後來他曾提及無音 「不管怎樣,我總得相信他的話。於 我叔忽家中收藏的古董,

「無音簫?」

,想不到給先知點破了。他說,這是一支如何總是吹奏不出音响來,我曾感到驚奇如何總是吹奏不出音响來,我曾感到驚奇 方法就是交給他,讓他將它毀滅。但是, 常我返家查看時,那支古鱅已跟我叔父的 不祥的篇、誰擁有它、誰就倒霉、最好的 古物一齊被竊去!

稽! 種事情發生。這不但是迷信,而且近乎無 奇!她不相信在科學昌明的今天,還有這 林變莉聽了胡納的說話之後,大感驚

我,否則就只有死路一條!」 接近警方的人,這個忙亦只有你才可以帮 胡納又說道。「小姐,我知道你們是

你叔父之死又有什麼關係? 林愛莉有點換不着頭腦地說:「這與

我叔父可能是給無音無害死的,也有可能 是給先知所殺!

他自己又希望獲得它? 「既然他認爲那是不祥之物,爲什麼

藥了一口氣!「總之,我要把無音簫找回 , 否則可能有更多人會死!」 !」胡納倒了小半杯酒到嘴裏去,深深地

對你說謊?」

望得到它—」胡納說,「然則,先知又是 無音簫裏面,可能藏有一些秘密,先知希 一個什麼身份的人?」

故意說,「只要我們從找到的賊賊中動 不難找到答案了。 **手脚,將那支無音鱅取來研究一下,** 是的,我也想過了,事實上除了你 就

把臉,否則

你可能變成瞎子

林愛莉雙眼給酒精弄得模糊

不敢反

他一手揪住她,說道:「進去先洗一

肯帶她到這兒來,决不會輕易的就讓她離

「難道你還不明白嗎?」胡納說,「

什麼用處。

L....

林愛莉道:「你有沒有想過,先知在 「想過了,連傻瓜也會這樣想,就是

這件事,我可以帮你的!」林愛莉

動,酒杯裏的酒立創迎面簽去!

林愛莉無法抵受得住酒精在眼球中發

還來不及掩面,已被胡納一拳擊倒! 生的作用,「喲」的一聲尖叫起來,雙手

胡納出手之快,大大令到林愛莉意想

她急急衝了過來,胡納突然轉身來,手一

然而林愛莉的動作並不因此而停止

又說,「但是, 誰明得警方找到的賊贓是 在就是我叔父家中所失去的一批?」 們之外,沒有人可以帮得我! 一胡納想想

「他須要找尋那支無音篇。

一我也不知道,我不遇如此推測而已

一伸,就將椅子接住!

你取得連絡!

我,那裏還記得無音簫之事?

去!

她說。「你留我在逼裏,實在也沒有

一間房一

胡納說完,就把電話掛斷了。 到底不是富有之家。

可是內綫電話機,只要總機按上按掣,就 沒有可能逃出這裏,因爲胡納老早已有此 會自動截綫一當然更不可能撥到外面去! 林愛莉放下聽簡,四下裏探索,似乎 林愛莉再拿起聽筒也沒有用,因爲這

片刻, 洗手間

刻,讓視覺恢復正常,頭腦也較爲冷靜

林愛莉站了起來,發覺這間房旁邊有

,於是入內開了水喉,把臉部浸了

沒有窗后

烹飪用的用具。但是這裏只有抽氣設備而 古怪,裏面除了洗漱用的器皿之外,

她首先發覺這「洗手間」陳設得有點

選有

那名深員在屋子裏,獨自到街上去。 呂偉良久候林愛莉不見,心裏奇怪

作爲一件嚴重的事,只以爲她可能在落街 而報了警。但是他却未將林愛莉失踪的事 他跑進電話亭內,首先爲胡老頭之死

裏跟踪! 打電話時,遇上了可疑人物,所以開車暗 但是,等到警方派人到了現場,甚至夏 他以爲林愛莉會在不久之後就會回來

通知所有巡邏車找零呂偉良那輛汽車的下 維也聞訊起來,還是不見林愛莉的芳蘇! 夏維,夏探長立即透過警方的無緣電台, 呂偉良有點吃驚起來,他把情形告知

警方認爲這可能

塲

也一邊叫人召來警犬

夏維己經明白到阿生想怎麼樣做,他

當警犬開到現場時,阿生亦已經用車

果要逐層搜索,可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樓雜陳,有些高樓大厦高達二十餘層,如

阿生靈機一觸,獨自開車,離開了現

人光顧過一次,很難再有第二次。因爲這 子把靈犬「多利」載來!

氣味! 失了事之後,迅速在四下裹嗅索那熟悉的 心耿耿的,而且通人性,當牠知道林愛莉 「多利」年紀不小,但對主人却是忠

利」竄進那幢樓宇時,其他警犬却在狂吠 但聞吠聲頻頻,却是一無所獲!等到「多 在此之前,警犬隊已找了不少時候 「多利」很快就找到一幢樓宇去!

再掩飾,於是衝向那度門,與其他各警犬性之外,就是機警,冷靜!所以當時牠只是靜悄悄地沿住梯階而上,想不到却給其是靜悄悄地沿住梯階而上,想不到却給其 聲中撲上去!

一時吠聲震耳,附近的隣居都被吵醒

聞風先遁! 異,立刻分別走到屋後去,以防屋內的人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見狀、心知有

,過去也曾協助他屢破奇案,於是派人四夏維採長也曉得「多利」的嗅覺敏銳

下裏包圍,然後按門鈴叫門! 屋內全無反應!

爲他而起,要不是他接了道宗案子,事情現場,因爲他知道三俠一切雕煩無非都是 不至會鬧到這般田地! 江强早已通知他的幾名得力助手趕到

夏維下令撬門!

色 見後巷裏有黑影在移動!他們立即不動聲與此同時,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看 ,我會設法與你男朋友連絡了。

可能讓她攀上去! ,通風窗抽氣機都在牆角高處,根本不 謀,門在外面鎖上了 的,四壁也沒有窗

是死者的侄兒胡納。

私家偵探江强和阿生也先後趕到現場

偷無可偷,又何必殺死一個老人?

再說,竊賊目的只爲發財,這裏既然

呂偉良第一個想到的可疑人物,自然

莉神秘失踪,不禁也大吃一驚-

不久之後,

巡邏警車有了發現,他們

點,醫生要他留院輸血,他却不肯睡床

江强手部的傷勢無碍,只是流血多了

他在阿生的陪同下到了現場,知道林愛

那輛車子不見了,人也不見了。爲什

子上有一具電話。她急不及待地跑過去拿

此外就是一張睡床,一張床頭几,几

起聽筒,然後撥緊急報警的電話號碼!

是,電話那邊傳來的,却是胡納格

風,沒有窗門,只有抽氣設備!

她急忙回到房間裏,發覺四周密不透

尾找了一陣,林愛莉和那輛車子仍然不知 麼?呂偉良心裏感到無限驚奇,到街頭街

於是一干人等趕到那條橫街去!

這時已是凌晨時份,附近靜得像墳墓

夏維接到消息之後立即通知日偉良

道一帶的人都休息了。

車,但是不見林愛莉在着!

在十字大道的一條橫街發現了呂偉良的汽

出去了。」

殺了你叔父,是不?」

事是一片謊言。」林愛莉道,「其實,你

「胡納,我早看出你在說謊,你的故

間裏一切設備齊全,你可以住在那裏,等

胡納笑道:「小姐,冷靜一點吧!房

你男朋友替我找回無音輸之後,你就可以

林愛莉挾持着離去!

夏維派人四下裏搜索,無奈四處新舊

老頭之後,來不及撤退,因利乘便地,把 定這是殺人兇手的所為。兇手可能殺了胡

夏維派人在車門各處掃指紋,警方假

通,而且做法乾净俐落,既然逼裹老早被死得離奇,他認為本地的窃賊不但消息靈

這是唯一的辦法。因爲你的男朋友會想辦

,我如果想得到無音篇,

「先知爲什麼要殺你叔父?

法順回你!」胡納陰森地一笑!

梯間的一段時間內,她應該爭取時間反抗 大的險! 的。現在雖然還有機會,但看來須要冒 林愛利開始有點後悔,在街上和登上

的飛刀一

因此

,她出其不意地,執起一把椅子

方擊倒。否則她的動作自問難以快得過他

她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但她必須將對

思想間,她看見胡納又去倒酒!

很

飛擲過去,企圖先攤傷或攤倒對方再說

但是,胡納頭也不回,只將手臂往後

「不一你回去之後,會召警來此捕捉

林愛莉心裏暗吃一驚,她早料到胡納

綿的地氈!

她勉强睜大了雙眼

一看,才發覺這是

是洗手間,後來絆倒時才發覺那裏有軟綿

胡納把她推入一間房內

,她還以爲那

--28---

我遲早也會死在他的手

你所講的那個先知,其實,也是假

否則他可能要殺我。

我沒有害怕,只是我要避開對方的

那你何必害怕? 我沒有殺他!!

先知,他一定要得到無音艑,否則

的

我現在無須再向你解釋了,請你給

點 那人,顯然由二樓一躍而下,着地無

在昏暗的環境底下,他似乎發覺有人

後巷裏來,亮了强光手電筒四下裏照射。 搜索之際,一隊採員已奉了採長之命開到 但是,還是無法發現那個可疑人影。 呂偉良和阿生不熟悉環境,正待展開

躍而下的,爲什麼忽然不見了?」阿生 「奇怪!剛才明明白白有個人由二樓

知道對方是個高手,因此他什麼都沒有說 只是憑他的想法,親自過去搜索! 呂偉良有着極之豐富的夜行經驗,他

的一聲,一柄小刀被震落一旁!敢多想一下,急忙舉起鐵杖一格,「錚」 突然之間,刀光一閃,呂偉良想也不 一個人影如飛鼠出!來勢之兇,直令

| 百偉良不得不倒退幾步! 見狀立即包圍過來! 阿生在那邊正與幾名探員談論之際,

過來,阿生眼明手快,側身跌過一旁,順 但是,「察察」接連有三把飛刀擲了

彈已經一連發射了三响 砰砰」!就在他跌倒的刹那間,子 ,朝住那個人影射

杖擊倒 顆子彈,却想不到給站在附近的呂偉良一 佛裝上了彈簧,竟在跳躍中避過了阿生三 那人影像猴子一樣靈活,腰腿各處彷

阿生身旁有人聲吟呷,原來一名探員 一柄飛刀、受傷倒在地上

> 住一個倒地的人一 其他探員一湧而上,幾支强光電筒照 呂偉良的鐵拐杖傷了胡納的腰部,使 他,正是胡納!

腰間的幾把飛刀取去,探員這才爲他扣上 良仍然担心他施詭計,在光綫照射下將他 探員的手槍和電簡都朝住胡納,呂偉 他苦笑着,捧住腰部站起來!

莉由一間房中救了出來! 夏維和江强等人已衝入屋內,把林愛

非到明天以後你們無法找到我,想不到這 她驚魂甫定,苦笑一下道:「我以爲

愛莉的描述。當然沒有人相信胡納的鬼話 ,夏維也認爲他是殺死胡老頭的兇手! 各人被帶返警局落案,同時也聽了林

但根據金牙九說:他並未收購過一支古銅 清單交給夏維。但是,在起回的失物之中 並未發現胡納口中所提的「無音簫」! 江强把胡老頭生前交到他手中的失物 夏維把 落網的金牙九等人召來問話,

不相信他講述給林愛莉聽的「先知的故事 ,甚至不相信他是清白的。 胡納被認爲是一個說流者, 各人不但

胡老頭的兇手! 於是,他被落案,警方認爲他是殺死

所表現的驚人身手,連邑偉良師徒二人也 相信胡納有污種腕力,尤其是他在逃走時 絶不懷疑他有着驚人的氣力・足以把胡老 胡老頭是被人活活握死的,夏維絶對

頭活活握死

等待解上法庭去的。 在臨時覊留所內,所拘留的犯人都是

中動武! 警方担心他們與旺相堂的黨羽們,會在獄 余木和他的同黨們,已被分隔開了,

但是,胡納却無意中被送到同一間騙

叫醒了他! 最熟睡的時刻,余木當然也沒有例外。就 在他發夢的時候,好像有人在他耳畔悄悄 他未坐過年,但許多時也從電影中看 時間巴是凌晨三四點之間,這是人們

備逃獄,因此由夢中紮醒了 過「逃獄」的故事。他以爲可能是同黨準 余木也曉得逃獄是一種冒險,他可能

被人射殺,萬一被捉回來,又會被獄警歐 其實由他最初落網,以至被帶返警局

落案,問話和送入臨時羈留所,已經先後 身隱隱作痛! 止一次地被人拳打脚踢上甚至現在還周

這就是做壞事的報應一

與監獄絕緣,這種事就永遠不會發生! 種事法官循例聲稱「調查」,但照例也是 永無結果的。能怪誰呢?只要不做壞事, 余木後悔不及!他思前想後,覺得內 報紙上常常見到犯人投訴被毆打,這

心充滿了矛盾,他過去是否做錯了?

他想讀書,但沒有書讀,他要找工作做, 但童工條例令到沒有人敢僱傭他。於是他 他逐漸長大了,爭取獨立是應該的

在不知不覺中,墮進了罪惡深淵,這是誰

問題專家」才會知得清楚了一 政府花了數百萬元由外國聘回來的「社會 一樣遭遇的青少年到底有多少?相信只有 社會上罪惡太過,陷阱滿佈,像余木

以爲他身旁出現的,是他的同黨一 但是,那是一個陌生人! 一什麼事?」余木揉揉雙眼!他一直

誰? 余木呆了一呆:「怎麼?你… ·你是

人並非別人,正是胡納! 「不要吵,我是來救你出去的!」那

全摸不着頭腦! 「你救我?」余木有如丈八金剛,完

我! 「是的,但有一件事,你要切實容覆

「什麼事?

嗎?那就是古市道七十二號二樓,姓胡的 0 記得嗎? 「不久之前,你不是光顧過一處人家

余木點點頭。「當然記得

「告訴你,我就是失主。 嗯……你…

出去!」 弄清楚一件事,你便可以由我的律師保釋 -- 」胡納非常大方地說,「現在我只要一不過,你不用害怕!過去的事,算 「不過,你不用害怕!過去的事,

「什麽事?」

得嗎?」 「在那批古董之中,有一支古簫,記

東西。 余木想了想,說:「記得,確實有這

了口氣問道:「你要那支古懶幹嗎?是不 是十分值錢?」 「我把它……」余木忽然頓住!改變「你把它賣給誰了?」

賣給誰?只要你坦白告訴我,我就可以保 我太重要。」胡納道,「你想清楚,把它 不!不是他不值錢的問題,却是對

如何保我出去?」 你眼前正是泥菩薩過河一 余木想了一會,忍不住笑了起來:「 自身亦難保

,天亮之後,我的律師就會來了。」 優点,我剛被抓入來,而且是故意

「就是爲了找你問清楚清件事!」 「爲什麼你故意入來?」

余木肯定地說:「那支古簫,我非常

你把它收藏在什麼地方? 有印象,事實上我沒有賣給任何人……」 「虞的?」胡納急忙又問:「然則,

一我告訴你,你就會置我於不顧。 甚至說話時也沒有以前那麼爽快,「萬 「我怎麼可以告訴你?」余木學乖了

能把它吹奏出音响來。所以我認爲沒有人 十八英寸長,二指那麼粗大,古銅 但無論我費盡多大的氣力,也不

說那支古簫的外型和特徵嗎?」

胡納仍然放心不下,問道:「你能說

要這種東西,索性留在身邊作武器。 胡納聽了余木這番說話,不能再有所

肯說出收藏的地方,就只好等到天明之後 懷疑了。無音簫確是他盜去的。 讓我找律師保你出去再說吧! 胡納最後只好說:「好吧,你既然不

-30-

以及盗竊,藏毒等等,只有一條罪名是衆 人共有的,就是:身爲三合會會員! 體殿門,職有非法武器,惡意傷人,拒捕 上法庭受審。他們分別被控的罪名包括集 結果,義勇帮和旺相堂兩批黑人物 余木和他的同黨一齊被警方提控,解

> 律師保他出來,他當然要被人監視的,因 會感到驚奇一人家既然化了那麼多錢去請

將近一百人,均被判入獄服刑。 只有一個人例外,就是余木。

庭答允以後好好照顧他,終於獲得法官的 法官產過他沒有案底,同時養父母又當 一個很有名的律師,把余木保釋出去

,大概是胡納有錢使得鬼推磨,利用他的關心他的,否則他决不會弄到今日這田地 養父母做個幌子而已! 余木心裏有數,他的養父母不會這麼

他的養父母陪他離開法庭,除了養母 但無論如何,余木是自由了

他的養父說•「過去我們對你的照顧埋怨了幾句之外,並未過份賣罵他!

以後你必須好好地改過自新,不要再跟壞 的確不够,但是,過去的事也不再提了

說的話也只聽到一些。 他這時候心裏只想着那支古簫,養父 余木唯唯諾諾

多肯定這不是他養父母的主意;而是胡納 他沒有追問律師費從何而來,他差不

——他原本以爲胡納會坐在一輛豪華法庭內外並沒有停着他想像中的豪華

房車中等他出來。但事實上是沒有一 途中,他總覺得有人跟踪他!他一點也不 他們一家三口乘坐公共汽車返家去

來,但結果沒有。 對於一切奇怪的事情,也就見怪不怪一 余木心裏以爲胡納暗中帮了他,因此 余木 返纸家門,以爲胡納的人會跟入

余木心裏奇怪,不禁追問起來,到底 他養父母的家中也沒有陌生人。

是誰保釋他出來的? 他的養父正式告訴他:他們根本沒有

錢去請律師,只是去請法律援助而已!

余木华信华疑

必有秘密 麼價值?爲什麼胡納要得回它?相信其中 他躺在床上呆呆想:那支古銅簫有什

報。總之,能够找到它,一定發達的! 余木這麼想。 又可能裏面所收藏的是一 他看過許多奇情小說,不難想像到 可能在銅簫之內收藏了一張藏寶地圖 張有價值的情

銅簫,又例如屋外四周可能早已佈滿了監 有數名大漢突然闖入來要脅他交出那支古 些可怕的情景可能發生在他的身上;例如 他想得太多,終於倦極睡去!

是吃晚飯的時間了 到了黃昏時候,他被他的養母吵醒

別事情發生!也許最特別的就是:他的養 除了發了幾個噩夢之外,根本沒有特

> 等他起來吃一 母並未去打牌,而且這時已經費好了晚飯

是,他對余木的態度也好了許多! 他的養父在吃飯時照例還是喝酒,但 飯後,余木出去散步

樣;昔日的青少年朋友也在家長的告誠下 隣居們都紛紛避開他,像是怕了他一

避免跟他在一起! 人們爲什麼會怕了他?他沒有傳染病 他第一次覺得孤獨的可怕!

過,但是人們似乎提起「黑社會」三個字都曉得他是黑人物嗎?雖然他現在决心改 又不是發瘋,這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不必多問了,還不是因爲坊衆們

所誤解的;就像現在他的處境一樣! 錯事!錯了卽使你改正,人家還是對你有 余木開始了解到:一個人真的不能做

想起昔日的朋友,余木又想起了故友

人,但是,他父担心章氏夫婦會奚落他! 是的,本來他想去探望一下章炎的家

那支古銅簫可能還留在章家一 不過,無論如何他也得去一次,因爲

銅製成的橫簫送給他! 當章炎未遇害之前,余木曾將那支古

來吹去也吹不响的,不如就送給你作個紀道你喜歡樂器,但,這東西却是廢物,吹 他還記得當時他曾對章炎說。「我知

是余木硬住頭皮,去拜訪章氏夫婦。照看,那支古無應該還留在章家才對 章炎不知道那是賊脏,欣然收下了

先生在着。在余木心目中,這位章伯是一 夜了,揩一把臉之後倒頭便睡! 他日間拚命去工作,晚上回來,如果早的 等好人。無奈由於生活的担子壓得太重, ・倒還可以跟家人說幾句;否則回來得 章太太到隣居家中去打牌了,只有章 出乎意外地,他被接待進去!

話

等不幸的人的身上! 女照顧得不周到,毛病也就往往發生在這 因此,他像許多窮苦人家一樣,對兒 章伯今天早點回來,但他的妻子却進

晚飯也沒有回來吃一 他正獨自悶坐家中、余木可以說是「

來得正好 所以余木份外覺得他的招待難能可貴! 也許是因爲其他人等避忌得太過份

歉。 他出頭,這不幸的事就不會發生! 因此,他對章伯說:「如果不是我爲 余木對好朋友章炎之死,感到無限抱

社會已經是奇蹟了!」 整天流雕浪蕩,不像你一樣被迫加入黑 這些事在我們這裏,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他沒有書讀,想去找工作又不能工作 但是章伯痛苦地搖頭說:「生死有命

換上章太太,他可能被罵到狗血淋漓! 余木想不到章伯如此深明大義,如果

然希望贏錢。但是,四個人打牌,當然絕 是爲了賭博,既然存有一種僥倖心理,自 小可能四家都贏,必有輸家的。輸得多, 想到章太太,他真担心她突然回來! 許多女人打贏將並非志在娛樂,目的

女人大都心眼淺窄,於是一人一句

打出手也不足為奇 很多時就此由竹戰而演變爲舌戰;甚至大

休戰一而回的 余木就見過她輸得太多,而中途離抬

題扯到另一方面去! 回家之前查出古銅羅的下落,於是就將話 現在他爲了爭取時間,希望在章太太

作紀念!」 救援他的人曾將一枚銅幣轉交我,以留 余木對章伯說:「章炎死前還記得我

亦 余木爲了證實這點 ,遷把一枚銅幣出

只有你這個朋友是最好的!」 章伯感慨地說。「是的,我也知道他

輸送給他作爲紀念,可不知道還在着嗎? 余木單刀直入地問。 「我記得不久之前,我會將一支古銅

自己找找吧!你也知道我很少在家。 「我也不大清楚!」章伯說道。「你

來! 也就老實不客氣地,在屋內各處搜索起 余木想到那可能是一件「無價之實」

隔,廳房混在一起,所以余木要搜索就更 加容易! 邁一類廉租屋字,既不寬大,亦無間

等各處搜! 到各處搜索。甚至在旁指示他在床底灶基 章伯似乎毫不在乎,讓余木自己動手

來 他和章炎都吹奏過,但始終吹奏不出音响 余木對於那支古銅簫當然不會陌生

搜索了片刻,絡於給余木找到了 那支占銅觸被當作廢鐵一樣,夾雜在

然不會愚蠢到講出眞相來。 余木找個籍口,把這東西取去;他當

有這許多人希望得到這支古銅篇一 章伯很大方,事實上他發夢也想不到

不值錢的廢鐵而已一 有足够的理由。何况在章伯心日中,還是

突然回來,因此他又借故匆匆離開了章家 ,以免節外生枝!

秘人物監視着!

等。他們既要工作,又要好好地照顧家人 他們的成員,包括父母兄弟,妻子兒女等

備的心理便鬆懈了 師只是他養父申請法律援助之後,道種戒 和監視;但是自從他從養父口中知道請律 所以他也始終覺得有人暗中對他展開跟踪 余木一直認爲胡納請律師保他出來

物,自然須要隆而重之的收藏好一 無亮了出來。在他的心目中這東西既是**實** 到底有何秘密! 抵家中之後,才仔細觀看清楚,看看裏面 即使如此,余木仍然不敢隨便把古銅 ·留待返

就在余木返家途中,在一處公衆走廊

又豈可東手待斃?

自從加入了黑社會之後,余木固然不

時他是手無寸鐵的,萬一給對方趕上了 古銅簫拔出,握在手中充作武器,因爲當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且說余木正在奔逃中,自懷中將那支

萬一有人尋仇,那就事大了!

既然人們不信任警方,試問還有誰肯

和自己本身的安全却得不到警方的保證,

事,警方他日可能要他們上法庭作證! 敷支。在這種情形底下,如果他們多管別 ,生活那麼緊張,少工作一天也可能入不

時間和金錢上的損失還是事小,

家人

但是,余木的反應非常敏捷,他立刻 「不要動!」那人由後面急步衝前!

> 可惜這是沒有用的,反而害了他! 再像從前那麼馴良,同時也學得機警了;

下達的梯階,他必須想好應該走那一條路

上模選是落樓?

那條走廊快要盡了,拐彎處就是上通

的彎角上,突然有人喝了一聲!

拼作兩步,跳躍而下

當然是落樓較爲方便!落樓可以三步

後面那人顯然想不到他有此一着,他 於是他不顧一切的,往前直奔!

當時他們的情形有許多住在該大厦的

一些工具之中

人都見到,只是沒有人去理會

人們以爲這是打刦或打架,但無論如

卽

余木的藉口多得很,單是留作紀念就

余木取到手之後,還在担心章太太會

往又會原諒他們

因爲每個人都有個家,每個家庭都有

這是十分不近情理的事;但想深一層,往

其實兩者都是原因之一。表面看來 他們麻木了嗎?還是怕惹麻煩? 手!甚至會急忙把大門關上,像作不見! 使被追逐的人高呼救命,也沒有人加以援 何這種追追逐逐的鏡頭他們見得多了,

豈料余木剛雕開了章家,就被一個神

有關!同時他肯定對方不會是警方的人! 想到這人的行動顯然與他懷中的「實物」

急急追趕,一步也不放鬆!

後面那人雖然步步緊迫,但仍未追上

重要的發現,相信一切秘密盡在此曲譜中 。甚至他大胆肯定,這不是眞正的曲譜 「好了,不要哼了!

所認識的、這似乎不可能是間諜密碼!不相,看完又再看之後,對夏維說:「憑我想,看完又再看之後,對夏維說:「憑我想,看完又再看之後,對夏維說:「憑我 如果這就是音樂實叫人有些毛骨悚然!「好了,不要哼了!」呂偉良說,

符號吧!但照我看,這曲譜也很陳舊了 「這是正確的五綫譜音符,大概不是其他 林愛莉則拿着原來的五綫譜,說道:

曲譜並不大,只有丁方五吋左右。

呂偉良手持銅簫,作了一個姿勢道•• 0

我想交給特警總部內的專家研究,包括用 種打架用的武器亦不足爲奇!」夏維道 但爲什麼要在裏面收藏了一張曲譜? 阿生道:「這兩件東西交給我好嗎? 「既然吹奏不出任何音响來,要是 L.

部,因傷致死,規矩上兇器是要封存的 時將它由六樓擲下,擲破了一名女童的頭 「本來這是殺人兇器,余木被人追逐 躲了起來-- 假如他們知道此事眞相,可能早已關門

方抓住!他不能讓他抓住,於是他拚命的他!只要他的脚步稍爲慢下來,就會被對

動了隣近一帶,尤其是那支占銅簫,人們 視綫都集中在這殺人的兇器之上 追究責任的結果,使到余木亦被人發 不久之後,警察來了 。這件事立卽轟

覺量倒在六樓的走廊上! 於是這件事很快又驚動警探部。 住在六樓的人說出他被人追逐的經過 余木受了重傷,立即被送往醫院急救

灣角處一片昏黑,他完全想不到那兒還有

余木正在全神貫注地亡命<u>奔</u>逃,加上

人躲着等他來!

在彎角處伸出一些物件來一

奔向樓下,但是,突然有人出其不意地

灣角處,他預算轉落樓梯,直

其中當然有古怪! 爲 護余木,同時研究那支古銅簫的內容;因 余木被救醒之後,說出有人要得到它 夏維探長聞訊,立即派人到醫院去保

裏看不透,外面但見銅銹斑斑! 聽了余木所講的 但是,古銅鯔看來只是一件古董,內 ,掉在街上相信也沒有人 假如不是

不能! 法必然可以吹出美妙的音韻來,但現在就 是從樂器店購買回來的竹製橫簫,這種做 璃蠟紙貼在橫簫的一個音孔之上,如果這 論他們用什麼方法,也無法吹出音响來! 他們所用的方法,包括用少許薄薄玻 警探之中有些懂得玩樂器的 ,但是無

不看獨自可,一看之下又嚇得一跳!下面兩名不明來歷的人,憑欄下瞭,豈料

怎會聚集了這許多人?

去了

那管銅簫雕手飛出,越過欄杆,墮到樓下 爲他的同黨告訴他,當余木栽倒的時候

但是由後面追來的人却大感失望,因

過去!

頭部運向牆角,登時滿天星斗,就此暈了

他尖叫一聲!結結實實地栽了一交!

余木一個不留神,登時絆倒了

,是一柄廢棄的掃把!

由灣角處伸出擱在地面上不及數寸的

供,也有提及這支古銅簫,於是設法通知 把三俠請到警局樣長辦公室來! 夏維想起林愛莉被救出險境之後的口

不到禍從天降,一名小女童被古銅簫擲中

一羣小孩子正在下面空地上嬉戲,想

力彷彿運動選手擲出的「標槍

古銅簫由余木手中飛脫時,那股下墮之

原來這裏六樓離開地面足有六十多呎

頭部,立即頭破血流,倒斃在血泊中。

坊衆看見出了意外,紛紛出視。小女

張陳舊的五綫譜! 警探,又有了一項新發現,就是古銅簫之 ,竟然藏了一張捲成圓形的曲譜— 三俠未到達之前,負責檢查古銅簫的

-32-

童的家人正追源禍始地找到樓上來,另外

些人則跑去找警察和召救傷車!

沒有人想到原來這是一場「奪實戰

, 只道是意外, 故此坊衆份外熱心

夏維探長非常興奮,他認爲這是十分

之類! 於是那張曲譜立即被送到化黥室去 寂寂無聞 驚天動 地

只是一張變相的藏實地圖,或者秘密情報

到夏維探長一個電話又把他們吵醒! 會夏維,但是,古銅簫的發現,令到他們 本來他們都不是警務人員,可以不理 三俠經過連日來東奔西跑,難得像今 以爲可早點安睡一覺,想不

由化驗室送回探長的辦公室來了 三俠到了譽局之後,那張曲譜亦已經 不能不去看看!

發現! 簡射入內部,細心地加以觀察,實在很難 !」夏維探長說,「要不是小心地用電 「這就是被巧妙地收藏在銅簫內的曲

斑,曲譜上也被銅銹染得斑痕處處。 發覺這兩樣東西都陳舊不堪;銅簫銹蝕斑 「那就有待專家研究。」夏維說,「 呂偉良問夏維。「會不會是一連串密 三俠分別觀察古銅簫和那一紙曲譜

「华倘專家」,他把曲譜上的五綫譜音符 會有隱形墨水之類的東西。」 但根據化驗室化驗結果,起碼證明裏面不 阿生是特警,在許多方面可以稱得上

譯成阿拉伯數月字,細心加以研究。 但是,凑成的譜子並不悅耳,而且高 林愛莉也懂點樂理,跟住曲譜哼着

育太多,簡直聽上去有些古怪!

得太過肯定!」 過,到底我不是密碼專家,所以也不敢說

紙質雖則厚,也發黃了。」

在的正方形。 整理,可能給人用刀子鎅去一方,成爲現 般五綫譜紙是長方形的,這一張顯然經過

長短適中,握在手中,與人交鋒,十分受 好樂器,但照看它却是一種現成的武器 「我不懂音樂,所以我不知道它是否一支

電子儀器檢查在內!

紋等等之外,不得不研究其他方面的內容件案越來越奇,我們除了檢驗過血型、指以待他日在死因法庭上作爲證物,但是這

你不妨取去! 如果你能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交邊給我

快爲你辦妥此事! 你派人送到我們總部去,我會通知他們趕 「相信可以的 一阿生說,一 明大講

--33--

三俠一齊離開了採長辦公室一 日偉良提議先到醫院去採余木、於是

派來的警探,尤其是接近余木留醫的病房 更是戒備森嚴! 在公共醫院裏,到處佈滿了夏維採長 日偉良等三俠要不是透過夏維探長的

時份還會到訪。他當然認得他們,而且也 經過對警方說了出來,想不到三俠在深夜 余木已被救醒,他早已把 一切身歷的

名助手親自帶領,根本不可能入去見余

知道三人的來歷! 支古銅簫如此有實!」 臨時羈留所內見過我,否則我也不知道這 逐我的人,可能是胡納的手下,因爲他在 他喃喃地說。「如果我沒有猜錯,追

步口供 懷疑胡納出錢請律師保你出來,爲什麼你 不把屬於他的失物還給他? 三俠已從探長助手口中知道余木的初 ,因此林愛莉不禁要問:「既然你

是申請了 余木說。「後來我養父對我說,他只 ,我既然知道這是實物,自然另有一 法律援助, 律師不是胡納請的

什麼打算?」林愛莉問道

· 都助我或者我們一家人遠遠離開這裏 一如果它能換得許多錢的話,我希望

我們正考慮把他釋放出去!

夏維問了許多關於銅簫的問題,但是 這時候,呂偉良和林愛莉也來了。 夏維於是吩咐助手去把胡納召來-那麼,何不先問個明白?」

釋放嗎?

郑更加覺得兒戲兼滑稽-

林愛莉忍不住說。「你希望警方把你

胡納吞吞吐吐的,語焉不詳。三俠在旁

證據雖然不足,但是我們還可以提控你其 看見了,更加覺得這件事有些古怪! 夏維警告胡納道:「你謀殺胡老頭的

嗎?

愛莉道:「假如你所講的先知真的來了,

「因爲你所說的故事不够完美。」林

很狡滑,而且,圖片在報章登出,等於通

不到他,反而打草驚蛇!

」胡納道,「他

「但是,我怕你們這樣做法,不但找

知他:我已把秘密說出!這樣他不會上當

「我們不會通知報界!

」夏維道,

警方現在把你放出去,豈不是等於害了你

阿生補充說:「對了,警方放你出去

能與警方合作,爲什麼不放我出去?」

「當然!」胡納說,

「我已經盡我所

嚇不倒我的!」 別論,是不?」胡納不等探長說下去,他 他罪名,例如非法禁錮,拒捕等罪名。」 就說道:「其實你所講的罪名十分輕微, 「不過,如果,我肯合作的話,又當

夏維有點生氣道。「你是真的不肯合

從何說起?」胡納道。 「我根本也不知道銅簫的秘密,叫我

利對夏維說·「探長,我不想追究這件事 阿生和林愛莉耳語一番之後,由林愛

獄中住幾年。」 傷了我的人,單是這條罪名便足以放他入 道・「你不追究,我却要追究,他用飛刀 可惜夏維採長一點也不會意似的,說

三俠從中跟踪追查,相信定有點結果,但 夏維探長却認爲人在自己手中總好過放了 林愛莉的目的是希望夏維放走胡納

汽車裏,是不?」呂偉良問。

「是的,我當初只是不想留在現場;

我叔父,一入門口就發現他倒斃地上,正

「沒有。」胡納道•「我當時返去看

看見先知的影子?」

惹出禍事連連!」胡納道。

夏維問道。「當時你返家時,有沒有

想着應該怎麼樣做,你們就按門鈴!」

「於是你由後窗跳下街中,躲進我的

,於是又在說出他的「先知故事」! 下來,似乎較爲合作了

才把我叔父殺死的!」

你可以描繪先知的樣貌嗎?」夏維

也不難想像得到,先知是爲了得到無音簫 我找回無音簫。」胡納又說:「其實你們 後來我覺得先知太殘忍,我想要脅你們爲 上舊日那班壞朋友的,他們亦遲早會迫我 一余木嘆氣道,「我想過了我遲早會遇

回去! 你說義勇帮那班人嗎? 」林愛莉道

方質有這種本領,他們坐完牢之後,一年 到那時,我還是逃不出他們掌握的。 載,或者三兩年之間總會再恢復自由 把他們一網打盡?」余木說,「就算警 他們都已落網,分別被判了刑!」 法律上動帆講證據,警方怎可

4

察會帮助你!」阿生說道。 不能勝正,只要你眞眞正正存心改過,警 「你別迷信黑社會是萬能的,所謂邪

對付一個有案底的人,相信你們也聽過了 「警察?」余木苦笑道,「警方如何

簫交給他,他就可以叫人保我出去!」 。總之,到了現在,我也不想埋怨任何人 ,只怨自己一念之差,行差踏錯!」 **呂偉良道:「胡納對你怎樣說?」** 余木道:「他說,只要我答允把古銅

你? 「那麼,追逐我的人,又是誰呢?

直反對他保釋出外候審,他又怎可以帮助

,「據我所知,他至今仍在獄中,警方一

「事實上他自身也難保。

」呂偉良說

能是你的同黨 呂偉良說•「可能是他的同黨,也可 義勇帮衆!

我舊日同黨的人?」余木說。 「是他的同黨不奇,爲什麼你懷疑是

二人一齊囚禁在臨時羈留所的 呂偉良道:「很簡單,因爲當時與你 他們可能無意中聽到胡納與你禁在臨時騷留所的,還有許多

監視你的一舉一動!

魂落魄,未有看清楚他的眞面目。 雅是有可能的事!!可惜當時我被他追到失

及過古銅簫內收藏了一些什麼秘密?

林愛莉笑道:「照我說,這支古銅簫到了鹿也不懂脫角!」 的東西!可惜我知得太遲了,真正是:捉 多說,誰也可以想像得到,那是非常值錢

「不!絶對沒有古銅以外的物質擠塞

「是否有什麼擠塞在簫管之內?

後它落入你手中,你也差些給它害死!」 先是胡老頭死了, 是一件名符其實的不祥之物。可不是?首

來雖則近乎迷信,却又好像是事實!

不知所謂,怪難聽的!

一夏維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探長,爲什麼你不把胡納揪來問問

「這麼看來,一切的努力都失敗了。

差不多大小的竹簫,依照此譜吹奏,結果 的作曲家作成的曲譜;我們甚至用另一支 用的密碼,的確是一張曲譜-

十分拙劣

阿生說:「密碼專家認爲不會是間諜

到夏維採長手上去!

的談話,悄悄告訴了在獄外的同黨,暗中

「沒有。」余木道,「不過,不用他

阿生親自由特警總部把那支古銅簫送

結果怎樣?是古董嗎?

三十年,所以不能算是什麼古董。」阿生子分析和專家的鑑定,證實它製造不超過 三十年,所以不能算是什麼古董。 「表面看上去似乎是古董,但經過電

以助我們一臂之力。

「是的,事到如今,可能也只有他可

「不!他已被證實不「他是否已被起訴?

他已被證實不是殺死他叔父

一余木想想也是道理,「這的 絶對不是稀有金屬。

呂偉良又問道·「胡納有沒有對你談

可能存心令它吹不出音响來嗎?

你的意思可是說:製成這支觸的人 即使有,也是製作時造成的。

「大有可能!」

支不祥之篇,章炎也許不必死!如果胡納 必死!甚至你不去找它,你也不會有今晚 不把它帶返他叔父家中,胡老頭亦可能不 好像冥冥中有個主宰。如果你不是赠他這 林愛莉道:「無論誰先誰後,總之都 「不!是我朋友先死的!」余木說。

造它的人,目的也許是爲了其他目的,而造它的人,目的也許是爲了其他目的,而

不是爲了實用的目的。一

「那麼,那張曲譜呢?

篇的人,一定是瘋子!

.夏維忍不住笑了•「那麼,製成這支

夏維急不及待地問道。「 電子檢驗的

夏維又問。

阿生答道:「不

這是古銅製成的,

「那麼,會不會是什麼稀有金屬?」

類照肺一樣。

的儀器,可以透視金屬,像愛克斯光替人

「用最新式的電子儀器檢驗過。我們

「檢驗過內部嗎?」

然後是你朋友章炎,最

的不幸事情發生!」 余木想想也是道埋。林愛莉的說話聽

他還有助手呢!

夏維道•「你可以利用拼圖認人的方

「我不識繪畫!」胡納說

叔父爭吵。就是爲了失去那支無音篇!」 值得!胡納不是那種瘋子,他很正常。」 外,一個人在犯罪之前,必想清楚是否 林愛莉道。「但我們親耳聽過他與他 「算你的假設對了,但是,我們也得 「殺人動機呢?」夏維道,「除了瘋

罪!」夏維說。 呂偉良插咀問 • 「當晚胡納在那間酒

先找到胡納的助手,才可以證明他是否有

吧喝酒?

力策長, 慶詢, 你到醫院裹看看江强, 遷作吧! 」 呂偉良說, 「阿生, 你留下來幫 爲求早日找出眞實答案,我們不如分工合 「我看,我們無須再爭論這件事了 「紅燈區的船屋酒吧! 」夏維說

有余木。 呂偉良說 • 「我到紅燈區去! 林愛莉問:「那麼你呢?

「別開玩笑了!」呂偉良說,「我們「找女人嗎?」林愛莉笑道。

還是用電話互相連絡吧!

持要親自處理這件事,想不到事後又感到 江强因爲當時傷口流血頗多,但他堅

頭暈眼花,不得不回到醫院中去留醫! 林愛莉要一起採望他們比較方便。 遷好他和余木都同住在公共醫院裏,

於是三俠分三路,各有各去做他們的

船,頗爲特別。 紅燈區船屋酒吧,外型裝修得像一艘

呂偉良拄杖入內, 一片昏暗,像走進

自己说罪,胡約當然也會這樣做,更何况明,他們懂得如何製造時間證人,以方便 林愛莉說。「許多殺人兇手都非常聰

它的時候,就已經知道它是不能吹奏出聲 不熟,而且我未得到無音篇,他不會殺我 先知會把你殺死的!」 「我當時只當作古董收購,想不到會 「怎麼會呢?」胡納道:「他人生路 你在收購 吧! 認人組去了。 你放心幫我們,先拼好了先知的樣貌再說 胡納沒有意見,跟隨二名採員到拼圖

「無音簫?

爲什麼你說他不是兇手? 胡納走後,林愛莉不禁要問夏維。

無遺囑和遺産留下給他,他又爲什麼要殺 父除了那屋子裹廢物之外,也不有錢,更 是B型的。」夏維又說,「而且胡納的叔 的,但驗過死者和胡納的血型,他們都不 「現場上發現一些血漬,是屬於B型

那可能是胡納的助手,血型是B型呢? 兒戲了。爲什麼你不假定有兩個人入屋, 愛莉笑了笑,「我總覺得你辦案未免太過 「你就憑了這點證明他無罪麼?」林

酒吧裏飲酒!」 時以上——距離你們發覺他的屍體最少 」夏維說:「驗屍官肯定死者死去了一小 時。但是,一小時之前,胡納正在一間 「事情當然不像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34-

相信;現在聽在呂偉良師徒二人的耳中 這故事林愛莉也聽過了,當時她也不

抹的吧女過來招呼呂偉良:「先生,可以 陣陣低價香水的氣味,一個濃粧艷

靜一點的座位談談吧! 「當然可以的。」呂偉良說,「找個

偉良走進了一個座裏去! 循例叫了兩杯酒,酒保給日偉良的一 那女郎立刻親切地依偎着,把臂與呂

大半是水。價錢一樣,多賺的歸那吧女! 杯較爲眞實,但遞給吧女的一杯,則混了 些什麼人來此喝酒?」 但他不會追究。他只問那女郞。「多數 **呂偉良是老江湖,這些事情當然了解**

女郎咕咕地笑道。 「什麼人都有,但以酒鬼最多!」那 「別開玩笑了!」呂偉良說,「是不

是以海員較多?」 「是的,既然你已經知道,爲什麼環

要問我? 「嗯!」女郎支吾着,終於又說:「聽過胡納的名字嗎?」

字時,她竟然渾身一震,爲什麼?日偉良 良的臂彎,剛才呂偉良說出「胡納」的名 不大對勁。因爲女郎一隻手一直勾住日偉 但見,因偉良在感覺上已經覺得有些

這裏賜酒,你一定認識他,想淸楚吧!」 不會講出真姓名的。」女郎說。 他依然若無其事地間。「胡納時時來 「我很少追問客人的名字,明知他們

日偉良覺得她渾身不安,因此更加追

又是一件什麽東西?」 科學的見解,能知過去未來,請問無音簫 ·去。他苦笑一下道:「既然閣下有着超 偉良給他搶白一番,幾乎無法再說

餘年光景,它不是古董,而是一件十分可 戰時期,德國人製成的,至今大約是二十 能告訴你,那是第二次世界大

「不祥之物?

「是的,不祥之物!」

但是,理由總有吧? 「我知道你不喜歡談什麼「根據」

獵立即投入熔熄,否則這都市勢將大禍臨 外國人笑笑說:一相信我吧!他無百

的,心寒難免生發一 呂偉良雖然不述信,但看他一本正經

交給你比較妥善则? 他敢意問那外國人:一投入熔爐邊是

才有此一問!其實你錯了,即使交給我,以為得到無音篇的人,就會發大財,所以以為得到無音篇的人,就會發大財,所以 我也只有把它加口毀滅! 是不祥之物,我不會信口能問的,有一天一先生,別以為那

裏既可笑, 又覺可疑 呂偉良面對着是位一外國神仙」

他無法了解逼外國人的價正身份

呂偉良最後只好說道:「如果你不說 到底他是出於真誠呢,還是別有用心 ·呂偉良自問看不透

問得緊!終於迫得她借故說去洗手間,跑

呂偉良符她內進後,立即採取行動!

也迅速跟了 入去一

隱約聽到有人談話之聲! **| 四偉良正在感到無限驚奇之際,耳畔**

循聲找去,發覺酒吧後面有一間房

上了 是士多房之類。人聲正是由此傳出 但看來不是洗手間,好像是賬房,又好像

面,那辦公桌上放了一個水晶球! 另外還有一個外國人端坐在一張辦公桌後 **邑偉良望進房內,那女郎赫然在着!** 「呀」然一聲,房門自動打開!

約四五十歲之間。操一口流利的本地話。 - 木然無表情! 剛才還陪着呂偉良的女郎,則呆站在 「請進來吧!」那個外國男子看來大

談話到底不是很大方的事! **呂偉良感到有些尴尬,因爲偸聽人家**

既來之則安之,何不進來坐談一會?」 在他的記憶中,他絕對未見過這外國人。 大名的鐵拐俠盜,爲什麼要鬼鬼祟祟的, 但是,怎麼對方會知道他的來頭? 呂偉良尶尬之外加上了另一份驚奇。 遲疑間,又聽到那外國人說:「鼎鼎 能够說得出「鐵拐俠盗」四個字,給

對知道他是什麼人一 外國人的桌子前面有一張椅子,呂偉 於是他毫不再獨疑地,走了進去!

良被請坐在那裏!

服! 無音簫的 來龍去脈,實在是難以令人信

頭一定甚緊!

「關你什麼事?

告是:當你們找到一頁奇怪曲語吹奏! 外國人淡然一笑,「不過我另外一項忠 **呂偉良這一次更加吃驚不小!** 「此事與我無關,我何必令人信服?

我却可以幫助你!

胡納笑笑說:「雖然不關我的事,但

「我知道,條件就是:放你出去!」

「不!我說過了,律師會保我出去

一你怎麼知道還有一張曲譜?」呂偉 我當然知道,否則我也不會向你們

無須勞動到你的。」

能吹奏出音响來 「但是,那支占銅製成的籬,根本不

麼不用科學追嚴去想想 呂偉良越來越覺得玄妙 「你們太喜歡講什麼科學根據,爲什

表示有事外出,改天再談! 怪誕!呂偉良感竘無限迷惘! 囚俸良無可奈何,只好告辦了

胡納被一員便衣採員從拼圖認人組織

龍轉鳳,而且易如反掌你便可以得到十萬 以自由出入,只要你答允,輕易就可以偷

「那支銅簫仍未封漆加印,你是採員,可

「我絶對不是開玩笑!」胡納又說,

间到酒吧前面,那女郎不見了!

悄悄地對那探員說。「兄弟,想發點橫財 胡納看看四周只有他們二人,於是靜

走你的。」探員說。 一别開玩笑了,也别妄想!我不會放

的走廊,拐了彎之後,

便到達一處辦公室

這時二人已經差不多走完了那條長長

再透過辦公室便進入夏維探長辦公室!

因此,胡納急不及待地,不等採員問

答應……」

探員果然有點意動,說道:「如果我

律師把我保出去的 胡納道:一我不是叫你放我,遲早有

一 那你想我怎麼樣?

「剛才我看見有人向你追饋,相信即

一字,自有人與你連絡!

如果對方問你暗號,你便說出:『先知』 下去,便對他說:「你只要打一個電話, 只是眼前的神秘氣氛! 受到襲擊,憑他的經驗,人家要動手的話 上,這令到呂偉良有點不安。他並非担心 早已出其不意地擊昏了他;令他不安的 女郎離開了房間,出去時順手把門掩

事實已擺在眼前,不到你不相信的!」

「據我所知,胡納是物主,他該死得

Ü 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引起了他的好奇

接過。他是不吸烟的 外國人笑笑說:「你想知道胡納是個

正是信不信由你!」

「如果他不擁有無音篇,是否可以不

是:他遲早會遭毒手嗎?」

「這是天數,凡事冥冥中有個主宰

呂偉良心裏一凛!問道。「你的意思

「你認識他?」呂偉良故意問。

可惜問了之後又不肯聽我的忠告。 「原來你就是他所說的先知」 「是的,他常常來問卜 」外國人說

經太遲了!」

「當然!」外國人又說,「但現在已

口中所講的「先知」!

呂偉良心裏想:這傢伙一定就是胡納

你,那你同樣大限難逃了,是不?」

他故意說道。「如果那支無音篇交給

外國人格格大笑道。「你以爲我須要

果水晶球質的如此靈驗,胡納就不會被警 上許多事情,例如關下的來歷等等!」 「只不過水晶球確實幫助我知道這世界

外國人道。「我會警告他,切不可返回他 叔父家中。」 「那是他自作孽,不聽我的警告!」

赛手嗎? 」**四**偉良問。 - 是因爲那支無音無 - 」

「那不是什麼寶貝!只是一件不祥之 「無音篇?原來你也知道那實貝!」

觸過它,誰就會遭不幸,是不?」 「正是!」外國人一派正經地說,「

良笑了笑,「但是,現在他知活生生!」 最早才對,如果你的話靈驗的話。」呂偉

「那只是遲早問題。

外國人遞過一支香烟,但呂偉良沒有

「不,我並非什麼先知。 」外國人道

方抓去!」

「如果萬一萬入你手中,你又如何處它嗎?我不會愚蠢到這個地步!」

「我會毀滅它,替人類除害!

「是因爲你早已算到胡老頭已被人施

呂偉良不等他說完就代他說:「誰接

了許多許多,凡事用『科學根據』作掩飾

,其實我們人類的科學仍在十分幼稚的階

行物件,這也是毫無科學根據的。對嗎?,但是却有不少人先後見到來自太空的飛 可惜你的說法未免缺乏根據!」 大狂,他們知得太少,却偏偏又以爲知道 」外國人笑道:「所謂根據,只不過是前 人的經驗而已。嚴格說來,那是人類的自 例如最先進國家的防空雷達網毫無反應 「世間的事,有許多都是沒有根據的 「很動聽!」呂偉良忍不住笑了!「

探員記住了!事實上他是很須要那筆

入探長的辦公室去!

三俠又再聚在一起

約四下襲看了一眼又說:「我只要你幫幫 ,把一些證物弄出去,你立即可以獲得 「當然世間沒有這麼便宜的事!」胡「那麼,難道你無條件借錢給我?」 主人有事臨時離去,因此此時只有阿生和 吧的「奇遇」說給大家聽,夏維探長這位 呂偉良正把不久之前在紅燈區船屋酒

見经不径! 次地被人召去一散此三俠對這種情形正是 時都有事情要找他去親自處理。三俠也 是頭一次到此與夏維茶叙,夏維也不止一 夏維身爲探長,通裏又是警局,許多

遇之後,自然不會相信那個外國人說話。

住。你別開玩笑!」

專人主管,而且封開之後邁加上火漆印封

頭苦笑:「證物怎可以偷得到手?不但有

縣員呆了一呆之後,再想清楚就搖搖

現鈔交易,不拖不欠!」

「十萬元?」 那探員怔了一怔!

是的,絕對是十萬元,保證兒現

但是日偉良却說道:「本來我也不相

有科學根據的意思。嗯…… 就是說,這件事並非什麼玄妙的事,而是

他談下去,他却急於外出。現在我越想越 爲什麼不用科學頭腦去想想?』我想再跟 譜去吹奏?」呂偉良回憶養說,「當時他 回答我道『你們太喜歡講什麼科學根據, 銅簫吹不出音响來,又何必担心有人依曲 他們若無其事地,透過那辦公室,進 跟住胡納把電話號碼也說了一遍一

地點是警局裏的警官餐室一

林愛莉二人作爲呂偉良的聽衆!

阿生和林愛莉二人聽完了呂偉良的奇

那個外國人爲什麼叫我用科學頭腦去想想 信,但是,我覺得有句話值得研究!就是 「科學頭腦ー 」阿生沉吟道•□也

一我記得當時我問他的意思是:既然

-36--

但是,那女郎已失了踪跡!

突然之間,三個人幾乎同時抬起頭來

已搶先說出來三個字 • 「超聲學!」 「你有沒有做過音响測驗? 偉良和林愛莉幾乎異口同聲地問阿 阿生在他們未開口說話之前

只不過由於呂林二人的談話聲,把阿

內交遷無音篇!二則我過份注意銅簫的結 那樣做。一則因爲採長限我們二十四小時 我應該用超聲學的儀器去測驗,但我沒有 生的話掩蓋住了 阿生現在才恍然大悟地說:「對了

構和質地,還有那張古怪的曲譜。一時之

間竟然想不起超擊學這件事來。 加我們一舉手一投足,也會造成音波,但夫以下,或者一萬七千次以上的音波。例 結構不能聽到的,包括每秒鐘振動在十六理,並非每一個音波均可聽到;我們耳朵 耳杂聽不到。 的聽覺所能聽得出的。因為根據超聲學原 林愛莉說。「無音觸其實不是真的「 一,只是它發出的聲音,非我們人類 波每秒鐘不足十六次,所以我們的

樣聽不到,但狗的耳朶却可以聽到。」阿 如果汽笛所發出的頻率過高,我們人類一 生說,「我們早該想到超聲學那方面去, 那麼無音騙根本就沒有什麼秘密可言!」 呂偉良道。「但是,無音簫所能吹奏 對了,另一個更普通的例子就是。

再檢驗!

「看情形兩者皆有可能!」」 田的聲音,到底是偏高遷是偏低? !」阿生說,

| 日偉良正要說話,辛尼這時已把胡納 尤其是那個外國人!

到採長室來

探長,是不是准我保釋出去? 胡納氣定神閒,一點也不驚慌地問:

個「外國神仙」帶回來一

三俠要告辭了

。呂偉良要親自去把那

夏維探長不再留他們,但是再三叮嚀

話響了起來-

這時候,探長辦公桌上的一具內綫雷

肚子怒氣,說道。「胡納,但是你要告訴 「是的一有此可能。」夏維按捺住一

我想了解你的背景!」 爲甚麼你會這樣問?」

敢想,也不知道!

三俠離開警局,滿腹疑問地駕車趕到

紅燈區去!

以後到底會發生一些甚麼不幸的事?他不

的,尤其是他的手下之中竟有如此敗類。 三俠要跟他保持連絡,他好像六神無主似

我

你在外面還有多少同黨?」

別要花様了!」夏維怒瞪着他,「我是個退休海員,你應該知道。」

神仙,也沒有辦法!」 告訴我一是不是你叫人把無音篇弄走?」 胡納得意洋洋地道:「你似乎看得我 ,我一直被你扣留在這裏,即使是

甚麼人?爲甚麼他的同黨如此須要那支無

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說道:「胡豹是

上了手鏈帶入來! 就在這時候,一名榮目把一名探員扣

先呆了一呆,但很快又冷靜下來! 胡納看見那名被加上手鏈的探員,首

摑了他一掌:「敗類 夏維怒容滿面地瞪住那探員,很狠地 一 分探月對夏維交代道: 「探長!這 !是他幹的代價是十萬元!

去!

安才對!」

阿生道•「也許無音簫能够把他救出

實際長拒絕了律師的保釋,他應該甚感不

!」呂偉良說,「他好像有恃無恐的。其

「看他那種傲慢的態度,真令人驚奇

怎麼知道?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同時間道●「你

胡納不但面無懼色,甚至還露出陰險

否則,胡納憑甚麼如此鎮定?

「我只是這樣推測而已!」阿生說

林愛莉把車子開入紅燈區之後,才發

夏維冷靜下來問:「是不是他叫你做

那探員不敢抬頭,只是點點頭! 爲甚麼? 」那探員不作聲! 一夏維又問。

近輸了許多錢。他承認收了胡納手下五萬 名採目代他道:「這像伙嗜賭,最

> 聲音我們聽不到而已!」 「總之它本身絶非無音,只是它所發出的

鬼靈精頭騰往往總是想到那方面去的。 「可能是一種新的發明品!」阿生的 **| 日偉良又說:「作用又何在?**

二次大戰時期德人製成的,照算也有二十 呂偉良道 ● 「還有,那個外國人說,它是 件舊東西,看來不是什麼新的發明!」 「但是,它雖不致是古董,也分明是

!」林愛莉突然叫了起來:「那是一件 「二十多年以來一直被人當作古董!

器麼?」林愛莉說,「二次大戰時期,德 也覺得有些不 「你以爲只有發射子彈的東西才是武覺得有些不懂,「這怎會是武器?」 「武器? 以阿生這麼鬼靈精的頭腦

國人委實發明了不少驚人的東西,例如飛 是德人製成,又是在二次大戰期間,那麼 彈便是其中一種。照這樣推想,無音簫既 ,它甚有可能是一種武器!」 呂偉良說•○「無論如何,我們先去設

法證明一下,看看它是否能發出過高過低 呈堂證物」的東西,暫時移交給阿生拿去 的音頻再說!」 因爲只有夏採長才有辦法把一件列爲「 三俠於是離開餐室,到下面去找夏維

面忙個不了 但是,夏維探長和他的助手們正在下

辛尼却悄悄告訴他們:「三位最好暫時請 到採長室稍坐,因爲這裏暫時不准任何人 三俠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助手

出入! 問

「失竊!」辛尼簡單地說。

「警局裏也失竊,盜賊們也太過不賞

面了 呂偉良道:「知道失去了什麼嗎? 「就是那支無音篇!」辛尼答道。 「什麼?失去了無音篇?」三俠嚇得

是一件相當重要的證物,又豈同兒戲? 絶不會怪他們,警局失竊,而且失去的又 ,更怕三俠發生不必要的誤會。其實三俠 。侍役端來咖啡西餅,辛尼招呼唯恐不周 不久之後,夏維採長生氣地回到辦公

們警探的聲譽掃地了! 「探長,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林愛

扣留查詢!分明是他作怪!」

「遲早會查出的,正在核對指紋! 「有證據嗎?」呂偉良問。

探長,找你的。 夏維接過聽筒,火噴噴地「喂」了一

擊

元定金,另外五萬今天交到他手上! 裏面的人加以盤問

借用。 認爲十分靈驗,所以無條件把他的辦公室 信,尤其是那個外國人的水晶球占卜,他 借給他用的。據酒保道·「我們經理很迷 走了。後面那一問房,只不過是酒吧經理

話號碼告訴了一位警長! 到情况嚴重,隨即把他們經理的住址和電 相信只有經理才知道。」酒保似乎也了解 「我們只知道他叫『先知』,真姓名 呂偉良問酒保:「他叫甚麼名字?」

是個好人,他看過米曹的護照,也知道他 名原來叫··史提夫·米曹。經理說他絕對 先知的真姓

警長立即通知總部,由總部轉知機場

機票是他贈送,所以他肯定這位「外國神 根據酒吧的經理在電話中說:米曹的 三俠看看腕表,正是下午三時正!

在市區開快車是相當危險的,但是,

希望趕得及在三點半之前到達機場!

」的警方巡邏車! 不過,後面也引來不少專捉「開快車

「爲什麼?」三個人幾乎異口同聲地

來 「失竊?」林愛莉幾乎忍不住笑將起

同時驚叫起來一 辛尼把他們招呼到採長辦公室去小坐

夏維怒火冲天地說。「真是敗類!我

莉問:「是不是神偷摸了入來? 出去!」夏維說,「保管證物的探員已被 「無音簫被人用偷龍轉鳳的手法換了

夏維剛想說下去,電話响了起來! 辛尼接聽,隨手把聽筒交給夏維。「

但是,僅僅「喂」了一聲,他便呆在

呂偉良這時才知道,那個外國人已經

今天就要坐飛機到星市去! 查出了那個「外國神仙」」 警長立即用電話和酒吧的經理連絡,

希望能及時制止米曹離境!

」,乘搭下午三點半一班機飛往星市。 阿生開快車是著名的,他親自駕駛,

機場。 道。因此,只須二十分鐘左右,已經到達 阿生抄捷徑,選擇一些較少車輛行駛的街

警方無綫電廣播而趕來這裏封鎖現場的! 覺一些警察巡邏車早已到達,他們是接到

的指示,知道三俠此行是爲他們捉人!

呂偉良拄杖直闖船屋酒吧!

幾位高級警長已經在酒吧之內,正對

未受到阻攔,也許警車上的人已得到上級

林愛莉把車子駛到船屋酒吧門前,並

當交通警員了解到他的身份和任務之後, 阿生雖然不是當地的警方人員,但是

大變,握住聽筒的手也在發抖 在場的人都可以看得清楚,他的面色

在場的呂偉良,林愛莉,阿生和辛尼 發生了甚麼事?

知道陵区了古民日本,何原互相問道:「你們互相交換着眼色,好像互相問道:「你 都不禁在心裏問! 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嗎? 他們却沒有作聲,只是一邊注視夏維

滿了疑惑的! 但是,每一個人的目光都是同樣地充

各人都默默無言!

電話! 夏維命令辛尼道:「快去把胡納押到 好一會兒,夏維才憤怒而又惶恐地放

這裏來!」

只有呂偉良忍不住問。「到底發生了甚 探長室內的其他助手都沒有人敢作聲 辛尼沒頭沒腦地走了出去!

麼事?採長。」 如果我們不把胡納釋放,就會有禍事發生 簫的主宰,他已設法把無音簫弄了出去, 夏維生氣地道:「有個人自稱是無音

麼禍事? 嘿!真是豈有此理! 阿尘急忙問道。「他有沒有提及是甚

局長連絡,然後趕到市長辦公室去! 事?」林愛莉道。 「沒有! 「驚動局長和市長,到底發生了甚麼 」夏維說,「他要我立刻與

先把一切可疑人物抓回來再說,一個也不 夏維道。「無論如何,現在我們總得

也不再囉囌着要抄牌。

許多班機也不能起飛! 這時候,大批警方人員已湧到現場來

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原來機場各處一片漆黑,根本沒有人

的,聚集了不計其數的雀鳥! 以及機庫屋頂上等等地方,「吱吱喳喳 只見停機坪上,跑道上,指揮塔頂上

一旁! 「這是怎麼一回事?」三俠不禁呆在

其事的人!他們都感到無限驚奇! 更多「嗚嗚」怪叫着的警車開到現場 其實發出同樣疑問的,還有所有目睹

來 夏維探長和一些高級警官也在稍後時

間到達了機場! 呂偉良帶着林愛莉到處去找「先知」

阿生在這邊却迎着探長問道。「到底

發生了甚麼事? 夏維指住那些無法計算的雀鳥說道:

一千萬元的鉅數和一架飛機,所以胡納的 「還就是胡納的手下,你相信嗎?」 「正因爲市長拒絕釋放胡納,以及付出 「不一胡納還在我們手中。」夏維道 阿生呆了呆道:「這是胡納幹的?

音篇的作用,就是召集雀鳥!」 阿生恍然大悟。「我現在明白了 「你說甚麼?」

便召來這些小嘍囃!

耳來聽不見的聲波,這種高頻率的聲波却,如果我估計不錯,無音簫能吹奏出人類 「你不會明白的,探長,這是超聲器

能把雀鳥召來!」

夏維又問:「你師父呢?」 「嗯,原來是一項有計劃的勒索!」

--39---

這個人也許對我們有些帮助!」 「他正在投琴『先知』米曹的下落

源不絶地飛來,遮蔽了华倘天空一 機場上,一片混亂,彷彿世界末日 機場指揮塔忙個不了,無幾電忙於通 一大墓一大墓的雀鳥。有大有小。源

的兇性,會不會關出廳來?有羈方面正找個好辦法,但是,萬一因此而激發了鳥兒 知飛來本市班機!叫他們改道縣往他處上 軍隊奉命開到現場,維備向雀奉開火! -所有班機不能起北-情况越不越嚴重 用機關餘把雀鳥拂射,不來也不失是 候機室內人頭湧湧,警員忙於維持秩

華鳥類事家,請教這可能性是否存在! 個獨由此陷入一為牛此存亡的戰爭中 上滿世實軍用軍車的叫聲,令人以為這 由於滿天盡是想來雅去的作鳥,直升 能起水,一切少進以能依靠車輛,

不斷地用嘴啄它。那些玻璃雖然很厚,但 爲一些免狼的雀藍突然撲向塔頂的玻璃, 指三塔突然向普力發出求教訊號,因 人員也感到無限吃驚!

見外間天空和機場下面的情形。 他們心頓了,因爲大批雀鳥在塔頂的玻璃 上糞便,令到在那兒的控制人員無法看得 其實,即使雀鳥不用嘴啄爪抓,也够

甚麼「大會 假的。但是牠們落腳駐尼的 下子好像全世界的鳥兒都飛到這兒來召開 全市的天空中均可看見雀鳥齊飛,一 (似乎其中在機為計過,所以,局長和

送到廣播室 那邊太! 大批軍警開路,擠過了人輩,把胡納

超聲學的科學家!」呂偉良說。

「那又不是唯一的,當日據說與家父

嘴巴吹奏出高頻率的音波,指揮雀鳥!」

「這麼說來,令魯大人該是最早研究

是神仙,但是,我懂得許多天文地理,甚 至許多關於科學方面的知識,我也知得比 是他不用發問,便自動說道。「我當然不 關,但是米曹所留給各人的疑團却無法解 一般人多。」 米曹似乎了解到各人對他的懷疑,於 胡納雖則問接證明一先知」與此事無

你是甚麼人?」市長問。

籍。 他發明的。現在各位也許明白了吧?」 我父親是位納粹科學家,無音簫正是 「德國人!」米曹說,「但我入了美

價相對他說,但是後悔又有甚麼用?」 之後。竟然一反常態。我雖然後悔不該把 胡納上當,目的無非爲了收回那支無音篇 他的經理室,利用人們的迷信和好奇,引 占卜者,我知道胡納是海員,常常到船屋追踪到道兒來。」米曹又說,「我化裝成 酒吧去,所以說服了該酒吧經理,借用了 但是,想不到胡納知道了無音簫的厲害 「你把無音簫質給胡納?」市長問。 - 是我弟弟無意中賣了 出去,我

問

想找到它毁了,却發覺失了踪。

「其實是令弟偷了,是不?」日偉良

」米曹說,「家母死時,弟

前,才將秘密說出。我覺得這是罪孽,正 因此我們只以爲是一管廢鐵!及至家母死

市長道:「你父親爲甚麼要製成這東

但是,爲甚麼人家叫你先知?」 行!」市長說,「你是個有責任心的人

「我只是懂一些天文地理,占卜星相

一通,他們認爲十分靈驗,所以才

裹來,想不到……」

「想不到胡納立歪了心腸,反其道而

員。我擔心禍事會發生,才干里追踪到這 談起,才知道他當作古董賣給一名中國海 弟不在身旁,他自然不知厲害。後來偶然

候鳥每年集體移居,都發出超聲波。於是 他就製成了這支無音奇篇,可以用人類的 音波,雀鳥便會大量雲集-家炎當年花了 是一種鳥語,只要依此譜吹奏出高頻率的 篇其實是一支吹出超音波的樂器,那譜子 期,一位納粹科學家!」米曹觀,「無音 少時間和心血觀察鳥類的生活,發覺季 「我不是說過了嗎?他是二次大戰時

-40-

市長也親自跑到機場來了。

機場廣播系統去找「先知」米曹! 呂偉良和林愛莉透過警方的關係。由

他們根本沒有辦法可想。因爲機場之內。 人頭湧湧,根本找不到米曹。 阿生覺得情况非常嚴重,正想用電話 雖然明知這更渺光,但是除此之外

與任處長連絡,想不到任如重這時已帶了 大隊國際特醫趕到機場來!

人都說過了這一句話!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機場內每一

道答案,但是,人們選出這樣到處查問! 雖然始終沒有人回答 因沒有人知

那人叫先知,師父正去找他!」 怪!但真相怕要找到一個人才可以知道 阿小二一可能是歹徒利用了超聲學 現在任處長也這樣問阿生!

令他們耐心等下去,只有一個理由, 在乘客服務處的櫃枱內,渺茫地等待着! 任如重與夏維等高級醫務人員商談

會出現,因爲除此之外,似乎再也沒有其 就是酒吧經理保證「先知」是個好人! 無論他是否好人,呂偉良總希望奇跡

然無法封鎖機場,甚至維持秩序也十分困 一在這種情形底下,試問呂偉良和林愛 機場內內外外擠得水洩不通,警方既

空上面飛翔着的雀鳥下擾了雷達網,有些 莉選有甚麼更好的方法去把米曹找到? 機場指揮塔一再向現場軍警求助,天

鳥還飛了入去指揮塔的內部! 來自世界各地的班機,幾乎每一小時

飛禽侵佔?

來查詢·於是,指揮塔裏人們既忙於工作 分一秒鐘,仍然有大量無綫電拍到指揮塔 紛要求來自各地的班機改飛別處,但每 亦樂乎!儘管雀鳥專家已向軍警提出警告 ,又要對付那些入侵的雀鳥,簡直忙個不 切勿胡亂開槍一

但是,專家們却又想不出任何辦法來

破壞。機場內內外外「吱吱喳喳」的。隔 一片,雀糞撒得遍地皆是一 有不少航機的玻璃和引擎,已被雀鳥

飛來了這許多各式各樣的雀鳥? 更奇怪的就是:用甚麼方法令牠們紛

把成千上萬的鳥墓召來,這的確是不可思更北面也有着許多山頭野嶺,但是一下子 畿的事!機場候機室所有出入口俱已對閉 希望可以制止雀鳥入侵!但是這樣下去 都市的北面是許多雀鳥棲身的樹林

的人會因爲缺乏空氣而被焗死!

一個外國人竟然依照廣播指示,找到這

他!正是「先知」米曹。

唯

忙的一個國際機場,又豈可長期被這些小亦多達一百幾十班起起落落,試問如此繁

雖然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指揮塔紛

把這數以億計的雀鳥驅散!

人們無法想像得到,到底從甚麼地方

紛飛到這裏來呢?

候機室的門窗就必須被迫洞開,否則裏面 到底能挨多久?沒有人知道。 一旦雀鳥侵入了空氣調節系統的話,

呂偉良和林愛莉正在萬二分焦急之際

日偉良看見他滿面愁容, 絶難相信他

胡納的手下已然不斷吹奏出超頻率的

首先發現一 果然,由阿尘所率領的一組國際特警 機場貨倉。 -超音波來自機場內一座建

音波,儀器的測探應該是有效的一

但是,貨倉內根本沒有人-於是大批軍警包圍那裏。

指住那個位置-阿生一再較對儀器的方法,指針還是

的製成品盗去!」米曹又道:「後來我們

,母親未將這古怪樂器的作用告知我們 一家人被美軍俘擄。不久之後,家父死了 起家母苦諫,終於在戰爭末期,把這唯一 新式武器貢献給希特拉,但是,家父受不 他們本來打算研究成功之後,便作爲一種 同時研究的,還有其他數位納粹科學家,

有壞!但是爲甚麼沒有人? 儀器上的指示針選是指住了同一位置!有一副十分敏感的儀器,他們聞訊趕來, 也就是說,阿生沒有弄錯,儀器也沒 任如重親自率領的另一組人員,也擁

議軍警把貨倉上的每一箱貨物拆開查看! 航空公司反對,但現在情况太過嚴重,這 見附近沒有超音波發出!阿生想不通,提 ,但這時超音波又停止了。儀器上可以看 如果機場上一切正常,這行動勢必被 呂偉良和林愛莉等人這時已聞訊趕來

存在機場貨倉的貨物拆箱檢驗一 件事不解决,一切航機就無法升降。 結果,軍警在戒備中一箱一箱的,把

不知甚麼時候失落了。 只存在一張,另一張指揮鳥羣散去的,已 無音篇!另一人手中有一張曲譜和一支電 箱中找到兩名男子,其中一人手中 一種音調驅散鳥羣的,可惜兩張譜之中 根據米曹所知,無音篇是可以吹奏出 無音簫找到了, 他們非別人,正是胡納的二名黨徒! 終於在衆目睽睽之下,軍警在一個鋼 但是雀鳥並未散去! 有 一支

不靈驗,起碼今天的事我就無法預料!

胡納在外面不斷廣播,希望說服他的

但是,任如重所領導的國際特警却

我先知!」米曹嘆氣說道,「其實我絕

沒有辦法。只有召來消防人員,用水

探超音波電子儀器,找尋無音簫之所在 秘密行動,就是利用國際特警所擁有的測 不敢期望過高,他們早已悄悄展開了一項

> 與此事有關,尤其是他欣然來了 一米曹埋怨道。 「你們不聽我的忠告,果然出了禍事

邊又問: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呂偉良和林愛莉邊把他帶到警衛室去

出超頻率的音響,雀鳥便聞聲而來? 林愛莉道:一是不是依了那語子吹奏 」米曹絶不避嫌疑,跟呂林二人走! 「還用問麼?無音簫正在發揮它的威 一正是如此!」米曹說道,「人類自

紛趕來!」 翔時互相召喚,其他的就會一呼百應地紛 到的,但省島却能聽到,牠們只要凌空飛 以爲聰明,其實有些聲音是我們耳朵聽不

人均集中在心裏! 三個人到了警衞室,市長等高級負責

被呂偉良制止住了。 局長馨馨叫人逮捕「先知」米曹,但

關,他就不會送上來! 呂偉良對各人道:「如果此事與他有

把無音簫毀了,今天的事就不會發生! 勸告,結果真給壞人利用了。如果你們早 夏維問被扣押在一旁的胡納: 米曹笑了笑道:一這是你們不聽我的

胡納點點頭

你該收手了,胡納 胡納面有難色,他道:「他們不會再 米曹對胡納道。「爲你的靈魂設想

聽我指揮的!」 一的機會,否則你會終生抱憾! 「盡你所能吧!」米曹道。「這是你

胡納在獨疑中,被夏維親自押出去一

喉把鳥羣加以騙散-

消防員以及雀鳥專家們 法清理現場上的雀鳥,只是辛苦了 只要雀鳥不陸續飛來,相信遲早有辦 一灣員

難以相信的事,誰敢保証它不會發生? 置信!但正如米曹説:人類知得太少,最 寂寂無聞的古銅簫,說起來確實令人難以 一場驚天動地的紛擾。 竟然來自

手下殺了胡老頭 的!爲了良心的責任,他不惜千里追踪 米曹的身份是真的,他的說話也是真

唯一僥倖的,是余木 就是那名貪污的警探也吃盡了苦頭! 結果胡納和他的二名手下當然法網難

還可以從黑色魔掌中得慶生還! 余木沒有給「無音篇」害死!·而且

院之後,爲他找工作一 阿生本身是個孤兒,他答應當余木出

遭遇的青少年,他們又有誰去關心? 但是,除了余木之外,還有許多同一

社會上的善心人!尤其是政府當局!(完) 三俠自覺能力有限,他們唯有期諸於

傳奇故事 「愛神情魔」馬雲著鐵拐俠盗

下日刊出・敬請留意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擊破林達三茶碗,隨着一姓 楊胖子急不及待,用破窗扉 大廳中招待林達三等喝茶, 馳返李家莊, 值秦鳳始正在 相信了玉娘子的說話,率来 李老太房中查看,發現是兇 胖子偕林達三監視秦鳳站往 莊家人忽報李老太自縊,楊 汗藥,各人正喧鬧之際,李 驗證之下,果發現茶中有蒙 唐鏢師查驗茶中是否有毒, 胖子斷然說是李四 問懷疑什麼人和她共謀, 殺,楊胖子指斥秦鳳姑等人 前文提要: 心腸太狠,秦鳳姑反向他責 至楊胖子 上回書

錯終身恨 再生滿腔仇

剛才抬起頭來。臉上神情一片茫然。大不樂鳳站又倏地抬起頭來,這一次,和 胖子,也不禁呆了呆,他决沒有想到,纖 相同,却是充滿了怒意,連理直氣壯的楊 弱文細的秦鳳姑,發起怒來,神情竟也如

• 「你們將什麼事全熊在我身上好了,可 别再拉上已經死了的人!」 秦鳳站直視着楊胖子,一字一頓,道

楊胖子更受不住,是以才大叫了 便知道對方也是行家,高兩拳一撞,只怕 ,但是他却是會家,一看到秦鳳站出手, 分知道秦鳳姑的來極

個轉身,向窗便撲。 中楊胖子,身子陡地向後,彈了出去,一場胖子已經中了拳,而秦鳳姑兩拳一擊 可是。當他叫出來時,已經慢了一步

秦鳳姑要走,一聲大喝,道:「別走!」

飛起,「秤一地一聲,正踢在他的下顏之 踢出,林達三正在向前撲來,只當秦鳳姑 心急逃命,防不了有此一着,秦鳳品脚 ,出去,秦鳳站在窗槛上站了一站,反脚 他一面叫,一面身了拔起,也向窗撲

迅速地攀上了高牆,上了屋頂,身法極快 跌將下來,等他站定時,只見秦鳳站已然 形矯健,立時翻了一個筋斗,幾乎直挺挺 ,轉眼之間,便已看不見蹤影了 林達三的身子向後一仰,若不是他身

省極有名的人物,現任的總鎮頭,可是非 但眼睁睁地被人逃走,而且還各自吃了虧 兩人,相視苦笑,他們兩人,也算是北五 , 這正是從哪裏說起! 他們兩個站着發呆,只見有一個繼頭 戶這時,也定過神來,和林達三

要趕路! 們究竟怎麼辦?客商等得不耐煩了,吵着 奔了進來,大聲叫道:「楊總鐮頭,我

外走去,在房間中幾個僕人,看樣子都是 達三道:「就來了!」他一面說,一面向 林達三和楊胖子兩人互望了一眼,林

--42--

道:「茶水裏的蒙汗樂怎麽說?」在一旁的林達三,立時「哼」地一聲 學? 才喃喃地道:「我不知道! 秦鳳姑雙手掩住了臉,過了好半晌 楊胖子厲聲道。一一聲不知道就算了 告訴你,你的底,我全知道了! 秦鳳始像是完全未曾聽到楊胖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去報官? 個老僕道:「楊總雖頭,這事情怎麼辦? 在李家十幾二十年的了,一起哭着臉,一

了官,必然傳開去,李老英雄在九泉之下 也想不到,會落到這一地步,事情若是報 然該去報官。可是楊胖子轉念一想,李家 天。若懷疑老太太不是自己上吊死的。自 ,也難以瞑目! 世英雄,英名在外,普天下欽仰,怎麼 楊胖子呆了一呆,就事論事,人命關

道: 想到這裏,楊胖子不禁長嘆了一聲 一我看還是別驚動官府了

聲來,楊胖子知道他的心意,道∶「你放 心,以李家的威望,官府還不致於來麻煩 那老僕口唇掀動着,但是又沒有發出

她報仇雪恨!」 要是老太太的死,真是被人所害,定然爲 道:「你更不必担心,我總之盡力就是, 我不是爲這個難遇,老太太要是-楊胖子伸手在老僕的肩頭上拍了拍 那老僕雙眼流下淚來道: 「楊總無頭

便聽得那年輕的客商,扯直了嗓子在襲襲 帶着我們來到了賊窩子裏,怎麼還不讓我 大是欲獻,一逕向大廳走去,一進大廳, 要跪了下去,楊胖子忙將他扶住,也不禁 •道:「林總賺頭,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那老僕一陣抽噎,雙膝一曲,幾乎就

,一聽得那客商這樣講法,陡地氣往上冲 子平時也不是那麼壞牌氣的人,可是這時 林達三臉漲得通紅,答不上來,楊胖 一聲・一掌擊在一張茶几之上。

> 圈套,不論我怎麼闖,只怕都闖不出去的 好惡毒的陰謀,好周密的佈置,好可怕的 一様,又低下了頭,喃喃自語着,道。

過他們兩個,也不知道她這麽說,是什麽 楊胖子和林達三, 她那幾句話,講來聲音雖然低,但是 郑全聽得淸淸楚楚。

楊胖子沉着聲・道・「好了 ,李四在什麼地方? ,別打啞

這樣的話來? 「有人對你說了些什麼?你怎麼會問出 秦鳳始後退了一步,望着楊胖子,

地位的人不肯就範你就定下了這毒計!」 案子的事全說了,李四和你,想替你祖父 說了很多事,連你冒她的名, 一口氣講完,她什麼也不說,只是道: 收買北青帮的人,玉娘子帶了十幾個有 楊胖子冷笑一聲,道。「玉娘子對我 秦鳳姑的雙眼睜得老大,等到楊胖子 犯了這麼多

老四已經死了 楊胖子一聲冷笑。道:「他要是死了

看來,她像是全然不想解釋這件事,但是 爲什麼不將遺體運回來,而要運骨灰?」 時候,已是… 她還是道。「他是被燒死的,我找到他的 秦鳳始仍然望着楊胖子,從她的神情

胖子一時之間,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這兩句話,倒是說得鏘然有聲,連楊

倒是說得鏘然有聲,連楊

秦鳳始的聲音哽咽起來,沒有再說下

要是李四已經死了,那麼,昨天晚上,在 你房裏的男人,又是誰? 楊胖子又冷笑了幾下,道:「好了

楊胖子的話才出口,秦鳳姑已揚起手

要待他不客氣了 子接着吼道:「誰再將這裏叫賊窩,我可 茶几。竟自稀裏嘩啦。散裂了一地。楊胖 不含糊,只聽得「叭」地一聲過處,那張 他號稱「大力楊光達」,這一掌,眞

聲也不敢出。 他的情形,心中着實不舒服,但是却一點 那年輕客商,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看

轉眼之間,已聽得一陣吆喝聲,馬蹄聲停 有勾魂攝魄之神,不是別人正是玉娘子! 玉,髮如烏絲,唇不點而朱,眼波流動, 進來,為首一人,身形婀娜動人,面如白止,人影閃動,十餘人,一起大踏步走了 急驟的馬將聲,自遠而近,疾傳了過來 知說什麼才好,正在這時,忽然聽得一陣 來,楊胖子心中有說不出來的難過。也不 然發這樣大的脾氣,一時之間,全靜了下 其餘各人。也不知道楊胖子爲什麼忽

續頭而言,一點也不覺得出奇,但是其餘 列位幸而未中奸計,全是靠這位張姑娘的 胖子立時朗聲道:「各位,我及時趕到 知她又會鬧些什麼花樣,喜的是這樣的美 人兒,見多一次,也覺得心泰神怡 ,遺時見了她,眞是又驚又喜,驚的是不 人却十分訝異,玉娘子他們不止見過一次 玉娘子一進來,叫了楊胖丁一聲,楊 玉娘子會來,在楊胖子和北霸總局衆

山東萬龍岡的玉娘子 嗡聲,楊胖子又道:「這位張姑娘,就是 廳堂之中,响起了一陣交頭接耳的喻

全都靜了下來,衆客商更是駭然互望。 楊胖子這句話一出口,所有的人,又

出手,這一掌,等到他想避時,如何還避 了五道紅印。 道,却着實不輕,楊胖子的臉上,陡地起 得開,「叭」地一聲响,早已摑了個正着 ,別看秦鳳姑的手又小又軟,這一掌的力 楊胖子做夢也想不到,秦鳳姑會突然

一聲怪叫,反手向秦鳳始抓來。 就算是胖子脾氣好,也不禁按耐不住

着「老鷹抓小雞」,楊胖子使來,又穩又出之際,隱隱帶起一股風聲。這一招,叫 是他畢生所學的一招精着,五指如鈎,抓 秦鳳始的憐惜之心打走,這時一出手,倒 得他眼前金星亂冒,也將他僅存的一點對 立時出手,這一掌,秦鳳姑下的手重,打 一招·也一樣逃不過去。 快,連蒼蠅在他面前飛過,他若是使出這 楊胖子的反應極快,才捱了一巴掌,

字也是一口氣叫出來的,只不過楊胖子却 焼地眼前一花,耳聽得林達三疾聲喝道: 疾抓了下去,眼看一定可以將對方抓斷 林達三叫的是「小心」 ,而且,兩個

可是這時,他一抓向秦鳳姑的肩頭

只聽到了一個「小」字。 嗡地一聲,什麼聲音也聽不到了 百來斤重的楊胖子,身子幌了一幌,耳際 擊,胸口又已中了一拳,那一拳,打得兩 因爲他才聽到了一個字。 「砰」地一

林達三在一旁,看得十分清楚,楊胖

裏,向剛才嚷嚷的那年輕客商,瞪了一眼 ,道:「要是不耐煩的,只管先走!」 那年輕客商漲紅了臉,不敢出聲, 楊胖子冷冷地道:「各位要是要聽其 一他講到這 衆

的名頭來,誰不打冷戰?尤其是常在江湖 要知道,玉娘子又號毒觀音,提起她

陰謀,這正是江湖上的一大奇事,誰不想 又明知她是玉娘子,却偏偏又是她揭發了 之如同蛇蠍一般。 而如今,俏生生的大美人就在眼前,

伙兒沒事就好了,多提什麼,各位請上路

示不肯離去。 肯聽,連那些客商,也一起大搖其頭,表 玉娘子叫各人離去 ,不但總局中人不

去燒一桶茶來,看看有什麼乾點,拿來充 久,但有地方坐的,只管坐下,小霸子, 楊胖子道:「反正講起來,也不要太

頂,餓却難忍了 胖子胃口大,折騰了一日夜,倦還可

不肯走出去,楊胖子快講玉娘子的事了。 人嘰咕幾句,他自己却在大廳門口,再也 缥頭,立時向後面走了過去,和李家的僕 被楊胖子叫着「小霸子」的 是一個

知道其中的原委? 的案子,實在太多,下手又狠,當眞是畏 續局中人,早已連繫催促,要楊胖子說出 中的原委,不妨暫留片刻 上走動的人,因爲這幾年來,玉娘子所犯 玉娘子却淡然一笑,說道:「只要大

-43-

蒙汗藥的茶水之際,人人更是心頭駭然, 程趕來,剛好及時趕到,阻止了衆人鳴有 們也决計想不到,事情會有這樣的曲折! ·聲,而入人的心頭,却是怦怦亂跳,這立中,一百餘入。個個屏氣靜息,鴉雀 多人中,盡多久歷江湖的漢子,可是他 而且,當楊胖子講到後來,他如何兼 楊胖子一面指手劃測 ,一面說着,聽

中,捧水痛飲,楊胖子讓了這許久,更是再加上心情緊張,一碗在手,人人都在桶晒不進廳堂來,但是天氣,已熱得出奇。 「照玉姑娘說,可能這一切,全是李四和口渴,一口氣盡了三碗,抹着口角,道: 定,李四早山死,玉姑娘,究竟怎樣?」 秦屬姑策劃的勾當,但是秦屬姑却一口咬 口乾舌燥。 也有人摔着大叠的碗。日頭高懸,雖然 楊胖子的叙述,雖然曲折動人,人人 這時,早已有人提着大桶的茶水進來

有不少人,不時偷偷向玉娘子膘上一眼, 那是因爲玉娘子長得實在太動人了! 心聽着,但在楊胖子講話的時候,仍然

這時,玉娘子搖了搖頭,道:「我也

到北青幫去尋求庇護,這樣看來,事情是 鳳姑走了,她一時之間,難回江南,必然 越開越大了!照玉娘子所說,北青幫中的 楊胖子嘆了一聲,心中在盤算着,奏

有了 太瘦修了 , 疫能得達想上一想的氣力器沒

氣,可是,當他張馬口來時,穩而濕的泥 體過來。他感到窒息。他想好好地吸一口 士,溯進了他的口中。 他被一陣又一陣的劇痛,從昏迷中弄

動·驗色比她身上的

白網衣服選要

自李家大宅,擊倒了兩個經鎮頭,逃出

來的秦鳳姑。

身形纖細,一頭鳥變沒着,站着一動也不 在這個土坡上,而且就在路邊,這個人,的歸鳴,若攤片額,只有一個人,恰好站

昭氣,他變爭向上用力地爬着,身手扭動 不但有泥土的腥氣,而且,還有血的

肯定自己那様掙扎有什麽用,但是有一點 使他變得麻木,他並不記得什麼,也不能傷口,他拚命擇扎著,過度的關痛,反倒 **郑是他的本能,他需要吸進一口** 劇痛像是烙鐵一樣 ,炎着他小腹上的 銀

而吸了進來,他又劇烈地鳴咳了起來。 氣,妮士的細粒,全隨着他貪婪的吸氣,他看到了一片亮光,他深深地吸進了一口 他雙手向上扒着,頸向上伸,終於,

,她又看到了另一隻同樣的手,從土中伸寒意,不由自王,輕微地發起抖來。接着

大日頭下,秦鳳后也陡地感到了一股

了出來,手指伸屈着,像是在向她招手。

秦鳳娟張大了口,但是她並沒有叫出

向後仰,希望看清眼前的情形,但是他却陣劇痛,那實在使他無法挺受下去,他頭 下聲响,又许死了過去。 來,將他埋沒在內,他的喉際,發出了一 血的紅光。血好像是潮水一樣。向他湧過看不到什麽。他看到的,只是一片血紅。 那一陣嗆咳,牽動了傷口,發出了陣

看到這樣的情景,也價在够駭人了。 华是土,一半是血,雖然太陽高照,但是 個頭來的人,滿臉全是土,他的雙手, 小土坡的道旁,自緣軟的浮土中掙扎出半 看到這種情景的,只有一個人。 道時,正是白天,而地點,是在一個

四周圍十分靜,又熱又靜,遠處傳來

己要爲這件事出頭不知要多費多少手脚! 人,已至受了奏老爺子的收買,那麼,自 · 各位。茶水又來了。還要不要? 楊胖子在想着,只聽得有人大聲道:

着玉娘子,差點沒連延沫都流了下來。 水的那個小霸子,却站在柱前,怔怔地望 頭看去,只見玉娘子的兩個手下,又提着 桶茶水,走了進來,自己吩咐他去借茶 楊胖了心事電重,聽到了呼叫聲,抬

他才喝了一聲,忽然之間,玉娘子格 楊胖子心中有氣,高聲喝道:「小霸

自己,楊胖子道:「玉姑娘,這件事,還 見玉娘子似笑非笑,似嗔非嗔,他正望着 格地嬌笑了起來,笑聲極其動聽,可是聽 未曾全部了結,你看-來,笑聲却像是從遠處傳來一樣! 楊胖子陡地一怔,向玉娘子望去,只

話,還想不出頭緒來之際,一面已忍不住靈,人感到十分疲倦。一面想着玉娘子的靈思,而他在那時,只覺得思緒麻木不要意思,而他在那時,只覺得思緒麻木不 「雖然選未曾全了結,但也差不多了!」 玉娘子又是「格格」一聲嬌笑,道: 楊胖子聽得玉娘子那樣說,又是一怔

這幾天來。你真是疲倦得可以了!」 打了一個呵欠一 只聽得玉娘子又柔聲道。「楊總鏢頭 楊胖子點了點頭,更感到倦意湧了上

身前,前後不過幾句話工夫,楊胜子只覺 來,忍不住又接連打了幾個呵欠。 得眼皮比鉛遷重,幾乎連眼也睜不開來了 玉娘子身形婀娜,直來到了楊胖子的

> 了一個呵欠,不好意思地道:「真是不行 也未會覺得眼睏,現在…… ,他看到玉娘子來到了自己的身前,又打 未曾覺得眼圈,現在……不但人老了,

,不單是你一人,你瞧,大家全倦得睡着

倦,也不能全睡着了!

見玉娘子的身形一閃,嬌馨道:「楊總鏢 子倦意湧了上來,連頭也懶得轉動,大堂 頭,你要是不信,自己看看!」 上別人的情形,他也看不清楚。這時,只 玉娘子一直站在楊胖子 的身前 ,楊胖

可是在那一利間,他也不禁盡力睜大眼。 大廳中的情形,他的眼皮雖然越來越重, 廳堂中的情形,簡直看得他呆了。他

個人,自外面走了進來。

娘子帶來的那些漢子,突然散了開來,

在迅速的模糊之中,他依稀看到

得眼前的一切,越來越糢糊。

勉力睁着眼,只覺得眼皮越來越重,只覺 下去之後,已再也沒有力道站起來了,他 張椅子,發出一陣格格的聲响。他在坐跌

站着,可是那十幾個人,却全是玉娘子手 只見廳堂中,有十餘個人,挺着身子幾乎懷疑自己,已經進入了夢鄉之中! 椅子上,有的伏在地上,有的壓在旁人的 其餘的人,不論是各鏢局的鏢頭和趟子手 下的彪形大漢。除了那十幾個大漢之外, 還是客商,幾乎全睡了,有的就歪倒在

子。而玉娘子也立時迎了上去

他只看到,那進來的人,直走向玉娘

了,笑聲也越來越遠

終於,笑聲也完全聽不見,楊胖子也

「睡」着了

陣的笑聲。這時,他的雙眼已經完全閣上

楊胖子的耳際。便响起了一陣

了上來・也睡着了 照面,只見林達三眼珠轉動着,眼皮也問 楊胖子望過去,恰好和林達三打了個

他一面講着,一面又連連打了幾個呵 笑着,道。「楊總鏢頭,你也該好好睡一 的手臂,就在他的肩頭上,輕輕一推,嬌 然給他站了起來,開口發出一下大叫聲。 ,突然被人刺了一刀一樣,身子一挺,居

可是他才一站起來,玉娘子青葱也似

一看到了這情形,楊胖子就像是胸口

玉娘子笑醬如花,說道:一楊總鏢頭

楊胖子呆了一呆,笑了起來道。「玉 ….這是什麼話,紅天白日,就算疲

玉娘子的「格格」嬌笑聲中,他居然被玉鐵塔一樣,誰能推得他動?可是這時,在

若是在平時,站在那裏,獨如半微一樣,實有是一

實在是一點力量也沒有的

娘子推得坐跌在椅子之上。

他坐下去的力道,倒十分大,坐得那

玉娘子一閃開身,楊光達自然看到了

保持着的,所以,他實在無法看淸那進來

這一道縫,還是他用盡了生平之力,才能

楊胖子的雙眼,只剩下了一道縫,而

的人,是什麼模樣的了

將所有的事,好好地想一想,因爲他實在

楊胖子在「睡」着之前,並沒有機會

帖噜地討論着。

情。 能不是為了別的,就是為了將病人送來的 怪的病人,這些紅鬍子綠眼睛的洋人, **席職弱美麗的女人臉上的那種堅決的神** 可是他們還是嚴續不斷地診治這個奇

,秦恩姑仍然坐在醫院的走廊中。 一直到天黑,病人才有了微弱的呼吸

鳳站的手,用刀搖着,大聲說着話。 ,他一出來,就用毛茸茸的手,握住了秦建出來,全身像是被水洗過一樣,都是汗 一個紅鬍了綠眼睛的洋人,從急救室

「寇克大次說,你是對的,他活着, 一個穿白衣服的女人站在一旁,道: 沒有

知道他的傷會好,他還會活下去,活很久 仍然很堅定,她道:「我知道他是活的 秦鳳站的聲音很低,但是她的聲音

很久!」 然,他臉上不會有這樣欣賞的神情 麼,但是他一定知道秦鳳姑在講什麼,不 也全是汗珠,他可能聽不懂秦鳳姑在講什 洋人側着頭,他連手灣上的金毛上

人的頭,洋人也不會明白,不但洋人不 秦鳳始沒有再說什麼,她的事,殺了 , 誰又能明白?

着落葉,嘻嘻哈哈地笑着,可是却突然停 風更勁,一陣風週, 街上全是落葉,小孩子在街上追逐 漫天都是細細的

那傻瓜又在土牆前站着,瞪大眼望着

喜歡乾淨,蹲下身,雙手用力扒着,將鐵急向前走去,也顧不得她自己一生,如何急一次,秦屢姨叫出了聲音來,她急 鐵雄身上的呢十,一停不停地扒着。 雄的頭,全扒了出來,接着,又去扒蓋在

才不致嘔出來。 腥氣,直衝鼻端,秦鳳始要盡力忍着, 有一华土,是和着鮮血的,那股濃烈 當秦鳳始將纖雜身上的坭上扒開之際

微的跳動。 有氣呼出來,可是鐵雄的心口,還有着輕 傷口,她伸手放在鐵雄的鼻端,幾乎已沒 她終於扒開了此十,也看到了鐵雄

那是大雨之後,上層在弄鬆洞穴上捉土。

可是,接着,她却看到了一隻滿是坭

秦馬納並不以為是自己眼花,她以為

前面的路满子上,地士忽然在動着。 也不知道自己再會站多久,直到她看到了

呆呆地站着,她不知道自己已出了多久

秦鳳始來到了這個小山坡上之後,

和着血的手,從土中伸了出來,痙攣着

可以活很久! 小伙子,不但不會死,還可以活回來,還 而且,她知道,傻鐵雄那樣,粗壯如牛的 一個死人。但是秦鳳站却知道他沒有死。 去他臉上的坭碎,鐵雄看來,已經完全像 她將鐵雄拖出來,扶起他的身子

將鐵雄搬上了車。 又蓋了些草在鐵雄的身上。然後,奔下了 土坡,不多久,她就趕了一輛驢車回來, 她拉下了幾把草 ,墊在鐵雄的身下,

的頭,自坭土中拱了出來,那人只拱出了

大半個頭,一陣嗆咳,又不動了

一個人!一個活着的人,從坭土裏鑽

灰,進霸縣的那一輛,看樣子是當地鄉下 的。而在日頭正中時,驢車就進了靈邱 這輛驢車,當然不是她帶着丈夫的靈

麵一樣的大白帽子 ,是紅鬍子綠眼睛的洋 全穿着長得拖地的白衣服,和戴着片兒 這所醫院,當天中午,接受了一個奇 靈邱縣城裏有一所醫院,辦醫院的人 人,醫院裏的女人

是,當她後退了兩步之後,坭塊從那個人

,她實在沒有能力再去管別人的事了。可

她自己的事情,已經不知如何是了局

了一歩・接着・立時又後退了兩歩。

泰鳳姑只覺得手脚冰冷

,她先是踏前

北霸鏢局那個對她死心塌地的鏢頭鐵雄! 土中拱出頭來的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 的臉上。逐漸落下,秦鳳站已經看清。從 怪的病人,那幾乎已經是一個死人了,紅

-44-

瓜可以不要木杖,扶着牆走了,再後來, 只能拄着木杖,慢慢移動,後來,這個傻 個傻瓜,已經有兩個多月了。開始,傻瓜 他連牆也不必扶了 小孩子並不怕傻瓜,因爲他們認識這

叫優瓜的老婆。 口。那麼多孩子。沒有人聽到他講過話。 亮的小媳婦,大一點的孩子,管那小媳婦 和這個傻瓜在一起的,是一個極其漂 可是有一樣不變的是,這傻瓜絕未開

的病像是好了,一直到現在,他已經可以 全是紅鬍子綠眼睛的洋人,漸漸地,傻瓜 往,傻瓜病得很重,每天都有大六上門, 那小媳婦和傻瓜一樣,沒有人聽她開 。兩個多月前,他們在縣裏最僻的地 一間房子,住了下來,也不和人來

只是直勾勾瞪着眼,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心 ,在想些什麽,站了不久,修瓜就走了 們在優爪面前跳着。叫着,傻瓜

, 然 但是决不慘,不遇現在看來,他真的像不是慘瓜,他以前,可能有點楞頭楞腦不是慘瓜,他以前,可能有點楞頭楞腦 口唇顫動着,竟不知道該如何發出聲音 一個優瓜,他已經快有三個月末會開口 屋子很小,進門一問明間,只有兩張 ,以致他有好幾次,想開口說話

是在土裏被拉出來,終於養好傷的鐵雌。 這個被街上的孩子當作優瓜的人,就

他的確已經有點忘記該如何說話了

後,秦鳳姑就坐在他的對面,他望着秦鳳 就像這時候一樣。當他在竹椅上坐下來之 這些日子,是怎麼熬過來的,她想起當日 始,口唇掀動着,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秦鳳姑望着他。連她自己,也不明白

轉來。 麼一直不開口呢? 他非但不開口來多謝她相救之恩,而 然而秦鳳姑不明白的是。鐵雄爲什

的神色呢? 且,爲什麼他的雙眼之中,一直帶有拒絕 秦鳳站記得很清楚,鐵雄在傷勢漸漸

看到纖雌口唇掀動,想說話而又發不出聲的,秦鳳姑甚至懷疑自己是認錯了人。她 那種冷漠,在以前纖雄的身上,是找不到 漸消失,但是鐵雌始終不是以前的鐵雄, 有好轉的時候,眼中的神色,簡直是仇恨 ,實在太重了,重到了使她任何話都不想知道爲了什麼。或許是壓在她心頭的重担 音來,也不是第一次了,她好久前就想問 ,隨着時間慢慢過去,眼中的仇恨,也逐 可是却一直也沒有開口,連她自己也不

避她的日光,低下頭去,秦鳳姑第一次開 「你想說什麼,只管說吧! 口,聲音很細,細得幾乎聽不見。她道。 這時,她直視着鐵雄,鐵雄像是在躱

到了的,鐵雄不但聽到。而且他的反應, 是如此之强烈,他整個人都震動了一下 她的聲音雖然細,但是鐵雄顯然是聽

像是要從椅上跳起來一樣

晚

是在想。鐵雄所說的是那一個大雷雨的夜

好久,秦鳳姑才緩緩地道:

是一字一頓講出來的,道:「你,爲什麼 ,他的聲音,聽來是如此生澀,他幾乎

需支持下去,爲了她自己,她不知道還有 她實在支持不下去了,但是她知道,她必 現在,彷彿所有的疲倦,一起湧了上來, 她做了一生之中,從來也沒有做過的事。 極度的疲倦,這兩個多月來,爲了鐵雄 秦鳳姑呆了

鐵雄道: 「我不是見到

什麼,只聽到

」他漸漸有點激動起來,道:「我聽

慢地,長長地喚了一口氣,道。「你傷好 多少事情要做一 ,我也該走了 她並沒有回答鐵雄這個問題 ,只是慢

笑聲,傅出來!!

根現了出來,他大傷初愈,人很瘦,青筋

鐵雌轟到這裏,額上的青筋,已一根

現,看來有點可怕。然而秦鳳姑看來,

能站直身子。她才一站起,鐵雄便突然道 感到疲倦,是以要雙手扶着竹椅的柄。才 自了,死都不閉眼睛! 「別走,有一件事,我 她一面說着,一面站了起來,她真正

查了,我自己,有許多許多事要做,太多 暗算你的人是誰?那我實在沒有法子替你 鐵雄瞪大眼, 搖着頭 ,道: 「不是

我想知道,那天,大雷雨晚上 的男人是誰! 3 在你房裏

我沒有聽錯,我清清楚楚聽到的! 戳了一刀一樣,不過他還是倔强地道。「的那種神情之後,鐵雄也像是在胸口被人 神情,真是難以形容,而在看到了秦鳳始

秦鳳始緊蹙着雙眉,看她的情形,像

鐵雄仍然偏着頭。但是他終於也開了

一呆,忽然之間,她感到

情形,那時,鐵雄簡直是個死人,她真担

在大毒日頭下。將鐵雄從泥裏扒出來的

心,沒將他送到醫院,他就會開始發臭一

可是,她的信念,終於使鐵雄又活了

早就該知道!

鐵雄雙手緊握着拳

啞着聲,

…我早就該知道你不是那種女人!我

相信人家的話!」

鐵雄苦笑着,秦鳳姑已轉身向外走去

了一句,或許我是在說謊呢?你千萬別太

他,道。「你別太相信人了

,我只不過說

秦鳳姑望着鐵雄,神情很像是在可

人? 到,在你房間裏,有男人的笑聲,和你的 氣,才又道:「那天晚上,你見到了什麼 大雨的時候? 說的是你在李家大宅,最後的那一晚

鐵雄點了點頭,秦鳳姑深深吸了一

口

秦鳳姑望着他,道。 「你可是不知道 我要是不弄

太太!」

的房間裏,老太太有點不舒服,我在陪老 聽錯了,不邋這一晚,我根本沒在我自己 却極其平靜,她緩緩地道· 【我不敢說你

去,再站了起來,張大了口,道。一我

鐵雄陡地一怔,站了起來,又坐了下

秦鳳始苦笑着,道。

「古怪的事情太

,你信不信也沒有關係

,我可真要走

秦鳳站講到這裏,緊皺着雙眉,過了

是。仍然不免劇烈地搖擺 的枝幹,在力抗着暴風雨。不想屈服。可 之中,孤另另的一株白楊一樣,儘管挺直 是她的確是在發抖,那情形就像是暴風雨 雖然她的身子,仍然坐得很挺直,但

一你怎麼啦? 鐵雄吃了一驚。呆了 一呆 失聲道。

被鐵雄大聲一喝 ,秦鳳姑才像是從夢

中驚醒一樣

亮的人。究竟是什麼模樣? 居然很平靜,她問道:「你說的那個很漂 她仍然在發着抖 ,然而一開口 ,聲音

來,笑嘻嘻的,方臉,高鼻,一對眼睛, 身衣服,乾凈得一點泥漿都沒有,講起話 鐵雄立時說道:「那男人眞漂亮,

翻,雙手在空中抓着,像是想抓到些什麼蒼白,而且口唇也成了灰白色,她眼向上 的神情,等到說完,才向秦鳳姑望去,只說話的那人的樣貌,一時沒有留意秦鳳始 見秦鳳姑的樣子,已經不對了 的男人。」 活得像會說話一樣,我從來沒見過這樣帥 鐵雄一面說着 一面在回想當日和他 不但臉色

倒在地 一咕咚 等到鐵雄看到了這種情形時, 一聲响 秦鳳姑已然連人帶椅栽 只聽得

子在向旁侧去。

然而在她面前,却什麼也沒有,她的身

會,鐵雄才大叫了一聲,向前奔了過去 跌在地上。顯然已經昏了過去,過了好一 知怎麼才好,只是望着秦鳳姑,秦鳳姑倒 鐵雄嚇得呆了 ,站着,一時之間,不

得人不能不照她說的話去做。 子之中,似乎有一般不可抗拒的力量,令 眼,越來越是深邃, 雄也凝視着秦鳳姑 。他只覺得秦鳳姑的雙 在那雙漆黑深邃的眸

半

是,那是誰呢?」

安排得眞周密,她一定有人帮着她,可 晌,才嘆了一聲,喃喃地道:「眞厲害

有男人的笑聲傳出來,你爲什麼要恨成那「我也有一件事不明白,就算是我房間裏

她走了兩步。突然又轉過身來,說道。

樣,連我將你從土堆中扒出來,日夜不停

,你却

一直到今天,才肯和我說

我遇到楊總鏢頭的時候,雨已經止了。 總鏢頭正帶着人,冒雨走了一夜的路, 鐵雄嘆了一繫, 緩緩地道: 「那天 楊

擦着,低下頭去,喃喃地道。「我……我

鐵雄的險陡地紅了起來,雙手在身上

……不知道!」

秦鳳姑嘆了一聲,說道。「我倒知道

望着秦鳳姑,不由自主地搖了搖頭。 鐵雄講到這裏,畧頓了一頓,他仍然

信楊胖子的話呢,還是他的腦中,實在裝 頭。是爲了怪自己愚蠢,當時根本不該相 不下那麼多錯綜複雜,曲折離奇的事。 只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要搖

又極其輕柔的聲音道:「謝謝你。鐵大哥

她講了那句話之後,畧頓了一頓,才

· 眞的 · 謝謝你!

來。 那天早上 鐵雄在頓了一頓之後,才將楊胖子在 ,匆匆對他講的話,一起講了出

挺,明徹的雙眼,也一直望着鐵雄。 走了回來,在竹椅上坐了下來,她坐得很 門口的,在鐵雄開始說的時候,她又緩緩 秦鳳始本來是準備離去,已經走到了

也帶着幾分傻氣,問道。「楊總鏢頭所講 ,可是真的麼? 鐵雄講完之後,神態仍是十分疑惑

道…「你自己可以下判斷— 秦鳳始也不說什麼,只是苦澀地一笑

麼,一聽到你房裏有男人的笑聲,拉着一

鐵雄道:一是。當時。我不知爲了什

總鏢頭?

不是這樣的人!」 喃喃地道• 「楊總鏢頭

秦鳳姑陡地一怔,道。

「你選見過楊

一來到秦鳳姑的身前,雙臂又垂了下來,

・一定弄錯了・

雄突然走了過來,張開雙臂,看他的樣子

鐵雄又抬起頭來。秦鳳姑望着他。鐵

像是想將秦鳳姑緊緊地抱在懷中,可是

匹馬就跑,到天亮,才遇到了楊總鏢頭他

,楊總鏢頭告訴我,你,你

他凝望着秦鳳站,猶豫着,未曾再說

有男人的笑聲之後才出來的,所以我相信 可是當時,因爲我只聽到了你的房中 鐵雄也苦笑了起來,道:「我不知道

老江湖都相信了,你怎麼能不相信,可是 • 一你是應該相信的,連楊總鏢頭那樣的 秦鳳姑的聲音,變得十分輕柔,她道

·可是……」

是什麼意思。 以聽到她說的每一個字,只不過鐵錐的腦 筋一直很簡單,他無法明白秦鳳姑這樣說 秦鳳站雖然是在喃喃自語,鐵雄却可 秦鳳始又呆了片刻,才又道。「你和

麼會被人刺傷了,埋在土裏?」 楊總鏢頭分手之後,又發生了什麼事,怎

要跳了出來。 格格的聲响來,雙眼睜得老大,眼珠幾乎 的雙手,不禁緊緊地握着拳,發出了一陣 一想起那天接下來所發生的事,鐵雄

的了,他還說這很有趣,奶奶的,我一點,說什麼他就是殺死我的人,不過如果我,說什麼他就是殺死我的人,不過如果我 幾乎不敢向秦鳳姑望去,過了半晌,未聽 也不覺得什麼有趣!」 震了一震,但是沒有開口,鐵雄伸手抓了 騎了馬來,這個人,好漂亮! 得秦鳳站有什麽反應,才抬起眼皮來 粗話。等到話說出了口,他才脹紅了臉 了我在鎭上見他,我才想走,就有一個人 鐵雄越說越是激憤,忍不住說了一 鐵雄用力揮着拳,道。 「楊總鏢頭約 一秦鳳姑畧 句

的臉色。蒼白得可怕。全身都在瑟瑟地發 秦鳳姑望了過去。 秦鳳姑像是根本未曾在聽他說話,她 一望之下,他不禁陡地吃了一驚。

-46-

源源本本告訴我!

他

呼吸有點急促,可是却並不惶急,鐵

鐵雄的神情有點異樣,秦鳳姑直視着

「楊總鏢頭對你講了些什麼,你一定要

,變得十分嚴肅,她道

干百次,這時是自然而然叫了出來的。只 走進了左首的那間房間之中 鐵雄畧呆了一呆,攔腰抱起秦鳳站來, 惜他雖然叫着,秦鳳姑却一點也聽不到

來月,可是却未曾進過秦鳳姑的那間房。 鐵雄在這間屋子之中,雖然住了兩個 抱着秦鳳始進來,一看之下,不禁

秦鳳姑可以說走就走! ,連張炕都沒有,簡直是一間空房,難径 那間房間中。除了地上有一張蓆之外

解開了秦鳳姑的類子。轉身待出去取凉水 吟聲,他忙又轉回身來。 之間,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才好,只好先 ,他才一轉身,便已聽到秦鳳姑發出了呻 鐵雄蹲下身子,放下了秦鳳站,一時

鐵雄忙又轉回身去,道。「你……怎

血色,她喃喃地道。「天教我將你從泥堆 半晌,她才抬起頭來,臉上總算有了一絲 秦鳳始已勉力坐了起來,手撑着頭 出來,不然我只怕一樣子也不會明

好像忽然平然了幾道皺紋,她慢慢站了 鐵雄望着她,也不知道她那樣說是什 ,秦鳳始苦笑了一下 。在她的額

什麼呢?他問道:「那個冷不防刺我的是過去,一定心和害他那個人有關,可是為 鐵雄也有點知道,秦鳳站之所 以會香

> 聲音 秦鳳姑的口唇發着抖。却好半晌沒有

深,可是,現在我知道了,我根本不認識 秦鳳始才道。「是。認識他!認識他好 鐵雄仍是怔怔望着她,又過了好一會

霧中,不知道秦鳳站在說些什 這幾句話。又將鐵雄聽得如墮在五里

四。 重又現出了那股令人折服的神色,她 頓地道:「鐵大哥,這個人,姓李,行 秦鳳姑突然昂起頭來,在她的臉上, 宁

人,也不知有多少,可是一聽在鐵雄的耳 這幾個字,極其簡單, 天下叫李四的

「李·····李四不是·····死了麼?你····一中,開了口,仍然不免結結巴巴,他道· 直抱着……他……的鰋灰! 時之間,只覺得耳際嗡嗡直响。 中,郑独加焦雷临頂一樣,張大了口,一 好半晌,鐵姆才從極度的驚訝之

他若是能和你講話,若是能將你刺中,再 埋你在土中,那當然是他沒有死,他沒有 秦鳳站的神態變得更平靜,說道。-

人下會是許可能!也為十級要數改?一 會呢?我說得不好,或者是記性不好,那 站着,不住地道:「那怎麼會呢?那怎麼 人不會是李四爺! 鐵雄只覺得心裏越來越胡塗,怔怔地 ·他為什麼要殺我?

断自言自語的鐵雄,也立時住了口,秦鳳 馨,其間包添了無窮的哀傷,令得正在不 好道:一他為什麼要殺你? 秦鳳姑嘆了一聲。那一下幽幽的嘆息

前文提要:

離五聖府二十

他無論如何想不通的事。 直所欽仰的人物,爲什麼要殺他呢?這是 四在江湖上出了名的英雄豪傑,是鐵雄一

子中,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你或許不知 秦鳳姑道。「在你走了之後,李家宅

鐵雄老老實實地回答道:「我全不

中,有蒙汗藥!」 準備茶水,歇待客人,和客人說不了幾句 聯保。和許多客商來了。我就出去。吩咐 外面一陣吵鬧聲。長工來敲門。說是五家 太不舒服,我一直在陪着她,天亮不久。 ,楊總鏢頭就帶着人,衝了進來,而茶水 秦鳳姑道:「那天晚上,大雨,老太

該相信,不是我放的。」 鐵大哥,講給旁人聽,或者不相信,你應秦鳳站點了點頭,道。 [真的。不過 鐵雄失聲道:「圓的有蒙汗樂?

•我相信!」 鐵雄幾乎連考隱也不考慮,道。「是

更不知道了!」 家大宅中,究竟又發生了什麼事,你自然 說了一遍,鐵雄越聽,雙眼睜得越大。 秦鳳姑道。「後來,你一直躺着,李 秦鳳站又嘆了一聲,將接着發生的事

鐵雄的呼吸有點急促。道:「鳳姑

一定可以活回來之後,才探聽到的,當天在醫院裏一動也不能動,但是洋大夫說你

秦鳳站道。□我是在事後,你雖然還

本沒法子教,等到第二天火才熄了,有人幾里地外,都能見到濃烟,火太大了,很 而是有一種劇烈的,想要嘔吐的感覺,他 大哥你也在李家住過,總共才多少人? 都被燒成了炭,沒有一個人認得出來,鐵 進火場看過,足足燒死了一百多人,屍體 鐵雄的聲音在發抖,他並不是害怕 秦鳳姑點頭道:「是,好大的火,十

道。「最多……也不過三五十人,怎麼會 有那麼多……人? 秦鳳姑發出了一下近乎呻吟的聲音

出來。 家鏢局和北續鏢局的人,一個也沒有。 道。「自那場大火後。就再沒有人見過五 ,他實在想大叫,可是却一點聲音也發不 鐵雄直跳了起來,喉間「格格」作聲

被燒死了,鐵大哥,他們全被燒死了 話,他只是突然迸出了一句話來,叫道。 「火起時,他們爲什麼不逃?」 鐵雌在一時之間,真的不知該說什麼 秦鳳站的聲音越來越低道:「他們全

時,他們根本全不能動!」 然是他們全被做了手脚。吃下了連唐門出 的人,也辨認不出味道的蒙汗藥,火起 秦鳳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一自

才道:一爲什麽有人要燒死我們? 鐵雄搖着頭,一直搖頭,過了好久,

他有時可能和他們打得頭破血流,打得面 等於他的親人,是他的兄弟、師長,儘管 可怕,那些總鏢頭、鏢頭、趟子手,全都 紅耳赤,但這時,他却像是挖心鏤肺一樣 他在講到「我們」兩字時,聲音啞得 (未完

難忘山海誓 虎穴鬥

家玉,石枫力予反對,曾非對月兒用强不逞,知難而退,翌日,石枫與月兒在食堂進食

多里的小鄉中歇宿,遇青龍會主督非,她要脅月兒隨她同往五聖府侍候王

突有大漢高呼六公子駕到,堂中食客盡皆恭立,石欄因不知六公子係何人,安坐如故

致觸其怒,六公子隨從楮愛孟要教訓石楓-

有强烈反對,方濟禀明五聖,擇吉結婚,江湖黑白二道中人,多赴恭賀。石楓和月兒在

去。方濟擴得王家玉後,用强佔有了她,王家玉雖不願,可也沒 上回書至石楓以一招神功,震退排教三老,偕月兒向五聖府趕

無法全身走出這家客棧的店門。 理,這無異說明石楓夫婦非死即傷,决定 湖朋友怎會送給他閻羅的渾號,讓他來處 因此,人們的心情緊張了起來,一雙 **楮愛孟是出了名的心黑手辣,否則**

婦及兩面閻羅瞧着。 雙睜得大大的眼珠,一瞬不瞬的向石模夫

姓? 楮愛孟跨前一步,冷冷道:「朋友貴

告訴你的。」 兩面閻羅道:「跪下,給老夫爬着出 石楓緩緩立起道:「說吧,閣下。」 兩面閻羅道。「站起來說話,老夫會 石楓道:「姓石,閣下有何指教?」

麼?說出來讓石某考慮考慮。 石楓面色不變的微微一笑道。「憑什

閻羅。」 兩面閻羅道:「憑老夫的字號,兩面

以奴拟主,太狂了一點?」 的名頭要高過那位六公子了,閣下是不是 石楓啊了一繫道。「這麼說兩面閻羅

> 可怪老夫不得!」 不想殺人的,你小子居然敢挑撥是非,道 兩面閻羅陰陽臉一變道:「老夫原本

吐,勁風嘶嘶,分向石楓身前五大要穴襲 話落招出,五隻鋼鈎似的手指猛的

他擊中,就可能血流五步,橫屍就地。 指尖發出來的剛猛勁力,任何穴道只要被 而且他出招之快,宛如星馳電掣,往 此人一招出手,果然毒辣無比, 瞧他

往使被襲之人,在防衞時遲了一步。 樣的使得得心應手,奪奪幾聲輕响,已全 自然,他還招彈指襲穴,仍像往常

部擊中了石楓的穴道。 ,那張陰陽怪氣的醜臉竟變得面無人也。 只不過他的面色並不如想像那麼輕鬆

威武的兩頰,還是一片淡淡的笑意 原因是石楓並未五步橫屍,他那英朗

高人。 「現在知道了?還要不要石某爬着出

「老夫看走了眼了



好,只要閣下有那份能耐,你拿去

-49-

閻羅不再說什麼,翻腕一掌,猛

之力,由四周向中心壓來 之間空氣突然凝結,一股無與倫比的緊縮 石楓心頭一凛,這才知道兩面閻羅的 掌無聲無関, 但知令人感到刹那

然動彈不得,大好頭顱,眼睜睜的讓人拿 盛名,果然並非盧致 若如他未在仙女觀習藝,此時只怕已

湖的强悍對手依然不敢終毫大意。 現在他縱然胸有成竹,但面對名滿江

翻腕一掌,猛向五尺外的兩面閻羅劈去 這像是一記手刀,劈出之時,掌緣向 法輪九轉玄功,他已提至十成,同時

地,以手刀對付混元一炁神功,豈不是自 柄吹毛立過的實刀,也是英雄難有用武之 就兩面閻羅那招威力來說,縱使是一

然而,嗤的一聲巨响 ,兩面閻羅竟應

而且他一條右臂齊肩而斷 像是刀斬

生生的劈掉兩面閻羅的右臂。 他們想不出石楓這遙遙一 意外使在場之人無不大吃一驚 揮,何以能活活

横行江湖的高手現出了落寞的神色,他萬 當六公子爲兩面閻羅止血之時,這位

妳瞧到過洋人麼?

什麼會在水裏不沉?」 珠的怪物麼?我真奇怪,他們的鐵売船爲 瞧到過的,不是那些黃頭髮, 藍眼

眼看就要淪於異族了!」 的却在醉生夢死,追求權勢,大好河山 唉,洋人挾堅甲利兵横行中華,咱們當政 「那是別人的進步,咱們的落伍了

「你說的是,可是咱們又能有什麼作

速度,一逕向五聖府奔去

他們像兩具幽靈,以快得肉眼難見的

初更過了不久,兩條人影,已越窗而

人,並未作森嚴的戒備。

五聖府有明椿,無暗卡,雖有巡邏之

出

什麼就不能够? 「能,楚雖二戶,可以亡秦,咱們爲

可是以太平天國那等强大的力量

仍然難以避免覆亡。

人物。

之世,還找不出一個敢向五聖府討野火的

這並不是他們太過大意,實在是當今

偏學胡見語,爭向城頭罵漢人,這是一件漢族不肖子孫殘殺同胞的結果,唉,漢人漢的一那只是一些數典忘祖,貪圖權勢的 十分痛心的悲劇。 咱們現在的處境,並不比太平天國

見黑壓壓的一片屋脊,在此等所在暗中找但五聖府大厦千間,在高處一望,只

很輕易的就闖了進來。

因此,石楓月兒並沒有遭到半點阻碍

人,無異像大海撈針一般

劇,可能會舊事重演! 的時候好,咱們如若有什麼行動,此等悲

的 敦國脈的種子,它總有一天,會茁莊起來養曆力,我不希望成功在我,只要播下挽 「妳說的對,所以我要激勵民心,培

意外的發現

更次,當他們心灰意冷之際,却有了一椿

他們穿越了不少房廊,找了將近一個

山藏珍圖了。 「那麼公子播種的本錢,就是半壁河 「是的,我要用它聯絡民間組織,使

可愛。

鼻的花香。地域雖是不廣,但佈局却十分

那是一個小巧的院落,飄揚着一股沁

,公子是否也要與他們聯絡?」 青龍會門徒衆多,分佈於大江南北

心一點。

他們雙雙飄落窗下 月兒道·「好的。

眞箇輕如落葉

回頭對月兒傳音道:「咱們過去瞧瞧,小

石楓向一間燈光外露之處瞥了一眼

典忘祖的漢城 「要,但青龍會主曾非,就是一位數 ,她藉官府之力,將長江

> ,他使的是武林失傳的破折神刀,當今之念俱灰的搖頭一嘆道:「六公子!回去吧 世,只怕無人能敵

父他老人家也無法破他不成? 六公子愕然道:「破折神刀? ·難道師

咱們却不堪一擊。 兩面閻羅道。「但願令師能够破解

但

起,五聖府跟你勢不兩立。」 石 閻羅架走,回頭惡狠狠的對石楓道:「姓 的,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自今日 石楓道。「原來閣下是五聖府的 六公子面色難看已極,他命人將兩面 ,很

候教。 」 好,十日之內,石某一定到五聖府向令師

失信。 六公子恨聲道:「好,希望閣下不要

始終默默的呆坐着。此時忽然幽幽一嘆道 「公子!咱們沒有錯,這般人爲什麼要 在石枫與五聖府的人動手之時,月兒 語音一落,立率手下飛馳而去 0

情。一

片敵視的目光,只不過都是敬而遠之,將 倆當做不敢親近的兇煞惡神罷了。 石楓流目四顧,果見食堂之內,是一

他們的仇視了,不管這些,人不犯我,我偶像,咱們拆了五聖府的台,自然要遭到 府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 石楓淡淡一笑道。「這也難怪,五聖 ,妳還想吃點什麼? 我不想吃什麼了 ,咱們回

房裏去吧。」

回到客房,月兒皺着眉頭道:「公子 石楓道:「好的

青龍會,必先除去這名無恥的漢賊。 帶的清都潛力幾乎摧毀殆盡,咱們要聯絡 傳出。 此時一股甜軟嬌媚的語聲,正由房中

他們手挽着手,心連着心,準備以滿腔 一席長談,這雙夫婦的心情開朗多了 主,在你們五聖府之前,就顯得無足輕重 「別這麽說,五爺 ,小妹這個靑龍會

熱血,去做挽救國脈的工作。

客來了。 勿怪日間瞧不到她,敢情她到五聖府作 原來那甜軟嬌媚聲,竟然是青龍會主

破窗紙瞧看,只好以耳代日,忍耐着細聽在這兩大絕頂高人之前,石楓不敢點 氣,難道他就是五聖的老么方關山不成? 但那五爺又是何等人物? 聽曾非的語

玉的婚事,妳有些什麼看法? 」 哈哈……咱們兄弟不過薄有處名罷

那還不是她天大的造化? 「這還用說麼?家玉能够做五聖的兒

還不是一個太過糊塗的人。」 「五爺之意是……」 「不,曾會主,方關山雖是狂了一點

能在江湖中稱稱字號……」 得這點道理。咱們兄弟聲譽再高,也只 「貧不與富門,富不與官門,方某還 「五爺的話我懂,不過::

「五爺既然如此吩咐,小妹只好直說 「有話會主不妨直說。」

實…… 强硬的手段,對我那位侄女兒造成夫婦之 一頓,接道:「聽說大公子是以

點塵不薦,然後摒住呼吸,靜靜的查聽室 ,如同一記晴天霹靂,使房內房外之人 青龍會主曾非這一句「造成夫婦之實

石楓道:「月兒,有件事我不知道該

全店之人都在瞧熱鬧,只有她沒有現身出

· 那青龍會主不是說也住在本店麼?適才

怎麼說。

慮什麽?」 之間選有不可以說的話麼?對我你選要顧 由神色一怔,道:「你瞧你,咱們夫婦 月兒不知道石楓何以忽然有此一問 石楓道:一妳說的對,夫婦一體,應

事體過大,我怕因此而影响咱們之間的感 愛逾生命,怎會有什麼不滿呢?實在因爲 滿,只要你說一聲,我會處理我自己。 從四德,妻以去爲天,你如若對我有所不 「公子!我讀書不多,但也知道什麼是三 該是無話不可說的,只是…… 石楓道:「妳誤會了,月兒,我對妳 月兒以一雙柔英握着石楓的雙手道。 唉

任何事都不會影响咱們的 月兒道:一不會的,除了你不要我

石楓畧作沉吟道。「月兒,妳是不是

滿人? 月兒平靜的一笑,說道。「妳瞧不起 石楓道:「不是,我還不至於如此偏

石楓道:「 月兒道:「那你何須有此 我當然有問的理由。」 一 問?

兄,只好做侍候别人的丫頭了。」 死,先母盡節殉夫,我這個無父無母的孤 死,先母盡節殉夫,我這個無父無母的孤 月兒道:「是的,先父是鑲白旗的滿

禁悲從中來 往事不堪回首,這個美麗的小婦人不

妳那傷心之事的。」 的嬌軀道:「對不起,月兒,我不該引起 石楓急忙爲她拭去淚水,環臂擁着她

好漢,誰與寬些尺度?試看當年韓王,豈 長纓,何時入手,縛將戎主?未必人間無 我想你不止是要瞭解我的身世吧?」 石楓長長一吁道:「國脈微如縷,問 月兒破佛一笑道:「不要緊的,公子

詞來了。 悲歌的哼起南宋詞人劉克莊「賀新郎」 有穀城公付授……」 他沒有回答月兒的問話,却忽然慷慨 的

他寫詞的主要內容,月兒雖然不見得能懂 這些,但由詞中的含義,已領悟到石楓的 國家命運,和揭露朝政及社會的腐敗,是 劉克莊是南宋後期的重要詞人,關懷

知道理由,也沒有這個必要。 要做什麼,只告訴我怎麼做就是,我不想 是你石家的人,死是你石家的鬼,今後你 必再說什麼,我只告訴你一件事,月兒生 ,她面色一 整道・「 公子

這是完全的信賴,絕對的服從 也是做妻子的對丈夫的愛, 深如海

感到一股温暖的熱流,一直衝向他的腦 石楓還能說什麼?他默默的擁着月兒 高如天,完美得毫無瑕疵。

嗯。」 「月見。」

同時心頭一震。

楓川露出了馬脚。 方關山的心頭震動不打緊,房外的石

人,也難以平抑那勃然而起的怒火。 迫改嫁他人的男子,無論他是何等冷靜之 試想,一個乍聞妻子遭人强暴,並被

口怨氣。 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却也無法忍下這 所謂殺父之仇,奪妻之恨,石楓雖是

且較平日還要急促幾分 自然,他再也無法摒住他的呼吸,而

已傳了過來。 月兒剛剛暗道一聲「不好

「大爺石楓。

方關山的喝問。 石楓奉着月兒暴退丈外,傲然的接下

人身高不滿五尺,腰圍却粗得像牛腹一般 股懷然不可侵犯的威儀,他用手摸了一 他是向橫裏發展,模樣兒像半截樹椿。 疏疏落落的鬍子,雙目烱烱,向石楓月 別看他長像不怎麼樣,臉上却流露出 其中一人果然是靑龍會主曾非,另 他語音未落,兩條人影已破窗而出 發量當不了死, 他是豁出去了

量了,當着中原五聖中的五爺 青龍會主道. 石楓道:「不錯,閣下是誰? 「姓石的, 你太不知自

兄冷冷的一瞥道:「你就是石瘋子?」

狂的份兒? 石楓喝道:「住嘴, 大爺跟姓方的說

,誰叫妳胡亂插嘴的? 一變,但她始終忍了下

話

--50--

聖府 來,她知道姓石的不好惹,何况這兒是五 ,她沒有喧賓奪主的必要。

果然,方關山一聲冷叱,道:「給我

餘條勁裝大漢已由暗影中飛撲而出 騰不到一個人影,但方關山叱聲未落**,** 這般人一律使用長槍,一聲未出,便 這座小院之中,除了他們幾位

石楓月兒身上扎來。

八方攢射,十幾隻明晃晃的槍尖,分別向

肩而立,適才那一轉快得令人難以相信 好像他根本就沒有移動過似的。 石楓圍着月兒轉了一圈,仍然與她併

也顯出一片恐怖之也。 櫻唇在輕輕抖顫, 連她那張會說話的俏目 但方關山變了臉色,青龍會主曾非的

位頂尖高手也會觸目色變。 這實在是一椿可怕的景象,勿怪這兩

那間,便已失去了生命。 原來那般氣勢汹汹的槍手 , 只不過刹

漢全部成了死人。 而且沒漏掉一個,十幾個活生生的大

最恐怖的不是死,而是他們那種難以

週中心的一點才對。 射麼?那麼他們攻擊的方向,應該是圓 他們圓週未變,攻擊的方向却有了出 他們不是手執長槍,向石楓夫婦八方

他們忽然向右轉了四十五度的角度,

枚正好扎入他們右側伙伴的後心。 他自己也被左側的同件扎入,一個連

該如何自處?」 的手段將你的妻子予以姦污,請問前輩你 **輩暗中下毒,再奪去你的妻子** ,並以强暴

何不說明白。 方采山一怔道:「少俠必有所指,你

信。

人必須是第二者,奪罷之言,很難令人採

大聖方采山道:「對不起,少俠,證

石楓道。「

不,她是在下

掩護在下逃亡,竟被方濟强行辦走……」 方端,在九江附近的殷村,以散功及七竅 對在下及內人王家玉暗下毒手,內人爲 石楓道。「貴府大公子方濟,二公子

將這小賊拿下 殺人,已經罪在不敬,居然還敢信日斟職 混淆視聽,煩惱大胆已極,來人,給我 聖方明山大鳴 一聲道:「小戲園府

交談,內容只是含侄女婚禮籌備之事,此

青龍會主的非道:「小妹與五聖雅會

人信口雌黄,真箇無恥已極。一

石楓佔不到青龍會主會反咬一口,忍

道:「當眞麼?會主。

暴之事,曾會主十分明瞭。

大聖方采山向青龍會主智非遙遙一拱

青龍會主曾非與五聖交談,對內人遭受强

石楓呆了一呆道。「在下適才曾聽到

向石圖大場所了過來 較技寫一響暴活, 方有兩名勁裝武士

弟的聲譽、這件事魯恭不得。 大學方采川擺擺手道:「事關咱們見

口舌!」

你們狐鼠一傷,逞口舌在下自是狐掌難鳴 不住仰天一陣狂笑,說道:「我早該想到

,那麼,前輩劃下道來吧,咱們何必浪費

意旨,脚下微微一窒,便翻身退回原處。 哥!別人欺上門你還要容忍?」 二聖方明山大爲不滿,冷冷道:「大 那兩名勁裝大漢自然不敢違背大聖的

主張,二弟稍安勿躁。」 語音一頓,再目注石楓道:「老夫總

月兒道:「咱們小姐王家玉,是身受不妨先說出來咱們聽聽。」

大型方采山道:「什麽意見?石夫人

其害的當事之人,前輩何不叫她出來當面

大聖方采山微微一笑道:「大哥自有

輩能否採納?

月兒道:「賤妾有一點淺見,不知前

武林了。」

你如若再姑息下去,咱們兄弟就只好退出

一型方明山道:「瞧到了麽?大哥

不能聽片面之詞,你說是麼?」 石楓說道:「前輩可是要在下提供證

石楓指着月兒道:「她名叫鈕月兒 大聖方采山道:「那自然最好不過了

王家玉出來與身說法,應該是無人可以駁

月兒年歲雖輕,智慧却十分之高,要

大型方采山道:「鈕姑娘跟少俠也是 與王姑娘出來。

二型万明山道:「清兒陪伴王姑娘到

大聖方采山道:「好,二弟,命濟兒

--52-

是內人王家玉的使女…

着一個,像用鐵絲穿着的一串死魚。

循邪法? 爲什麼會這樣?難道石瘋子當眞會妖

幾乎在同一時間,以巧勁使這般大漢變了 ,他們全力扎出的長槍,却無法收它回 不,方關山及青龍會主十分明白 那是石楓的身法太快,玄功太高,他

聽聞的景象,不過使他變了一下臉色。 方關山究竟不愧名列五聖,此等駭人 姓石的,殺人償命,欠債還

錢 ,咱們換一個地方。」 石楓冷冷道:「只要閣下劃下道來

在下無不奉陪。」 此時死人已被抬走,方關山向一名青

而去。 管事,他應了一聲「遵命」,便轉身急馳 衣老者道:「擊鼓。」 青衣老者名叫駱允言,是五聖府的二

論。 方關山再回頭對石楓道:「咱們去武

管事的駱允言。

圓不下百丈,規模頗爲驚人。 武場是五聖府的門下習武的場所,方

隻虎皮交椅。 上方是一座發號司令的將台,設有五

鼓。 將台之左是座鼓台,架着一面牛皮大

大的銅鑼。 將台之右是鉦台 ,木架上掛着一面龐

邊都可容納百人之多。 由鼓鉦一台向下延伸是看台 ,左右兩

建有「換衣室」「醫療室」「休息室」 再往下就是較技的場所不 那兒兩傍

生了什麼事?五弟。

來。 洛陽採購嫁妝去了,一日半日,選不會同

娘歸來之後咱們再作計議。 石少俠,老六歡迎你暫留五聖府,待王姑 大聖方采山畧作沉吟道:一這樣吧

怒火也發作不得,其實他的心頭早已蒙 一層陰影,感到閱讀五聖是一件極大的 **モ家玉既不在五聖府,石楓縱有滿腔**

嫁妝,她必已廿心做方濟的妻子。 試想王家玉既願與方濟同往洛陽採購

府相比? 浪子而已,論財論勢,他那一點能與五聖 右瘋子只不過是落魄江湖的一個

花之人,也忘不了他佩海誓山盟的深厚情 只是,他不相信王家玉是一個水性楊

暫留五聖府等待王家玉的歸來。 他雖是做了决定,但今晚之事仍不能 ,他决定接受大聖方采山的建議

服界,豈不如入寶山空手而回!」身懷絶技的武林高人,咱們如不藉此開開 算完。五聖方願山第一個就放他不過。

開開眼界麼? 大聖方采山道:「石少俠願意讓咱們

生晚輩用上「開開眼界」的措詞? 顯然,五聖方關山是別有用心,大聖 中原五聖是何等身份,怎能對一個後

方采山因語引話,語氣也勉强得很

那高人二字 然一哼道:「在下一個武林末學,怎敢當 石楓明白方關山不會輕易罷休,遂傲 ,但五聖前輩如想賜招 ,石某

兵器室一等。 場的牛皮大鼓。 適才方關山叫駱允言擊鼓,就是擊武

方關山一指石楓道:「此人就是石痕

就無從知曉了。 容五聖府人人皆知,像石楓夫婦這等外人 擊鼓鳴鉦是五聖府的訊號,訊號的內

,他先將青龍

盞熱茶的時間才到達武場,石楓舉日一瞥 隆隆的鼓聲已徐疾有緻的响了起來。 心頭不由微微一慄。 在鼓聲停歇之後,他們還走了約莫一

各勁裝武士,他們全部懷抱兵双,肅然而 較技場的一端,靜悄悄的立着五六十

有男有女,年歲全在四旬以上 左右看台之上,坐着三十餘人 0

白的青衣老人,及適才會在小院現身的二 一律身着寶藍長袍,及一件黑緞馬樹。 將台之上,是四名五旬以上的老者, 四名老者的左右,分立着一名鬚眉斑

毫無懼意,只

他心頭暗懍的原因,是武場已聚集如此衆 女捧香爐,形成一股莊嚴穆肅的氣氛 另有八名男童,八名女童,男捧長劍 這場面雖是驚人,但還嚇不住石楓,

實在並非僥倖所致。 竟未聽到半點聲息。 由此可見五聖府能够保持聲威不墮

台抱拳一拱道··「小弟參見各位哥哥。」 ·什麼事?五弟。」 五聖之首的方采山微微頷首道:「發 他們到達武場之後,方關山立即向將

多之人,從鼓聲响起到形成此一場面,他 他倆隨着方關山走出那座精緻的小院 ,他們 光却一起落向兀立台前的石楓夫婦身上 會主邀往看台,才轉身步向將台之上。 會酌情處理的。 該如此,任何環境都不可能轉移她全心追 到挫折,連逃生只怕也難以如願。 示? 少俠…… 折,五聖雖是狂傲,對道雙年青夫婦仍生 隨丈夫的意志 對石楓具有無比的信念,只要石楓認爲應 出一片嘉許之意。 以莊嚴穆肅的神態,靜靜的等待下文。 ,任他風雨怎樣狂猛,他依然堅定不移的石楓似乎沒有想到這些,他像一座山 他俩不僅身陷重圍,孤立無援,一旦遭 ,他不僅擅闖本府,還殺死本府十幾名 此等景象,對石楓宍婦是極端不利的 此時整個武場鴉雀無聲,但近百雙日 方關山應了一聲「是」 方采山道:「五弟請歸座,此事愚兄 月兒更是一個十分可人的小婦人,她 此時,方采山咳了一聲,說道。「石 此等無畏的氣度,不能不令人暗暗心 因此,他倆沒有畏怯, 石枫說道。一不敢當,前輩有什麼指

餘條生命,必然有不得不爾的理由了? 方采山道:「那麼少俠請說。」 方采山道:「少俠擅闖本府,殘殺十 石楓道:「請問前輩,如若有人對前 石楓道。「有。

股威武不屈的傲態。 只得恭敬不如從命了。 話說得頗爲委婉,但語氣之間却有

大型方采山十分於賞這位沉穩如山的

甚麼,大家點到爲止就是。 年青人,遂佛徽一笑道:「以武會友不算

的傷勢,他震驚於石楓的武功,但不相信六公子的報告,甘至才不知 六公子的報告,也查看過兩面閻羅精愛孟 大聖方采山此舉是有深意的,他聽過

叫二管事駱允言出場,掂掂這雙夫婦的斤 縱然如此,他仍不敢心存輕視,他想

聖府的台,不除去他將難以維持五聖兄弟遣般想法,他們認爲石楓宍婦是存心折五 ,及五聖方關山却不

大聖方采山一怔道•「五弟……」已揚聲叱喝道•「麻彪出場。」 因此,不待大聖方采山吩咐,方關山 煊赫的聲威

再說甚麼,他那創瘦的面頻之上,顯出 血債,五聖府也不能讓別人砸了招牌! 方采山見方關山語氣堅决,也就不便 五聖方欄山道:「大哥,咱們有兩筆

此時脈彪已然出場,全場的目光都向

等大胆之人,也必然會大吃一驚。 他像一枝竹竿,兩臂長得異於常人。 因爲那只是一個骷髏,找不出半點活 如果你向他的面頰瞧上一眼,任是何

芒的目光,與一臉像薄霧似的黑氣。 惟一不同於骷髏的,是他一雙泛着綠

--53---

動。 膝蓋不彎,雙手也直綫下垂,不作絲毫擺 他走路的姿態,也與常人有異,除了

度之快,却較常人三倍有多。 石楓月兒在方關山呼叫脈彪出塲之際 像他這般行走,只能說是跳躍,但速

已雙雙轉身形,及見到麻彪竟是一個 ,只要不讓他毒力沾身,就沒有甚麼好 人非鬼的怪物,月兒忍不住嬌容遽變。 「公子一他……他……」 「不要怕,此人只是練就一身毒功而

使週身三尺之內,變作一片無形的鋼鐵堡 了上去,他將法輪九轉玄功,提至十成, 爲了免除月兒的怯懼,石楓主動的迎

朋友請了。 在麻彪丈外之處,他雙拳一抱道。「

來勢如風,一雙鳥爪似的枯掌,一上一下 分向石楓的胸腹抓來。 誰知廠彪根本不理會這個,足尖一點, 見面打個招呼 ,這是做人應有的禮數

Īij 如是功力稍差之人,這一見面就非躺下不 出手便是煞着,來勢又是如此之急, 然,他傷不了石楓,這麼凌厲的一

看台上坐的都是有頭有臉的高手,全

石楓輾轉反側,說甚麼也無法進入夢 夜色深沉了,三更已過。

色

兩難的局面 但王家玉却去了洛陽,致使他陷入進退 闖五聖府,是爲了營救他的妻子來的

陪她同往的, 又是他的情敵方濟 而且王家玉去洛陽是爲了採購嫁妝

已移情別戀,等下去,可能會弄得丢人現 無論何等愚蠢之人,也會明白王家玉

有見到王家玉,他是難以心安的 但他不能相信五聖府的片面之詞 ,沒

酣睡中的月兒瞥了一眼,逕自拉開房門,他輕輕一聲長嘆,緩緩起下床楊,向 走向冷香襲人的花圃。

有畵中帶詩的超俗景色。 有形式古樸的拱橋,真簡是匠心獨運,具 是清溪縈迴,流水游旃,通路之處,均架 **這片園林頗爲廣大,最爲突出之處,**

忽然他脚下一窒,目光由溪水掃向一 石楓信步爲之,沿着一條白石小徑緩

因爲寒月斜掛,在溪水中映出一個美

朱門。

門內另有一個小巧的院落,五幢精舍

她自然不是拱橋,而是一個長髮披眉

逕向住處走去。 他又是向拱橋瞥了一眼,身形

避讓,只得一起揚聲出掌,將腥風震得隨都知道這股腥風沾惹不得,但他們來不及

麻彪呆了一呆,再度掄掌向石楓撲擊

蔓延到整個武場都是。 住的狂嘯,雙掌上下揮舞,使得滾滾腥風 分倒像鬼的怪物弄得兇性大發,他口中不 彪的攻勢如何凌厲,始終對他無可奈何。 如此一來,竟將這位三分不像人,七

旁觀者却迫得紛紛走避。 纏鬥的石楓仍在繼續週旋,五聖門下那些 這才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跟麻彪

,兩側看台上加起也不足十人。 此時將台之上只剩下五聖及兩名管事

兒,再也瞧不到一隻人影。 較技場上的旁觀者就更少了,除了月

命。 折神刀,麻彪縱然不死,也會丢掉半條性 其實以石楓的功力來說,要收拾這名 不過是舉手之勞,只要揮出一記破

但鬥了幾乎頓飯時間,他一招都沒有

傷了 彪能够知難而退。因爲他要暫留五聖府, 這並不是石楓不敢還擊,他是希望麻 人實在有點不便。

楓的好意,麻彪似乎毫無所覺。 可是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對石

黑色勁風,交叉着向石楓胸膛猛撞。 不僅如此,他的攻勢陡地一變,兩股

古腦搬了出來。 這是他壓箱底的本領,在盛怒之下一

掣電,而且壓力如山 這兩掌也實在驚人,不止是掌力快如

開他這全力一擊。 石楓雖是在時時戒備,此時也無法避

相稱

了,閣下劃下道來就是。

對方采山稱前輩,對方關山則以關下

爲氣惱

刹那之間,石楓不由面色驟變。 當那兩股黑色勁風觸及石楓護身玄功

毒掌之下 僅憑玄功護身,可能會傷在這名怪物的

黑氣,竟被石楓的破折神刀中分爲二,並 麻彪那雙掌交擊所迫出的那股奇毒無比的 到月兒立身之處才將身形穩了下來。 向那股黑氣猛揮而出,同時身形暴退,直 此時門塲之上出現一股奇異的景色,

麻彪也躺下了,而且開腸破肚,死狀

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但那驚心動魄的過程,仍使人們目瞪口 這場武林罕見的搏門,就此宣告結束

能敵,方關山安排他出戰,是想置石楓於

就這樣,他的一身毒功,已是鮮有人

倒像鬼的模樣,已是十分不易了。

不少心力,能够恢復到三分不像人,七分

方關山採集靈藥爲他治傷,確實費了

遇五聖方關山將他救回五聖府。

五年前他因練功不慎而走火入魔,巧

力,並不比中原五聖遜色多少。

脈彪是魔道中的一名絶頂高手

,論功

良久,她才幽幽一嘆道:「公子!

接着方采山命二總管駱允言爲石楓宍按看方采山不想追究,他只好暫作隱忍。

他自然不肯罷休

抱道。「在下一時收招不及,希望前輩能 語音一頓,跟着向大聖方采山雙拳一 石楓道。「不必担憂,我很好。

暫時平靜下來。

之事?」 欠債還錢,諒解?哼,天下會有這麼便宜

石楓淡淡道:「那麼石某就無話可說

少女應了一聲,轉身急馳而去

倚紅假翠的所在。 燭影搖紅,獸鼎傳香,此間竟是一個

感覺。 楓還是第一次,自然會有一種怔忡難安的隨着一個陌生女子走進她的香閨,石

她擰轉嬌騙,對石楓嫣然一笑, 「少俠不必拘泥,隨便坐。

蓮步輕移,在梳妝台前坐了下來。 啊……激激。 然後

石楓有過女人,姿色風韻,都屬上乘

就似乎缺少了一點甚麼。

那是無可拒抗的熱浪,與奪魂褫魄的

軟神酥了。 ,此時此地,只怕早已被那熱浪衝擊得骨 只要是一個男子,只要他是血肉之軀

神自是在所難免。 石楓是一個血氣方剛的男人,偶爾失

整道:「姑娘,咱們似乎素昧平生。 不得不時加警惕,因而收攝心神,面色一 那姑娘微微一笑道:「相逢何必曾相 不過他明白自己的處境,身在虎穴 L...

姑娘總該有一個稱呼。 識,你說是麼?少俠。」 石楓道:「姑娘說的是, 不過石楓對

有過耳閉。」 那如娘道:「我名水紅蓮,少俠也許 石楓愕然道:「是方夫人?在下當價

道上,素有中原第一美人之譽。 水紅蓮是五聖方關山的夫人,在江湖

成爲明日黃花了 分暫短的,待人老珠黃之時,美墮二字已 但無論她怎樣美麗,女人的青春却

只是這位年歲最輕的五聖,已過了知

果她就是方關山的宍人,實在令人難以置 如

關山,歲月悠悠,已經虛渡二十六個寒暑一紅,幽幽一嘆道•□ 妾身十五歲嫁給方 信 水紅蓮似已忖知石楓的心意,她眼眶

十五歲出嫁並不算出奇,李白在「長

未嘗開。 信又怎樣?人家完婦之間的私事與他 一她的話是可以採信的。

武林的一代霸主,如果讓方關山瞧到了他 再說, 水紅蓮羅敷有完,而且是領袖

承蒙夫人寵召,在下感到十分樂幸,但: 在下不得不就此告辭。 於是,他站了起來,雙拳一抱道。

邁曠達,英武不羣,原來……咳…… 水紅蓮畧作沉吟道:「聽說石少俠豪

人怎能輕信,告辭了。」 這等是非之地,自以及早離開爲宜 石楓淡淡道:「那是江湖誤傳,方夫

---54---

少俠!何必來去匆匆: ,柔似春風拂面 而且

此時的速度,較適才更快三分。 但石楓身法輕捷,來去若烟,無論麻

他估不到此人的功力竟是如此的强悍

弟,窳彪迫人太甚,石少俠沒有錯。」

方采山微微一笑道:「不要生氣,五

石楓這一股傲氣與胆識,使方關山大

方關山道。「可是……

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只得單掌一立,

講理。 」

上費了不少心力,可是,咱們兄弟不能不

方采山道:「我知道,五弟在麻彪身

向兩側急湧,跟着隨風四散而去。

片驚悸之也。 月兒緊緊依偎着石楓,俏臉上仍是

沒有事吧?」

够諒解。

方關山冷冷一哼,道:「殺人償命

存有戒心,石楓也不願與奪妻者的親友往

頗爲精緻,似乎是一所專事修養的別院。

這倒是各適其所,五聖府對石楓夫婦

實際上是與五聖府的正屋隔開的,但陳設

石楓月兒的住處,緊靠着一座花園,

而聲呼喚來得是那麼突然,石楓焉能不神 對不起,姑娘!在下無心至此,實

在 「不必介意,少俠,相見就是有緣, …咳,太過唐突。

咱們聊聊有何不可?

難道會畏懼一個纖纖弱女子不成?」 「只要暗室無虧,何必畏懼人言,而 「姑娘謬讚,石桌愧不敢當,只因瓜 , 在下不得不有所顧慮。 、俠豪情萬丈,是人間罕見的大丈

妾身還有重要之事相告。

請隨妾身移玉一行。」 「此地相談不便,少俠如果相信得過「姑娘是誰?」 「這……

下拱橋,向一片濃蔭之中走去。 身已派湘菱守護,不會有甚麼問題的。 她語音一落,立即蓮步姍姍,轉身走 來吧,少俠,尊六人安歇之處,妾

那動人的身影,一逕闖入濃蔭。 ,前面丈外之處,是一扇虛掩着的月洞 經過一條曲折的小徑,由濃蔭穿了出 石楓畧作遲疑,終於趨上拱橋,追隨

幢精舍之內,兩名勁裝配劍的少女立即那位前行的姑娘,將石楓帶進中間的 排列得有如梅花。

未經我的允許 那姑娘向兩名少女吩咐道:「傳下去 ,任何人不得擅入。」

失禮得很。

五聖兄弟,以方關山年歲最輕

命之年了 再瞧水紅蓮,只不過是二十出頭,

干行」詩裏就說過•「十四爲君婦,羞顏

那將是怎樣一個可怕的後果?

但他身形一轉不覺神色一呆。(下期續完)

刀出頭顱飛 棍搗屍 體橫

但只怕就難免不驚動下面那位葛堂主。

才狠着心腸回答道:「有好幾個站在門外

方二嫂打了一楞,稍稍盤算了一下,

我沒看清楚,你最好……請……請……

要向這個段二落刀,得手雖然沒有問題,

而段二則離兩三步就站住了脚,如果

刀自是方便之至。

長的,兩隻眼睛又只死盯着一處地方,落 往方二嫂懷裏送,他既自動把類子拉得長 前

文提要:

方大娘的餃子店打烊後,方二嫂母女提着一桶餃子送進後院房內的地窖中交給宋四

方大熊的餃子店中藏有秘密,一舉黑道中人,咸皆蠢蠢欲動。那

白天星又施借五

上打歪主意。

理由很簡單,這個段二沒在方二嫂身

宋四是勾着腰,伸着頭,一顆腦袋直

沒有睡一 大黃板牙,嘻嘻地道:「葛堂主和段二還 宋四勾着腰,躡足走過來,吐着一對 太早了一點吧?」

人頭飛起! 他最後一個字剛剛出口,刀光一閃

褐衣漢子出刀快,手脚更快。

宋四倒下的屍身。 的腦袋,右脚同時向前一橫,適時承住 他一刀劈下,左手一抄,接住宋四落

繫輕响外,就沒有再帶出其他的聲音來。 方二嫂幾乎昏倒。

除了一刀砍斷頭骨時,曾發出刷的二

但一截冰凉的刀尖,馬上就幫她回復

器台 方二嫂只好定定心神,又向下面喊道 示意她不許慌亂。 身後的那人以刀尖在她耳根下輕輕

• 「段……段二叔! 下面有人應道:「宋四不是已經上去

方二嫂打着戰道:一是……是的。段

你是怎麼啦?」 下面的段二有點能異道:「方二嫂, ·你最好也… 上來一下。

前面好像……好像來了幾個人……我…… 方二嫂手足簽冷,結結巴巴的道。「 :好害怕。」

段二道:「好,我來看看。

身勁裝,從他竄出地害時的靈活動作 這個叫段二的黑鷹幫徒,身材高瘦,

都生做 他快步走了過來道:一來了幾個人? 什麼樣子?

方二嫂正想回答、耳根後的刀尖,又

處走出的葛堂主,一時自是不易覺察。

只可惜全在那塊木板的陰影中,甫從亮

這時房門口的地面上,雖然流滿了血

七星客棧見到的那位快馬堂主葛百里。

這位寫堂主,正是錢廠子求救時,在

快馬堂爲黑鷹寶總舵上左堂之一,能

葛堂主,也……也……出來一下。」

他和宋四兩人所能應付得了的。

對方來的人既然不止一個,自然不是

段二想了想,覺得這話也是道理。

葛堂主,你出來一下,我們好像被人卯

於是,他轉過身去,向地窖中喊道。

方二嫂道:「他……到……到……前

陣脚步聲移動,段二出現了。

把揪住段二的衣領,一刀送出

刀穿腹,直透心窩,段二連哼都沒

楊衣漢子先點中段二的穴道, 還才一

他話剛說完,腰間一麻,渾身登時失

便知道這個段二的武功,無疑要比宋四高

首拖去一邊放好。

葛堂主出現, 褐衣獅子已將段二的屍

她必須好好回答。 整輕點了她一下,示意她這是緊要關頭,

段二道:「老四呢?

爲什麼那人要特別重視這個段二呢?

帶來了厄運。 葛百里救了方二嫂一條命,却爲自己

面紗,叫人根本無法認出他的本來面目 漢子不僅一身黑衣,臉上還蒙了一幅黑色

黑衣漢子使勁一把推出方二嫂,他自 難道他是一張熟面孔?

己也跟着撲進房中。 敵人是在以方二嫂當盾牌使用,等他猛 葛百里只顧閃避方二嫂, 急切間竟忘

穿入他的胸膛!

黑衣漢子拔出雁翎刀,一股滾熱的鮮

子道:「下去把那個麻子帶上來。」 黑衣漢子一脚踢開屍身, 轉向褐衣漢

褐衣漢子望望横仰床上已經昏了過去

黑衣漢子眼珠一滾,道。「你想打遭

的毛病,你最清楚,担保不誤正事。」 我要你下去,正是防你這一着。 褐衣漢子嘻嘻一笑道:「你放心,我 黑衣漢子推了他一把,道:「去你的

了她的面前。 她一個念頭尚未轉完,葛百里已經到

可比。

坐上這個寶座的人物,自非宋四段二之流

破綻。

二嫂,段二那裏去了?

房門口這時只站着一個面無人色的方

來,先向他報告一聲?

不論發生了什麼事,段二難道不該留

口的血,這時精眸一轉,依然被他瞧出了

所以,這位萬百里雖然沒有看到房門

段… 所覺,他望着方二嫂道:「段二呢?」 **葛百里脚下已經踩到血渍,仍似一無** 方二嫂牙齒打戰道。「段……段……

不着再說下去。 葛百里忽然揚手一揮,好像吩咐她用

果然不錯,就在葛百里手臂揮動之際

那是一根亮銀打造,突然抖得筆直的

宛如一條被烟燻出洞穴的毒蛇,刷的一 這根雙節棍從為百里的衣袖中洒出來

葛百里當然不是因爲已經看到了躲在

形之下,絶不會只依賴一雙眼睛。 一個老經驗的江湖人物,處在這種情

她自己倒沒有什麼,愛女小丫丫豈非死得

倘若她們母女倆最後仍然難逃一死

冤枉之至?

警告,她自己一刀固然是捱定了,但那樣

因爲當初她如果第一個就向宋四發出

來,對方爲了要應付葛百里等三人,就

無法再去殺害小

這樣簡單的道理,她當初爲什麼就沒

一嫂想到這裏,不禁又悔又恨,但

有信,放過她們母女?

如果三人都被除去了,對方眞會言而

處。那便是房門後面 而今放眼房中,可供藏人之處 ,僅有

現 蓬的一聲,木屑飛揚,房門上立即出

脖子了 面的那個褐衣漢子,也許不等葛百里揮動 一嫂也說下去了,因爲她知道躲在房門後 的手臂垂放下來,一刀就已砍上葛百里的 其實,就是沒有萬百里這個手勢,

雖然看出事有蹊跷,却仍舊聲色不露,繼

這位快馬堂主也算得上是塊老賣,他

續向方二嫂走去。

嫂心如鹿猫,

呼吸越來越困難,

一道銀光突然閃起。

突然揮刀竄出!

砰的一脚,踹開房門,人如餓虎一般 他大吼一聲。「我造你奶奶的!」

無戒備的朝她走來,她幾乎忍不住要不顧她見慕百里也像宋四和段二兩人一樣,毫

一切地向這位快馬堂主大聲發出警告。

雙節棍一

不是說她對這姓葛的具有什麼特別好感,

這並不是說她不忍再見慘劇發生,也

是因爲這位快馬堂主已是三人中的最後

直竄那扇虛做着的房門

門後的褐衣漢子,才發動攻擊的

來人之中必有一個藏在房內,也決無疑對方來人不止一個,那是沒有疑問的

方,無疑都够褐衣漢子生受的。 棍只要打中了,無論打中什麼地

棍的方位。

因爲葛百里出手太倉促,他算錯了落

只可惜這一棍並未打中

位

如果有人站在門後,這原是一處致命的部

他一棍打法的地方,高度與肩平齊

關鍵全在那時的褐衣漢子已蓄勢準備

的頭頂上方。

楊衣漢子雖然沒被擊中,還是給激惱

結果這一根便以寸許之差,擊在褐衣漢子 撲出,撲出的預備姿態,是先蹲下腰身

但那不是刀光。

她身邊飛一脚,又將房門踢開 房門經這一撞,立卽自動關上 方二嫂被身後那人推向一邊,那人從

打成一團 房中葛百里和楊衣漢子已經乒乒乓乓

輕,雙足離地向前平飛出去 方二嫂正感眼花繚亂之際,忽覺身子

互撞擊的兵双上迸發出來,而她如今就正火星子像爆米花一般,不斷從兩件交方二嫂閉上眼睛,脫口尖叫。

朝着這兩件兵双飛去。 里見狀心腸一軟,急忙刹勢收棍

子的刀尖,刀從腰際劃過,雖沒傷及皮肉 時露出一大片雪白的肌膚。 一件來機却給割開了尺多長的裂縫,發 一聲輕响,方二嫂掠過褐衣漢

一把推出方二嫂的是個黑衣漢子

了面紗,是何道理? 褐衣漢子不戴面紗,這黑衣藥子却戴

多長雁翎刀,已帶着一股火辣辣的感覺, 然悟及這一點,眼前寒光一閃,一把二尺

爲百里倒下了。

血,登時如泉汨汨湧出。

曖昧地低聲笑了笑道:「還是你麻煩一下 的方二嫂,貪婪地舔舔阻唇,轉過身來,

多久,何必如此死心眼兒?我們時間有的 褐衣漢子仍賴着不起道:「又用不着

--56--

--57---

漢子聽黑衣蒙面漢子這樣一說,居然懸崖 是由於「黑牡丹辛文姬」的誘惑力,楊衣 不知道是由於「一號」的震懾力,還 , 乖乖的下了地窖。 一會臉色蒼白的錢麻子被押上來

目光呆滯,竟任由兩名漢子擺佈,一句話 麻子好像已經認了命,面孔木板,

中又回復一片沉寂。 名漢子將錢脈子押走之後, 四合院

方大娘不知生死如何,小丫丫被棄置 角,方二嫂仍然昏迷未醒 這時候,一條灰色身形,突然靈 0

依稀可以看出,來的這人竟是白天星! 捷地鼠入四廂。 白天星還是平常見到的那副老樣子 映着來自地審中的那片暗弱的燈光

身上沒穿夜行衣,沒有戴上面罩,也沒有

情稍稍顯得嚴肅了些。 一與平常不同的地方,也許只是神

了一掌,方二嫂便告悠悠醒轉。 他進入四廂那間臥房之後,只輕輕拍

然後,他就停立於床前,靜待方二個

就像受寫的兔子般,從床上突然跳起來 白天星平靜地道:「別怕,方二嫂 方二嫂身軀一轉側,眼皮剛剛睜開

一艘倉惶四顧,端促地道:「那些

到……那裏……那裏去了?」 人呢?小丫丫呢?他……他……他們,都

娘和小丫丫全都太平無事,你先定定神, 件衣服,再去前面看她們。」 白天星道。「那些人已經走了,方大 方二嫂突然伏在床上,埋臉大哭。

論受多少委屈或驚嚇,只要事後能大哭一 ,心情就會慢慢平復過來的。 方二嫂哭了片刻,果然拭着眼淚,又 他知道女人與男人不同,一個女人無

白天星一動不動守候着。

遲了,只替你們放開了被綁的小丫丫和方 大叔,是你把那些人趕走的吧?」 大娘。」 白天星道:「是他們自己走的,我來 她激動地拉起白天星一隻手道。「白

二哥如果不肯回頭,這一類的事情,我敢搬去別的地方,另外找點小生意做做。方 説以後一定還會發生。」 怪不得別人,方二哥回來之後,你們最好 有幾句話,請你跟大娘記着:今天的事, 他話說完,在床上放下一隻沉甸甸的 他緩緩縮回手,又道:「方二嫂,我

布袋,不待方二嫂有所表示,人已轉身走 出去。

風却更大,也更冷了。 天空中稀稀落落的出現了幾顆星,但

停在一株大樹的陰影裏。 一輛馬車停在鎭外的官道上

目力所及,四野仍是大黑影套着小黑影月完躲在濃密的雲層背後,放眼望去

動上了宮老頭的腦筋,嘿嘿,可真不含糊

他們還說了些甚麼? 宮寒接着道。「除此而外,你記不記

意。現在想想、那缺風說的,可能就是這

當時我沒有聽懂他的話,也沒有十分留

指教?

教,只是要人!」

這位獨眼龍一開口,便不難聽出是個

質雄獨眼一眨,冷漠地道:「沒有指

眼龍質雄冷冷問道。「質大俠是不是另有

這批瘟神,聞言毫不猶豫,立即轉向那車

道。「老張,你請錢老闆出來一下。 車伕老張扭頭向車內道。「錢老闆

車中的錢老闆,露面跟老去說幾句話?」

宫寨忽然又咳了一聲道:「能不能請

下面就只錢麻子一個人。

黑衣蒙面人顯然只想快些打發掉眼前

好像對這件事有點忌諱,馬上就岔到別的 錢麻子搖搖頭道:「記不起來,他們

烟鍋中火已熄滅。 宮寒默然不語,目光緩緩移向烟鍋兒

話

人就是要人!

只是要人一

-不說理由,不找藉口

裁身軀,茫然張目四顧,好像還不知道外錢麻子神情木然地從車廂中採出上半

面發生了甚麼事。

前輩要跟你說幾句話。

黑衣蒙面人指着宮寒道。「這位宮老

錢廠子喚了一下,呆呆地又轉向宮塞

宮寒擺出笑臉,和顏悅色的道。「錢

和褐衣漢子分別點頭道:「好,沒有老夫 敲了幾下,徐步退向一旁,向黑衣蒙面人 泛起一股冷森殺氣! 的事了, 黑衣蒙面人面紗一動,雙目也不由得 褐衣漢子的一張面孔登時變了顏色 他慢慢從叫角取下旱烟筒,在掌心上 你們再跟賀大俠他們談談吧!

不是不知道飛腿宮寒是頭老狐狸。 如今他們被這老狐狸玩了個買菜饒葱 但是,他們不能怪別人,因爲他們並 人,拘禁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人?」 老闆在方大娘那裏,有沒有看見黑鷹帮的

錢麻子搖頭道•「沒有。」

宮寒道:「真的沒有?」

倘消息。如今,他問完了,人已退去一邊 沒有强逼他們非依他不可。 那全是出自他們的心甘情願,老狐狸並 老狐狸說。老六只是想向二位打聽一 你能說老狐狸騙了他們嗎?

眼瞪如鈴,似已忍無可忍。 人火爆得多,這時手按刀把,雙眉倒豎, 褐衣漢子的脾氣,顯然要比黑衣蒙面

黑衣蒙而漢子伸手一攔,同時轉向獨

灰濛濛的一片。

人阻道,是否也看中了這個麻子?

樣不易發現這輛馬車。 不過即使有人經過,如非特別留意,也 這時的官道上 ,行人當然早已絶跡

走向那輛馬車。

褐衣漢子·黑衣蒙面漢子走在最後。 三人走近馬車之後,褐衣漢子向那名

車伕問道·「還平靜吧? 來了以後,一直沒見有人經過。」 那車伕點點頭道。「相當平靜,從我 這車伕說的話,一點不假,自從他駛

水塘裏,突如幽靈般冒出了幾條黑忽忽的 一陣刺骨冷風吹過,不遠處的一個乾

友來了,把錢老闆先請到車上去!」 慌亂,他手一揮,沉聲吩咐道·「有好朋 一轉,便發現了三丈開外的這六條人影。 從水塘中現身的還六名不速之客,第 不過,這名黑衣蒙面漢子却一點也不 黑衣蒙面漢子警覺奇高,他目光微微

大漢,却反而一個個都戴上了面紗。 都是本來的面目,後面那四個身份不明的

宮老前輩和賀大俠!難得,難得。兩位帶 黑衣蒙面漢子注目冷冷道。「原來是

車來此,的確沒有發現一個人。 在他來這裏之前呢? 三條人影從鎮頭上慢慢走過來 走在三人的當中,前面是那個 知是何緣故,昨天竟忽然失去踪影·····」 才道:「打聽甚麼消息?」 他意,只是想向二位打聽一個消息。」 追魂宮寒和獨眼龍賀雄。 意思是否懷疑令孫失踪一事,與在下兄弟 有個孫兒。 • 「兩位既然認識老夫,諒必也知道老夫 面漢子的身份和姓名。 今年十九歲,人雖不大,還算懂事,不宮寒緩緩接着道:「小孫名叫宮少奇 幾口烟,才慢條斯理的道:「老夫別無 黑衣蒙面漢子似乎有點意外,怔了怔 宮寒居然沒有反過頭來先請教黑衣蒙 他問話的對象,正是六人前面的飛腿 宫寒又吸了口烟,徐徐噴出烟霧,道 只見他収出旱烟筒,點着了

說得正確一點,是六個人。

意思。

宮寒微微搖搖頭道。「老夫沒有這個

珠一轉,又道:「既然如此,宮前輩爲何

黑衣蒙面人像是稍稍鬆了一口氣,

眼

定要選在這個時候,向在下兄弟打聽這

宮寒輕輕咳了兩聲道。「那是因爲老

一件事就令人覺得很奇怪。 領頭走在前面的兩張熟面孔,顯露的 這六人很快的就上了官道。

> 囚禁之處據稱也是方大娘的餃子店。 **兴聽外界傳說,小孫目前已經遭人鄉架,**

子一下道:「你在地窖中有沒有看見那位 楊衣漢子搖搖頭道:「沒有。我下去 黑衣蒙面人忍不住以肘彎碰了褐衣漢

時候已經多了一件兵刃 走向楊衣漢子的賀雄,手上不知甚麼

色不禁又是一變。

粗漢當然談不上口才。

却說一句是一句,說出來的話,很少有廢 ,含義也很少模稜兩可。 口才不好的粗人,說話雖不中聽,但

身上甚麼地方一樣 使你馬上就可以感覺得到,它是刺在你 明白得就像一根尖劍刺進你的皮肉裏這種人說話,你永遠一聽就懂。

的一聲,拔出長刀,從齒縫裏迸出了一聲 你憑甚麼要人。」 冷笑道:「姓賀的,來吧!老子倒要看看 褐衣漢子這下真的忍耐不住了 他撥開黑衣蒙面人攔着他的手臂,

賀雄根本不理睬他,手臂一揮,只說 四名灰衣蒙面人,立即分別從肩後取

下一件黑黝黝的兵刃,兩人走向馬車,兩 人走向黑衣蒙面人。 四人動作齊一,步伐沉穩,有如四名

袋旱烟。 遠靠在一株樹幹上,又慢慢的裝上了第二 飛腿追魏宮寒果然言而有信 賀雄本人則迎着褐衣漢子走去。 ,道時遠

暗紅色的火光,從烟鍋中一閃 一閃的

> 冒出來,充份顯示出這老狐狸的鎮定從容 ,好像即將展開的一場大拚門,根本不關

褐衣漢子看清了賀雄的這件兵刃,

不是膽寒,而是憤怒!

的 使,它唯一的好處,便是可以封鎖刀劍因爲這種狼牙棍又重又笨,而且極爲

好了,特地用來對付他們 無疑說明,今天邁支人馬,顯係早就安排 從對方五人全是使用這種兵刃看來

面,直到他們得了手,才來檢現成的! 而最氣人的地方,是這批傢伙早不露 天底下恐怕誰也沒有這份雅量。 自己辛苦耕耘,却由别人收穫?

恰到好處的斜度,刀尖直奔賀雄的頂門。 伸改作頭低足高,人刀平展如綫,以一個 然刷的一際拔起身形,半空中身軀一曲 他人在刀後,全身不露一點空門,任 這是一種無懈可擊的進攻招循。 褐衣漢子咬咬牙,不待賀雌逼近,

他那如怒矢射落的刀尖! 在起手第一回合中,狼牙棍很明顯的 賀雄只是閃身避讓

你在狼牙棍上佔了便宜,該你也無法捕捉

點其頭。 幾下,那就是說這位飛腿追魂正在 飛腿追魂宮寒烟鍋中的火光, 上下簸

老狐狸是不是也很欣賞這一 招?

這件事?

錢廠子思索了片刻,皺皺眉頭道:一

好像聽那個缺咀宋四隱隱約

他有沒有答應你:老夫問過話後,就

忽然失了踪,你有沒有聽黑廳帮的人提起 宮少奇,今年十九歲,穿着黃衣服,昨天

宮寒道。「那少年是老夫的孫子,叫

錢麻子點頭道:「是的,真的沒有

--58---

静地道:「那姓宋的怎麽說?

宮寒雙日中登時閃起亮光,但仍很平

錢麻子又想了想,回憶着道:「那個

原來那個車伕老張,也不是一盞省油 爲甚麼另外還有兩組拚門呢?

閃電般迎面疾捲而至! 前移了兩三步,便見一片冷森的刀光,如 向馬車走去的兩名灰衣蒙面人,才向

然一點也不比褐衣漢子遜也。 出手看來,這位老張在刀法上的火候是顯 老張用的兵刃也是刀,從這第一刀的

不過,兩名灰衣蒙面人似乎並不感覺

已說明他們一開始便沒有對這名車伕掉以 ,派來這邊刼車的,也是兩個人,這無異 因爲他們派出兩人去迎戰黑衣蒙面人

身形即分向兩邊散開。 兩名灰衣蒙面人見敵人搶先發動攻勢

一套極爲詭異的刀法。 只見他一口單刀忽上忽下,翩翩飛舞

身形蓬轉,刀光一花,突然改變路數,使

車伕老張一刀分開兩名灰衣蒙面人,

宛如一隻穿花蝴蝶。

蝴蝶當然人人見過。

蝶易捉。 個原因,便是每一個小孩子都誤以爲蝴 蝶美麗的彩色,固然是原因之一,另外 差不多每個小孩子都對蝴蝶感與趣

但是,蝴蝶雖然飛得慢,實際上並不 蝴蝶看來好捉,是因爲牠飛得慢。

原因無它,雖飛行的路綫不規則!一

摸到,但你手一伸出去,牠又飛掉了。 隻蝴蝶明明就在你的眼前,好像伸手便可

先撲進你的懷裹,然後再從你肩頭或耳鼻可能往左飛,可能往右飛,甚至可能

的蝴蝶,究竟要朝那一方向飛。 你永遠無法憑常識判定,一隻受驚擾

成了 所以便有人摹擬蝴蝶的這種特性,創 一套難以捉摸的刀法。

車伕老張如今便是使的這種刀法 「蝴蝶刀法」!

忽的刀鋒。 (勢。因為兩支狼牙棍根本就撈不着它飄抵消了兩支狼牙棍在先天生尅上所佔的車伕老張這套蝴蝶刀法一經使開,登

優

才想出這樣一套刀法來的? 刀法的人,是不是吃足了狼牙棍的苦頭, 這不禁使人懷疑,當初首創這樣一套

不過,從老狐狸悠閒的神態看來,這 飛腿追魂谷寒又在點頭。

灰衣蒙面人和獨眼龍質雄担憂。 兩人各具其妙的刀法,但似乎並不爲兩名 老狐狸雖然十分欣賞車伕老張和褐衣漢子

逼老狐狸仗恃的是什麽呢?

終必能扭轉局勢? 抑或他另有出奇制勝之道? 他相信獨眼龍賀雄和兩名灰衣蒙面人

形則恰恰相反! 是先發制人,另一邊那名黑衣蒙面人,情 褐衣漢子和車伕老張這兩組採取的都

的灰衣蒙面人,脚下不斷向後移退 面,雙眼灼灼如電,他目注兩名逐步逼推 黑衣蒙面人當胸平握雁翎刀,面紗後

兩人進兩步,他便退兩步

好像懷着戒懼,不敢輕易出手 不過,他向後退的步伐,要比兩名灰

般,向兩名灰衣蒙面人捲了過去!

黑影中夾着一片刀光。

只見人影一閃,黑衣豪面人突如旋風

但已太遲了

灰衣蒙面人之間的距離,却愈來愈近。

也不眨,緊緊盯在黑衣蒙面人胸前那口雁 這一次老狐狸沒有點頭,而是兩眼貶

間突然繫上了一根大紅闊帶。

血從腰腹之間湧出來,就像在腰腹之 人一倒下去,身子就分成了兩截。

好快的一刀!

飛腿追魂谷寒烟鍋中的火光,突然熄

翎刀上ー 由於這種刀輕巧易使,佩帶又極方便 雁翎刀是很普通的一種刀

使用這種雁翎刀。 一般用刀的人,差不多十之七八,都是 如今黑衣蒙面人手上的那口雁翎刀

您能相信世上竟有這麼快的刀法呢?

他險上找到驚奇難以置信的神情,你叫他

如果揭開他的面紗,此刻必然可以在

上那根狼牙棍,還是握得緊緊的。

那灰衣蒙面人一副身軀雖然分了家,手一刀齊腰而過,如同切開了一塊豆腐

谷寒這老狐狸要對這口雁翎刀如此全神貫 看來與一般雁翎刀並無若何分別,爲什麼

短 兩名灰衣蒙面人之間的距離,由於節節縮 ,已只剩下八尺左右 黑衣蒙面人已向後退出兩三丈,但與 風更冷了,月亮仍藏在雲層背後

體突然失去了均衡。 微微一歪,就像踩上了不平的地面,使身 一陣冷風吹過,黑衣蒙面人身形突然

但

而專以劍和槍的格術進攻

量以靈巧的身法,關隙斜點或直刺。 這種打法,也許無法儘情發揮刀的功

挾風雷之勢攻至。

就在他心神微分之際,質雄一棍已如褐衣漢子又驚又怒,但後悔已來不及

這一棍本來並不難閃避,但由於真氣

用 但却可以不予敵人可趁之機。 飛腿追魂宮寒又裝上了第三袋烟。

來的

難道他預期的轉變已在開始?

已久的沉默。 一聲冷笑,突然打破了敵我雙方保持

發出笑聲的人,是獨眼龍賀雄。

是使狼牙棍的?

事伕老張一呆道·· 「你們

冷笑着道:「伙計,你神氣了半天,該 吧? 但見他忽然改守爲攻,一棍直搗過去

他葫蘆裏竟賣的是什麼藥!

除非他自己說出來,恐怕離也不知道

這老狐狸真是個不可思議的怪物。

,車伕老張的一套蝴蝶刀法,

使得更是

由於黑衣蒙面人除掉了一名灰衣蒙面

這點淺顯的道理也想不通?

。以智計過人見稱的飛腿追魂,難道連

說起來雖然複雜,影响却是淺而易見

那時他還能袖手旁觀?

樣一提,全身力氣彷彿一下消失了。 現在他才突然想起上了敵人的大當。 這個獨眼龍原來並非真的破不了他的 褐衣漢子本來並不感覺累,經對方這

他們自知不敵,撒腿開溜;換句話說,敵理由太簡單了!過早露出真功夫,怕 敵人爲什麼這樣做呢?

止了扭動。 象。不過,車伕老張沒掙幾下,就突然停

突如其來的麻木感中,嚇死了的! 是由於流血過多;他是受驚過度,在一陣 他的死亡,不是因爲劇痛難熬, 也不

兩名黨羽均已慘死,脚下突然停止後退。 持棍相逼的灰衣蒙面人,也跟着站定

發動攻勢,他停下來似乎只是爲了將兩名 伙伴的死狀看個清楚。 黑衣蒙面人停下來,並不是爲了準備

灰衣蒙面人靜立以待,亦未有任何動

黑衣豪面人冷電似的雙目四下一 繫不响,雙足一頓, 拔起身形 掃 如

流矢般朝七星鎭方面疾射而去! 灰衣蒙面人仍然靜靜的站在那裏

飛腿追魂托着早烟筒,

誰也奈何他不了。」 口刀,要不是公子看住他,這個傢伙恐怕 刻,才嘆了口氣,緩緩道:「好可怕的 在這名灰衣蒙面人身邊站下,沉默了片 慢慢的走過來 他却有他自己的一套。

騰一陣的意思,就是要他們想開溜也溜不人已打定主意,要留下他們的命來。先折

一口單刀,完全摒棄刀法不

面人揮出一刀,腰斬了一名灰衣囊面人之,神情似乎一直顯得很緊張,但等黑衣蒙

一名灰衣蒙面人之 却反而

一下消失

這老狐狸在黑衣蒙面人發動攻擊之前

,他那種緊張的神情,

這就是說,他很少用刀劈或砍,而儘

這老狐狸唇角似乎在浮泛着一絲詭秘的笑 從一閃一閃的烟火微光中,不難看到

他的心窩。

未舉起,賀雄一棍已經結結實實的搗中了 鬆懈,想招架已是力不從心;結果他刀尚

意。 這種時候,眞不知道他是怎麼笑得出

也不動了

車伕老張的蝴蝶刀法也跟着失效。

了一地,臉孔最後就埋在那片血泊裏,再

褐衣漢子身驅飛起,又落下。鮮血噴

運,大局必將因之改觀。那時,他又怎麼

如果另一名灰衣蒙面人也遭遇同一命

不爲另一名灰衣蒙面人担憂?

又何以在死了一名灰衣蒙面人之後,竟

就算他爲了有言在先,不願失去風度

那死去的灰衣蒙面人發出警告?

如果真是如此,他爲什麼不於事先向

這老狐狸的意料之中?

難道黑衣蒙面人那一刀的威力,早在

這是什麼緣故呢?

時脫手標出!

震活起來。 他手中狼牙棍一緊,身形也跟着突然

變的罷了

的本領,讓大爺們看看你伙計是什麼東西

:「那只不過是爲了迫你伙計掏出壓箱底

只見其中一名灰衣蒙面人哈哈大笑道

刀法,而只是故意裝佯 ,有心耗盡他的氣

登時將他一雙足踝,緊緊勒住

接着,他只覺頭重脚輕,

個天旋地

那兩根狼牙棍。正想奪路逃命之際,呼的

車伕老張心知大事不妙,低頭閃開了

一聲,一條牛筋軟鞭,已如蛇信般捲至

兩名灰衣蒙面人進一步,他便退一步

因此,他雖然不斷往後退,但與兩名 每一步大約要短兩寸左右

了一次眼界!」

谷寒輕輕嘆了口氣:「老去總算又開

面人慢慢的倒了下去。

他這句話說完,才見右邊那名灰衣蒙

答案馬上就有了

原來引起老狐狸注意的,並不是那

失了一名伙伴

。也好似完全無動於衷。

只是仍像先前那樣,聚精會神,只逼不攻

他既不顯得胆怯,也無忿怒的表示

一步一步的向黑衣蒙面人欺攏過去。

他難道不怕重蹈覆轍?

這種交手的方式,已經是够奇怪的了

問竟又回復到交手之前的那種老樣子。

更奇怪的是另一名灰衣蒙面人,對喪

名灰衣蒙面人掉了一個方向之後,兩人之

居然沒有趁勝繼續攻擊,他與仍活的那

說也奇怪,黑衣蒙面人一刀得手之後

兩名灰衣蒙面人同時提高警覺

迷惑的轉變。

那便是飛腿追魂谷寒,在態度上令人

不過這還不算最奇怪。

條剛裝上魚鉤的活蚯蚓。的胸口。車伕老張痛苦地扭動,就如同一

沒有人能形容那是多麼殘忍的一幅景

車伕老張一死,緊接着又發生了一件

另一邊那名僅存的黑衣蒙面人,眼前

開了手,雙雙一聲大喝,兩根狼牙棍,同 那兩名灰衣蒙面人見獨眼龍賀雄已放 原來不

終未有攔阻之表示 雲層仍濃密如故 場爭奪戰 就這樣結束了

刺尖由腿股之間進入,一直滑穿到他 一刺頂送上去 把分水刺,就像拿竹筷穿粽子似的,迎

另一名灰衣蒙面人,從背後迅速拔出

人已被長鞭釣雕地面,飛上半天空

--60-

旦放不開手來,就顯得更重更笨了。

狼牙棍本來就是一種重而笨的兵刀,

另一組的獨眼龍賀雄,情形似乎也好

狼牙棍的灰衣豪面人,竟無選手之餘地。

這時只見他刀光霍霍,忽前忽後,或

疾徐快慢不一,直逼得那兩名使



塞令

妳還是依我的話去做吧!否則尉遲兄妹發

妳,豈會輕易饒妳!」

刻就被吸了回來。

石內的黑石公發出了一陣怪笑聲。

一怎麼樣,我沒有騙妳吧?小姑娘

次都是一樣的結果,身子才縱起一半,立

沈雁容緊接着一連又試了幾次,每一

爲情闖大禍

請救謁天

這個世界上早已沒有君子

來你竟是個無恥的人!」

沈雁容冷笑道:「我當你是個前輩,

石中人大笑道:「罵得好

-只可惜

繞去。 了力,我抬不動!」 ,劍光一繞,直向那面「黃」色的銅鏡上 沈雁容一時着了急,道。「我實在盡 沈雁容心中一動,手一指,放出飛劍、下妳沒有盡力,妳可以用劍試試!」

了一圈溝槽。 飛之中,已把埋沒那面黃色銅鏡四週挖下 只聽得「唰唰!」一陣响聲,石層紛

子削成片碎,高高的抛空而起 光過處,只見一片黃光燦然 沈雁容再向銅鏡鏡面上運功一指 已把那面鏡 鎮壓山巔上的風火水雷四塊法板,沈雁容不虞有他,依言施為,因道力低淺,險險遭害入瓶中,被困黑石峯內的黑石公已經覺察,發話向沈雁容逗引,哀求沈雁容帮忙他搬開

加之天色漸晚,决心不再接手,詎當她縱身下山時,突被石內傳出吸力,把她的身子

容設法收取火雲。西時已至,沈雁容取出玄都仙子交給她的朱雀瓶,把大片火雲盡數吸

前文提要:

m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

吸墜地上,沈雁容不禁大吃一驚一

od propries in the region by the region of the region propries is the region of the re

果的聽從了沈雁容的說話,設法纏住尉遲青幽和蒼鬚奴,以便沈雁上回書至沈雁容利用美色,使得尉遲鴨對她言聽計從,不計後

天空中頓時「鳴!」的响了一聲。

中射起。 一道黃光,直由鏡面破碎之處,向空

石內黑石公大聲笑道:「好孩子,幹

術,早知道這樣,何必費事。小姑娘,妳 鏡子,你總應該放我走了 好事做到底,還有三面鏡子,妳一倂毀了 沈雁容忿忿道。「我已經破壞了一面 黑石公冷冷笑道:「原來妳也精於劍

尉遲青幽,甚至於岳懷冰,三人中任何一 激起了極大的聲勢,加以劍光閃樂,萬無 人發現趕來,自己的處境將是極爲尴尬。 不被人發現道理,果真要是爲蒼鬚奴或是 沈雁容因見方才破壞那面黃鏡時,已 她只圖及早脫身,可就顧不得黑石公

呆了 這般景像,直把負痛倒地的沈雁容看

臉驚慌失措神態,較沈雁容猶有過之。 可怎麼好……鵬哥,快救救我-沈雁容猛然撲抱着他,顫擊道。「這 他慌張的道:「妳闖了大禍了!」 沈雁容回頭看時、見是尉遲鵬,後者 忽然一隻手拉住了她。

自是銳不可當。 十年的無名怒火,一股腦發作而出,其勢 這時他一旦脫困而出,積居在內心數

正是刑押在萬丈石峯下的魔頭黑石公。

那亂髮虬髯,黑面紅唇的駝背道人,

雖爲九老壓至峯下,日受水火風雷四種極 出他不可思議的玄功異術。 刑煎熬,非但未能使他受害,反倒更鍛鍊 在當時儼然已是魔道中最厲害人物,後 黑石公在唐宋從道,歷經數百年修爲

爆雷,山石樹木炸得滿空散飛,其勢之猛 飛着,手掌揮出,創發出震天價般的一聲 ,當眞驚心動魄。 這時只見他駕馭着一道紫光,繞空低

嚇得呆住了,簡直不知如何是好。 尉遲鵬臉色蒼白的雅着沈雁容,二人

黑石公就空打了個咕噜,疾快落下地 遂見空中匹鍊般的飛出一道白光,敵 黑石公環身的那道紫光!

只見他雙眉挑處,厲聲叱道。「什麼 人影一閃,尉遲青幽當面而立

> 測之妙一 青幽知也不是弱者,一口飛劍亦有鬼神不

光緊緊包抄着,竟然未能發出絲毫威力。 害,飛劍一上來,卽處於劣勢,被對方紫 黑石公乍聞對方報名之後,頭上散髮

的孫女嗎?」他怒嘯一聲道:「好」我就 先拿妳這個小丫頭開刀

說罷袍袖揮出,發出萬丈魔火飛星!

散了開來

兩道青光,直取黑石公項上人頭! 囊,囊中收藏的「青龍雙刀 尉遲青幽大吃一驚,慌不迭的一拍革 ,條地化爲

黑石公川呵一笑道。「小丫頭有些名

爲爪般一隻怪手,霍地向外一推上震

放的大片紫光,已結成了一隻碩大無朋的 手,直向着尉遲青幽所放出的兩道青光 薩薩雷馬聲中,那兒先時由其後腦所

雙方乍一接觸,青光一陣閃樂 尉遲青幽大吃一驚,倏地行法抬手

緊接着白光一閃,已飛墮出百十丈開

那面

白色光鏡上斬去。

的乘機勒索,當時第二次催動劍光,向着

在一天寒星飛濺裏,空中又發出了

的一點大响

聲叱道: 臭丫頭,妳想跑? 奈何尉遲青幽是何等身手? 她身子才跑了幾步,身後尉遲青幽

尉遲靑幽纖纖玉手緊緊扣住了肩頭。

尖尖五指,就像是五把鋒利的短劍,一 尉遲青幽在極怒之中,下手自是過重

她驚嚇中,似見甫自現身的尉遲青幽 沈雁容「啊唷!」尖叫了一聲。

妳做的好事 「臭丫頭ー - 」尉遲青幽怒聲道。

說着不容她分說,把她攔腰一抱,用

力的向一堵大石後摔了出去。 驚天動地的一聲大响,黑石峯像是埋設了 同時間,空中電光連閃,驀地發出了

那聲喝叱裡,已經聽出了來人正是自己最

爲怕見的尉遲青幽時,不禁嚇了個魂飛魄

向着沈唯容身上捲過來。

白光斬毁了沈雁容那口飛劍,緊接着

天空中「嗡!」然又是一聲大响,一

只一絞,天空中頓時爆出了萬點星光。 道白光,迎着沈雁容所發出的青色劍光,

沈雁容突地覺出自己飛劍受損,她由

光華,衝霄直起。 一枚炸彈般的,條地炸了開來。 黑臉紅唇的駝背道人,催馭着一道紫色 就在一天亂石崩裂裏,一個亂髮虬髯

價般的响起了 伸着,卽由其掌心裏,連串的發出一溜紅 色的火團,一經觸地,即爆炸開來,震天 ,彷彿整個山嶺都要爲之倒塌了一般。 一片雷火,一時間山搖地動

來。 四下瞧着,雙手連連揮運,創現出萬丈魔 道人仰天狂笑着,怒睜着一雙火眼,

身子一落地,沈雁容拔腿就跑。

沈雁容只覺得肩頭上一陣奇痛, 已爲

閃,如同先前那道黃光一般,閃得一閃

道粗若水缸般的白色光華,就空一

黑石公在石內大聲笑道。「幹的好

小姑娘,還有兩面鏡子,一塊

下子穿透了沈雁容肌膚。

來吧!

,也就是「雷」的紫色鏡面上斬絞過去。

沈雁容剛剛運用劍光,向第三面鏡子

三字方一出口,空中匹鍊的飛出了一 猛可裏,一人嬌叱道:「好丫頭!」

險色遠較自己更爲張惶--

只見他一雙瘦若鳥爪的瘦手,向外分

先已傷了那面紫色的銅鏡。

沈雁谷眼看着尉遲青幽所駕馭的那道

的飛劍一刹之間的前刻,沈雁容的飛劍却 道紫光極守直起!原來在白光摧毀沈雁容

纏一團。 說話時,空中白紫兩道光華,早已糾

黑石公雖是魔法精奧不可一世,尉遲

饒是如此,今夜她遇見的魔頭過於厲

條地直衛而起。

「怎麼說— --妳這丫頭就是尉遲老道

一拍後騰,即有一片紫色奇光,扇面似的 一時間,天地變色,鬼聲啾啾。 一陣密如貫珠的雷鳴聲中,黑石公

牝功力 這正是他數百年魔功修煉而成的「玄

天般的又是 弊 幸麗!

黑石公一怔,道:「妳是誰?」

「尉遲眞人之後,尉遲青幽一

下了把她懶腰抱起 是却不曾料到白光中突地伸出一隻

手

62-

股冷森森的劍氣侵人毛髮,她驚呼一聲。 白光向自己身上繞到,尚未近身,即有一

滿以爲這一次死定了。

--63--

這一驚,只嚇得她出了
龍雙刀」收了過去! 說時遲,那時快! 一身冷汗

奴分左右同時現身而出! 一利間,服前光華連閃,岳懷冰,蒼鬚 化的紫色大手,急向尉遲青幽身上抓去 就在黑石公手指着那隻純爲玄牝丹氣

有

名喚「一元霹靂子」

那隻紫色大手 蒼鬚奴首先飛出一道白光 上統去! 岳懷冰也飛出了降 ,向着對方

尉遲青幽剛要出聲示警,已是不及一 原來着鬚奴所放出的飛劍「太白清風 空中形勢,轉瞬間又自不同! 眼看着那隻紫色大手迎着白光只是一 並不比尉遲青幽「青龍雙刀」高明。

着三人身上抓來。 已把蒼鬚奴的那口飛劍抓入手內! 那隻由黑石公「玄牝」丹氣所幻化的 一連抓下了三口刀劍之後,兀自向

一蓬白光,直向着對方紫色大手上迎這時,三人護身的「雙相環」,即發

着了什麽燙手的玩藝兒似的,突地向後一雙方一經交接,紫色大手頓時如同抓

了一倍,第二次,向着三人護身光罩上抓 大手再指了一下 即見黑石公咆哮一聲,遙向當空紫色 紫色大手頓時光華增强

> 對方三人立斃怪手 黑石公怪笑一聲,正想運用玄功,把 岳懷冰等三人登時全身大震了一下 一下子抓了個結實。

吃虧受害,特別贈送了他幾樣法寶,其中 一樣,乃是集太陽熱能所煉就的神雷 當年尉遲眞人飛升之時,爲恐他日後 他雖然劍術與道法功力均不如乃妹 猛可裹,尉遲鵬由側面現身而出 」嫡系之後

後山石道,先後用去了六粒,只剩得六粒 作暗綠色,晶瑩如珠,互繫有聲。 ,一直收藏在身,捨不得輕易施用! 這種物件,僅如同黃豆般大小,通體 尉遲鵬共得一十二顆,昔日爲了開闢

縱身而出,身子方一現出,二話不說的揚 手丢出了一粒「一元霹靂子」 妹妹與岳懷冰等三人受害,才奮不顧身的 這時他因見黑石公過於厲害,又深怕

閃即逝! 天空中不過現出了豆大的一點星光

之大震了一下! 前,緊接着霹靂一聲大响,整個山巒都爲 黑石公方自一怔,那點星光已落在眼

震散開來,他整個身子足足拋起了百十丈 高下,重重的撞向石峯一角!頓時仰天摔 黑石公無防之下,護身紫光差一點被

見倒地的黑石公身子急旋而起,左手揚處他這裏正想再發出第二粒的當兒,却 尉遲鵬大喜過望,以爲他負傷倒地

> 聲, 踉蹌倒地! 紫光猝閃 像是閃電般的閃得一閃,尉遲鵬慘叫

> > 娘了?」

「是我一

有理!這麼說,妳就是剛才救我的那個姑

見此情,究竟於心不忍 一旁的沈雁容原本打算乘機潛逃,乍

她尖聲叱道: 黑石公住手

起你……

「……鵬哥……都是我害了

你!我對不

她緩緩低下頭,看着倒地的尉遲鵬道

話聲一落,縱身而出

現到躍出的沈惟容,不禁怔了一下 停住了空中的大手!

死,速速去吧!

沈雁容應着淚冷冷笑道:「還有他

• 「也龍,我黑石公平生行事,恩怨分明

黑石公一雙紅光閃爍的眸子

一轉,道

小姑娘,妳對我有恩,我就破例饒妳不

他目光烱烱的町向沈雁容-「什麼人?

…他! 沈惟容悲忿的大叫道:「你不能殺…

外! 「這裏每一個人,我都要殺,連你也不例 黑石公又怔了 「你怎麼能殺我?」 ,哈哈大笑,道:

緊咬,僵硬的睡在地上,顯然已是受傷不 發生了與趣,一雙閃爍火眼頻頻打量她。 沈雁容緩緩走向尉遲鵬,只見他牙關

停。

黑石公見狀一怔,手指空中

,大手又

「鵬哥……」她摸撫着他,一時淚如 一陣傷心,由她內心深處潛升上來

瓶麼?

爲什麼不能殺妳?

應該嗜過瓶中火雲的厲害,我如一按機蓋

沈雁容冷笑道:「不錯,黑

石公、你

,瓶內火雲頃刻而出,你雖然魔法高深

怕也難以倖免!我跟你談個條件!

起

地尉遲鵬身上抓去的一刹那,他猝然發黑石公正要指使那隻綠色大手,向着 一。即時

他不得一

「原來是尉遲老兒的後代

,小畜生饒

一尉遲鵬二

「這個小雜種是誰? 我要你也放了他!

上抓了下來。

沈雁容尖叫一聲,撲地伏向尉遲鵬身

說時催使着當空大手

,直向尉遲鵬身

說了這句話,他不禁對於面前的姑娘 「爲什麼不能殺你?」

輕!

妳一齊化爲膿血,形神皆滅!」

他怒聲道・「小丫

頭閃開來

,否則連

沈雁容忽地跳起,不知何時她手中已

多一了個朱紅的鵲瓶。

黑石公一怔道:「這是南老兒的朱雀

黑石公咆哮一聲, 大聲道。「說!我

,道:「因爲是我救了 黑石公頓時一怔,呵呵笑道:「說得 一沈雁容挺身而

左手,直向對方的劍光之上,用力抓了過 黑石公刹時爲之也變!

光, 更能無堅不摧。 成「離合神功」 這時他心急之下,猝然伸手直向對方 ,由是所幻化成之離合神

須知黑石公魔法通天,又以他新近煉

個掌上,現出了一片紅光! 雙方勢子同樣的快!一下子凑在了一

劍光上抓去,于掌上暗自聚結着真力!整

塊!

血光現處,黑石公一隻左手,竟然齊根折但只見墨綠光華大閃了一下,緊接着

他所施展的飛劍,以及玄牝大手一倂跟隨間化爲一道經天長虹,劃空直起,連帶着 黑石公發出了一聲凄厲的長嘯,刹時

天空中只剩下黑石公的一隻斷手着他身後呼嘯而去! 岳懷冰的劍光運施之下, 頃刻化爲一灘肉

去,却為蒼鬚奴一把抓住,道:「岳少主 勝追擊,方思駕遁光循着黑石公去處追上 料想到這口劍竟然有此威力,這時正想趁 ,追不上了!」 岳懷冰霍地收下「兩相環」,他不會

說話時,但見青白光華在地面閃爍不

俱都墮落在地! 大手乍然一點,先時搶抓在手的飛刀飛劍 原來黑石公負傷之下 ,玄牝丹氣所化

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三人驚慌的奔向尉遲鵬處,後者直挺挺的 尉遲青幽與着鬚客相繼把刀劍收起 手 即可制自己方面各人於死地!

整個大雪山,頃刻間也必將化爲火海,聽她眞的一旦放出火雲,休說自己,只怕道沈雁容的話一點也不過份誇大,如果

禽走獸無一年免!

你與『天一門』仇深似海,但是今日我却想到這裏,她强自鎮定道:「我知道 要討上一個情,錯過今夜,以後你再來

就聽妳這幾句話,就會放過他們不成?

在場所有人,只怕無一倖免,大雪山內外

人畜飛禽均將一死,這個孽可就造大!」

沈雁容冷笑道:「反正都是一死,我

小丫頭說的不假,只是妳果真放出火雲

是他立刻又有恃無恐的大笑道。「

沈雁容道:「只要你答應放過現場各 「什麼條件?」

果真的冒然出手,她必拚着玉石皆焚之心

發動火雲,那麼後果簡直是難以想像的

信口胡說,的確是說得到做得到,自己如

黑石公由對方表情上看出來,她並非

也就顧不得了!」

更是舉世難求,有此二物,黑石公不啻大「朱雀瓶」已是不世奇珍,瓶內火雲 稱雌字內

我馬上就走!」 ○我們就這麽說,妳把朱雀瓶拿過來,他想了一下,大聲道:「好!一言爲 這個交易太划算了

黑石公怒道:「怎地又反悔了? 沈雁容忽然止步道:「慢着!」 黑石公迎上來,伸手欲接 「不是我反悔!」沈雁容道:「而是

朱雀瓶山脱手飛出! 言配信手一抬, 沈雁容覺得手上一緊 大吃一驚,發出了一聲驚呼 黑石公哈哈笑道:「妳太多心了 向對方手上飛去!

黑石公一把已抓住了朱雀瓶! 說時遲,那時快! 一時間裏,一道墨綠色的奇

就不干我的事了!」

黑石公桀桀怪笑道。「妳以爲我僅僅 「當然有條件!」

併相贈!」
人,我願以手中朱雀瓶,連同瓶內火雲

国

沈雁容眼光一掃附近的岳懷冰等三人 妳方才說,要與我談個什麼條件?」

無可奈何之下,他冷哼了一聲道:

他們三人受困於自己護身光罩之下,眼

沈雁容前走了幾步。

懷冰,正與尉遲青幽緊緊相假!

一股酸氣,直由心上升起!

她很清楚的看見光罩之內,心上人岳

正是他那只新得的「蒼鷹」仙劍。 光異彩,由一側的岳懷冰手上飛了出來! 仙家至寶,果非尋常!

去!

厲害。 不會料到,對方所施展的這口仙劍,這般 他只當是尋常仙劍,並不介意,只 黑石公方自把朱雀瓶搶到手,做夢也

手指尖上發出了一道劍炁! 一股紫氣,直向岳懷冰所發的墨綠色

劍炁,暗含着離合神光在內,尋常的飛劍 劍光上繞了過去,黑石公滿以爲自己所煉 經觸及損時化為頑鐵!

見墨綠光華連閃之下,黑石公所發出的那 道劍炁,頓時化爲一片輕烟,隨空散失 黑石公活該有此一難! 那裏想到,這兩道光華一經接觸,但

,那裏料想到會有此猝然一變! 就在他所發出的劍杰繞散的一刹那 因爲他方得寶瓶,內心正自竊喜不

飛魄散! 黑石公只覺得身上一陣發冷-虹經天般的飛到了面前,一時間嚇得他魂 對方所發出的那道墨綠光華,又如同長 他心裏一驚,道了聲不好, 驚看之下

就能勝過岳懷冰的這口「蒼鷹劍 就能勝過岳懷冰的這口「蒼鷹劍」,可是」所幻大手,更是極具威力,雖不一定說 按說黑石公魔法通天,腦後「玄牝珠

華 未會想起以玄牝珠所幻大手來敵擋。 ,是個什麼物件,驚懼之下,隨即伸開 黑石公益可裹更不知對方這道墨綠光 只是這一刹間他驚慌失措之下 由於對方蒼鷹劍來勢太快! ,竟然

-64-

反而生了效果。

根本不擅開啓朱雀瓶施放火雲之法,只是

沈雁容心知黑石公魔法高深,其實她

黑石公道:「說吧,小姑娘,妳有什

信不過你!」

她霍地掉過頭來!再也不願向他們多

時福至心靈,以此要脅,倒未曾料想到

可輕視,他只要看出了一絲破綻,隨時出

話雖如此,黑石公這等大敵,到底不

--65---

相好之事,我都知道,我只是假装不知道 尉遲姐姐……我錯了,是我害了他…… 尉遲青幽輕輕一嘆道:「妳與我哥哥 一旁呆立的沈雁容忽然垂頭泣道。「

沈雁容呆了一呆。

他早晚會被妳所利用 她又自嘆息了一聲道:「我應該會想 尉遲青幽苦笑道。「你們每天在前山 ,我都知,我,我属應該阻止-

當? ,而妳却爲人聰明,他怎會不上妳的 尉遲青幽冷冷一笑道:「我哥哥心地 她用着冷冷的目神,緊緊的迫視着沈 說到這裏,目光中露出一片怒色 -什麼?」沈雁容囁嚅的說

不是一 雁容,冷水說道:「妳根本就不愛他,是

沈雁容登時一楞,猛然抬頭。 她一把抓住了沈雁容的手,怒聲道: 尉遲靑幽身子一閃,已到她面前。 雙方月光接觸之下,沈雁容的眼睛退 ,遂即緩緩的低下了頭!

沈雁容忽然抽搐出聲!

尉遲靑幽聽若未聞,大聲迫問道。「

說! 尉遲靑幽,毅然的點頭,遂即痛泣出聲。 沈雁容抬起頭,用流着淚的眼睛看着 妳從來就沒喜歡過他,是不是?」 尉遲青幽頓時呆了一下。

,再說她失了實瓶,只怕已無臉返回,且倒不必,她雖犯了大錯,但終究不冺良知 君不懷好心,却沒想到她竟然會做出此事 會怪罪妳,只是妳不該欺騙他一 我對不起你……你死了,我絶不獨生。」 我們回去吧!」 讓她去吧!」 個人,誰也沒辦法勉强,這一點沒有人 他們有什麽說話? 把她拿下 ,妳也用不着殉情!」 尉遲靑幽搖了一下頭,苦笑道•「那 蒼鬚奴怒聲道:一我早就知道她對少 她打量着沈雁容又道。「一個人不愛 尉遲青幽冷聲笑道:「我哥哥不會死 來去面見她父親與郭仙姑,

岳懷冰本想說什麼, 說完她冷笑了一聲,道:「岳二哥 一時間也無法出

,却不知沈雁容一雙似憤怒又似期待的 岳懷冰輕輕的嘆息一聲,抱着尉遲鵬 ,正迫視着他。

聲喝叱道:「岳少主,小心!」 尖刀,陡地向着岳懷冰背上扎去! 方自轉過身來的一刹那,忽聽得蒼鬚奴 她手中不知何時,却見緊緊握了一口 話方出口,沈雁容早已撲身而上。

空! 岳懷冰身子向前一伏,沈雁容刀已落

二刀的當兒,蒼鬚奴怒叱一聲道:「好丫 她嘴裹嬌叱着,一反手,正待刺出第

沈雁容忽然撲向尉遲鵬道。「鵬哥, 一旁的蒼鬚奴與岳懷冰也都呆了呆 她。 身形一閃,已來到了她身邊,正欲出手擒 伸手 岳懷冰大聲呼道:一蒼鬚前輩! 一指,沈雁容刀自落地。蒼鬚奴

緩緩走向沈雁容身前。 冰却把懷抱中的尉遲鵬轉交給尉遲青幽 蒼鬚奴怔了怔,突然正住身子,岳懷

岳懷冰苦笑了一下,道。「我不知姑娘 沈雁容激動的看着他,一時熱淚盈眶

我顯然

竟是這般恨我!」 說時,她倏地由地上拾起了刀 -恨你,恨你!

尉遲青幽與蒼鬚奴皆大吃一驚,雙雙

然而當事者的岳懷冰,臉上却是毫無

冷冷笑道:「岳某生平行事,仰不愧於天 娘認爲岳某行事有失君子之風,只管出刀 --岳某死而無憾!」 俯不怍於地,自信不負妳什麼,如果姑 他閃閃目神,注視向身前的沈雁容,

落在地! 眼淚却像是斷了串的珍珠,一顆顆滾洗雁容抽搖道。一你——」 沈雁容抽搐道:「你

身狂奔而去! 驀地她用力的擲出了手中刀,條地回

石。 遍體生寒,面前星羅棋佈的散置着無數大 出是什麼地方,只覺得天風冷冷,侵得人 眼前來到了一座山峯,黑夜裏也認不 她一口氣跑出了 十幾哩以外

月也下,似覺眼前是片斷崖,大風猛

來! 沈雁容只管流淚發呆,却是答不上訊

倒不小,妳再仔細看看我是那個?

處, ,却也於事無補,這裏不是妳再能逗留之 且隨我轉回洞府去吧!」 「如今大錯造成一 妳雖有求死之心

眼,陡地一驚,道•「你不是無相仙師

她就着當空的月色,細細打量了這人 說話之時, 沈雁容已緩緩走近。

全: 沈雁容叩了個頭道:「謝謝仙師的成 …只是我師父那邊……?

- 年紀輕輕的,什麼不好,爲什麼一定要

一句話說得沈雁容悲從中來。

中年文士冷冷一笑,道。「這就對了

着這個師父,只是-無相居士點頭道:「難得妳心中還念

道她的性情,眼前對她來說,已是無藥可 鬼迷了心竅,我與她昔日夫妻多年,最知 長嘆了一聲,他吶吶道:「她如今是 只得由她去了!」

說到這裏,臉上現出了一片愁容。

反倒似仇人待我,我也就無能爲力了!」 面也曾苦口勸說,她既不爲我言語所動, 都知道,對於此事我何嘗沒有盡力?只是 我那山荆倜性倔强,月來我已與她數度晤 頓了一下,他吶吶的接道。「至於你 無相居士擺擺手,道:「妳的心意我 沈雁容道•「老仙師你……」

都看見了,姑娘,妳可是闖下了大禍!

沈雁容呆了一呆,道·「弟子一時無

,妳的事情我都知道,剛才的一切,我也

無相居士微嘆一聲,道。「不要哭了

痛泣了起來。

無限委屈,未曾說話,先自嗚嗚咽咽的

說着雙膝一彎跪倒在地,滿腔傷感化

-請救我一教-

知:...老仙師,你看怎麽是好?

無相居士冷笑道:「只怪我晚來一步

,來到時那個魔頭已爲妳放出在外

他頓了一下,苦笑道:「不怕姑娘見

我必盡全力救他就是!」 弟子感戴大恩,永世不忘! 說時觸動傷懷, 沈雁容感激涕零道。「謝謝仙師成全 又自痛哭起來!

我總算與他還有點緣份,到時候

只怕更不會善罷干休,是以權衡輕重之下 也絕非他的對手,反之,他看見我出來, 笑,黑石公魔法通天,我就是現身出手,

,只得隱身不出!」

說到這裏,目光向着沈雁容面上一轉

妳師父簡直是胡鬧,上次情形

合,即有一幢祥光裹簇着二人騰空直起 這裹行將大亂,且隨我去吧!」無相居士道••「妳也用不着再難受了 說罷起身,向沈雁容走近一步,雙手

之上,只見他面若金紙,牙關緊咬, 尉遲鵬直挺挺的躺在「冷香閣」石床 利時間消失於太空淸冥之間!

已現身三人面前。

岳懷冰天天見面,早已熟悉鐵筆太歲

相去不遠! 時的打着顫抖,看上去雖不會死,却也

守在 岳懷冰,尉遲青幽以及蒼鬚奴焦急的 一邊。

來,兄妹情深,目睹及此,也不禁汩汩流 一連給他服了三粒,却依然未曾使他醒過 尉遲青幽已把本門秘藏的「返魂丹

筆恩師加以援手,或可有活命之機!」 鵬兄受傷不輕,我看這件事只有惡乞鐵 尉遲青幽頓時面也一鬆,道。「你不 岳懷冰嘆息道。「青妹暫時不要難受

遲, 當該去求見他老人家爲是!」 我們就快走吧!」 蒼鬚奴點頭道。「既然這樣,事不宜

提我倒是忘了,眼前既有這位前輩仙人,

『一日千里』之勢! 間雖不過二月,只因他天資敏悟,人又動 三人各駕遁光,由岳懷冰前導,轉瞬 岳懷冰自從隨鐵筆太歲習功以來,時 說完雙手輕輕把尉遲鵬抱了起來

光。 間即來到了鐵筆峯半谷之上!各自按下遁 岳懷冰率先下跪,方自磕了個頭,尚

多禮,各自站起-未發話,即聞得石內傳聲道:「你等不必 起時只見鏡光,再看時, 道貌岸然的中年儒士映身鏡光之間。 即見石面下靑光一現,如若明鏡,先 一隱一現不過是彈指當兒,鏡光中人 却有一貌相淸癯

襲着,幾乎使得她站立不穩一

空洞洞的,什麼都沒有,彷彿整個的知覺 一襲,反倒是安靜了下來!只覺得腦子裏 她原本過於激動的情緒,吃眼前冷風

在靠着斷崖最近的一塊石頭上坐下來。 舉手可攀一 天空中有幾片白雲在浮動,低得幾乎 這一切的一切,彷彿是一個夢。 ,沈雁容緩緩走问斷壁一邊

只有一個「死」字! 在一番痛定思痛之後,她所能想到的

天,想不到這個幻想,竟然這麼快的就消 幻想,幻想着自己與岳懷冰能有結合的 在昔日, 她腦子裏一直總還存着一個

像一張紙那麼的薄,一旦生而乏味時,死」上間的距離,常常就 的呼喚自然來臨一

上人變成了斷腸人,紛至沓來的愁懷恨緒 ,在在使得她痛不欲生! 她緩緩的站起來,走向斷崖邊 如今是有家回不得,做人做不得,心 .E

死有重於泰山,又輕於鴻毛,沈姑娘妳大 身縱下的一刹那。 猛地裏,身後傳來了一聲嘆息道。

想着,看着,她把眼睛一閉,正待飛

過的那塊石頭上,坐着一個羽毛星冠的中 不必 原來不知什麼時候,就在他方才所坐 沈雁容條地回過身來,不禁嚇一跳!

文士微微一笑道:「記性不沈雁容一驚道:「你是誰? 記性不大

之一切,自是不以爲奇,然而尉遲靑幽與 蒼鬚奴却是第一次面謁高人。

本門開派祖師「玉洞眞人」還要早上百年 早已嚮往,得知對方如論出道年月,較諸 未了,也應稱得上「地仙」之分。 應該早已是眞仙之體,卽使因俗刧世緣 他二人對於「鐵筆太歲」昔年之種種

怠慢失態,三人各自行了大禮! 面對如此前輩古仙人,自是不敢絲毫

本命神光」 引即出,心中已知對方精於石遁,那團如 先見對方現身無聲無態,僅借青色旋光導 若明鏡的靑光必係對方體內元神所顯之「 蒼鬚奴稱起來也有百數十年的道齡,

世高人,不禁肅然起敬。 之廣大,已難猜測,由是對於面前這位出 這位「鐵筆太歲」無異當世眞仙,共法力 金丹大道於目前者萬難達到,由是推測, 縱觀此二者,看似無奇,實則非得證

有一層寒霧般的木訥。 不過三四旬中年人,瘦削的面頓上像是結 名喪胆的古仙人,只見對方由外表上看去 一尉遲青幽與蒼鬚奴打量着面前這位聞 三人行過大禮之後,遵言站起!

黄色的帶子,帶子正中配着閃閃有光的 只見他長髮散肩,髮根際紮着一條杏

無異於他的一雙腿,甚至於看上去遠比他 穩固,石下的四隻輪子,如意進退,簡直 自臍以下覆蓋着一面紋彩斑斓的虎皮。 這個人身子就像天生長在石板上一般 他瘦削的身子端正的坐在一面石板上

---66---

得了這等至寶,只怕當今天下,萬難有人雀瓶平白的送給黑石公……那個魔頭一旦

在鬧成這般情形,只怕我也救不了她。」 妳也在場親自看見,我是怎麼阻止她?現

微微嘆息了一聲,道:「妳不該把朱

兩期完武俠創作

把劍中。 正因如此,莊裏一切事務,有長兄輔助處 理,少秋除了吃飯睡覺外,就是浸淫在一 ,品質,少春對治事謀人似乎與趣畧高, 功夫當然不會白練,一套三十六招飛

弟少秋已得老父眞傳,事關習武要講天份 侯少秋,論心機少春爲人善謀,講劍法乃 敢深究。

少莊主兩位,大兒子侯少春,次兒子

傳自一位老道長。他不曾細說,別人也不 劍法的來源,侯七爺在告訴徒弟們時說, 情不淺,中年以後就坐館授徒,至於飛花 過鏢·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江湖交

花劍玩起來確有功力,老頭子侯天時不知 不爲意,因爲少秋要比自己小上三歲,對 間,經常提到少秋,身爲老大的侯少春初 不覺對小兒子的期望看高了許多。言談之 一個孩子稱道祗是有趣好玩兒而已。

度時,侯少春妒恨更甚。暗中存下不良之 不有感。等到那個叫鈴子的姑娘表明了態 身發熱。不遇自己兄弟,不是外人,心裏 意時,大兒子看在眼裏便不是味兒,會全 時,那一副拈鬚微笑,頻頻點頭,狀露得 况就大不一樣了,莊主每當看着幼子練劍 雖感不快,尚無顯著不和,所以老爺子臺 自少春十九歲,乃弟十六歲以後,情

--68-

藥,寫了「藥圃生香」四個字,既不說爲 治蛇虫獸咬,無名腫毒,奇難雜症的走方 湯藥合丸子,是個能手。 效驗。姑娘除了家務瑣事,也出堂帮助煎 如那中大夫,丸,散,膏,丹,倒有非常 父女兩個賃了三間土房。依着大沙坪一角 人診病,也不叫人這兒來買藥。你去找他 ,門口掛了幅布招子,上面畵了一帖大膏 。父親是赤脚大夫,專採草藥,替人醫 總替你想個法子,望,問,聞,切,一 中。爲甚麼會定居五柳莊?沒人問過 鈴子是不久前移居五柳莊的兩父女之

就過了好幾年,五柳莊也叫開去了

莊主飛花劍七爺侯天時,年輕時,走

附近沒有那麼現成的數月,種一棵不成樣

原先還真打算栽五棵大柳樹的,結果

再配一棵,又大小不等,這麼一凑乎,

還是「污流溝」!那多別扭。

門的小伙子在沙坪上練刀耍劍,鈴子姑娘 問。姑娘本人落落大方。叫人沒有說的。 五官」。「身材」。「談吐」。「風度」 咪咪的,小伙子們更是加上了「勁」。 在竹架上晾衣晒藥,投過有趣的眼光,笑 ,時常借故親近,那位大夫先生,不聞不 ,都給人留下好感,尤其是少莊主侯少春 特殊的是鈴子姑娘長得俏麗,無論「 住得近,圍着大沙坪嘛,有時候,侯

「白蠟槍」,酒肉大碗大塊自不容說,年獎,獎品往往是一把好「刀」,或者一桿 把參加比賽的都咬敗,「成則爲王」就有 「成王」獎。「成王」就是成了「王」。 上,大家比賽「鬥紅牙」贏了有侯七爺的 隊的提着燈籠兒四處捉蟋蟀,要在賞月晚 都在忙着去「照夜」,一個個,或者一歐 人童心未泯,是佳節的餘興。所以熱鬧 中秋節前,五柳莊地方上的哥兒們,

中了毒傷。這下子忙壞了大共父女倆 一少莊主牛夜裏捉蟋蟀,給蛇咬了腿

起,鈴子姑娘鼻尖上也見了汗珠兒一 放毒,割肉,敷藥,紮傷,雖說是秋風已

樣 爲天大的好機緣,在鈴子面上直打轉, 讓美人兒不離自己身傍。 姑娘却一心一意注意着老二問這個一 ,少莊主恨不得自己也斷了一條腿,好 天天陪着老頭兒進莊換藥,侯少春以 問那

哩。 什麼兩樣,這一次她爲了二少莊主的腿上 近男孩子,實際上她開朗得和男孩子並沒 的身材,是位早熟的大姑娘。平時不大接 傷,經常和這小伙子眼對眼的日子長。那 胸襟,有一副既「仁」且「愛」的好心腸 秋有着高人一等的大抱負,令人敬佩的濶 石塊,起了小波浪。她知道這位少莊主有 未有漪璉的心坎兒裏,已經給人投進了小 然是由他來繼承老一代,他尚未知道侯少 一身不俗武藝子。他也明白五柳莊將來必 鈴子姓梅,破瓜之年,已經有着豐腴

她幾乎要謝謝那條大毒蛇。

是個「情」會作怪。 姑娘!「世故」叫他心裏起了波浪,他瞭 上能陷人於不義的!除了「利」字外,就 弟爲了「鈴子」。也會演成大悲劇,世界 梅的恐怕遲早要離開五柳莊,而侯家兩兄 解侯少春對自己丫頭的想象。這一來。姓 做父親的還有不明白自己扶養長大的大 梅老頭望着丫頭在油燈下那副痴呆相

娘,失子之痛,憂慮成病,可憐提早見了 「唉!」栴老頭自然地想起了鈴子她

「爹知道你在想甚麼,能叫你看着燈 爹,又嘆甚麼氣!」她倒先發問。

比武傳衣鉢

勾心奪嬌娃

過血的,也闖不出萬兒,當不成英雄,好 血,反過來講,沒有受過傷,或者未曾滴 蕩江湖,不曾受過一次傷,不曾流過一滴 即使你是高手中的高手。沒有說一辈子關 武林中人過的日子是在刀口上舐血。

的成就,那怕一拳一脚,亦不例外 藝打交鋒裏增加,天下間决沒有不勞而獲 當然是戰績燦爛。經驗自臨陣中產生,技 意與闌珊」,其中自「吃苦」,「勤練 名氣越响,吃的苦頭越多,地位愈高, 「學習」,「磨練」 所謂打出來的天下,性命換來的地位 ,「進取」,到

兒已來,變爲天不驚地不怕,說甚麼都是 俊·可是在那「節骨眼上」,他奶奶的火 就算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那時時刻刻忘 唷」一聲,馬上完蛋,再不然心有不甘, 扯談,就這樣子動起手來!到忽然間「哎 好漢們十年苦練,毀於一旦,下場當然更 ,好與壞絶少人談。 至於那些「死於非命,亡於刀劍」的

栽。」從此江湖除名,幹甚麼也無人理睬

不見經傳,或者落個「技不如人,在下認

」,流血,傷殘,最後被拋離人羣,再也

湖,於是白道俠義,綠林强梁,早賊水寇 是眞才實料,或者花拳繡腿,一起湧進江 不爲了保家衞國!亦不想置身武尉,不管 雖然如此,學武的依然不絕而來,旣 着木枷。

不了仇恨與血債的味道,等於上了鐵鎖戴

,甚至偷鷄摸狗之輩。起碼的都要能拾胳

碗酒,大塊肉,大奶子娘兒們,管他媽明 龍,水裏去火裏來也罷,他奶奶的,有大 快!這他媽的就是「武林人,江湖漢! 天來不來!樂要樂得盡興,死也要死得痛 可見江湖是個好世界,刀口上舐血也

物,五柳莊也就遠近知聞,獨其在那些年 地因人名,莊上出了飛花劍侯七爺這種人 柳長鬚,可是大夥兒叫它五柳莊。沒錯, 道出「五柳莊飛花劍」門下,臉上已經抹 輕小子眼中,能到五柳莊拜在侯七爺門下 五棵柳樹,莊主飛花劍侯七爺也不曾留五 了層光彩! **躭個三年五載的,將來行道江湖,祗須** 既不是五柳先生所傳。莊門口也沒有

起舞嘛。 小伙子在踢腿。揚臂,要刀弄劍的。開鷄 莊門前的大沙坪上,晨鷄初唱,就有一羣 所以侯七爺的門下也確實不少,五柳

個「龍鳳堡」或者「臥虎寨」,人家順口,不如就改五柳莊吧!不然,就算你起了 看上傍邊的大沙坪,就買下了左右土地, 污水溝子,臭氣薰天,泥水烏黑,侯七爺 大門圍牆裏外兩院了,污流溝人家叫慣了 有七八間磚屋,這十年來添樂成了目前的 填满子。去污水,蓋了這所房子,最初祗 其實五柳莊從前叫「污流溝」,那道 人家順口

花發楞的事,爹一想就害怕! 「甚麼事嘛。你在胡猜甚麼嘛!」臉

「爹會猜不透你!那才是怪事呢!」

咀可不認脹。

他故意逗她

「爹說了你可要『臊』啦ー 「我才不信哩! 」她咀强到底

不依啦!」她已經逼上梁山了。 「我沒有甚麼可臊的,你不說,我可

「不說你在想一個人!你是在想一條

「啊!」紅雲上了脖子。「爹可真壞

一她逃進了臥房。

是好事,可惜問題大啊!」 梅老頭搖搖腦袋,嘆了口氣:「儘管

世俗見?窮爺兒倆……一陣心煩,拉起被 一口氣兒來。 蓋上臉,又悶又熱又心跳,簡直是透不過 心簾兒,侯少秋,你呢?老莊主會不會有 相依爲命的父親,已經揭開了自己的

不謝!」 也是江湖人,醫者父母心,那會在乎你謝 「傻小子,你是向她叩頭還是禮拜?人家 好了他要好好的謝謝她。侯天時笑着說。 解開,侯少秋跟老爺子不止說了一回,傷 ,鈴子梨上的花布條,有些捨不得自己去 傷口已經好了一大半,四邊上癢癢的

主意,求你不反對,」他渴望着老子會點 「對!放在阻上,太俗了。爹!我有

一說吧!

來喝一杯!」 「我想中秋那一天,請他們兩位到家

侯少秋一蹻一蹻地奔向大門口。 「你不覺得還早一點?」老子瞪着雙

--69--

不敢回。跳着不見了 去換傷藥!」他頭都

暮雲收盡溢淸寒

銀漢無聲轉玉盤。

明月明年何處看。 此生此夜不長好,

夜,五柳莊上的明月,照射着一片歡娛。感受裏,喜,樂,哀,愁,各有不同。今 東坡的「中秋月」詩,明月,在人的

機又痛快。侯家並無內眷,故此庭院之中 以消魂啦。可巧老爺子和梅大夫也談得投 ,不過兩代五個人,一女四男。 面對着梅鈴子,彼此默默無語,已經足 現在已經是酒足飯飽,品茶賞月的時 。侯少秋今年已經放棄了「成王」獎

起狠心眉帶煞。 的事情,使這位飽受「情」苦的少莊主內 接着老父竟然做了一件令他「勢不兩立」 掃過他一下,這口氣實在吞得難受。不料 在眼裏,惱在心裏,梅鈴子連眼梢也不曾 其中少莊主侯少春,恨得牙癢癢。看

能雙手一拱·「幸勿見却! 件不情之講,望梅老兄的千金一諾。」說 一則是犬子要把杯敬謝酒,二來天時有 侯七爺哈哈笑道•「梅老兄今晚蒞臨

在這個節骨眼兒上說起兒女親事嗎?梅鈴 子更是忐忑不安,坐也不對,立更不是的 突然間梅氏父女倒怔住啦-一難道就

望着父親和對面的他。

聽。 「好,天時先問一句,梅老兄可別見 七爺有說話,講講,梅獨清洗耳恭

•梅兄也可是武林同道吧?」

已在意中。 曹劍兩不成。故乘多年了!」答得含糊。 「哈,哈,七爺你可抬高我啦。獨清

「那是過謙,既不否認,天時就斗胆

順心怨,傷了弟兄和氣,爲免徧袒,故請 門舘,敗則爲副,深恐事後敗者不服。口 得侯天時仗以成名的「水吟劍」接掌飛花 梅老兒代做公證。 月下,令兄弟倆來一次奪劍較技,勝者傳 衆,事實上少春亦技不如弟。故此在中秋 而以少春輔助・問題是長幼有序・怕難服 他有意將飛花劍門位傳於小兒子 原來五柳莊主已年屆花甲,早思退隱 少秋。

侯少秋誠恐,侯少春切齒。 這番意思,梅老頭點首,梅鈴子暗喜

絶不矯情。 知·一句··「七爺抬舉,獨清遵命。」他 人家是瞧得起我父女,梅老兒豈有不

離。

才洩胸中惡氣。

把這個奪權刧愛的死對頭,削它個四肢分

然後左手握鞘,右手拔劍,但見寒光一閃 水吟劍」交在梅獨清手裏。梅老頭恭接着 微微有陣「營營」之聲,如流水,似低 水吟劍由此得名。 「我先謝謝啦。」他吩咐取出那把「

劍光相映成一股寒冽之氣。 「好神器!」梅老兒反覆賞鑒,月光

寶劍平放在桌上,肅然道:「老漢恭臨如 劍頁歸鞘,各人眼前似乎一暗,他將

> 負令奪所寄。」他望着眼前的兩兄弟。 此盛事,竟也豪氣頻升,兩位公子,希不 二公子少秋急急說道。「大哥居長

飛花劍法傳徒甚聚,爲父不想挾技自秘, 主兄輔或是兄主弟輔都是侯家私事,唯有 這……」 侯天時阻道。「你二人各有所長,弟

後向梅獨清一揖道:「小侄先謝梅伯父偏 前輩出證,我想於公於私,都過得去了! 取何捨而已,尤恐被指爲父徧袒,故請梅 之。較藝傳劍,不過讓你知道本身應該何 爲了要光大這個小小武舘,應該以能者承 「爹已用心良苦,你還要多說甚麼? 」他語重心長。竟有點感而慨之。 A已用心良苦,你還要多說甚麼?」然 少秋還想再說,一旁大哥厲聲喝道:

焚,恨不得馬上取劍以一招「花飛雪散 喜悅,更是蜜意深情。侯少秋但覺妬火如 光包涵着多種含義,是鼓勵、是安慰,是 梅鈴子一雙秀日,注視少秋不綴,眼

呢! 想給外人知道有這麼回事,月光他還嫌亮 家丁點上火炬,七爺吩咐熄去,他不

說人之與虫,有何不同焉。 ,成則爲王,敗則扔屍,秋虫有知,也會 其實大沙坪上一堆堆人也在龍爭虎門

墨的妥善。侯少春的面色依然温和,在他點心血來潮, 總覺得這件事,不會輕而易 秋則全不在意,祗有鈴子暗暗担心,她有 失手爲名,死弟於劍下。兩位老人家和少 侯少春表面上是遵囑比武,實際將以

望向乃弟少秋時,陰鷲的目光。一閃而沒 ,梅鈴子看得芳心一悸。

架式拉開, 兩老的神情也一肅,鈴子

玉手撫在胸口,暗暗祝禱個郞安全。 「大哥請! 」侯少秋仍然當作平時餵

向少秋前胸,侯少秋一側身,跨步擰腰,無風無聲,上步手沉。像要開膛般地劃 讓了第一招

秋難逃重傷。梅鈴子幾乎叫出聲來。 果招架來遲或者閃避不及,劍勢快捷,少 體的少秋右腰削去,這一招又狠又毒,如身一橫,「呼」的一响,對着尚未穩住身 侯少春前脚一用力・止住了衝勢・ 劍

着身子,硬受一擊。人被撞出三步。 」亦不及。人急情慌,他祗有把長劍緊貼 敗俱傷,劍離身近,「縱」既不能,「倒 侯少秋處境左跨時不與我,右轉是兩

,望着少春。 他想不到大哥會如此出手,馬步立穩

侯少春恐怕露出兇相,故意笑道:

劍身, 。一旦劍鋒或劍尖遇物,力由後送,直透空間浮動一般,無聲而飄忽,以避重爲戒 少秋慢慢退後,少春劍尖逼前,突然劍鋒 啊!」話完劍到,光如閃電,左搖右曳, 一停,忽又向少秋肩上劈去,劍招用「劈 白影如圈,這是飛花劍的「搖曳生姿」, 老二你儘讓不是辦法,爹是要我們分勝敗 」這是飛花劍的獨有手法,因爲劍稱飛花 全在輕快,勁力貫注劍把,劍頁看來在 ,亦是秘密之一。 當者無不重創。所以飛花劇夾有刀

着外人,尤其是鈴子在塲,能不露點兒「侯少秋當然明白今晚大哥的心情,當 好」樣,怎生落場!

骨處外衣洞穿,勝敗巳呈。 自己腰上轉到少春右肋,吐鋒如信,喝聲 ••「大哥留意。」只見少春横臥屈膝,肋 同時,侯少秋卸肩扭身,手上長劍從

梅鈴子一聲•「好俐落!」被老父白

衣裳笑道:「我說老二的劍,是向不饒人 侯少春一口氣差點衝破心肺。他拍拍

要得。」連鄉音都出來了。 好處,今晚上算是開了眼界,賢昆仲確是 「大公子這個『風吹草動』使得恰到

見。「少秋,這把劍歸你啦,莊裏大小事 」 莊主侯天時話雖如此,得意之狀依然可 ,今後全由你大哥負責,你就專任館務 「梅兄見笑,可不能讚壞了他兩個。

了我的位置,記住,劍在位在,劍失位失 九節日,五柳莊我要當衆佈告,由你接替 它是飛花門的象徵啊! 他親手把水吟劍交在少秋手中:「重

是專爲自己而「圓」似的。

窗戶格子裏透進了皎潔的月色,真像月亮 上了朋友,似乎對自己的將來滿懷好景,

全

「是,孩兒知道。」飄了水吟劍一眼 春兒,五柳莊的重担也不輕哩! 改見省得,」恭敬的接了寶劍。

• 一梅兄,你我都是光桿一條,佳節中秋 可要靜靜的賞月啦!」轉頭又向梅大夫道 。日透毒意。 「少秋,你把那鰻竹葉青取來,現在

咱倆只有杯酒團圓了。」 · 少秋邀了鈴子出莊參看

他倆是一對怨毒目光 「金爪紅牙」大殺三軍的門螺大會。目沒

見鈴子對少秋療毒治傷時的體貼關注。兩 婦道,他本想替大兒子少春擇配,然後又 家人的品性德行。五柳莊缺乏持家主內的 自己兩個兒子「人品」之意。 小無猜,純然璧人。不覺爲難起來。中秋 自己兩個兒子,事關家聲,不得不細察這 地,必有苦衷,同時對梅女鈴子的吸引着 父女,也屬風塵中打滾的江湖人,安居此 節夜七爺故意安排有讓梅老頭也瞭解一下 五柳莊主飛花劍侯天時, 他看出梅氏

情,就有個「旁觀者清」的商権之人! 意中人做了飛花門承繼者,父親和莊主交 了兩家距離,將來五柳莊不論發生任何事 深意,他想由此而博得梅老的交情,拉短 對比武傳劍要梅獨清做個公證,也含 這個節日,過得最快活的是梅鈴子,

我,尤其這小子不知謙讓,當着外人手下 吟劍給了老二,從此江湖提名成了有他無 在眼,此仇不報,誓不爲人 很着,明明是爲爭利權,不放我這個長兄 在五柳莊學藝衆人眼中,將何以自處,水 傳人,居然讓自己兄弟强佔了掌門高位 如刺,色青似毒,身爲侯門長子,飛花劍 一樣的月光,在少春眼睛裏,它寒芒

大夫請益醫理,學起郞中來了 第一步,侯少春請准了七爺,要向梅 梅鈴子倒了霉-・此乃親近

啦。

問題,梅家門楣,侯少春走得比兄弟更勤 面難却,自稱不敢爲師,從旁解答就不成 功,不愧失之東隅,收之桑楡。梅獨清情 鈴子的又一絕招,俟機奪取芳心,若能成 ,成了名正言順。

望有個擺脫糾纏的辦法。 她在夜靜更深時,把心事向老父申述。希 少秋面上。虛與週旋,心裏則煩惱不堪。 人後,他對鈴子漸現殷勤,鈴子看在

是你找來的麻煩,連我都被拖累得受害不 淺呢!」鈴子眞是啼笑皆非。 梅老頭聽了,哈哈大笑起來道:「這

繫鈴人」就閉起雙眼入了夢鄉。 最後,梅獨清祗說了一句「解鈴還須

哈哈而笑。 依然偷偷地告訴了少秋。少秋聽後,也是 她獨自想了半天,莫明玄機,忍不住

二公子嘛!」 「別酸我,誰都知道梅家姑娘文武學

「笑甚麼嘛!人家唸書不多,在請教

「你到底說不說。我可沒耐心看你傻 一侯少秋搖頭幌腦的。

反而不信! 「我說,我說,問題是我說了,怕你

「怎麼會!」她現在已經不

着你!」透着玄意。 「你爹的意思,叫你時時刻刻拉我陪

0 「是不是!你不信。」侯少秋老氣橫 「我不信!」她脫口而出

做了小師妹。

(下期續完)

「要講出道理來嘛!公子爺・」她気

得開,就是這樣。」 就是不行,非要原來鄉鈴子的我才解 「那跟我說的事有何關係?」她迷糊

樣,現在另外有人也要這個鈴子,想來解

歡你,就像我用繩子把『鈴子』綁住了一「解鈴還須繫鈴人,你叫鈴子,我喜

這個先綁『鈴子』的人在,別人選好意思 「傻丫頭,你爹的意思,就是指有我

動手嗎? 轉身跑了。 「那不便宜了你嗎?」她回復了俏皮 「哦!」若有所悟

子的?一 她忽然回身停住。「你用什麼來鄉給 「誰叫你是鈴子啊!」看着微笑。

「沒差沒臊!」又跑了。 「這個!」侯少秋指着心口得意地

「當心!」侯少秋大叫。

她給嚇住了

喻向胸口一劃。說完又哈哈大笑。 怕有人用刀子割,那就完蛋。」他用手比 「我鄉的鈴子,任何人沒法解開,就

陪着,用了個好名堂,她投身飛花劍門下 來家,她就借故離去,不得已時就叫少秋,梅鈴子果然用上了『解鈴』妙着,少春 她記起那陰驚寒冽的眼神的一刹那 侯少春對「本草綱目」好像眞有興趣 一句戲語,但在鈴子聽來就如冷水淋

是期暫停 「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

-70--

風雷 起 歲

雲收

聲道:「誰有工夫尋你的開心!」 •「 應你這副德性……」接着,又哼了一 十絕神君禁不住眉飛色舞地接道: 西宫娘娘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

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十絕神君正在與頭上,但西宮娘娘却

經想到 向他澆上一盆冷水。「别得意得太早,你 身邊。」 該想到,目前,你那位老相好,是在誰的 十絶神君接道•「這個……我自然已

還如此樂觀。」 四宮娘娘哼了一聲道。「已經想到

面,一切問題可迎刃而解。」 十絶神君笑道。「有我的西宮娘娘出

確是一個大將之才,在此諧般原因凑合之快不低於你我二人,再加上我妹妹,也的 觀,飛虎寨非等閒之所,人家的野心,也 ,要想把她挖過來,可就得大費周章才 西宮娘娘沉思着接道:「別想得太樂

十絕神君站了起來,向着她抱拳長揖

,一切都拜托妳了。 並諂笑着說道:「總而言之,統而言之 就當此時,門外傳來宮女的禀報道。

啓禀神君,大門外有人求見。」 十絶神君沉聲問道:「是什麼人?」

宮女的語聲說道:「是一位很美的去

·又走桃花運啦……」 四宮娘娘向他拋過一個媚笑道:「好

打岔的手勢,只聽那宮女接道。「那位夫一十絕神君苦笑着,向她作了一個不要

敢請耳 十絶神君延臉笑道:「固所願也, 哼了 不

聲道:「你呀!總有一天,會死在女人的 西宫娘娘一指點向他的額角,

,邁着春風俏步,通

向大門的甬道,匆匆走去。 十絕神君這座地下迷宮的大門,也就

是這幢外表看來並不起眼的古老巨宅的大

已換上一套青色衫裙,臉上也多了一幅絲 當那位西宮城城出現在大門口之時

吧

走出大門,那青衣侍女向着她呶呶咀,低 她,帶着一個青衣侍女,嬝嬝婷婷地

聲說道:一態態,就是那一位。」 大門外的台塔之下,倪素貞俏立沉沉

夜色之中,一雙美月,正在向西宮娘娘打

是白失人麽?」 西宮娘娘未語先笑地說道。「這位就 「不錯。」倪素貞點首接道。「請教

夫人如何稱呼?」

稱呼可俗氣得很。」 道:「這兒的人,都稱我爲西宮娘娘,這 西宮娘娘緩步走下台增,一面含笑接

倪素貞嬌笑道•「原來是西宮娘娘駕

,眞是失敬得很。

倒教白宗人見笑了。 西宮娘娘也嬌笑道:「好說,好說, 倪素貞神色一整道。「我要請見的是

十絶神君,如今,既然是由西宮娘娘前來

接見,想必是神君不在宮中?

問題,向本宮說也是一樣。 既然由本宮出來接待 西宮娘娘點首接道。「是的,不過 白六人不論有什麼

倪素貞笑了笑道:「好,那我就照實 ,此行是爲了迎接天虹和小娟二人

是本宮的特別貴賓,他們在這兒過得也 西宮娘娘嬌笑道:「白公子, 倪始娘

用說了,還是講西宮娘娘,將人給我帶走 倪素貞截口接說道:一這些,我想不

帶走,以免……」 主人,總不能不聊盡地主之誼;還是請白 人真是快人快語,但本宮系爲這兒的华個 人先入宮中坐坐,然後再將令郎和令媛 西宮娘娘「格格」地嬌笑道:「白去

君回來時,說妳這位西宮娘娘,怠慢了嘉 倪素貞冷笑着截口接說道:「以免神

西宮娘娘微一點首,笑道。「正是

情形,西宮娘娘是要我露上兩手,才肯放 倪素貞再度截口冷笑一聲,道:「看

好條件來。 幾手不傳絶藝,本宮自然是無任歡迎。」 倪素貞冷然接道:「可以,咱們先說 西宮娘娘笑道:「如果白六人能賜教

宮恭聆! 「好的。」西宮娘娘含笑接道:「本

倪素貞正容接道:「條件很簡單,咱

爲止,並以五百招爲限,我輸了 妳我之間,談不上仇恨,所以,只是點到 們不動兵刄,只在拳脚上較量一番,由於 妳却得立即放入。 ,任由處

要補實了。 宮娘娘一席,一直都虛懸着,今宵,可能 讓鬚眉,所說各項,本宮完全同意,這裏 我得提醒妳白去人一 西宮娘娘點首笑道:「白宍人豪邁不 聲,咱們這兒的東

當然也就可以替十絶神君娶得一位東宮娘 貞說過•「我輸了,任由處置」的話,那 ,可以贏得這一塲較量,同時,由於倪素 這話意已很明顯,她自信有絶對把握

來,對妳可並沒好處。」 不以爲忤地,只是一揚秀眉道。「那樣一 倪素貞自然懂得對方的話意,但她却

本宮不是醋巖子。」 倪素貞沉聲接道:「好,咱們廢話到 「不要緊。」西宮娘娘含笑接道••「

此爲止,請吧!」

別看她們話說得很客氣,但一經交手 「講」字聲中,兩人已交上了手

自己武功招式的秘密了 足證她們雙方都是志在必勝,而不再掩飾 武林中不曾見到過的神奇絶招,於此,也 却是互相精招迭出地,顯得激烈之至。 而且,她們雙方所使的招式,也都是

影翩飛,令 人眼花撩亂。 ,但見雙方拳來脚往地,人

搏鬥,却只有一個青衣侍女在一旁,張口 惜的,却是這一塲武林罕見的精彩

前文提要

滯汹湧·最後,倪素貞與四青年訂約而別 倪素娟的一椿恨事,導致今日江湖間的浪 婦及李含奪、柳含烟說出當年睹王與其姊 使他太難過,提出要請妹妹前來,十絕神 急急趕往,果然人脏並獲,奈因他能獲致 西宮娘娘在密室與人偷歡,十絕神君聞訊 作臥底的丫環菊兒,突向十絕神君告密, 子,危急間,朱唇令主派往十絶神君府中 君驚喜地問她是否眞的 今日的成就和地位,是靠西宮娘娘的扶植 十絕神台要以武力收伏倪小娟,納爲妃 上回書至倪素貞向方仁傑,古文英去

那位白夫人一位?」 人自稱姓倪,是白公子與倪姑娘母親。」 十絶神君「哦」了一聲道:「就只有

宮女的語聲道:「是的。

待她。 就說神君還沒回來,四宮娘娘馬上前去接 十絶神岩沉聲說道:「妳去告訴她

找我, 幹嗎要我去接待。 宮娘娘却向他瞪了一眼道。「人家又不是 「是……」門外的宮女恭應聲中,西

多。」 妳去接待,比由我自己接待要方便得 十絶神君苦笑道 ● 「妳是我的太上皇

來,微笑問道。「要不要我帮你拉攏 四宮娘娘剛好已重行裝扮好, **站起身**

暗中偷窺着,那就只有她們自己心中有數

快速得只見兩團人影,在滾來滾去,

只聽那西宮娘娘的語聲嬌笑道:「白

四宮娘娘「格格」地媚笑道。「白去

的。二 否則,傷了我,縱然妳贏了,也只能算輸 那麼我要提醒妳,拳脚上可得收斂一點, 「是麼!」倪素貞的語聲緊接道。「

點見也沒收斂呀!」 西宮娘娘笑道:「可是,妳自己可一

了可以獲得一個東宮娘娘的高位……」

種迷人的魅力,使人聽了有如沐春風, 「白宍人可眞會說笑啊!」 西宮娘娘的話聲和笑聲,似乎特具一

很顯然,她又將對付方仁傑的那一套

覺地含笑接道:「我可不是說笑……

結舌地,大飽其眼福。 當然,她們雙方之間,是否還有人在

兩人激戰五十招之後,戰况越來越激

烈,也越快速了。

分辨究竟是誰佔了優勢了。 已根本沒法分辨誰是誰,當然,也更沒法

的較量啦! **夫人,咱們這樣打法,可不像是點到爲止**

倪素貞「哼」了一聲道:「妳說像什

麼呢?」

人,有點好像是在拚命啊!」

倪素貞嬌笑道。「我的情况不同,輸

西宮娘娘發出一串銀鈴似地蕩笑道:

像是醍醐灌頂似的舒服。

邪門功完使出來了 但當事人的倪素貞,却仍然是毫無所

-72-

誰還敢傷害我的子女哩!」 們會受到傷害,如果我當上了東宮娘娘, 只是要接回我的子女,其動機也就是怕他 倪素貞笑道。「是啊!我此行日的

--73--

微順話鋒,又笑問道。 西宮娘娘嬌笑道。「這倒的確是一個 「只是,如此

!現在,我是未亡人的身份,也算是自 倪素貞輕輕一獎道:「先夫早就去世 白大俠那邊,可如何交代呢?

西宮娘娘「格格」地嬌笑道。「那真 ·我看,咱們也不用再較量了, 好

招緊似一招地,將倪素貞逼得連連後退 運轉失靈。 她口中說得好,手中的招式,却是一 而兒素貞的招式和身法方面,已顯得

能于無形中尅制敵人的邪門功六,已發揮 這情形,已很明顯,西宮娘娘那一套

化

我怎麼如此不齊事…… 四宮娘娘「格格」地媚笑道:「可能 倪素貞忽然「咦」了一聲道:「今宵

是想到要作東宮娘娘了,因而古井重波

遙 話聲中,又將倪素貞迫退了五六尺之

倪素貞忽然一個踉蹌,並發出一聲尖

西宮娘娘却是得理不饒人地,右手虛

娘啦! 晃一招,左手却暗中凌空一指,點了過去 口中並嬌笑道。「這回妳可作定東宮娘

只見倪素貞的嬌軀,忽然像是脫了力

似

大功告成,你將如何謝我? 抓住,並扭頭向大門內嬌笑道:「神君 忽然,她的耳中傳入一聲冷笑:「妖 西宮娘娘毫不怠慢地,兜胸一把將其

未轉完,已是全身一麻,沒法動彈了。 婦,妳得意得太早了 那位西宮娘娘心中「不好」的念頭尚

制住 迷幻魔音」所制,以便乘機將四宮娘娘 原來方才倪素貞是故意裝成受對方的

虞氣傳音說出,因而事實上,那位青衫文 衫文士,臉含微笑,由大門內緩步而出。 土還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已有了急遽的變 由於方才倪素貞的那一聲冷笑,是以 也就當四宮娘娘被制的同時,一位青

地 結住了,人也呆立台堦之上,像中了邪似 但當他目光一掃之下,臉上的微笑凍

住顏然一嘆道。「妳,竟然不受我的『迷 幻魔音』所影响? 那位西宮娘娘人已受制之後,才禁不

受妳的『迷幻魔音』所影响,妳又怎會被 我制住哩! 倪素貞嬌笑道:「誰說的,如果我不

再賣乖了,制住我可並不能解决問題。」 四宮娘娘冷笑一聲道。「別得了便宜 倪素貞淡然一笑道。「這個,可母須

姊担心。」接着,却是目光深注地沉聲問 邪功的名稱,那麼,妳該算是天魔教的餘 道:「方才,你自己說出『迷幻魔音』這

西宮娘娘索性閉上了眼睛。「隨妳怎

倪素貞笑問道。「 『三月天年』獨孤

豪是否健在? 西宮娘娘闔目如故地,反問道•「妳

在的十絶神君,顯然就是那『三日天傳』 獨孤豪的化身。 倪素貞哼了一聲道:「依我說麼!現

聰明! 西宮娘娘冷笑一聲,說道:「妳真够 倪素貞扭頭向那呆立台塔上的青衫文

士,哼了一聲道:「你真沉得住氣。 我着急又有什麼用哩!」 青衫文土拈鬚笑道。「人已被妳制住

倪素貞注目問道:「你就是那十絕神

青衫文士點點頭道。「不錯。 倪素貞接道。「現在,我要你自己澄

豪的化身?」 我自己說明,是否就是『三月天傳』獨孤 十絶神君笑問道:「妳的意思,是要

清身份。」

絶答覆。」緊接着,又暧昧地一笑道。「 倪素貞點首接道。「正是。」 十絶神君含笑接道。「這問題,我拒

是誰啦!」 如果妳能作我的東宮娘娘,自然就知道我

倪素貞臉色一沉道:「別作淸秋大夢

围 過他們,是否有甚禁制之後,再將拙荆放以,我大方地先將令郞令媛放回,等妳問 0

謙

勝場……

多謝你的信任。」 倪素貞點首笑了笑道:「好的,我也

笑道。「好啦!二位可以回到令堂身邊去 0 十絶神君回頭向白天虹,倪小娟二人

是登峯造極的了,又何必還那麼貪得無厭

君,那當然是各方面的神功絕藝,都已經

倪素貞冷笑道。「你既然自號十絶神

會一一加以查證的。

們母子查詢,凡是我認爲可疑的人物,都

十絶神君正容接道。「我不單是向你

怎會想到要向我們母子們身上查詢的?」

懷 ,撲向倪素貞身邊。 白天虹,倪小娟二人雙雙一式乳燕投

在外面瞎闖嗎?」 沉地,叱責道。「你們兩個,以後選敢 倪素貞美日中淚光流轉,但可是俏脸

實,所以,我必須找到它,才能確保我這

『四象九龍杯』,是武林中至高無上的瑰

十絶神君笑道:「白夫人也該知道,

十絶神君的地位。」

驗,以後就不會再上當啦!」 倪素貞禁不住苦笑着輕罵道•「死丫 **倪小娟嬌笑道**:「娘,有了這次的經

玩味這兩句話中的涵義。」

「多謝白夫人指點!」十絶神君苦笑

「權位這東西,有着無上的迷人

頭!

城今獨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我勸你多多

倪素貞意味深長地一嘆道•「萬里長

宮娘娘,很抱歉,我得揭開面紗,瞧瞧妳 才向被她挾持着的西宮娘娘嬌笑道:「四 的廬山眞面目。」 接着,問明兩人身上並無異狀之後,

不能例外,所以,對白夫人的這一番好意不會放手的,我是一個平凡的人,自然也

只能心領了。……

魅力,任何人,只要沾上了它,就至死也

着接道:

宮娘娘的幛面絲巾。 隨着話聲,已不由分說地,揭下了四

禀神君,白公子,倪姑娘帶來了。

大門內傳出一個恭敬的語聲道•「啓

隨着話聲,白天虹,倪小娟二人,已

可更加看得眞切而已。 精湛的頂尖兒高手,縱然不揭絲巾,也能 翼,儘管是夜晚,像倪素貞這等功力特別 透視其面部輪廓,當然,揭去絲巾之後 四宮娘娘的幛面絲巾,本來就薄如蟬

見猶憐。」 不住嬌笑道:「喲!果然是天香國色,我

人來,我可差得太遠啦!」 四宮娘娘披唇一哂道:「比起妳白夫

> ,嚴格說來,二位該是春蘭秋菊,各擅 十絕神君含笑揷口道:「卿家不用太

姓卜?」 --我想起來了,西宮娘娘,妳……是否 倪素貞却是目光深注地接口說道•「

定我是姓卜的? 四宮娘娘的臉色微變道:「妳怎會斷

姓卜 倪素貞注日接道:「先回答我,是否 ,我再告訴妳的理由。」

歷吧! 妳目前應該作的,似乎不是查問別人的來 十絶神君搶先發話說道:「白夫人,

是說我應該先放人? 十絶神君接道。「我是說,妳應該這 倪素貞「唔」了一聲道:「你的意思

麼作才對。」

娘娘是甚麼來歷,咱們之間協議的事情, 先將人放回。」 我必然會履行,如果你不放心, 倪素貞笑了笑道:「不論你這位西宮 我也可以

十絶神君一擲道。「接着! 說完,兜胸一把將四宮娘娘抓起,向

輕輕放落一旁,蹙眉說道。「白夫人,妳 這就不够意思了。」 十絕神君接過西宮娘娘的嬌軀,將其

思 倪素貞笑問微道•「我那一點不够意

手脚都沒作…… 十絶神君道:「我交給妳的人,一點

是我不曾解開拿六人被制的穴道。」 十絕神君冷哼一聲道:「難道這還是 倪素貞截口笑道•「哦!原來你說的

,咱們談正經事吧!」

聆着。 十絶神君淡然一笑道:「本神君正恭

位西宮娘娘?」 倪素貞注目問道。「你還要不要你這

提條件哩!」 十絶神君也注目接道。 「我正等着妳

個換一個。」 倪素貞沉聲接道。「條件很簡單,兩

有一個附帶條件: ·咱們不用『條件』二字,就說是情商怎 十絶神君笑道。「何必說得那麽絶哩倪素貞冷然接道。「不許還價!」 「可以。」十絶神君接道・ 「但我也

麽樣? 麼救兵,才故意拖延時間?」 倪素貞臉色一沉道。「你是否在等什

法,那就不用再情商了。 十絶神君苦笑道。「既然妳有這種想

倪始娘帶到逼兒來。」 接着,扭頭沉聲喝道。「將白公子和

「是!」

含笑道:「現在,白六人該放心了吧?」 倪素貞回答的却是一聲冷哼。 大門內傳出一聲恭喏後,十絕神君才

說要情商的事,都不過是爲了要證實一個,我將令郞令媛請到這兒來,以及方才所 問題而已。」 十絶神君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其實

九龍杯」的下落。 十絶神君道:「我須要知道那『四象 倪素貞道:「你想証實什麼問題?

倪素貞笑道。「這眞是異想天開,你

我的不對?

情况之下,我却是不能不先以小人之心度 人……」 ,我承認這是有點兒不對,但在目前這 倪素貞嬌笑道•「不要那麼冷言冷語

開穴道之後,咱們會聯手對付妳?」 「是啊!」倪素貞笑道。「你能這麼 十絶神君截口接問道。「妳是担心解

想到,我爲甚麼不能這麼防着呢! 我要是存心留住妳,這兒高手如雲, 十絶神君冷笑道。「妳也未免太多慮

手,怎能與天魔教的嫡系傳人,相提並論 倪素貞淡然一笑。說道。「其餘的高

妳就脫不了身。」 用不着我們夫妻聯手,

只要我一聲令下

解開,但我要提醒你,切不可自作聰明地 你自己負責。 ,每夫人的穴道,一個時辰之後, 想試着去解開它,否則,一切後果, 緊接着, 又神色一整道:「不用担心 會自動 曲

十絶神君只是苦笑了 下 却是欲言

答覆!」 宮娘娘,妳該回答我方才的問題了 西宮娘娘哼了一聲,說道:「我拒絕 倪素貞日注西宮娘娘,笑問道。「西

必然是有所根據的。 妳該能想得到,我能問出這個問題來 倪素貞笑了笑道:「這就不够聰明啦

識我? 西宮娘娘美目深注,反問道。「妳認

倪素貞笑道:「如果我認識妳,那就

夫人,我相信妳是重然諾的正人君子,所 緊接着,却向倪素貞正容說道:「白

-74-呆過來了,還爭這一時半刻麼!

花樣?

十絶神君笑道:「小妮子,長時間都

君伸手攔住,並沉聲喝道:「且慢! 娘」,準備向台塔下奔去,但却被十絕神 並肩走出大門,並激動地同聲叫了一聲「

倪小娟不禁怒聲道:

「你還想玩甚麼

不要緊,不錯,我是姓卜。 倪素貞緊接着問道:「芳名是否叫婉 西宮娘娘冷冷地一笑道。「告訴妳也

--75--

兒? 倪素貞嬌笑道:「原來妳果然就是卜 四宮娘娘漠然點首道:「不錯。」

貞,和我姊姊,都受盡了苦難和折磨,如妳的自私和陰險,使得當時的陶陵,胡貞 今,却又在翻雲覆雨地,攪得天下大亂起 **婉兒,眞是見面更勝聞名。** 人物,是不甘寂寞的,二十多年前,只因 一頓話鋒,又含笑冷聲接道:「風雲

但我暫時只說到這兒爲止。 「當然還有。」倪素貞含笑接道。 **卜婉兒冷哼一聲道・「還有麼?** <u>____</u>

卜婉兒接道••「那麼,讓我問妳幾句

覆。 在先,不能回答的問題,恕我也要拒絕答 倪素貞漫聲應道•「可以,但我聲明

面就斷定我是姓卜的?」 「妳我之間,以往不曾見過面,怎會一見 倪素貞笑道。「妳忘記自己左耳垂下 「隨妳的便。」卜婉兒冷然注目道。

的那個特徵了? 卜婉兒輕「哦」了一聲道•○「原來如

痣,通常都在耳環的掩飾之下,不是有心 ,是不容易察覺到的。」 倪素貞接道:「妳左耳垂下 一的那顆黑

卜婉兒注目接問道:「這些,以及過

去的一切,是誰告訴妳的?」 陶大俠陶陵。

「那是甚麼時候的事?」

十絶神君挿口接問道:「如今, 「是三個月之前。」

在何處?」 倪素貞歉笑道:「這問題,我拒絕答 陶陵

覆 十絶神君注目問道。「 妳,就是那位

朱唇令』令主? 倪素貞嬌笑道:「如果我就是『朱唇

===

令 1令主,你想我會告訴你麼!」 「那麼……」十絶神君才說出兩個字

就被卜婉兒打斷了 十絶神君苦笑了一下, 「不要問逼些廢話。 卜婉兒却向倪

沒有? 素貞注目問道:「陶陵還跟妳說過些甚麼 倪素貞笑了笑道:「妳自己作過些甚

仁? 麼傷天害理的事,難道已經忘了? **卜婉兒哼了一聲道:「妳也見過黃聖**

「不錯。」

談過。 倪素貞笑了笑道:「我沒和黃聖仁交 「黄聖仁跟妳說過些甚麼?

等值的代價的。」 給陶陵,他在背後說我的壞話,是要付出 **卜婉兒沉思着接道:「請妳帶個口信**

到 ,但我深信陶大俠不是在背後顛倒是非 倪素貞接口說道:「話,我會給妳帶

卜婉兒截口冷笑道:「我卜婉兒也不

在乎有人在背後顛倒是非。」 再提,現在的,也該作一結束了。

鬼。」 道:「白夫人,妳可以走了,敬煩帶個口 信給黃聖仁,如果他算一號人物,就該大 大方方地同我作一了斷,不要再在暗中搗

留不住了 不必你下逐客令,縱然你想挽留我,也挽 倪素貞笑道·「我的子女已經救出

於替你帶口信給黃聖仁却是歉難從命,因 和黃聖仁說過話,說得澈底一點,我和黃 ,我不但不知道黃聖仁的行踪,也不曾

聖仁在暗中搗鬼才救出去的,擴在下所知 係密切,而方仁傑此番被在下所困,是黃 ,他們之間,經常有接觸,妳只要將我的 信由方仁傑代爲轉達,在下就心感盛情

同意……告辭!

二人,轉身疾奔而去。

人,也跟了上來。暗中替他們掠陣的方仁傑夫婦,柳含烟等 的魔巢約莫半里之後,才滅緩速度,而在

十絶神君輕輕一嘆道:一過去的不必

聖仁還根本談不上認識。」

倪素貞點點頭道:「好的,這辦法我

倪小娟

傑才輕輕一嘆道。「想不到那四宮娘娘 一行人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之後,方仁

接着,目光凝注倪素貞,冷冷地一笑

微頓話鋒,却是神色一整道•「但對

在下自然是信得過,但白夫人和方仁傑關 十絶神君點點頭道:「白夫人的話

話聲一落,立即偕同白天虹,

這母子們三人,一直離開那十絶神君

竟然就是卜婉兒。」

那一椿公案中有關的人物。 我想,那個十絕神君,也必然是與當年 倪素貞沉思着接道:「由於這一發現

方仁傑接口問道。「前輩以爲那是誰

我不願瞎猜。 倪素貞接道:「在未獲得證據之前

實,那卜婉兒,就是天魔教的餘孽? 倪素貞正容接道:「別的我不敢說 古文英扭頭笑問道。「前輩是否已証

的『迷幻魔音』。」 但那妖婦方才確曾施展過『天魔寶典』中 方仁傑蹙眉接道:「如果是天魔教餘

最值得担心的,還是那個『三日天傳』獨 孽死灰復燃,那就太可怕了。 倪素貞輕嘆一聲,說道:「我却認爲

孤豪。 孤豪,仍然健在? 方仁傑臉色一變道:「前輩認爲那獨

倪素貞反問道•「誰會聽說過獨孤豪 接着,又正容接口說道:「傳說中,

杯』的主人所制服,而並非被殺死,是也『三目天尊』獨孤豪當年是被『四象九龍

今獨孤豪不過六十多歲,他有甚麼理由不,不過是三十多歲,所以,推算起來,如三十年之前,當時的『三月天傳』獨孤豪 健在呢! 倪素貞娓娓地接道。「這事是發生在

柳含烟挿口接道:「那麼,目前這個

十絕神君,很可能就是獨孤家的化身?」 倪素貞笑了笑道·「這個,就得等以 是一個殘缺不全的手抄本。」

後的事實來證明了。

不勝惋惜的驚啊。 倪素貞却苦笑着接道:「所以,我只 六個年輕人,都不約而同地發出一聲

能算是一個半調子的得主…… 近,只見沉沉夜色中,一道幽靈似的人 這時,他們已走到方仁傑完婦的住宅

得當,我也不罵妳就是。

柳含烟這才嬌笑道:「前輩,那一四

,是否在你的手中?

倪素貞含笑問道。「妳怎會有這種想

妳這鬼精靈久在動甚麼點子?

才含笑點首道:「好,妳說吧!問得不這鬼精靈久在動甚麽點子?」一順話鋒

話,我問出來,你可不要見責

柳含烟嬌笑一聲道。「前輩。有一句

倪素貞微微一怔,才綻顏一笑道。「

影 ,迎面走了過來。 走在最前面的倪小娟嬌聲喝問道。「

黄聖仁,有機密奉告。」 那幽靈似的人影,住步笑道:「在下

免得在下費神去找你。 **黄聖仁一怔道:「方老弟要找我,有** 方仁傑搶先笑道:「黃大俠來得正好

怕那卜婉兒的『迷幻魔音』。

柳含烟笑了笑道:「因爲,前輩你不

倪素貞輕嘆一聲道:「妳只算是猜對

託我帶個口信,請進入做寓再談吧!」 方仁傑含笑接道:「是那位十絕神君

聖仁美目深注地問道。「黃大俠可能也是 剛來吧? 女主人姿態,張羅着茶水,倪素貞却向黃 一行人進入室內之後,古文英立即以

等了 足有半個時辰了。 黃聖仁脫口答道:「不!在下在這兒

問道:「方老弟,十絶神君請你帶給我的 是怎樣的口信呢?」 不等對方繼續發問,立即轉向方仁傑

不過,其中也有因種種原因,而殘破不全抄本,可能比原來的武林琬寶更有價值,

曾經增添了研習的人的心得,因而有些手 瑰寶的得主,同時,由於那些手抄本上, 的某一項武功的人,並不一定就是那一宗

所以,目前能够施展那四項武林瑰寶上

武功心訣,寫成了手抄本,流傳在江湖上

宗武林瑰寶,由於流傳已久,已有人將其

倪素貞正容接道:「據我所知,那四

方仁傑挿口訝問道。「前輩,此話怎

就由我直接說明,也是一樣。」請我轉請仁傑轉達的,既然咱們碰頭了 黄聖仁連忙道謝道:「那麼,在下先 倪素貞搶先說道:「口信是十絶神君

謝了

人不怪呀!」 倪素貞笑了笑道:「黃大俠眞是禮多

此。 得却有點不太自然。「理當如此,理當如

是黄大俠的朋友麼?

在下這位朋友,說起來,選跟白夫人頗

「是的。」 黃聖仁含笑接道•「而且

友,有緊急事情,面陳黃大俠。 那淸朗語聲道: 在下是黃大俠的朋

倪素貞日注黃聖仁問道:「那人果然

他搗鬼,最好是公開地跟他作一了斷。 口信很簡單,只講黃大俠不要再在暗中跟 黄型仁笑道:「但事實上,在下除了 倪素貞却是神色一整道:「其實,那

嫹里仁接道。「因爲,他曾一度是令

倪素貞注日問道:

此話怎講?

倪素貞嬌軀一震道。「你說的是金達

斷的事情。」 跟他搗甚麼鬼,也沒甚麼須要公開跟他了 這次協助方老弟出困之外,並沒有在暗中 方仁傑教笑道:「黃大俠爲了帮助小

非常不安。」 弟脫困,而引起十絕神君的誤會,小弟可 黃聖仁連忙接道:「這些,也算不了

甚麼,方老弟不必再提了

是有機密消息麼,現在可以說明了。」 方仁傑點點頭,笑問道。「黃大俠不

抱歉,這消息我只能跟你一個人說。」 黄聖仁面有難色地道:「方老弟,很

有所顧忌,我們還是廻避一下爲妙。」 自己人,黃大俠不必有甚顧忌就是。」 倪素貞連忙接道:「仁傑,既然人家 方仁傑一怔道:「這兒在座的,都是

聲喝問道:「甚麽人? 緊接着,却是俏臉一變地,向窗外沉

之外,就被察覺到了。」 之外,就被察覺到了。」 不是與語聲笑道:「白 倪素貞哼了一聲道:「我問你是甚麼

> 這位朋友,當年被令尊和令姊所利用,各「正是。」黃聖仁輕喚着接道。「我 方面都沒得到好處,而他自己也犧牲畢生 的幸福。」 倪素貞接問道:「請說詳細一點。

是獨身。 對令姊的感情,却始終不變,以致迄今過 了虞感情,雖然以後他發覺受騙了 對令姊死了心,但他本人,却對令姊發生 轉移到他身上去,令姊却利用他使陶大俠 令奪想利用他使令姊對陶大俠的感情 黃墨仁苦笑道:「事情很簡單,當年

倪素貞日光深注着,輕嘆了一聲,却

胡貞貞前輩的交往情形…… 柳含烟笑問道:一黃大俠,當年你跟

情,提起來令人傷感,柳姑娘,請饒了我 黃型仁連忙截口苦笑道:「過去的事

事情很緊急,請快點出來吧 窗外,那金蓬夹的語聲說道。

輩所獲的,就是那『四象九龍盃』的手抄

柳含烟截口嬌笑道:「我明白了,前

倪素貞點首苦笑道:一是的 我所獲

人?

-76-

然咱們之間,也算頗有淵源,何不進來坐 倪素貞揚聲搶先接道。「金大俠,旣

-77-

宵實在沒空,且改天再踵府拜候吧!」 黄聖仁起身歉笑道:「很抱歉,在下 金達夫的語聲道:「多謝白夫人!

暫時告辭。」說着,抱拳一體,向室外走 方仁傑苦笑道:「黃大俠,你的機密

的

,還沒說明出來哩! 傳來黃聖仁的歉笑道。「等我

耳中,並聽到有人以眞氣傳音喝道•「接 窗外直射向方仁傑的面前,同時, 和金大俠見過面後,馬上就會回來…… 一片手掌大的樹葉,由 方仁傑

着蠅頭大小的兩行草字: 方仁傑接過那片樹葉,只見那上面寫

這兩行草字,是以虞氣逼聚於指尖所 黃聖仁狼子野心,行動詭秘,你可 得多加小心。

問道:「我可以瞧瞧麼? 方仁傑眉峯一蹙之間,倪素貞却注目 其人功力之深,不難想見。

去 話聲中,已雙手將那片樹葉,遞了過 方仁傑連忙答道•「當然可以……」

道 這是誰所寫的麼? 倪素貞看過之後,又注目問道:「

方仁傑苦笑道•「想不起來。」

傳音中,連對方是男是女都沒法分幹。一方才那人還以眞氣傳音叫我接着,但由那 接着,又蹙眉說道:「不瞞前輩說,

> 是。 用去想了,我們自己,平時多注意一點就 倪素貞接口說道:「想不起來,就不

方仁傑接問道:「前輩也認爲那黃聖

够在心中存着幾分防人之心,總不會吃虧 仁行跡可疑?」 倪素貞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道:「能

等你。」 音說道:「金達夫在人和碼頭邊的沙灘上 夫這個人,但他耳中却聽到有人以虞氣傳 **黄聖仁離開方宅之後,並沒見到金達**

黃聖仁一蹙眉峯,沉聲問道:「閣下

傳音功夫,憑黃聖仁的功力之深,居然會 分辨不出發聲的方向來。 ,而且,顧然使的是「六合傳音」的絶頂 那神秘語聲,不但是以眞氣傳音說出

究竟有多神秘! 表上,却是一挑雙眉道。「倒要看看你 這情形,使得黃聖仁心頭微凛,但外

彼此。」 那神秘傳音哼了一聲道:「咱們彼此

成爲一個半棄置的作廢的碼頭了。 個碼頭,也由於它的偏僻,因而事實上已 當黃聖仁到達人和碼頭邊時, 人和碼頭,是「富陽」城最偏僻的 但見觸

家的犬吠聲,和江風吹拂着沙攤上的野草 聲,劃破這沉寂的夜空。 日一片荒凉,不見一絲人影,只有遠處人

黃聖仁暗中戒備着,緩步起下碼頭的

話。」 磴道,向前面沙灘走去,一面揚聲說道: 「黄某人已遵約前來,講那位高人現身答

中, 却有着奇異的「唔唔」之聲。 黄聖仁沉聲問道:「<u>甚麼人?</u>」

回答的,仍然是那奇異的「唔唔」之

地,射落那發聲之處。 **黄聖仁算得上是藝高人胆大。他,**

哼。 **着。而那「**唔唔」之聲,正是由那人的鼻 原來那野草叢中,有人四仰八义地躺

却並未制住啞穴,而只是以甚麼物件, 這情形,很明顯,那人是被點了穴道

象。

不住鶩「咦」一聲道:「原來是你。 仁兄的話,倒是不錯,你果然是在這兒等 接着,又苦笑了一下,說道:「那位

栽在誰的手中?

被制的人,就是金達夫。 由這幾句話中,已可斷定,這位穴道

說吧! 金達夫苦笑道:「先解開我的穴道再

沒有人答話,但簡遠外,江邊的野叢

挑雙眉,忽然長身而起,有若長虹經天似 月光一觸之下,不由使他發出一聲冷

子中發出。

這是黃聖仁日光一觸之下,所獲的印

但當他看清了那人的面目之後,却禁

團取了出來,並注目問道:「金兄,你是 ,已俯身將那人口中塞着的布

道 是。……」 脚,就使金達共站起來了。 普通手法所封閉,因而黃聖仁沒費多大手 可以說明經過了?」 難想見其年輕時的翩翩風度。 儘管目前是滿身滿面塵土的狼狽相,仍不 ,面相清癯,雖然是四十開外的人了,也 怎樣的人呢?」 種話來,我自然是信得過,那究竟是一個 算冤,對方實在是太高明了。 一面苦笑道:「我雖然是栽筋斗,却並不 婦人。」 制住。」 黃聖仁歉笑道:「啊!這倒是我的不 黄聖仁注目問道。「金兄,現在,你 金選夫穿着一襲青色長衫,身裁頎長 說着,已開始給金達夫解除被制的穴 還算好,金達夫被制的穴道,却是以 黄聖仁一怔道•「由金兄口中說出這 金達六一面揮手撣去衣衫上的塵土 金達六苦笑道:「不交手,又怎會被 金達夫道:「是一個青紗幛面的青衣 黃聖仁接問道·「你們交過手?

够慚愧,那人說過,要在百招之內,將我 也一招不少,剛好是在一百招上,將我制 不到百招,你就被制住了?」 接着,又顏然一嘆,說道:「說來真 **黄聖仁截口笑問道**·「結果,果然是 金莲宍苦笑着接口道:「一招不多,

黄型仁也苦笑道:「那是甚麼時候的

事?

辰之前,也就是當你我分手之後不久。」 黄聖仁一怔道:「可是,方才我分明 金達夫沉思着接道:「約莫是半個時

聽到你在方仁傑住宅的後花園中,同我說

聲道:「那顧然是那位青衣婦人,故意模 金莲宍微微一楞之下,才「唔」了一

仿着我的口音。」 「不錯。」黃聖仁點點頭,又注目間

道: 金達夫茫然地接口說道:「不知道, 「她爲甚麼要制住你呢?」 她對你我的事情,似乎知道得

也爲之一變地,接問道。「她說過些甚 隨着這一聲驚「啊」,黃聖仁的臉色

直接問我吧!」 忽然,一聲冷笑,劃空傳來。「還是

人的語聲,方向却是在十五六丈外的草叢 這回,黃聖仁聽清楚了,那是一個女

該現身才對啦!」 黄聖仁呵呵一笑道:「對了 閣下早

好像很沉着。」 那遠處的語聲,又是一聲冷笑道。

位青紗嶂面的青衣婦人,那身法之快速, 話到人到,春風輕拂,面前已出現一

使得黃聖仁不由不暗中驚凛不已。 但他表面上却是神態自若地,淡然一

笑道:「黃某人自信,還沒有甚麼事情

--78--

才真的佩服你 句話後,如果你還能保持鎭靜和輕鬆, 後,如果你還能保持鎮靜和輕鬆,我青衣婦人嬌笑道:「眼前,我說出幾

意……一想,但我應該請教妳的來歷,我 意……」 **黄聖仁故意岔開話題,說道:「瞧夫**

你就會知道的。」 青衣婦人冷然截口道:「這些,待會

道冷電似的目光,沉聲接道:「黄聖仁, 我断定十絶神君,就是你的化身!」 如果在下有十絕神君那麼大的本領,那我 黄聖仁微微一怔之下,才苦笑道··「 一頓話鋒,那幢面紗巾中,透射出兩

死期就在眼前。」 才高興死啦!」 青衣婦人冷笑一聲道:「不錯,你的

黄某人有仇? 」 **黄聖仁苦笑如故地接道:「六人跟我** 「不錯。」青衣婦人一挫銀牙道:「

是。 某人一定還妳一個公道,决不使妳失望就人有甚對不起妳的地方,請儘管說明,黃 算得上是仇深似海,恨比天高!」 **黄聖仁神色一整道:「夫人,俗語説** 殺人償命,欠價遷錢,如果我黃某

青衣婦人冷然接口道:「先答我的問

「就是那十絶神君的問題? 不錯!」

黄聖仁注目問道:「夫人何以斷定我

就是十絶神君?」 青衣婦人哼了一聲道:「我暗中跟踪

> 明,已經在暗中跟踪了我三個月,我却懵 你,已有三個月以上了。」 黃聖仁苦笑一聲,道:「夫人真够高 人罪,何患無詞。 青衣婦人冷哼一聲道。「不承認,我

快回答我的問題! 「少廢話!」青衣婦人冷哼一聲道

然無知……

麼? 的證據了,你竟還要狡辯,這究竟是爲甚 青衣婦人注目問道:「我已經抓住你 黄聖仁正容答道。「我說不是。

神君的。」 甚麼證據落在妳手中,可以將我當作十絶 **黄聖仁笑道:**「我就是我,我自信沒 青衣婦人冷笑道:「你真是不見棺材

聴。」 大門口,和白夫人說話時,我也在暗中窃說明一個事實,方才,當十絶神君在魔宮 不掉淚,不到黃河不死心!」 微頓話鋒,又沉聲說道:「好!我先

回到魔宮,而繞道追了上去。」 **实人等那一行人離去之後,十絶神君並未** 黄聖仁含笑接道:「於是,宍人也暗 青衣婦人冷笑着接道。「可是,當白 黄聖仁笑道:「這與我不相干呀!」

君不見了,却看到你站在方仁傑門口 中追了下去?」 **黄聖仁苦笑道。**「這又怎能證明我就 「結果。」青衣婦人接道:「十絶神 「不錯。」 結果呢? 0

衫 是十絶神君呢?」 ,顯然是剛剛換過裝束。」 青衣婦人道。「當時,你還在整理衣

黄聖仁苦笑如故地道:「這真是要入

黄聖仁一怔道:「人證在那兒?」 青衣婦人抬手一指金莲夫,道:「就

弟,你是怎麽說的? **黄聖仁扭頭向金達宍笑問道:「金老**

…就是十絶神君。」 金達夫苦笑道。「我並沒有說你就:

來的,爲何又要派人暗中監視他?」 傑是你協助他由一絕神君的地下迷宮中出 暗中監視方仁傑夫婦的行動,試想,方仁 就是十絕神君,而且,他也供出,你派他 青衣婦人接道:「但他說過,你可能

絶神君,爲甚麼要自己搬磚頭砸自己的脚 仁傑,以遂行你自己的陰謀,才故意這麼 ,將方仁傑由地下迷宮中救出來呢?」 青衣婦人道:「你是爲了便於接近方 黄聖仁笑道·「是啊!如果我就是十

作的。」 黄聖仁苦笑道:「我要是有夫人妳一

半的城府和機智,我該早已成爲獨霸武林 的盟主啦!」 青衣婦人冷笑一聲道:「不承認,我

選有人證。」 **黄聖仁「哦」了** 一聲道•「在下一並

青衣婦人沉聲喝道: 「將莫仁釗帶上

疾瀉當場 「是!」隨着這一聲嬌應,一道人影 (未完)

雲飛迫得旋身躲閃而放過了文四爺,查大雄掣雙輪與白雲飛門,不敵,文四爺忙躍上助 又反過來責罵白雲飛別自找沒趣 戰,激鬥間,上官善突到來喝停他們,輕叱他們依多爲勝,白雲飛趁機嘲諷,上官善却 雲飛,正當白雲飛施展射日神劍要傷文四爺於劍下之際,金沙堡主查大雄突施暗算,白 前文提要: ,遂取去袍角,冀能藉此一絲綫索引出殺父仇人。三日後,關洛第一家文四爺找上了白 兒子石大炮身上發現他父親的袍角,白雲飛向石大炮迫問不得要領 上回書至白雲飛與歐陽空南下南疆,無意間在黑面修羅石九公的

南疆風雲湧

谷

血

腥

不了點蒼在南疆的地位

上官菁不屑的道:「點蒼在南疆還有

我並不需要你的帮助,妳還是滾開……」 這種目中無人的狂徒,也不能再袖手事外 間全不依常規,他倔强高傲,豈會輕易受 ,我們沉沙谷不問江湖是非,可是對付你 個少女約束,冷哼一聲,不屑的道。一 上官菁神色大變叱道。「好狂的東西 一楞,沒有想到這少女喜怒之

客較一長短… 致敬,老夫並願追隨姑娘身後,和冷血劍 官姑娘,本堡主代替南疆數百英雄向姑娘 上官菁冷冷地道:「這倒不敢當,只

的事情,各派如再不聯合一起,整個南疆 恐怕要落在點蒼派手裏: 她目光一瞥白雲飛,冷冷地道:「你

江湖上除名,那怕是最大的壓力,

是點蒼派驅逐南疆羣雄的事,已不是一家 金沙堡堡主查大雄心中一喜道。「上

無蹤,點蒼要想復派可能化為泡影……」 以一人之力,要與南疆數百英雄爲敵,恐 人手太單薄了,目前江湖點蒼弟子離散

白雲飛冷笑道。「點蒼派永遠不會在

這麽說你眞要和南疆墓雄爭一長短……」 南疆要成爲天南一角共拿點蒼……」 什麼地位可言,連點蒼山都已不屬於你們 毀人猶存,我白雲飛要被揚點蒼精神,在 這在你們已是齊天大恥,虧你還能說得 「唉!」上官青幽幽的一嘆,道。「 「住咀!」白雲飛怒喝道。「點蒼雖

而消逝,再終於停了……。 弯空,在那潔白的臉靨下立時罩上了一層 的雲層俯射在地上,豆大的雨珠逐漸細小 雲天突然閃顫出一絲金光,透過厚厚 上官菁幽幽的嘆了口氣,抬頭望了

動人心弦的响聲 陡地向前方望去。 蹄擊,急驟狂亂的蹄擊敲在地面上發出 在泥濘的道路上,這時突然揚起一陣

寒霜,她輕輕拂理着額前兩絡亂髮,眸光

公來了…… 上官菁淡淡一笑道:「黑面修羅石九

也壓制

臉向這裏馳來,在黑面修羅石九公的身後 刹奔勢,同時自馬上飄了下來。 緊隨着石大炮和幾個黑衣漢子,這些人 在馬背上,一個面如鍋底的老人寒着 背長劍,面如寒鐵,在白雲飛身前

地道。「爹,冷血劍客就是他。」 石大炮陰沉的一笑,一指白雲飛冷冷

件事情了?」 過去,拱手道:「上官姑娘,妳也知道這 客白雲飛一眼,大步的向上官青身前走了 石九公嗯了一聲,淡淡的瞥了冷血劍

這樣大的事情,身屬南疆各派那家不知道 我來這裏,是看看第一個走進南疆的大 上官菁淡淡地一笑道:「江湖上發生

之中,首先遭刦的是我們石家莊……」 滅派之後,還要掀起這大風浪,南疆各派 信這件事情好解决,嘿……真想不到點蒼 谷南疆之首,只要上官姑娘出面,老去深 黑面修羅石九公嘿嘿一笑道:「沉沙

我們金沙堡業已牽涉在裏面了…… 黑面修羅石九公嘿嘿笑道:「那眞是 金沙堡堡主查大雄搖搖頭道:「不然

我們兩家不幸了…… 文爺,事情怎麼樣了?」 他緩緩走到文四爺的身旁,問道:「

袍响起一陣飯飯抖動之聲 白雲飛一眼,他忿怒的一聲大笑,全身衣 石兄的事情,我恐怕沒辦法盡力……」 文四爺苦笑道:「老夫功夫自嘆弗加 黑面修羅臉上一陣抽動,狠狠的盯了

江湖至今也有數十載,承武林朋友看得起 石九公嘿地一聲道:「黑面修羅闖邊

我正要你將那托你送去的人交出來……

出南疆,便遭冷血劍客刦去,這種刻骨椎 給大眉山莊華老英雄送東西去,想不到未 老夫,處處都對我石家莊照顧,這次小犬 心的大恩大德,老夫衷心感激……

將刦去之物先還給老夫…… 石九公冷煞的一笑道:「白少俠能否

白雲飛哼了一聲道。「說得倒是蠻有

謎,是故他看得比什麼事都重要。 這截斷袍的來處,這事關係白長虹生死之 能够找上門來,以便從石九公的口中得悉 白雲飛所盼望的就是黑面修羅石九公

閃過那凄慘的一幕,他恍如又看見爹爹慘 火愈燃愉烈: 生不久一樣,使得他全身冰冷,仇恨的烈 的景像在他腦海之中記憶獨新,像是才發 死青城,全身濺血的慘景,這些歷歷如繪 白雲飛心中一酸,眼前像烟雲一樣的

遺物,在下無法奉還…… 他恨恨地道:「那截斷袍乃是家父的

明是令奪之物…… 石九公嘿嘿一笑道:「白少俠怎可証

眼就認出來…… 的衣袍也是少了一截,在下見物思父,一 城的時候,家父已慘死在青城山巓,身上 青城時,正是穿着這件衣袍,在我追上青 白雲飛激動的道:「家父自點蒼遠去

斷袍交給大屑山莊華百陀的手裏,而你中 可知這是老夫一個人所托,務必將這 黑面修羅冷笑道:「閣下只知刦奪斷

途刦奪,老夫如何向敝友交代…… 白雲飛目中煞光畢露,冷漠的道:

石九公冷冷地道:「恐怕沒有那麼簡

間逼射出一股冷芒,恨恨地道:「 得到這個答案。 神劍之下,我是否能够辦到,你很快就可 不講出來,石家莊將無一人能够倖免於我 目中幾乎要噴出火來,冷寒的神光在開閣 白雲飛聞言之後,不禁氣得大怒,他 你如果

生… **拒的力量,在他眼前,恍如已經看見石家** 語音冰冷無情,每一句裏·都含有不可抗 莊血染遍地,屍首交錯,大小孩子無人脫 黑面修羅石九公心中一 駭,只覺得他

能逍遙法外,天下豈有眞理存在………」 怎麼死的,我就怎麼報仇,如果殺人者都 他畏懼的道:「你這是爲了什麼?」 白雲飛冷漠的道。「很簡單,我爹爹

他怎麼搶去那截斷袍,我們就怎麼奪回來 道。「爹,對這種人已沒有商量的餘地, 他來尋仇…… 要我們沒有參加攻擊白長虹的事情,何懼 ,是非總有公論,黑白總有澄清之日,只 石大炮身形一晃,揮劍而至,大聲的

石大炮憤憤不平的瞪了白雲飛一眼 黑面修羅石九公輕叱一聲,道。「你

依言退了回去。

的步聲, 走得非常緩慢,却是非常有力量,蹬蹬蹬 黑面修羅緩緩走到白雲飛的面前,他 像一面銅鼓般的敲在每一個人的

老夫動手了。 他嘿嘿一笑道:「姓白的,你是要逼

> 你總要有個交代。 白雲飛冷漠的道:「那截斷袍的事

吐,湧起一道黑色光華,閃顫如電,恍如 他低嘿一聲,右掌斜斜抬起,掌心 黑面修羅低黑一聲道:「老夫若不教 一頓,你還以為南疆沒有

白雲飛神色一變,驚詫的道。「這是

有一股浩瀚的大力推了

出去。

黑煞掌。 黑面修羅石九公嘿嘿連笑數聲,全身

大喝道。「你可敢接我一掌試試。」 來。黑面修羅身形如電,橫空躍起數尺, 之中,右掌蓄滿勁力,和黑面修羅動起手 在電光火石之間,將射日神劍歸還劍鞘 冷血劍客白雲飛身形一擰,斜移數尺

對着白雲飛的身前劈了過來。

衣袍突然高高鼓了起來,身形向前一移,

兜一大弧,勁道一湧,一招「星月爭輝」 對白雲飛身上拍落。 在急切間,他閉氣吐聲,右掌在空中

但也奈何不了我……」 白雲飛冷笑一聲道:「黑煞掌雖毒,

了全身七十二個大穴,朗氣吐聲,撩掌迎 上去。 他將全身勁氣提聚右掌,急快的封住

方同時被震得退了兩步 然聲中,激旋迸濺的掌聲,盪激成流,變 空中响起一聲如雷的大响,在「嘭

他沉重如山的一掌。 紀輕輕,便有這樣渾厚的功力,竟敢硬接 黑面修羅心中一凛,料不到白雲飛年

他惡念陡起,暗忖道:「南疆三派二

手…… 谷六堡,大多要聯手將白雲飛趕出南疆去 我何不設計慘害白雲飛,而不要自己動

你要想在這裏立宗創派,恐非是你所能辦 便接老夫一掌,可是南疆英雄多如泥沙 ,眼下就有一位慰你之人…… 他嘿嘿一笑道:「白雲飛, 你雖然能

聞言之後,不覺一怔,冷冷地道:「這人 有受傷,可是胸前氣血禁不住一陣翻湧 白雲飛硬接對方一記黑煞掌後,雖沒

不由得好奇心起,想見識見識無之中,有一個功力比自己濃要点 郎自大的人,輕易不會讚揚那一派的武功 所推崇的人到底是誰,憑黑面修羅這樣夜 他已能慎重的說了出來,那被推舉出來 由得好奇心起,想見識見識被黑面修羅 他乃高傲成性之人,不知這 ,有一個功力比自己深要高的高手, 能真是不簡單的人物了。 一聽這多人 是黑面修

這位就是沉沙谷的上官姑娘……」 黑面修羅斜睨了上官菁一眼,道。「

上官菁冷笑一聲,非常不屑的橫了黑

步, …」他心機之深,已達不露絲毫形跡的地 谷想置身事外,還得看我石九公答不答應 如何厲害,也逃不過我的連環計策,沉沙 這聲大笑,疾快的忖道:「不管妳這丫頭 長心機的紅粉佳人,他陰沉的一笑,藉着 不承認,登時覺得沉沙谷的上官壽是個擅 出來,只聽他嘿嘿一笑道:「南疆羣雄中 首推沉沙谷上官老英雄,老夫在南疆雖 黑面修羅石九公見上官菁不否認,也 腦海中惡念又起,臉上却絲毫不表露

> 遠:: 然佔有一席之地,但却與沉沙谷相差得太

形中左右了各派。 是南疆第一高把手,沉沙谷在南疆中,無 活動,却被南疆各派所推崇,公舉上官雲 受無量宗派毀滅之後,以沉沙谷在江湖上 這倒是實話,南疆各派,自從點蒼派

大雄,你少拍馬屁,我們石家莊可也不是 想不出有那一派可和沉沙谷相較…… 處得到上官老英雄的照拂,在南疆中我就 不錯,我們金沙堡和沉沙谷毗連如鄰, 好惹的,等這裏事情一了,我首先和你分 黑面修羅暗中哼了一聲,忖道:「查 金沙堡主查大雄嘿嘿笑道:「不錯 處

同意老夫的話?」 他望着上官菁,笑道:「上官姑娘可 個高下:

疑.... 一家,這倒不敢當,石大莊主在激鬥之時 ,何以會突然說出這種話,倒教我好生費 上官蒂冷冷地道。「南疆首推上官第

有,這事沉沙谷總不會置身事外吧…… 沙谷,白雲飛雄心遠大,要將南疆佔爲己 明人,還會看不出眼前之事,南疆首推沉 事外呢? 黑面修羅搖頭道:「上官姑娘也是聰 上官菁冷漠的道:「你怎知我會置身

要上官姑娘肯出面,何懼點蒼小子白雲飛 ,上官姑娘,令尊可願重新出江湖…… 上官菁目光在白雲飛臉上輕輕一瞥, 石九公哈哈笑道:「很好,很好,只

娘講留步。」

道。「這個問題我不想答覆你。」 她冷漠的抿嘴淡淡一笑,緩緩走到白

> 的事,是否不服氣?」 輕問道:「你對我們沉沙谷是南疆第一家 雲飛的面前,眸子突然閃現出一片異光,

不假了…… 劍氣衝點蒼。」天南一角,除了點蒼之外 太服氣,事實上在最近妳將可知我所言 在下從不作第二想,上官姑娘,妳或許 白雲飛冷冷地道:「『天南一劍强

上官菁淡淡一笑道:「你好自負!

簡單的事 力,在南疆重新創出點蒼之名,恐怕不是 早已不將點蒼放在心上,你妄想以單薄之 已在江湖上除名,天南一 上官菁冷冷地道: 「點蒼滅派至今 角,英俊羅列

上官菁搖搖頭道: 白雲飛冷笑道。「那也不見得…… 你不信就算了

隨時等候你們各派……」 白雲飛冷冷地道:「姑娘請便,在下

裏相會,以便解决南疆爭雄之事…… 南疆各派,與你約好,明天晚上在沉沙谷 黑面修羅石九公忙上前道。「上官姑 說着她輕輕移動身子,向道上行去。

事?

約明夜之會,是否是令尊之意?

麼意思?」 白雲飛一怔,道。「我不懂妳這是什

各派高手爭霸南疆一席之地麼?」 我們沉沙谷來對付你,你有信心和這麼多 不過我得告訴你,南疆各派在最近已推舉

上官菁一笑道:「很好,我代表所有

上官壽愕然回身,道:「你還有什麼

黑面修羅嘿嘿兩聲道。「上官姑娘所

家莊不和各派來往外,各派還沒有敢不聽 須來找我沉沙谷,南疆各派中除了你們石 上官菁冷冷地道:「你如果怕事就不

我身爲南疆的一員,到時自然要和冷血劍 命我的! 黑面修羅大聲的道。 「這是甚麼話

客一决雌雄,明晚老宍潍時前來……」 上官菁絲毫不密餘地的道。「你來可

麽? 派只有一代表,並將你的黑龍令帶來。 以,不准再有第二人跟來,我這次限定每 黑面修羅一愕,道•「要黑龍令幹甚

性命之搏,也是各派名譽之爭,萬一 給點蒼派了 南疆各派技不如人,只好將各家的令符交 從她的話聲裏,已知事情的嚴重, 上官壽堅决的道。「這次雙方不僅是 我們

要孤注一擲,由此可知,南疆各派將明日 之會看得何等嚴重了。 僅南疆各家俱參與其內,連各派的令符都 黑面修羅雙眉一皺,道:「老夫悉聽

姑娘的吩咐……」

明夜準時相見……」 空中尚傳來她冷冰冰的話聲道。「白雲飛 點,恍如一道輕烟似的眨眼馳出老遠,在 上官青冷冷一笑,身形在地上輕輕一

爲了點蒼派復派之事,我只有將生命做最 後的一擲,不管這次結果如何,我也要世 海中意念叢生,不由暗嘆一聲,忖道•• 緩緩投落在空中, 天獨會南疆各派,生死全不可逆料,目光 後,心裏陡地沉重起來,他曉得自己在明 冷血劍客白雲飛自上官菁飄然而去之 望着那浮動的白雲,腦

人知道點蒼派在江湖上並沒有毀滅… 村念未逝,陡覺自斜側裏揮出一股勁

本,毁我爹爹 冷哼一聲道:「姓石的,你是個小人!」風,他身形一移,閃避五尺,鼻子裹不由 毁我爹爹的石頭,這種切齒之恨,我 石大炮臉上通紅,厲笑道:「你刦我

年英雄中大大的露臉,連石家莊也將大大 倖 的 出盡風頭,那知對方身法迅速,輕輕一閃 閃身一掌劈出,妄想一擊成功,萬一僥 認爲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悶聲不吭 一掌劈死白雲飛,自己非但可在南疆少 原來他見白雲飛望着茫茫的雲空出神

你非吃點苦頭不知厲害……」 白雲飛月中寒光一湧,道。「石大炮

得湧起一股殺意,大喝一聲,右掌如電的 一見石大炮是個陰狠絶辣之徒,心中由不 生對敵,講究的光明正大手段

發出一聲大响,石大炮身子劇顫,低呃一,神色一變,急忙揮手相抗,掌緣接實, 石大炮沒有料到白雲飛出手這樣快速

聲,張口吐出一口鮮血。 他面色蒼白,冷汗在額上涔涔滾落

黑面修羅一見大駭,上前道。「孩子

子搖搖晃晃,立時倒於地上,暈了過去,語音甫罷,他哇地噴出一道血箭,身 黑面修羅一揮手,兩個漢子急忙奔向前來 石大炮顫聲的道:「我受傷了

-82-

回莊休息,我隨後就來: 石九公沉聲的道:「你們趕快抱少爺

曳 能下這樣重的毒手,看來在明天約會之前 白的,我兒子雖然出手方法失當,你也不 袍角,横空躍了過來,恨恨地道。「姓 我們非要拚個死活不可了! 他滿面忿忿之色,大吼一聲,向前一

我一掌準要了結他的命:: 不足惜,若不是看他那身功夫練來不易 白雲飛冷漠地道。「他罪有應得,死

找死! 石九公氣得全身直顫,大吼道:「你

飛身上湧來。 一掌劈出,一股强烈的掌勁如山的向白雲 他大吼 一聲,身形電快的躍起,迎空

「嘿」

面修羅的身上拍去。 影有如一個幽靈般的撲了過來 如一個幽靈般的撲了過來,揮掌向黑空中突然响起一聲低嘿之聲,一道黑

石家莊的神氣那裏去了… 只聽歐陽空大笑道。「龜兒子,你在

毁在那裏 他在石家莊吃了個暗虧,幾乎要將他

迫得黑面修羅連連後退。 火發了出來,出手之間,盡是奪命招式 這時一見黑面修羅,不覺將全身的怒

石九公嘿嘿一笑。道:「你居然沒有

把火將石家莊燒個精光,你那徒子徒孫 養的,我大烟桿可不是好惹的,剛才我 奶七十二個轉彎屁,憑你那個什麼鬼大陣 也想難住我歐陽空,呸!龜兒子,狗娘 大烟桿歐陽空嘿嘿兩聲道。「放你奶

看了我大烟桿直喊爺爺

了石家莊 窟裏一樣,顫聲的道:「什麼?你放火燒 變了顏色,他只覺全身冰冷,恍如跌進冰 黑面修羅石九公一聽大驚,臉上立時

你半天也看不見你的影子 龜兒子也不知死到那裏去了,我老烟虫等 起,我自莊前到莊後,全放上了火,你這 歐陽空嘿嘿大笑道。「這有什麼了不

「我跟你拚了。」 石九公雙目直欲噴出火來, 大吼道:

頓時沒有了主意,他氣怒攻心之下,大喝 聲,揮掌攻擊。 他繫然聽見歐陽空火燒石家莊,心中

此刻恐怕只剩下一根骨頭了: 不趕快滾回狗窩,去看看你那條老毛狗 命算那門子打法,你還有心和我動手, 身輕移,大笑道。「你奶奶的,你這樣拚 九公,見他存心拚命,不禁嘿嘿大笑,閃 大烟桿歐陽空有意要作弄黑面修羅石 石九公月皆欲裂,大喝道。「你連我 還

老妻都不放過… 歐陽空不屑的道:「石家莊的人都可

公回身自救,然後再拿話激他幾句。 歐陽空並不存心拚命,偶而一招逼得石九 按常規,攻勢雖然凌厲,破綻却是甚多, 石家莊還沒絶後,你該先謝謝我了!」 傷的寶貝兒子都不放過,這樣很好,你們 黑面修羅心神俱碎,出手攻敵,已不 我大烟桿若不是心存厚道,連你那受

石九公厲笑一聲道:「石家莊被毀

文四爺看得雙眉緊鎖,道。「石兄

你們都是聽到了的事情,老夫今天就是拚 了性命,也要和這個老東西門一門…… 請冷靜一下,拚命之事, 金沙堡堡主查大雄高聲叫道。「石兄 不忙在一時,反

正明夜在沉沙谷遷要見面,諒他倆逃走不

麼辦? 汗珠,道•「文爺,查堡主,你們說該怎 慟,默默的退了回去,他輕輕抹拭額上的 黑面修羅石九公强自忍住了心中的悲

有公論 雄之面替石兄作見証,那時,嘿 明夜以客人的身份,在沉沙谷當着天下羣 說,如果石家莊眞的燒得瓦礫不存,老夫 文四爺沉吟道:「我們先回去看看再

走着瞧 黑面修羅恨恨地道。「歐陽空,我們

道雕去。 頭便走,文四爺和金沙堡堡主査大雄也 他心念石家莊的情形,說完之後,掉……」

你這樣做也太過份了! 白雲飛長長嘆了口氣,道•「老烟虫

只是石九公太過於惡毒,存心拿話氣他一 我老烟虫怎會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 大烟桿歐陽空嘿嘿一笑道:「鬼話

氣眞讓人不敢領教…… 白雲飛苦笑道。「你那愛開玩笑的脾

也改不了……」 歐陽空哈哈笑道:「天性如此,要改

次。凶險太多,可能你我都要葬身在沉沙 ,我和南疆各派。已約好明夜相會,這一 白雲飛搖搖頭道:「你不要再說笑了

「這是你露臉的機會……哈…… 「放心-」歐陽空豪邁的大笑道。

外 到呢?是死是生全在等待着他去摸索…… ,白雲飛神色黯然,對明天的事怎料得 寒星,斜月。 沉沙谷!這個南疆神秘之谷 哈哈……」的笑聲,直傳出數里之

道兩旁燃起了松油火炬,遠遠看去一排通 裏有一條腌石鋪成的大道直通谷內,在石 而美麗: 機消逝,恍如射入空中的烟花一樣,壯麗 底,嫌優的黑烟徐徐上昇,散射的火星迸 谷中黑黝黝的一片,在這漫長的大谷

那搖晃的身影,只有增加了這裏的點綴, 所留下的僅是一陣沉默…… 或者兩個人從火炬的中間,向谷底行去, 可是谷內却靜悄悄地,偶而,有一個

敲碎了, ,道:「時刻到了 暫短的沉默,很快的被那低沉的鐘壁 此刻在那谷底裏傳來一聲低嘿聲

取方 其實這僅是一個開始,不是嗎?南疆各又是一陣沉寂,一切都好像結束了 ·的一點名譽,將不惜的拋擲在沉沙谷裏 、,將他們生命與苦修,血汗與冒險所換 山五嶽的英雄,他們來自各個不同的地 南疆各派

南疆墓雄的精華所聚……。 ,三派二谷六堡的代表雖僅一人,均是 沉沙谷在今夜成了一個臥虎藏龍的地

俱神色凝重的望着谷口,雖然他們的人分 谷底,這時聚滿了各家的代表,他們

> 那是因爲敵愾同仇的心裏作祟。 散在各處,可是他們的心却聯合在一起

刻一刻的過去……。 五嶽英雄們,正在等待着,等待那時間 現在,這些自視甚高,眼高過頂的三

- 山

着四個黑衣漢子,自谷中輕馳而至 谷主上官雲之愛女上官青出來之時,她領 個沉沙谷,這是第二次鳴鐘,也是沉沙谷 空中响起一聲清越的鐘聲,廻盪在整

的人都到齊了麽? 上官書目光朝四處一瞥,道:「各派

耳,有的在議論紛紛,並非是討論什麼事 ,而是有一派接到帖子之後,並沒有趕 四下的人影一陣騷動,有的在变頭接

見?」這是徵求大家意見的口吻,四下的 人猶豫一會,互相低弊交換了一些意見。 客白雲飛沒有到達之前,各位還有什麼意 來的,那就是無量宗派之主吳劍南。 只聽金沙堡主查大雄道:一 在冷血劍

等,却還沒有人敢將那一派趕出南疆之外 啊一笑道··「南疆各派中,雖然有門戶之 否則我們也不能生存…… 將我等踢出去,我們只有捨命和他一拚 朗自大,竟敢不把我們放在眼裏,公然要 題,而是整個南疆地盤的問題,白雲飛夜 容許我們不伸手了,這並非是那一派的問 現在我們面臨着抉擇的時候,事實已不 自人群中走出一個淸癯的老者,他呵

種聯合並肩作戰的鼓舞,所有的人都有同 他侃侃而談,無形中給了與會的人一 寒心堡

> 樣處置白雲飛呢? 上官善淡淡一笑道。「孔堡主準備怎

好欺的! 江湖上都知道,南疆的武林中人,並非是 在南疆樹立宗派之人,都是這種下場,使 己的門前,告訴來南疆的朋友,凡是妄想 塊,凡是與會的人都拿一塊回去,掛在自 準備將白雲飛殺死之後,將他全身切成多 寒心堡主孔戟陰沉的一笑道:「老夫

「對!孔堡主想得眞好!」

他自人群中走了出來,搖搖擺擺的趨至寒 許多人已經非常不滿。 在其他各派耳裏,却覺得肉麻當有趣,有無比,混身都覺得非常舒服,可是這話聽 我們雖然很少往來,却是心儀已久,今日 袖一方之王,你的意見,老宍首先贊同 心堡主孔骸面前道:「孔堡主不愧是個領 一見,果然一語驚人方法絶得透頂…… 他這一棒,寒心堡主孔戟只覺得受用 這是石家莊黑面修羅石九公的難育

却有點太慘酷-上官壽冷笑道:「孔堡主這方法雖好

意,恨不得將這個狂徒銼骨揚灰…… 對付白雲飛那種人還是輕的,依老夫之 上官菁面色一冷,道:「我沒問你 石九公搖頭道:「不!一點都不過份

請你退開……」

掩飾過去自己的窘態,又走回人群之中。 在那種情形下,急忙仰天哈哈一聲大笑 上官菁突然給他下不了台,他陰沉成性 黑面修羅石九公自認還很得意,不料 突然,自沉沙谷外响起一連串馬蹄之

聲,篤篤篤的蹄聲隨着夜風傳遍了整個狹

南攝高手頓時神色緊張起 谷,淸脆的敲進每一人的心裏,使得這群

出各派的令符了。 上官菁冷冷地道:「來了, 大家可拿

個大字,在空中一揚,斜斜的插在地上。 出一面三角小旗。上面綉着「流沙谷」三 自己派中令符拿出,跟在上官菁的身後插 「沉沙谷」三角旗一落,各派急忙隨後將 她首先自身傍一個黑衣漢子手中,拿

派排列有序,顯然,他們已拿出决心和白旗,却是各派心血所換來的一點成績,各一時旗幟招展,隨與飄揚,由沉沙谷一時旗幟招展,隨風飄揚,由沉沙谷 雲飛一較長短了。

下,二道騎影由糢糊而清楚,馬上坐着的張,谷外的蹄聲愈來愈响,在寒亮的月光 正是白雲飛和歐陽空。 白雲飛依然是長衫一劍,豐朗的臉上

每一個人招呼。 透出一片肅煞,雙目在場中搜索, 個人的臉上,冷漠的笑了一笑,點頭向出一片肅煞,雙目在場中搜索,掠過每 大烟桿依然是那種狂態,他盤膝坐在

馬背上,低垂着雙目,手裏拿着大烟桿狂 法·令人担一把冷汗。 吸不已,身子在馬背上搖晃擺盪,那種坐

目光向四週淡淡的一掃,漠然的輕輕顫動 絶的手法,他緩緩地勒住了坐騎,如双的白雲飛神態瀟洒,舉手投足間都是令人稱 派高手,這兩人的鎭定也令人無法相信, 面對着這麼許多久盛員名的武林各宗

堡主孔戟的話不錯。」 勢,感,幾乎是異口同聲的道。「對,

家都來了麼? 他冷漠的一笑道:「各位久候了 大

爲自豪了…… 會英雄,不管你今夜是生是死,都足以引 人物恐怕都在這裏了,閣下甫進南疆就大 上官菁冷冷地道:「南疆有頭有臉的

錯,不錯,我在這裏應該先謝謝各位的捧 白雲飛的身形輕飄而落,說道:「不

僅有這幾家麼? 他目光突然一寒 上官壽秀眉一鎖,只覺得這青年的口 ,道·「南疆一地中

量宗派永遠不會來了,在我來時已將吳劍 除了無量宗派外,大家都在等着你了。 氣狂得驚人,她心裏有氣,冷冷地道:「 白雲飛嘴唇掀起一絲冷笑,道:「無

可能會拿着他的人頭來見你們……」 南趕出南疆之外,若不是逃得快,此刻我

信白雲飛在一瞬之間將無量派高手驅逐出這青年人的壯語靈懾住了,任誰也不會相這青年人的壯語靈懾住了,任誰也不會相 那並非是已經知道這件事情,而是白雲飛 的話不由得她不信。 南疆之外,有的搖頭嘆息,有的不信直襲 在宣許多人中,只有上官菁深信不移

的鬼話…… 你真是當世之中,第一個大狂人,吳劍南 一派宗主,豈會畏懼你這個毛頭小子,嘿 天下除了優子之外,恐怕沒人會相信你 寒心堡堡主孔戟一 罐而出,說道:

快就可以得到証明,現在我不和你强辯 白雲飛淡淡一笑道。「這個答案你很

--84--

你這位仁兄在南疆是屬於那一家……」 寒心堡堡主孔戟道。「寒心堡孔戟便

是老夫,你大概也有個耳聞……

在我所見的各派人物中,大多都是浪得虛 道,江湖門派太多了,我那能一一去記, 白雲飛搖了搖頭道。「不知道,不知

眼裏?你可知老完在南疆的地位…… 子,你有多大道行,竟敢不把江湖人放在 名之輩,許多次都令在下失望…… 血來,他通體一顫,怪吼數聲,道:「小 各武林高手之前羞辱他,不禁氣得要吐出 寒心堡堡主孔戟一聽對方竟然敢當着

你正是這種人…… 白雲飛冷冷地道:「這是事實,眼下

寒心堡主孔戟氣得髮絲根倒豎,嘿嘿

笑道:「小子,老夫就先會會你! 看便知是武林高手 棍便走了出來,步履沉重,身法穩健, 他這時氣得全身發顫,提着一根赤銅

物 說道:「你是南疆第四家,大概還像個人 白雲飛月光朝各派令符一瞥。笑一笑

你去將期關寒心令先拿過來…… 歐陽空身形一躍,嘿嘿笑道。「想不是去非辨偏緣心全先拿遊來……」 語聲 順,朝歐陽空笑道。「老烟虫

空呵呵大笑道:「龜兒子你想打架?」 棍擊向大照桿歐陽空的身上,大煙桿歐陽 到我老烟虫專門蒐集破爛一 寒心堡堡主孔戟一揚赤銅棍,呼地一

歐陽空黑黑兩縣道:「我要拿寒心会 寒心堡堡主孔戟属喝道:「你想幹甚

孔戟怒喝道。「勝負未分,你不准動

要上?

白雲飛豪氣的一笑道:「還有那一位

綴…… 在我點蒼復派之日,要插在點蒼山點綴點 樣,反正今日各派的令符在下通通都要

手激怒了,只見人聲大嘩,紛紛現出不平 之色,幾乎要搶身出來和白雲飛動手。 孔戟属喝道:「你別妄想了,東西漂

要是破壞大會的規定,休怪姑娘將他趕出] 姚目光如双,在塲中一掃道。 [誰

沉沙谷之外,現在我要代表南疆各派和白

沒有交代明白之前,在沉沙谷裏不准動手

上官壽冷漠的道:「你急甚麼?事情

到一絲便宜,都不忙着出來動手,俱將目

光投落在上官壽的身上。

老奸巨滑之徒,一見寒心堡堡主孔戟佔不各派與沉沙谷與會的人,大多都是些

雲飛說幾句話……一

白雲飛冷冷地道。「妳有甚麼話盡管

不過我得告訴你一句,冷血劍客在江湖上 混不是一天了 白雲飛不屑的道·「你也許說得對 基麼樣的大風大浪沒見過

速!

五六步。 然掌勁一吐,輕輕擊在赤銅棍上 心堡堡主孔報身形一晃,與蹌的連着退出 他在赤銅棍快要近身的一刹那間,突 一,護得 寒

等會再來討教。」 寒心堡堡主孔戟恨恨的呸了一聲,道: 孔堡主請回來,我們不能先亂章法…

動,深知自己不是冷血劍客白雲飛的對手 ,上官青話聲一落,交代兩句,急急走了

> 說吧,在下聽着了…… 上官菁冷笑道:「點蒼鳳要在南疆重

新開派麼?」 白雲飛一怔,道。「這個自然,點蒼

派永遠不會退出江湖。

事 爲點舊所有,你有潛種雄心?可真有這回爲要在南臘清理各派,並要將南疆一地據 上官菁冷冷地道:「傳說你回南疆

白雲飛哼了一聲道。「還有甚麼好問

上官菁哼了一聲道:「好,斯時你可我們遷是盡快的解決揮・時間不早……」的,我已經來了,要想離去也不可能了, 不要後悔

「哈哈……

飲,白雲飛不屑的道:「後悔?後悔我就笑,直冲雲空,在山谷中廻盪良久方始消白雲飛突然仰天一陣大笑,高亢的大 不來了。」

上官菁幽幽地一嘆, 時被他那種狂 寒心令

白雲飛冷冷地道:「早拿晚拿都是

這一來登時將全場各派參與會中的高

沒到手,可能已身先亡……」 ,還會怕你一個小小的寒心堡……」

根花,一招「黑龍出海」疾愈閃電的向白了,揚起赤銅棍在空中一拾,顫起三個大 雲飛身上點到 寒心堡堡主孔戟實在無法再忍耐下去

白雲飛單掌一揮,道:「你邐差得太

上官善這時突然銀鈴似的一笑道。

他逼時神智清醒,已沒有先前那樣衝

呀

-85-

怨自己學藝不精……」 也省得我麻煩,時間愈快愈好,在下若僥 雲飛豪放的笑道:「你們還是全上來吧, 走上前來,這在南疆是很丢人的事情,白 人羣裏互相看了一眼,居然沒有人敢 拿了東西就走,若不幸失手也只

來,雙雙向白雲飛逼去 寒心堡堡主孔戟和一個漢子同時躍了出 黑暗中响起一聲低嘿之聲

南疆可不能失禮……」 上官菁變色道。「孔堡主講回來,我 大煙桿歐陽空怒喝道: 我大煙桿先要敲碎他的腦袋…」 「龜兒子要想

雲飛低沉的一笑。 了回來,那另一個漢子手檢長劍,對着白 寒心堡堡主孔戟哼了一聲,默默的走

我要看看在幾招上擊敗你。」 白雲飛冷冷地道。「先報出你的名字

記牢了 你在閻王那裏的時候,不妨把雷平二個字 你記住了,我是閃雷派的鐵劍雷平,少時 這漢子氣得一抖長劍道:「白雲飛,

雲飛的氣焰,給南疆掙些面子 的「大雷九式」在南疆自成一家,各派弟 一見閃雷派雷平出手,不禁暗暗喝了一 門雷派在江湖上素以劍法出名,雷家 深知雷平打頭一陣,最少可殺殺白

劍双在空下翻,隱隱帶起一連串風雷之 閃雷派雷平斜伸長劍,莊重的吸口氣

> 個施劍的高手…… 聲,那種沉穩的樣子儼然一代宗主。 白雲飛淡淡一笑道: 「料不到你還是

代劍,陪你走幾招好了 抬起一根枯枝,輕輕一晃,道:「我以枝 還要用劍也太丢人了……」他們腰在地上 白雲飛冷笑道。「對付你那幾手劍式 雷平冷澀的道:「拔出你的劍來!

順,大喝道·· 「你找死 此語一出,四座皆驚,認爲白雲飛狂 雷平氣得雙目赤紅,長劍在空中

恍如眞是响雷一樣。 擊了出去,這一劍甚是神妙,劍勢甫動 股雷鳴搖盪顫出,震得場中風沙驟起 。他如雷般的一聲大喝,長劍已自斜方 已將胸中那股幾乎要噴出的怒火壓了下 他在劍道上浸淫多年,劍光一顫之間

去

所攻部位正是致命之處。 所惑,可也不敢再存輕視之心,因爲對方 竟有獨到之妙,自己雖不會被那劍鳴之聲 他力貫枝尖,在對方劍双上輕輕一彈 白雲飛心裏一驚,想不到他在劍法上

招嗎? 震 處。白雲飛冷哼一聲道。「你僅僅會這 却另有一種神韻,攻守之間,全是恰到好 刺虎」這招本極平淡,可是在他手中使出 ,長劍斜斜被彈了開去。 雷平急忙撩劍上擊,施出一招「卞莊

尖, 巳吃了大虧,白雲飛有心在這時顯露一手 未等雷平招式進到,突然在空中一顫枝 他以一根枯樹枝代替長劍,在兵双上

> 你這是甚麼劍法? 碎,一時竟被對方這手劍道神技所駭楞了 長劍脫手落地,他面色蒼白,胸前衣衫盡 不覺的僵立在地上楞楞的望着白雲飛。 他良久,方始長長的吐一口氣道。 一地一聲大响,閃雷派雷平

白雲飛淡淡地一笑道。 「射日劍法的

間便消逝在茫茫的黑夜之中。 聲,拔起身形向黑夜之中撲去,轉瞬之

旗收起來!」 白雲飛冷漠的道:「老煙虫,將大雷

時大怒,紛紛在指責他。

有那一位要上?」 白雲飛雄心大發,大笑道:「現在還

居然响起叮的一聲,雷平只覺得手臂

度威猛昂然的揚聲大笑… 自人羣中緩緩走了出來,他斜揹大弓,態 要領教……」話音一落,一個高大的老人

氣得仰天大笑 見過這樣看不起他的人,心中一怒,不禁 冷箭堡古力一

『力能貫日 0

雷平絶望的發出一聲長嘆,悲愴的笑

將它放在屁股下面坐着,看得場外各派同 黑風雷雨小旗脫手空飛向他的手中,隨手 第一家服從了,我老煙虫可要先抽兩口大 ,過過癮……」他大手向前一抓,一柄 大煙桿歐陽空得意的道:「好,這是

只聽得一聲冷冷道。「冷箭堡古力倒

白雲飛冷漠的斜睨了一眼,冷笑道:

他在江湖上也是負盛名之人,可沒有遇 怔, 臉上立時變了顏色

笑聲一飲,嘿嘿兩聲道:「小子,你

也太瞧不起老夫了

弓上, 颼地一聲往大石塊射去。 來,又自箭袋中拔出一枝金羽長箭,搭在 他伸手將揹在背上的紫色大弓拿了下

露在外面。 出,只見一枝長箭盡沒石中,僅餘下箭羽 石屑機揚,一溜火星勁激而

金裂石,單憑這份臂力,也是够人騰了。手中勁頭如此之大,在舉手之間,便能穿 道:「可惜只能射死一隻螞蟻。」 冷箭堡古力聽他稱讚自己了不起,不 「了不起,了不起!」話聲稍稍一頓 白雲飛心中駭了一跳,沒有料到此人

禁心中十分得意,只覺面子十足,威風凛 風凉話,你只要照着我的樣子來一下,冷 的跑了過來。 凛,正要說幾句場面話,歐陽空突然又接 -去說他這箭僅能射死一隻螞蟻,怒冲冲 他氣怒的一笑道。「老煙蟲, 你少說

箭堡便拱手讓給你……

他哇哇大叫,指着歐陽空破口大罵。 的火光一紅,突然送到冷箭堡古力的身前 的味道……」他猛吸兩口大煙,煙袋鍋裏 ,張口用力一吹,一蓬煙屑與火星四濺射 出我老煙蟲的洋像,先請你嘗嘗火炸 ,濺得冷箭堡占力一臉都是煙渣 大煙蟲歐陽空嘿地一聲,道•「你想 ,燙得 鯉魚

味道如何? 歐陽空哈哈笑道:「我這火炸鯉魚的

武我這射螞蟻的玩意兒…… 幾個水泡,他低吼一聲,拔出一枝箭來, 搭在弓上,恨恨地道:「老煙蟲,你也試 冷箭堡古力滿頭灰渣,嘴角上並燙起

據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三

志 夫 捨 身 死 窟

迎過去。 即折腰一擰,使出五成寒陰功力,一掌直 揮動,不見絲毫掌風勁力,凛然之下,立 香横裹一掌擊來,而且這一掌只見她玉手 鬼老水寒正向龐士冲欺去,忽見谷寒

多 已練至爐火純青,神妙無方之境。 長了不少臨敵經驗,不但內外功行精進極 ,對於防身絕學「三元九靈玄功」,亦 谷寒香自離萬花宮後,迭經陣戰,增

陰至柔的潛力暗勁,倐地逼了過去。 掌力業已擊出,始才掌心一震,將一股極 她這一掌斂勁不吐,直等鬼老水寒的

-86-

這兩人的掌力,皆是屬於陰柔一類,

外溢出 飄身退出了一丈開外,藉以消解自己掌力 香勉强尚可承受,眼看她藉着反震之力 ,測出自己這四五成功力的一掌, 鬼老水寒隱立當地未動,掌力一接之 ,不禁極爲得意地哈哈一陣狂笑 谷寒

> 下綠林了,難得的是聰慧伶俐,料敵機先 道。「不錯!有這一份功力,足可領導天 自立不敗之地。」

拚幾掌武試。」 薄嗔,搶先道。「你何必賣狂,要不再對 動,似欲發話,急忙冷笑一聲,故露滿面 谷寒香嬌軀一穩,瞥見龐士冲口齒啓

不過使出五六成功力。

一聲悶響,激風排蕩,波翻浪滾,直往四

二人手掌未接,掌力已交,但聽砰的

已大是不利,因而佯裝傾力一擊,實際亦 谷寒香擊傷。谷寒香亦知鋒芒太露,對自 依然全神貫注,在掌上拿担分寸,以防將 鬼老水寒憐香惜玉,雖然使了五成功力

漸萎縮起來,轉眼工夫,齊皆凍萎而死。 隨着激蕩的掌風搖擺了一陣之後,突然逐 說話間,忽見花叢靠邊的長長一片,

被自己的寒陰神功所懾,不禁更爲得意, 仰天一陣狂笑,道: 鬼老水寒看她玉容忽轉蒼白,似乎已 「水寒痴長妳一把年

> 前文提 要 •

花宮,萬花宮總管包九峯率衆抗拒,殺聲 返萬花宮,抵埗後,依圖索驥,知寶物藏 水寒迎擊 香恐龐士冲力拚後爲羣魔所乘,立揮掌向 媚,水寒爲顯神功,向龐士冲進擊,谷寒 等進來,羣魔獲賭谷寒香嬌容後,爭相献 傳入後園山洞,谷寒香傳命包九峯放任彼 日,水寒、伍獨、成全與陰魔齊皆趕來萬 寒香入洞趺坐,冀能悟出玄機,詎至第五 於一山洞,唯無法找到開關,龐士冲要谷 冲已聲言只觀看一下,絕不染指,遂與偕 獲知三妙遺寶就在萬花宮中,以龐士上回書至谷寒香獲得寒犀刀剖開問心 寒香獲得寒犀刀剖開問

體內。 看看是否已被我掌力的寒陰之氣,侵入了 紀,何必與妳爭强鬥勝,妳先運一運氣,

然不語,亦不調息運氣。 谷寒香任他驕狂,但只滿面冷晒,默

他的目光,又投入毒火成全身上。 「水兄的五成功力,她還應付得來……」 人魔伍獨向她臉上凝視一眼,笑道:

過一旁,等兄弟來献醜吧。」 毒火成全淡淡一笑,道·· 「伍兄等請

多日, 有驕色,亦佯作未見,輕笑一聲轉朝谷寒 得到自己等人到此,因而雖見毒火成全面 人魔伍獨心機較深,情知龐士冲在此 倘若這石壁能以掌力震開,也不致

香道•-「寒香姑娘請隨伍獨退向一邊。」 谷寒香聽他叫得親熱異常, 心頭暗哼

一揮,閃身退到了數丈之外。 ,舉手向鄧秋和那兩隊三手怪人揮了

一人,與自己所欲相同,衝突難免,而且 動手取實,這時覺出毒火成全與陰手一魔 與伍獨要想挾着人實脫身,血戰亦所不免 山下尚有武當,少林等派的人窺伺,自己 ,凌空飛出六丈,落於一株紫檀木上立定 見衆人俱已退出四五丈外,遂也雙足一彈 ,爲了保存功力元氣,故爾改變心意,一 靜觀毒火成全施爲。 鬼老水寒原想先料理龐士冲,然後再

,揚手投擲過去。 一摸,取出兩粒大如鐮卵,黑忽忽的 毒火成全待来人退關後,伸手在衣襟 兩手各持一粒,覷準那壁上的石洞

條地一群震天暴響,傳了過來。 退三四文外,但見那兩粒鋼丸才入洞內, 他兩粒鍋丸出手, 人也仰面倒射 急

即除陽震動,一時共了聽覺。 場的如許蓋但高季,俱感到耳鼓一熱,隨 一聲轟然暴響,直如天崩地裂,在

己也立足不穩。 人俱感到足下的土地在疾速震動,帶得自 由那洞口裹迸裂而出,往四外飛射,聚 刹時間,風雲失色,但見斗大的石塊

叫不已。 明其中之故,駭得手足拄地,口中吱吱亂 這一震之威,端的驚天動地,鄭秋不

是驚人的殺傷武器,想想若是不知端底 厲害,却未料到他的身上,還携有威力如 ,這時也都暗暗心凛,衆人只知毒火成全 「驚天魔火彈」,與「白燐箭」等火器 龐士冲與鬼老水寒 人魔伍獨等高手

> 一個躲避不遠,豈不要活活被他炸死。 捱了一盏茶的時光,那洞內方始沉寂

到洞口,凝目向洞中望去。 魔伍獨如影隨形,雙雙電射而入,龐士冲 個被炸得高可丈餘的洞口,鬼老水寒和人 下來,毒火成全首先縱身一躍,鐵入了那 ,谷寒香,以及陰手一魔三人,則僅只閃 將洞口那些繁花壓得倒塌殆盡,谷寒香 殘夜已盡,天光微亮,滿地亂石

等雖在洞外,對洞中的景况,亦皆一目瞭

一座洞門 與原來的山石相異,瞧那大小格局,正似 尺厚的一片,殘壁之上,山石作鳥繁色,只見那石洞的後壁,已被炸塌了四五

按在石壁之上 人魔伍獨突然「拍!」的一點,

續甚久 石壁上緩緩傳了過來,但却餘音嬝嬝,持 隔了一忽工夫,一陣沉悶的回音 ,由

咒罵道••「奶奶的!窮酸⋯⋯」 有五六尺厚,頓時轉身走開,口中却喃喃 須臾,鬼老水寒板着一副死人面孔 龐士冲一聽音響,發覺這石壁至少尚

昂首走出洞外。 人魔伍獨跟着走了出來,經過谷寒香

身畔之時,突然眼珠一轉,朝她暗暗遞了 個眼色。

有甚大的難題,她乃是聰慧之人,畧一轉眼,發覺他臉上憂喜參半,陰晴不定,似 毒火成全垂首望地,默然跟了出來。 她妙目凝神,朝毒火成全臉上盯視一 谷寒香芳心一怔 ,尚未了然其中之意

> 解人魔伍獨眼色之意,揚聲問道。「成兄念,頓時明白了其中的關鍵,但却佯作未 ,你這彈丸,一共備有幾粒?」

的道:「這霹靂彈的外壳,係以鍋母鑄造 身畔尚有三顆。 成某共只製成五顆,除適才用去兩粒外 毒火成全聞言,頓了一頓,始才緩緩

鑄劍之寶,得來不易…… 谷寒香點頭笑道:「鋼母乃五金之英

保命之用。」 是,餘下的三顆霹靂彈,成某要留作防身 毒火成全乾笑一聲道。「站娘所言甚

前日老六再補你一掌,你就奉贈老夫一確 來個同歸於盡了。」 忽聽龐士冲笑道•「這末講來,如果

地。 齒道。「老兒說得不錯!不過你不必得意 傷尚未痊癒,不禁恨得雙目噴火,咬牙切 ,成某遲早要令你骨化灰揚,死無葬身之 毒火成全想起那日挨了一掌,至今內

你的霹靂彈可以賸下兩顆了! 龐士冲哈哈大笑,道。「如此一來

拚,但知眼下之局,鷸蚌相爭,徒使漁人 終於忍讓不語。 得利,誰最先動手,誰就少一分成功之望 多一分殺身之險,因而强嚥一口怒氣, 毒火成全怒氣填膺,眞想就此與他一

之法了 誰也不會甘心,爲今之計,只有另思破壁 她凝思俄頃,條地笑聲道。「空入寶山 身保命之物,咱們是不能再用他的了。」 眼,道•「凡百事小, 谷寒香見二人不再門口,回顧洞中一 人命事大,成兄防

> 大暢之下,燃鬚笑道:「妳聰明絕頂,是 **否業已籌出錦囊妙計了?** 鬼老水寒,聽她挖苦毒火成全,胸懷

個。 道:「聰明却也未必,法兒倒是想出了一 谷寒香一掃素來那種冷漠之色,嬌笑

光盯在她的玉靨之上,靜待她的下 只見她探手衣囊之內,摸索半晌,突 衆人聽她說想出了 破壁之策,齊將目 文。

外道!妳將來若能善終,老夫爲妳披麻戴 然取出一個小巧精緻的翠綠葫蘆來……。 不禁氣得重重地哼了一聲,道。「邪門 龐士冲瞧是葫蘆,如道其中又是樂丸

到一塊大石之前,拔開翠綠葫蘆的木塞,我是壽終或是橫死!」說着蓮步輕移,走 傾出七粒小小的藥丸在石塊之上 人等着取你的性命,你死活不過今日,管 谷寒香星目一瞪,怒聲道。「這裏三

怎知妳葫蘆之中, 賣的是什麼藥啊?」 香姑娘,咱們這幾個老不死的都是蠢人 人魔伍獨雙眉一挑,含笑問道。「寒

掌, 年靈芝,萬載雪運等物合製而成,服上一 指石上的藥丸,道:「我這藥丸,乃是干 咱們每人吃下一粒,然後輪次向那石壁發 粒,足可增加十年功力,這裏共有七粒, 谷寒香突然格格一笑,退了數步,一 週而復始,直待將石壁震開之後,始

都感到哭笑不得,陰手一魔首先冷哼一聲 法子,不過在下寧可功力耗盡而死,也不 道。「輪流發掌,不失爲無可奈何下的 衆人見她原來想的是這種辦法,不禁

話之中,大步走了過去,拈起一粒藥丸, 一口吞了下去。

十年陽壽。」 吃谷姑娘的樂丸,增加十年功力,減少我

毒火成全接口道:「成某也不敢亂吃

,實在不濟,姓成的再捐出一顆霹靂

藥丸,毫不猶豫,一口就吞了下去。 剩下的六粒藥丸拾起,自己吞下三粒,餘 的三粒悉數交到對秋的手中,對秋接過 谷寒香冷冷一笑,走到大石之前,將

彈,和幾粒驚天魔火彈就是。」

华晌,鬼老水寒笑道:「久聞妳一身是計

人魔伍獨與鬼老水寒相視一眼,頓了

聽說黑魔時佛的兒子時寅,即是被妳所

東西

暗感到忌憚。 只是蹠她所種詭異難測的行徑,心中暗 鬼老水寒等也弄不清她鬧的什麼玄虛

谷寒香美眸流盼,嬌笑道。「那一位

掌,霍地猛推出去。 一下。」話才完,人已躍到洞口,功貫右 愕,皮笑肉不笑道:「也罷,老去試第 她目光飄向鬼老水寒,鬼老水寒愕了

致像他們這般多慮了。」

轉選龐士冲道:「你是快死的人,該必不

谷寒香冷冷地截斷了鬼老水寒的話

之時,少不了將妳帶走,省得留妳在世害

龐士冲雙目怒睜,喝道。「老夫死去

下心,唯命是從……」

騙,服了一顆奇毒的藥丸,因而對妳低首

處,只聽那洞中隱隱一陣雷鳴,隔了一忽 突然響起石塊雨落之聲。 鬼老水寒,一掌擊龍,幌眼退回了原

我的解藥,你也活不了多久。」

藥,不覺齊齊轉面,向龐士冲望去。

鬼老水寒等聽說龐士冲已服過她的毒

麼辦,反正你已服過我的一粒毒樂,沒有

谷寒香不怒反笑,道:「好嘛!就道

既不希冀實物,也只好爲妳胡亂効勞。 口笑道。「天下事難說得很,這寶物我也 口中却道:「這實不是辦法,不過伍獨 人魔伍獨怪笑一聲,墨步往洞口走去 谷寒香知他是講給自己聽的,於是接

姑娘此語,口不應心。 人魔伍獨哈哈狂笑一聲,道:「 只怕

谷寒香哂然道・□彼此彼此 人魔伍獨笑聲不絕,揚手一掌,朝洞

害老夫,何况老夫確已服下了她的一粒毒

他轉念道,限下的形勢,她實無暇謀

老夫而發的麼?

會服用她的東西,這番舉動,難道是針對

頭雖然可惡,人却不笨,她明知旁人不

龐士冲突然心中一動,暗暗忖道。這

寬濶的一片 **轟隆巨響之下,石壁旋即崩塌了數尺**

上的實力,與鬼老水寒難分軒輊,而且這 衆人聽那震響之聲,都知人魔伍獨掌

> 六成眞力。 一掌威力雖然猛烈,其實最多不過使出了

自舉出一掌。 土冲,谷寒香,酆秋,七人相繼跟上,各 功力,斃然劈了一掌,於是毒火成全,龐 陰手一魔閃身過去,陰風掌凝足五成

塵土瀰天,那石壁,搖搖欲墜,威勢駭 但聽轟轟之聲,不絶於耳,沙石狂飛

,如今又想出何等高見了 忽聽人魔伍獨揚聲道:「水兄且慢。」 谷寒香冷冷的道。「閣下的名堂真多 鬼老水寒正欲二度上前領先擊出一掌

人魔伍獨敞聲一笑,身形微幌,閃到

洞 洞口立定,雙袖一拂,兩股陰寒之氣直逼 展眼之間,滿洞飛揚的塵土悉落地面

擊十掌之後,那面石壁也就可以洞穿。」各人能够維持適才那一掌力道,則每人各 笑說道。「寒香姑娘,依伍獨估料,倘若 石打量數眼,接着轉過身來,朝谷寒香含 人魔伍獨雙目烱烱,向洞壁和地面的碎 - 掌就是了 谷寒香佯笑道:一既然如此 咱們各

事。」

能以維持功力如一麼? 半晌,道:「姑娘自料, 人魔伍獨雙眼連眨, 這般十掌擊去 眉花眼笑地瞄她

趟不成?」 而已,難道閣下要半途而廢,空入寶山 谷寒香淡淡的道:「勉力而爲,盡心

一掌一掌擊去,擊開石壁之後,妳還有餘 忽聽鬼老水寒道:「寒香姑娘,如此

> 藍彈的腦筋。 去,還是希望自己出面,去動毒火成全霹 谷寒香暗暗忖道:這般老賊,說來說

大不了實物拱手讓人,沒有餘力對敵也不 正對那三妙書生的遺物,我是可有可無, 她心中在想,口中郑笑聲說道:「反

人魔伍獨狡點地一笑,道。「

可是武

獨自一人站於一隅,雙眼望天,臉上一無 師動衆,必有冀圖,姑娘不可不愼。」 當,少林等派的人正在山下集結,彼等勞 谷寒香美眸瞥了毒火成全一眼,見他

個措手不及,先將彼等消滅,再議取寶之 黄雀在後,何不就此衝下 却窺伺一旁,依我之見,於其螳螂捕蟬 表情,好似根本未曾聽到三人的對答。 「咱們在此取實,那些自命名門正派的人 她心念一轉,突然莞爾一笑,說道: 山去,攻他們一

人難以反駁。 仇,但是乍聽之下,覺得她言之成理,令 心內都明白她想借刀殺人,爲她報一己私 衆人聞言之下,不禁爲之一怔 ,雖然

身上,用於邁干老不死的頭上,不過是枉 虎吞狼之計,只能使在血氣方剛的小伙子 忽聽龐士冲冷哼一聲,道:「這種驅

費心機吧了。」

不死是爲賊,我倒是忘了。 她心頭雖然激忿,外表却毫不顯露出 谷寒香格格一笑,道··「是啊!老而

中暗暗忖道,谷寒香那丫頭,她是等着咱 人魔伍獨膲眼前這僵局難以打開,心

來,城府之深,亦算高人一等了。

力對敵麼?

--88-

忽聽谷寒香道。「你敢吃就吃,不敢 倘若毒上加毒,豈不書蛇添足麼?

遭慘死之時, 得咬牙罵道。一不知死活的丫頭,等妳身 龐士冲見她學着自己的口氣講話,恨 老宍要仰天大笑三日!」說

們這干老不死先拚個你死我活,看這光景 ,咱們倒是落於她的算中了。

機,一顧毒火成全道:「成兄,咱們同道 來此,難道就是爲了爾慮我許,勾心鬥角 他心念電轉,臉上條地泛露出一抹殺

愚魯,不解其中之意。 間道:「伍兄此語,是何意思?請恕兄弟 轉,兩道銳利的眼神罩定他的身形,冷然 毒火成全聽他語氣不善,立時身子一

角之勢,口中陰沉沉道:「那霹靂彈的威,霍地閃到了他的右側,與人魔伍獨成精 插於衣襟之下,不由怒哼一聲,雙肩一幌 高手,其效果如何?」 ,當眞非同小可,但不知用來對付絕世 鬼老水寒瞧他身形一轉之際,雙手已

好一個絶世高手…… 忽聽龐士冲鼻中一嗤,慢吞吞的道:

少林派來此臥底的奸細。」 我瞧你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倒像武當 谷寒香兩道秀眉微微一聳,截口道:

龐士冲怒聲道:「妳找死!」欺身

魔土冲的手掌迎去。 秋比電還快,谷寒香尚未舉動,忽

中,雙足疾挫,條地斜飄數尺,避過了鄧 實不宜先與這個喪失神志之人硬拚,百忙 龐士冲暗暗震怒,但覺此時此地,委

立於谷寒香身側,雙眼之內,依舊木然平 即秋亦不追擊,側身退了一步,悄然

> 然玉手一舉,向身後那兩隊怪人揮一揮。 展眼間,那兩隊怪人三手齊齊搖動 谷寒香冷冷 笑,凝視衆人一眼, 突

時之間,皮鼓「咚咚」,銅鈴「噹噹」 陰手一魔對她的戒心最重,覩狀之下 片低沉的殺伐之聲。

頓時揚聲問道:「谷姑娘,妳這是什麼

我不過瞧諸位舉棋難定,特以這鈴鼓之聲 ·替諸位洗滌心神罷了。 谷寒香淡淡一笑,道:「沒有什麼,

用 全道:「成兄,兄弟向你借一粒霹靂彈應 ,諒你不致見拒吧。」 ,藏不透其中的奥妙,於是轉向毒火成 人魔伍獨知她必有詭謀,只是倉卒之

炸開那石壁麼,却非得三粒齊發不可。」 用來對付絕世高手,只需一兩粒已足,要 人魔伍獨狂聲一笑,道。「既然如此 毒火成全冷冷的道: 「兄弟這霹靂彈

了。」說罷移動脚步,緩緩向前逼進。 如臨深淵,如覆薄冰一般。 全走去,不過兩人走得極慢,一步一頓, 成兄只得將三粒靂霹彈,一併借與兄弟 鬼老水寒一聲不响,移步便向毒火成

慢,兄弟有話奉告。 ,一觸卽發,不禁脫口叫道。「三位且,一觸卽發,不禁脫口叫道。」

口同聲道:「道兄有何高見?」 虚張聲勢,聞言之下,齊齊飄退丈餘,異 人魔伍獨與鬼老水寒亦是迫不得已, 陰手一魔朝二人將手一拱,道:「兩

位太小覷谷姑娘了,兄弟不才,殊爲二位

起谷寒香,我當好好地答謝你才是。 陰手一魔强笑一聲,說道:「豈敢豈 谷寒香嘿嘿冷笑,道:「你倒是看得

又忍了下來。 一眼,二人口齒齊動,似欲講話,不過終 鬼老水寒與人魔伍獨同向谷寒香望了

氣躁起來,急忙收飲心神,一凝神志,高 陣,急促詭異的節奏,逼得自己逐漸心煩 炸開石壁,解開逼遺珍之謎才是。」 之外,別無二途,依在下愚見,成兄還是 聲道:「成兄,眼下之局,除了和衷共濟 陰手一魔聽那鈴鼓之聲,一陣緊似一

其停下。 錯……」他突然面龐一轉,冷聲一哼,道 徐徐吐出一口長氣,道。「道兄的話是不 • 「谷姑娘,這聲音聒噪得很,妳可否令 毒火成全將凝在雙掌上的功力一散,

却一粒霹靂彈,將他們毀掉?」 忽聽龐士冲怒喝道。「谷寒香,妳當

法, 你也承受不起了?

揮了 見不得鬼蝛伎倆,一見就心頭有氣。」龐士冲重重地哼了一聲,道:「老夫

下 你是要兄弟對天盟誓,始能消除對兄弟 ,鈴鼓之聲,倏然而止 只見人魔伍獨仰天一笑,道•「成兄

毒火成全淡淡的道。「兄弟只是感到

與在下 允罷了

眞找死麼? 谷寒香雙眉一揚,道・□成兄何不捨

谷寒香道。「怎麼!區區離心奪舍之

谷寒香撒嘴一笑,舉手向那兩隊怪人 一揮,那兩隊怪人,頓時三手齊齊垂

的猜忌之心麼?」

用成某一人之力啓開石壁,似乎有欠公

大事的谷寒香是無法捨棄了 意。」說罷目光一轉,向谷寒香望過去。 寶,我倆人也起在最後,决無巧取豪奪之 ,身外之物,要之無益,但若有助於復仇 谷寒香漠然一笑,道:「我志在共仇 人魔伍獨哈哈大笑一陣 有言在先,三妙遺珍縱然是絕世至 道:

之言,毫無置疑之處,至於在下墜,陰手 一魔素不多求,成兄大可放心。」 只聽陰手一魔接口說道:「這是肺腑 龐士冲目射湛湛神光,橫掃衆人一眼

誰違背諾言,老夫站在你這一邊就是。 霳彈,舉步向洞口走去。 怒,於是雙手一抬,托蒼兩粒黑忽忽的霹 ,最後一望毒火成全道。「你動手吧,有 毒火成全知道再不出手,定然觸犯衆

之聲,條地遠遠傳了過來。 即將忍痛出手之際,一陣雜亂的衣襟帶風正當毒火成全掌擬功力,兩粒霹靂彈 耳目之靈,幾乎有天視地聽之能,這風響 在塲之人,俱是江湖上的頂尖高手

雖尚遙遠,却都相繼聽入了耳內。 因那風響沓雜,衆人一聽之下,立即

火候,俱都不弱,行動有序,好似領率有 辨出來人至少有二三十名之多,而且輕功 潛入宮內,因而俱都轉面向風響來處望了 衆人只道是少林,武當等派人,業已

過去,毒火成全亦轉過身來,靜觀動靜 轉了出來,谷寒香目光犀利 展眼間,十餘條人影,由一叢花樹後 ,一眼望去,

長夢多,成兄可以出手施爲了。」 她秀目一轉,移注毒火成全道。「夜

常態 寒 毒火成全不知怎的,突然感到背脊一 :他這等功力之人,這現象自是大反

皇甫天長倂稱「江南雙豪」的譚九成。 個面色白淨,神態瀟洒的英挺少年,乃是

這批人來得頗快,跟着又是十餘條人

看出當先一個員外裝束,黑臉長髯的大漢

乃是垂楊村的皇甫天長,畧後半步,

衣襟下一抄一拾,第三粒霹靂彈啣尾出手齊揚,兩粒霹靂彈脫手擲去,右手順勢在着一起一落,躍至石洞兩丈前站定,雙手 着一起一落, 同時奔入洞內 一怔,不禁默默咒駡一聲,接

大的石塊,由洞口處暴射而出,密如驟雨 暴響,刹時間,山搖地動,風雲失色,斗 完畢,人已退回原處立定,只聽震天一聲 罩定了三丈方圓之地。 毒火成全人如電掣,三粒霹靂彈發射

道凶神,四人都是生具異像,只要是久走

手一魔,這四人都是名震江湖數十年的黑

鬼老水寒,人魔伍獨,毒火成全,陰

士冲已自冷冷地道。「斬將封神之期已近

兩批人奔至臨近,身形剛剛停下

,該當歸位的都趕到了

修偉的長髯大漢,正是領袖西北綠林道的 影,谷寒香閃目望去,原來當先一個身軀

射的隕石,大有擊上身來之勢,不覺雙足 粒霹靂彈的威力如是之猛,眼看那半空飛 蹬,疾地又退後數丈。 毒火成全好似自己也未曾料到,這三

除三手怪人亦是吱吱亂叫,躍退不迭。 所率之人,乍覩這等情况,不禁嘩然四散 紛紛躍過山石花樹,往遠處飛射,那兩 場中條然大亂,江南雙豪與屠龍寨主

聲一笑,道:「谷姑娘,可還記得三年之

谷寒香未及開口,忽聽那屠龍寨主縱

時朝谷寒香一拱手,道:「姑娘別來無恙

皇甫天長向龐士冲畧畧打量一眼,立

重返江南,怎不令我等得知?」

的白髮老叟,却是陌生得很。

眼之下,也能認出四人,但對這最後發話 江湖之人,俱都聽過有關四人的傳說,一

是一股股沙石湧出洞口,愈堆愈高,又有 令人望去,覺得那洞門突然大了數倍,但 沙塵,不斷地由洞口湧出,驀地轟隆一聲 那石洞上方,崩裂了丈餘寬闊的一片, 殷殷雷鳴之聲,一陣緊接一陣,石塊

瞧見,其餘的人,但覺自己眼前霍然一點

瞬眼之下,重又毫無異狀。

在塲之人,只有龐土冲等幾個絶頂高手

道三道紫紋一閃而沒,快過電光石火

閃了一閃。

刹那間,三道紫紋,在谷寒香眉心處

石封死,要想清出門路,那可非一朝一夕不禁芳心大急,忖道:如果那個洞口被亂 谷寒香聽那山石崩裂之聲繼續不斷,

> **搗他娘的什麼鬼?** 忽聽龐士冲恨聲咀咒道:「臭酸丁

崩場之音 ,仔細一辨,覺得那山腹之內,亦有石塊 谷寒香聽那隆隆之聲,愈來愈是沉悶

費心力之意。 有惋惜之色,每人的眉字之間,都露出枉 毒火成全,人魔伍獨等, 每人臉上具

過去! 未被封死,突地,她銀牙一挫,拔足疾奔 衆人瞧那石壁悠悠幌動,彷彿整座削 谷寒香瞧那洞口,尚有四五尺的一截

厲喝道•「亡命之徒!」 後竄去,右手疾探,飛攫她的腰際,口中 禁齊都大驚失色,紛紛出聲喝止。 壁俱有倒塌之勢,她却貿然撲向洞口,不 條地,龐士冲身形電射,直向她的背

土冲一爪抓來,不禁勃然震怒,纖腰一擰 ,當胸擊去。 ,冷聲道:「休得多管閒事!」玉掌一揮 谷寒香離洞目尚有丈餘之遙,覺出龐

士冲的背後。 左斬腕脈,右手疾點她的「期門 之力,竄入了洞內,忽促中,雙手倐出 驀地,鄧秋悄無聲息,一掌擊到了龐 龐士冲不敢以掌硬接,只恐她藉反震 二重穴。

間抄去。 **恨得咬牙咒罵道**• 「蠢東西!蠹東西 身形霍地一個盤旋,向谷寒香與洞口之 龐士冲聽掌勢風响, 知是酆秋襲到

如此可人丫頭,死了着實可惜!心念一轉 寒香往洞口奔去,心頭閃電般地思忖道: 這都是霎眼間的事,人魔伍獨一見谷

> 俱都快速無倫,七八丈距離,幌限便到。 飛縱,他却是貼地一掠,兩人一上一 • 「稍安勿躁,老夫担保東西是妳…… 頓時一躍數丈,疾縱過去,一面高聲道 鬼老水寒與他一般心意,伍獨是凌空

二人,冷冷地袖手旁觀,未爲所動。 愕然不知所措,只有毒火成全與陰手一魔 俗武功,呼喝一聲以後,俱都目瞪口呆, 幾人間微妙的關係,二則惑於幾人驚世駭 霍地,只見谷寒香足一絞,施展「摘 江南雙豪與屠龍寨主等,一來弄不清

之下, 星步」法,由龐士冲身側一閃而過,眨眼 了洞口,頓時大袖一揮,凌空朝前激射 人魔伍獨身在半空,一看谷寒香窟上 **竄到了洞口的亂石之上。**

掠出丈餘,疾抓谷寒香的雙足 一面急聲喝道•「魯莽不得!」十指箕張 向她當頭罩下 鬼老水寒如响斯應,雙手一探,貼地

之心,油然而生,再來這石洞有倒塌之虞 這兩人感於谷寒香的美色,憐香惜玉

報仇 住 旁 被這十魔頭吞噬,而且她知道,沒有人買 奇高的魔頭之間,若不早謀出路,遲早即 毫未被貪慾所蒙蔽,然而她急於爲胡柏齡 自己不敢質然下去,潛意識中,也不欲 加以自己陷身在一羣心懷叵測武功 ,是以雙雙出手 她此時雖是熱血沸騰,心頭 是,她的神志依然冷靜,終 ,欲將谷寒香攔

她看來好狠!蓮足翹處, 一招「亂石

能助她,唯一足以依賴的,還是她谷寒香

-- 90-

拭目以待吧。 」 道,見者有份,諸位來此便是有緣,

統統

*「三妙書生的遺珍馬上就要出土,常言

谷寒香不待衆人開口,立即冷冷地道

秋和龐士冲二人硬接了一掌。 只聽「蓬!」的一聲互震,原來是都

笑道。「姑娘快快閃過一旁,天大的事, 全都包在伍獨身上,保妳不致失望。」 横空一扭身形,避過她的掌力,一面縱聲 似他這種功力登崙造極之人,谷寒香 人魔伍獨一見谷寒香雙掌推來 順時

而至,迫得足尖一挫,疾退五尺。 被她一腿亂踢而來,眼看百十點青影簇湧 鬼老水寒未曾抓着谷寒香的變足,却

谷寒香左側撲下。

因而一見不便力敵,立時改易身法,另向

雙掌推來,其力道多寡,自是入眼便知,

功」,單以輕功身法而論,也都是頂尖的 ,頓時疾若流矢, 上一下,俱是行動如風, 他不怒反笑, 轉往右方激射。這兩人 瞥眼人魔伍獨撲向左側 不說「寒陰神

眼看再有片刻,勢必將洞口封閉起來。 緊似一 此時洞口傳出的悶雷之聲, 陣,那洞口碎石外湧,愈積愈高, 依然一陣

眞高明的話,也决不會僅開一處門戶。 這山腹之內,洞府定然甚廣,三妙書生果 向左右二人,芳心之內,却自暗暗忖道。 谷寒香纖腰一折,雙掌翻飛,分別迎

計,只有挺而走險,至於生死成敗,俱都 啊!大哥!你的香妹左面是虎,右面是狼 蘧你的心意了!」 ,她便捨却性命,也是力不從心,爲今之 她想到此處,不禁暗暗叫道。「大哥

> 那洞口堵塞之後,自然不愁她鑽天入地。 快地拆了七招,兩人不忍傷她,要想擒她 ,只要不容她有緩手的機會,稍拖一時, 那是談何容易,不過二人也打定了主意 然而鄧秋見谷寒香獨敵二人,却是目 思忖中,已與人魔伍獨和鬼老水寒飛

冲,湧身一掌向鬼老水寒襲去。 打之後,終於捕到一個空隙,擺脫了龐士 眦欲裂,心胆欲碎,一輪狂風驟雨般的狠 谷寒香再不怠慢,雙手廻環,連劈四

愈,霎眼鑽入了洞內。 掌,未待人魔伍獨和龐士冲撲近,擰腰一

地崩塌一般。 亦向洞口處趕來,一時情勢大亂,恍若天 手一魔,以及江南雙豪和屠龍寨主等人 然色變,紛紛喝止,一邊的毒火成全,陰 衆人一見谷寒香嫩進了洞口,不禁駭

人了。」

的空隙,猛一咬牙,俯身亦往洞中鑽去。 谷寒香抓住,龐土冲瞧那洞口尚有一 一股沙石廛土,由洞口潮湧而出。 適在此時,一聲悶雷似的响聲,挾着 人魔伍獨和龐士冲雙雙出手 未曾將 兩尺

痛身子被人倒擲出去。 由空隘處纘了進去,忽感到雙腿一陣劇 龐士冲身形微微一帶,方待身形一昂

步,一 如瘋狂,撲身亦往洞口竄去,但他慢了半如瘋狂,撲身亦往洞口竄去,但他慢了半面相覷之外,再無其他的舉動,那鄧秋狀 沉,抓住的兩隻小腿,猛地朝後一捧。 瞧龐士冲堵住了洞口, 頓時雙手一

鮮血泉湧,染得十指根根赤紅。 魔手一抓,十指俱已插入龐士冲的腿中, 動秋神志順狂之下,雙手使勁極猛,

掌繫了過去。 秋尚未將他擲出手去,他已腰幹一折, 未將他擲出手去,他已腰幹一折,一脆士冲驟遭劇痛,不禁怒發如狂,鄧

打得他喉間「荷荷」一响,一下摔到亂 這一掌結結實實,正擊在郵秋的肩上

武林,令咱們中原豪傑三十年來,未能 忽聽毒火成全厲聲叫道:「水兄,伍

堅持獨力對付龐士冲老兒,那也未免太驕 日抬頭的老賊合力剝掉 兄,一切事暫時撇下,先將那個凌辱中原 既然成兄有這意思,水兄和兄弟,再要 人魔伍獨哈哈狂笑一聲,道。「好啊

路。 股碎石和沙土,已將洞口堵得絲毫縫隙不 趕到了洞口之處,但是終於慢了一步, 說話中, 那對秋已由地上連滾帶爬

飛去,但是洞內顯然尚在繼續崩塌,他忙 的亂爬,將那堵洞口的石塊爬得直向身後 半天,那洞口隨缺隨補,依然不露一絲 龐士冲雙眼血紅 ,兩手在洞口處不住

得大汗淋漓。 女的報訊,風馳電擊地趕來,他面容蒼白 毫無人色,那青衣婢女則淚痕滿面,跑 適在此時, 包九峯業已聞得那青衣婢

色,立即將手一揮,帶着那兩隊三手怪人 轉身如飛而去。 包九峯奔到臨近,畧一打量洞口 的景

狡滑,將聯手對付龐士冲的責任推到自己 一人頭上,不由暗暗冷笑一聲,飄身上到 另一邊,那毒火成全聽人魔伍獨言語

滿了…… 兒,你揚威中原三十年,如今也該志得意 站,將龐士沖圍在中央冷笑說:「龐老與人魔伍獨,鬼老水寒二人「丁」字形

匹夫,你别打如意算盤,只一動手,老夫 必然先結果你的性命!」 只聽龐士冲嗤地冷笑一聲,道。「老 他暗暗運氣行功,止住腿上的血液外

算得中原豪傑麽?」 流!接道:「嘿嘿!似你們這些醜類,也 鬼老水寒冷冰冰一笑,道:「老兒不

要臭美,待水寒一人,來打發你上路。」

個盤旋,向鬼老水寒身後欺去,道:「老 閃身上前,飈然一掌擊去。 **宊瞧瞧,三十年的時光,你長進了多少** 」斯指如戟,疾點過去。 龐士冲哈哈狂笑,身形電掣,倏地一

間,二人爭搶先機,展開了一場**龍**爭虎鬥鬼老水寒挫步旋身,揮掌選擊,刹時 ,生死之搏。 人魔伍獨凝注場中 見二人都是攻守

個已爲塵土亂石封閉的洞口四道充滿了惋惜和遺憾的目 制先機,再予對方制命之擊,情知一時半兼備,步步爲營,各以奇妙招式,冀圖搶 目光,向毒火成全與陰手一魔衆人望去。 刻之間,兩方都不會有何凶險,於是移轉 搬下了搏鬥中的龐士冲和鬼老水寒,但將 道充滿了惋惜和遺憾的目光,盯注在那 只見毒火成全和陰手一魔兩人,早已 ,冀圖搶

塊撞擊的聲响 勁之外,只有沙土流動的沙沙之聲,和石 場中無半點人聲,除了一陣陣拳風掌

原來郵秋獨自一人,仍在洞口亂抓不

漸地蔓延,慢慢地籠罩上每個人的心靈, 然而,一陣哀戚的氣氛,却在場中逐 情 互接,各自露出一副敵不動,我不動的神 ,詎料人影一分,兩人都凝立不動,四目 0

坦然自若,絲毫沒有示弱與做作的意味, 人物來說,乃是大反常態之事,但他說得 「龐老兒,姓水的懶得打了。」 僵持半晌,鬼老水寒倏地冷冷說道: 鬼老水寒,自稱懶得打了,這在武林

洞口瞥了一眼,突然發覺自己也是意興蕭 十年的宿仇 龐士冲聞言之後,閃日向亂作一片的

生似原就是打着好玩,而對方並非自己三

手勢,那三手怪人順等一篇 包九峯滿頭大汗,老淚縱橫,他奔到

還有幾名淚痕滿面的少女。

筝,率領那兩隊三手怪人疾奔而來,後面

,来人掉頭望去,原來是那駝啞老人包九

突地,一陣急驟的步履聲响傳了過來

使各人的面色,越來越顯得難看。

已,這忽工夫,居然清除了一片亂石。

索, 就不打,難道老夫不知你有幾斤幾兩麼… 他怔了片刻,忽然冷冷的道:「不打 百無聊賴,根本就懶得與人動手

的積石已被清除了大半。 步走了過去,只見沙土飛揚之下,那洞口 鬼老水寒懶洋洋的哼了一聲,也自移

將鏟頭碰得翻捲過來。

中的鐵鏟,却聽克刷一聲,就只一下,便

動秋突然反手一撈,攫去身旁一人手

將那堆積洞口的亂石和沙石向兩旁撥開。

釘鈀鋤鏟等器具,這時紛紛揮動

原來這兩隊怪人手中所持鈴鼓,

一概

來 倏地,那幾個青衣女子,低聲垂泣起

上的人物,幾乎都是初次見到谷寒香的面是一片哀傷之色,那屠龍寨主所率西北道 十名怪人忙亂地清除石土,每人臉上,都半環,團團圍在石壁之前,靜觀鄧秋和那 又威嚴的影子,已是再也無法抹去,似乎 ,但是就這匆匆一瞥,每人心中那美艷而 人都在暗想:無論如何 在場之人,爲數不下七十,衆人列作 ,讓我再見她 都

秦人搶敵不及。至人 與人遣寶,竟冒險衝入即將塌閉的洞中 與人遭寶,竟冒險衝入即將塌閉的洞中 谷寒香因報仇心切, 急於欲獲得三妙 ,每人臉上都是一片哀傷之

> 色 ,嘆息不止。

指揮着同來的怪人,努力挖掘 包九峯更是急的滿頭大汗,老淚縱橫 0

她 她 們停止哭泣,但是誰也不願開口去阻止 ,越來越是悲愴,其餘的人,俱都希望 那幾個青衣女子的垂泣之聲,愈來愈

响

這些怪人的形貌裝束本就詭異,那嚎來,連那些正在清除亂石的人也是一樣。 ,正如鬼哭神<u>哪一般。</u> 哭的聲音,更是刺耳難聽,然而凄凉愁**惨** 一响衆應,所有的三手怪人全都嚎哭起人發出一種「嗚嗚」的哭聲,展眼之間 立在一旁的那歐三手怪人中

下,心頭暗暗忖道:這老東西與她是什麼 妣。人魔伍獨正在心煩意亂之際,覩狀之 哭起來,瞧那痛不欲生之狀,彷彿如喪考 幕之賓不成? 關係,瞧他這等傷心,難道是那丫頭的入 電地,那屠龍寨主槌胸頓足,仰天慟

相遇,並以李代桃儮之法,由苗素蘭暗作 江湖,企圖以也盜藝時,曾與這屠龍寨主 自禁之下,竟然失聲痛哭起來。 親谷寒香自入墳墓,被活埋在洞中,情不 骨相思,夢寐難忘,三年之期未滿, 斷指示愛,谷寒香却許以三年之約,他刻 原來谷寒香當日化名紅花公主,流落 人魔伍獨殺機暗萌,忖道:「不管你 與他留過一段雲雨之情,屠龍寨主 却目

屠龍寨主面前,舉掌一揮 這老東西因何嚎哭,老夫一掌將你斃掉再 他想到便做,雙層微幌,條地閃至那 ,猛然擊下

> **嚀半聲,那屠龍寨主已是腦漿迸裂,屍橫** 魔伍獨一掌擊下,只聽「卡」的一响,慘 魔伍獨這等蓋代魔頭相較,自然遠非敵手 何况又當神思恍惚,心頭大慟之際,人 那屠龍寨主武功原也不弱,不過與人

頭生出了一股暴戾之氣,這時一聲不响却因日覩谷寒香葬身石洞,生機渺茫, 雙掌齊揮, 的綠林人物,紛紛動手抽兵刃,人魔伍獨 股暴戾之氣,這時一聲不响 喝罵之聲紛起,那批西北道上 朝那批西北道上的綠林人物亂 胸

恪呼之聲,不絶於耳

之地,人魔伍獨又殺心大起,立意將這批處,彼此靠得太近,變起倉促,沒有閃讓 十餘人已倒了一牛。 人掃數點斃,雙掌電掣之下, 轉眼工夫

了。忽聽有人惶聲喝道。「風緊……」 十個怪人一面嚎哭,一面在一旁跟着動手 鄭秋頭也未回,依然在向洞中挖掘,那 嚎哭之聲,並未因這突起的變故停頓 人魔伍獨陡地一陣震天狂笑,身形疾

掌齊揮,分擊二人。 閃,直向兩個向外逃竄的人背後撲去,雙 慘叫起處,那兩人各自張口噴出一股

血箭,身形齊齊仆倒,人魔伍獨狂笑未歇 轉身又向賸下的幾人撲去。

三人不過畧畧望了一眼,重又轉面凝注洞 口,對於聲聲不斷,令人心驚肉跳的慘呼 和屍體小地摔倒的聲音,好像充耳未聞 鬼老水寒,毒火成全,陰手一魔,這 (未完)

,兩人同時躍開了文許。機,將對方逼處下風,因而一輪疾攻之後 兩人同時羅開了丈許

口氣對拆了二十餘招,兩人都無法搶到先

驀地,激鬥中的龐士冲和鬼老水寒一

被後面的亂石填上。

聲郑已停頓,想是內中不再有倒塌之處了

石洞之前亂成一片,石洞內的悶雷之

,火星四機。

但是洞口才掘開一點,重又嘩啦一陣,

口挖掘,這三股义本是一根鋼質特異的兵

鄧秋伸手接住,瞧也不瞧,頓時向洞

,鄞秋下手又重,信手一揮,立時碎石

一柄三股义拿了過來,直向鄧秋抛去。

包九峯觀狀,轉面將身後一人所持的

-92-

一人原打算一退郎進,另以奇兵制勝

(大結局)

秦 紅·文

文提要:

乘機把力戰卓五絶和明燈俠的夾谷大俠刺 往地室教人,他自己仍装作神志不清,而,向阿福問明了目前的情况後,便叫阿福 正與阿福展開激門的柳步風,恢復了記憶 娥之助,爲柳步風解除了禁制法衛,使得 蓮教主韓敬山誅於掌下。凌天鳳得到韓雲 之際,阿福已偕同凌天鳳、韓雲娥自總壇 死,此刻白蓮教首腦已除,卓五絶、明燈 **瀕說我們再不會分開了——** 恢復了記憶力的柳步風當然已知道凌天鳳 喜欲狂的奔上前,緊緊的將她摟入懷中, 中走了出來,柳步風一見凌天鳳,不禁於 俠、柳步風正擬衝進白蓮教總壇增援阿福 上回書至卓五絶犧牲一對假脚, 凌天鳳也高興的流下淚來

忘了一切了…… 重逢,兩人在互抱中似已溶爲一體,暫時 如今恢復了記憶力,恍如歷盡萬刧而終於 柳步風和凌天鳳本是一對新婚夫婦,

在獵戶熊老二所居住的附近山頂上遇害 家酒樓宴請卓五絶,明燈俠及魯老爺主僕 答謝他們協助消滅白蓮教的恩情, 次日中午,他們夫婦在靈邱縣城的一 魯老爺提出了三個問題 一:長白派的「長白一鶴胡中天」 酒席

是誰下的手? 一:長白派的另一位高手「智多星

明燈俠,是何人所冒充的?」 夷九如 」葬身於火窟中,是誰放的火? 第三。「在鐵嶺關附近出現的那個假

人和韓敬山幹的麼? 卓五絶道。「這三件事,不都是血影

害夏侯祺及奪取萬年神參之外,並無殺死 步風所述,韓敬山除了以法衛驅使他去殺 魯老爺搖頭道:「不是,根據剛才柳

> 何必然費周章的去殺人嫁禍於他? 韓敬山若要處死他,只須唸動咒語卽可, 他之意,因此也沒有嫁禍於他之理,再說

步風, 之死,以及那假明燈俠的出現企圖殺死柳 道:「不錯,不錯,看來胡中天與袁九如 卓五絶聽了覺得有理,不由連連點頭 似與白蓮教無關::

個了結

要,如不找出眞相,柳步風的災難還不算 須澈查明白的事,本老爺認爲此事非常重 誰?殺害胡,袁二人的兇手又是誰?」

候,可曾與人結仇?」 過去在白蓮教中,以及後來脫逃的一段時 卓五絶轉望柳步風問道:「步風,你

凌天鳳也搖頭道。「我也沒有。」

明燈俠道。「那麼,冒充我的那人是

魯老爺面呈嚴肅道:「這正是咱們必

柳步風搖頭道:「沒有。」

卓五絶轉望凌天鳳問道:「妳呢?」 卓五絶道。「白蓮教的弟子中,有人

> 對你們受韓敬山特別器重心生嫉妬麼?」 凌天鳳想了一下,又搖頭道:「沒有

魯老爺,這又是一件無頭公案,你能不能 卓五絶皺眉道。「 這就不可解了

偵辦的案子,遲早總會破的。不過……」 魯老爺聳聳肩道:「凡是本老爺着手

讓柳步風自己去破的好,年輕人應該多磨 魯老爺笑道:「我想,這件案子還是 卓五絶道。「不過什麼?」

卓五絶笑道: 下胚!

無力破案,還倚老賣老幹麼! 魯老爺不理他的諷刺, 柳步風道:「小可打算先去長白派做 「步風,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轉對柳步風問

此事。 魯老爺吃了一驚道:「長白派怎能去 如果還有活命的機會,再來追究

呢?你去了豈不等於自投羅網?」

掌門人的兇手正是小可,所以小可更是非 了誰是殺害夏侯掌門人的兇手時,就去還 他個公道,現在小可已知道當日刺殺夏侯 長白四老聲明,一旦小可恢復記憶, 柳步風道。「 不,當初小可會一 再向 知道

無生的呀!」 魯老爺叫道:「可是你這一去是有死

這麽說,那麽天鳳也該去五台山送死? 人償命,古之約法,小可豈能例外!」 魯老爺看了凌天鳳一眼道:「若照你 柳步風苦笑一下道。「那也認了 ,殺

小可將赴長白派。 」 經商量好,這件事若不解决,我們兩人將柳步風點頭道:「是的,小可與她已

祺和青衣活佛的, 這在官法上講, 是可以 不好,你們是受法術的驅使而去殺害夏侯 魯老爺期期以爲不可的搖頭道。「這

衣僧並不知道內情,他們仍然認定我們是 柳步風道。「但長白派和五台山的青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皺眉道:「你們一定要去?

如何?」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陪你們一道去

宜。 領,小可覺得此事應由小可單獨去解決爲 柳步風拱手道。「不,老前輩盛意心

魯老爺道。「可是-

自己去解决。 認爲他們的决定十分正確,此事應由他們 卓五絶忽然打岔道。「魯老爺,老夫

們去死才是最好的下場? 魯老爺瞪了他一眼道:「你是說讓他

不把你殺了?」 而你自認命不該絕而坐着不動 如他們註定該死,天神下降也救不活 魯老爺道。「這種說法本老爺不同意 卓五絶微笑道:「生死有 如你老卓命不該絶,但是如果我要殺 如他們命不該絕,雷也打不死。 富貴在

魯老爺道:「難道不是?」 卓五絶含笑道:「有道理。

-94-

魯老爺道:「 試試如何? 試什麼?」

動身北上

走了四天,來到五台山下

坐着不動,並且保證不運功抗拒,看你能

你 ,因爲你我沒有仇恨呀! 卓五絶哈哈大笑道。「你說對了,沒 魯老爺一怔道:「我當然不會真殺了

雖然他們是在法術的操縱下殺了人的, 魯老爺道。「但他們兩人的情形不同 有仇恨是不會殺人的!」

青衣僧的掌門人,豈可同日而語?」 但畢竟是殺了人,而且殺的又是長白派和 的行爲在官法上可判無罪。」 卓五絶笑道:「但你剛才說了, 他們

山的靑衣僧會有這種開明的心胸麼?」 魯老爺道。「不錯,但長白派和五台

台山的青衣僧永遠不會放過他們,而他們然贊成他們去負荆請罪,否則長白派和五然贊成他們去負荆請罪,否則長白派和五 也永遠沒有好日子 卓五絶道。「也許沒有,

長白派的龍鳳龜麟四老雖是正直之士, 去了絶無生理,所以你最好聽本老爺的話 據本老爺所知,他們心胸均極狹窄,你若 魯老爺回對柳步風勸道:「步風,那 但

完,本老爺不管你啦!」 正你又不是我的兒子,別人家的兒子死不 真是不知死活,好好好,你要去就去,反 魯老爺不禁生氣道。「哼,你這小子 柳步風道:「不,小可非去不可!」

魯老爺主僕,卓五絶和明燈俠四人, 於是,這天下午,柳步風和凌天鳳拜

跋涉一月餘,柳步風抵達通化一

着又有什麼意思呢!」 滿腔悲緒道:「天鳳,咱們就在此地分手 五台山的青衣僧諒不會殺死妳的……」 我想由於妳有孕在身,出家人慈悲爲懷 凌天鳳淚如雨下道:「你死了,我活 柳步風握住了愛妻凌天鳳之手,抑制

會不大,但是我希望妳不要太傷心,但教 僧肯饒恕妳,那麼妳必須堅强的活下去— 爲了我們的孩子!」 凌天鳳點點頭,飲泣不已。 柳步風道。「我此去長白,活命的機

柳步風道:「不,如果五台山的青衣

心似金鋼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凌天鳳哭道:「好死不如惡活,其實

性不合。 義,必須活得光明正大,苟且偷生與我個 咱們可以逃得遠遠的 經告訴過妳,人活在世上,必須活得有意 柳步風截口道:「不要再說了,我已

的 來長大成人,如知他父親是怎麼取决生死 柳步風劍眉一揚道:「我們的孩子將凌天鳳痛哭道。「但爲了孩子……」 他一定不會難過!

我會立刻趕回來和妳相聚的! 就上山去,我也要走了,萬一我能不死 柳步風長嘆一聲道:「凌天鳳又痛哭不止。 好了,妳這樣

影悲呼道:「步風!步風!」 語墨,掉頭而去。凌天鳳望着他的背

夜行人是誰?是不是衝着我來的?

出長劍,一躍下炕,走去打開房門,閃身 時候了,於是他急急的穿上衣服,輕輕拔 前突現耀眼銀光 驀地, 銀光——一柄劍對準他胸口疾就在他剛剛閃出房外之際,眼

的 刺而至!由於對方是躲在房門外出手偷襲 不及三寸之處! ,因此等他發覺之時,劍已刺臨他胸口

側身,同時揮劍削出 所幸他已有提防,一見劍至,疾忙一

劍刺破一道裂口,却未傷到皮肉! 「嗤!」的一聲,他右胸襟被對方的

下了對方的一片頭巾和一撮頭髮! 同一時間,他已看清對方的模樣 而他削出的一劍,則頗有收穫 削

天地也似因他們的生離死別而變色 也似因他們的生離死別而變色,寒風生離死別,是人間最悲痛的事,此刻

忽起,天空忽然黯了下來…

白山已遙遙在望了 天已黑,他就在通化縣城中投宿下來

準備次日再動身上山。

响動所驚醒! 睡,不知睡了多久,他突然被一聲輕微的 在客棧中吃了一碗牛肉麵,即上炕入

人,他心頭一動,不覺坐起暗忖道:「那 條人影一閃而沒,經驗告訴他那是夜行 他睜開眼睛,正好一眼瞥見紙窗外有

他所以有此猜疑,是因想到了那個殺

如果仍打算殺死自己,現在也該是下手的曾經企圖殺死自己的假明燈俠,心想對方害胡中天和袁九如的兇手,也想到了那個

身的假明燈俠-

雙足一頓,仰縱上一排客房的瓦面上 一撮,似乎吃了一驚,竟未再運劍出擊 假明燈俠一劍偷襲未成,頭髮反被削

對方已隱沒不見,心中頗爲驚異,暗忖道 「哼,這賊子好快的身法…… 柳步風隨後縱上屋頂,運目一窓,見

袁選害之事,這樣看來… 疑,他兩番欲殺我,必是不欲我追查胡 六十多歲以上的老人所有,因又暗忖道: 檢起落在地上的一片頭巾和那撮頭髮,就 燈下細看,發現頭髮畧呈灰白色,分明是 燈俠的一點踪跡,只得折回自己的房間 「此賊必是殺害胡中天和夷九如的兇手無 他施展輕功四下搜索一遍,未見假明

飽餐一 然後付賬離開客棧,動身往長白山趕來。 衣上炕睡覺,暫時把假明燈俠置諸腦後。 後半夜,假明燈俠未再出現,到了破 他忽然有所領悟,當下收起頭髮, 頓,又命店小二準備了一包乾粮, 他即起床打點好行裝,在客棧中 和

天,終於到達長白派所在地的長白山莊。 當中一個戟指他喝叱道:「小子,你來 守莊門的長白弟子一見到他,均甚驚 進入長白山區,在冰天雪地中走了兩 一齊亮兵器湧出莊門,將他包圍起來

你小子在要什麼鬼計?」 那長白弟子面上滿佈敵意道。「哼, 柳步風很鎮靜的道。「小可今日特來 請通報貴派四老一聲。

柳步風冷漠地道。「沒有,確實是來

負荆請罪的,快請通報貴派四老吧!」 那長白弟子瞪視他半晌,才轉對衆

道。「看住他,我去禀告四老! 約盞茶工夫,又見他疾步奔回 說墨,疾步入莊禀告去了。

風一招手道:「隨我進來吧! 柳步風墨步隨他入莊 一羣長白弟子怕他生事,仍緊跟在他

24 周防備着。

道:「小可柳步風,今特來負荆請罪!」柳步風從容起到他們面前,抱拳一禮 立於廳階下 **麟神** ,只見長白四老-及馬文奎, ,個個面罩嚴霜,敵意甚濃。 來到長白山莊前廳的空地 張猛等人,一排巍 龍翁,鳳叟,龜仙

鶩詫 叫 看出他們對於柳步風的自動送上門來甚感 什麼? 長白四老雖然個個滿面怒容,但仍可 ,當中的龍翁開口冷冷道:「你說你

柳步風道:「柳步風。

記憶力了? 龍翁冷笑道。「這是否表示你已恢復

柳步風道·「是的。」 龍翁道:「你承認殺害敝派掌門? 柳步風道。「不,來請求發落。 龍翁道:「你是來解釋的? 柳步風道。「是的

殺害貴派夏侯掌門人時,當來貴派領死,日已經說過,一旦恢復記憶力,證明確督 今天小可就是前來領死的 龍翁道:「爲什麼?」

解釋失去記憶力的原因

了,說也說不完。 在神智喪失之中下 麼小可已感激不盡,其餘的實在不必說 手殺害貴派掌門人的

智不清中幹的麼? 然而殺死胡中天和袁九如兩人,也是在神 見你確是在神智不清中殺死敝派掌門人

此後一段時間

,長白派的各輩人物都

,然後才開始問他的話……

妄兩位老前輩,那是別人幹的。」 龍翁月光一盛道:「誰?」

望與四老闢室一談。」

裏談較妥? 交換了一個眼色,見他們沒有反對之意, 乃回望他點點頭道:「好的,你認為在哪

在塲即可。」

,老朽四人就在廳上

你們都退下去!

龍翁轉對馬文奎和張猛道。「你們兩

要與師伯等單獨談話,必然有詭計-張猛一躬身道。 「師伯聽禀,這小子

緊 我自有應付之力 ,你們下去好了

龍翁道。一你今日敢來負荆請罪,足 柳步風道:「老前輩若肯相信小可

柳步風道:「不,小可沒有殺害胡

龍翁道:「在此地談不可以麼?

龍翁轉頭去和鳳叟,龜仙, 柳步風道。「不太方便。」

道:「老前輩何不證實一下?

只聽麟神冷笑道:「

好,但

如你的判

搏鬥的情况出現,却聽柳步風很冷靜的說

爲廳上發生衝突,一齊向前廳圍聚過去。

等候在練武場上的長白派各輩門人以

但麟神的一聲怒吼之後,廳上並未有

柳步風道。「隨便,只要沒有其他人

衆長白弟子應了 一聲收起兵器退去

龍翁擺手打斷他的話,笑道:「不要

請罪似極折服,故對他甚爲禮遇,請他 老亦隨後入廳,龍翁對柳步風之勇敢上 於是,柳步風舉步上階,走入廳中 龍翁隨向柳步風延手道。「請! 張猛和馬文奎很不情願的退下去了

過了約莫兩刻時之久,突聞廳中「砰」 一下拍桌聲,接着是麟神的怒吼。「你胡遇了約莫兩刻時之久,突閉廳中「砰」的 直聚集在廳外練武場中央等候並戒備着, 不知柳步風與四老談了些什麼話,他們

柳步風道。「關於這件事,小可倒希

麟神三人

断錯誤呢?」

龍翁道。

他接着向衆長白弟子一擺手,道••

人也去吧

出來吧!」 說道:「柳步風,老朽接受你的要求, 的,老前輩一倂處置小可便了 他們的神情異常嚴肅,個個皺緊着眉 廳上又歸沉靜,片刻之後,才聽龍翁,老前輩一件風間, 話落,便見四老出廳而來。 旋聞柳步風答道。 -小可反正是來領

從容。 頭,因此可以看出他們的心情十分沉重! 四老步下聽階之後,當中的龍翁一抬 柳步風隨後步出前應,神色仍極鎮靜

黎杖,向衆人大聲道:「召集本派所有門 人,一齊到場上來!」

不多多整個練武場上自己了 一個圓圓

,故神色均極與奮。

龍翁環望衆人一遍,沉聲道:「都到

張猛答道·「到齊了

反稱兇手是本派之人,現在老朽要你們 這柳步風仍不承認殺害胡中天和袁九如 龍翁道。「好, 我長白門人仔細聽着

奎的面上。

派且於夏侯師兄接任掌門人之日,內定胡 被自己人殺害的,均覺四老此一措施極爲 「豈有此理!這小子簡直在胡說八道!胡 不當,長白虎張猛不禁暴跳起來,叫道: 和憤慨,他們一萬個不相信胡,夷二人是 衆人站着別動,讓他柳步風來辨認!」 支二位師兄爲候補掌門人,誰敢殺了 **菱二位師兄乃是本派最得人望之人,本** 此語一出 ,衆長白門人不禁相顧失色

子是在無中生有,大衆動手宰了他!」 說着, 衆長白門人也紛紛亮出兵器, 馬文奎接着怒冲冲道:「不錯!這小 嗆然撒劍出鞘便欲上前動手 準備上

龍翁厲聲喝道: 「站住!

馬 長白門人均被其氣勢所懾,不敢再上前。道聲喝叱,聲若雷鳴,威嚴畢露,衆 龍翁的話,均覺有理,故沒有再鼓噪,只 矢,本派該給他一個洗脫罪狀的機會!」 動前來領死,就表示他的指控並非無的放「老朽亦不相信他的指控,但既然他已自 ,張二人仍露憤怒之色 長白門人對四老一向十分崇敬,聽了 龍翁嚴肅的環掃衆人一 眼,沉聲道: 衆

-96-

規處置! 辨認,未得老朽同意不得動手 龍翁接着道:「現在你們都站好讓他 違者照門

抬

望衆長白門人一遍,最後視綫停注在馬文 柳步風,你可以上去辨認了。 柳步風沒有上前辨認,他站着慢慢環 他說完這話,隨即轉對柳步風道:

變 馬文奎發現他注視着自己,不由面色

老前輩可否請那位馬前輩過來一下? 龍翁聽了這話,本是凝重的神情更爲 柳步風微微一笑, 轉對龍翁說道:

點面子 選 伯請,三思小侄已是本派掌門人的繼任人 馬文奎面色變得非常難看,道:「師 」言外之意,是要龍翁爲長白派留

你過來一下 凝重了

他被了撤眉才開口道:「文奎,

全派門人確定他是一位光明正大無可置疑 白,但是任何人要接掌我長白派,都得讓 龍翁面容一沉,道:「這一點老朽明

步走過來。 馬文奎面色泛紅 ,猶豫了片刻,才墨

位馬文奎有何要求? 龍翁回望柳步風問道。 「你對本派這

「小子你太放肆 道:「小可要求這位馬前輩脫下風帽! 馬文奎面色又是一變,勃然大怒道: 柳步風對馬文奎上下打量一番,才答

左掌暴採,騈伸二指便朝柳步風心房

柳步風聞聲撤劍, 龍翁厲聲道:「住手!」反向他頭上那頂風帽挑去 柳步風身形一擰 ,連鞘的 往後退下一大步 一把長劍猛

證明你的清白,這不是侮辱! 要掌門人一職,絶不受這個侮辱! 馬文奎面色一陣紅一陣白,似感進退 龍翁怒喝道:「胡說!要你脫帽正可

馬文奎忿然道。「師伯,小侄寧願不

龍翁沉容又道:「你即使不要掌門人

職,也仍然要把風帽脫下來!」

下一撮頭髮!」 **次在通化城中對他突施奇襲時,反被他削** 即是殺害胡,袁二人的兇手,而那人第二 物冒充明燈俠二次欲殺害他,他判斷那人 龍翁道。「因爲柳步風說有個神秘人 馬文奎憤慨地道:「爲什麼?」

髮? 現在他要小侄脫帽,是要檢查小侄的頭 馬文奎忽然嘿嘿乾笑道:「原來如此

龍翁道。「不錯!」

一句話,假如小侄的頭髮完整無損呢?」我們,小侄確有可疑,但小侄要請問師伯在外尋找這個殺害本派掌門人的兇手,直在外尋找這個殺害本派掌門人的兇手,直 龍翁道。 「那就證明你不是那個假明

便了 馬文奎道。「好,小侄脫帽讓他檢查

他的頭髮 ,也是灰白色的 與柳步風

> 斷的痕跡! 他的頭髮却是完整無損的 得自於假燈明候的那一 頂的,沒有一點被削一握或多利同,但是

道: 那一頭灰白色的長髮,前後左右均無 「你仔細看清楚吧!」

馬文奎依言轉了個身子,口中冷笑着

柳步風道:「請轉個身子

被削斷的痕跡!

上他自龍翁的口中獲悉馬文奎是唯一於昨 心慌起來 證明他不是假明燈俠,也因此使他柳步風 那知他的頭髮却是完整無損的,這已足够 材,發現他的身材確極酷像那個假明燈俠 因此心中已認定他必是假明燈俠不錯 柳步風看得心頭沉重起來,剛才在廳

無可能的了。 他不是,那麼今天要想找出假明燈俠是萬一人的身材最像假明燈俠,現在既已證明 眼前的全體長白門人,只有他馬文奎

馬文奎充滿譏誚地道:「老夫是不是 馬文奎冷笑道:「看好了沒有? 柳步風强作鎮靜道:「看好了。

那個假明燈俠呢? 馬文奎仰頭大笑道:「 柳步風道。「不是。

以把風帽戴起來了吧? 柳步風道:「當然 0

就在那頂風帽套落頭上之際,却有一撮頭 馬文奎於是把風帽往頭上 套 但是

太陽穴上的頭髮有一塊損傷的痕跡! 那撮頭髮一落下 ,也就被人看出他左

固, 掩遮頭上的「傷痕」的,却因沒有掩遮牢 而終於原形畢露! 敢情,他是用一種顏色相同的頭髮來

度向四老道:「師伯,小侄無事了吧?」 戴上風帽之後,以一副「自鳴得意」態 可笑的是,他却還沒發覺假髮已掉下 四老神色沉冷了下去。

的那撮頭髮,刹那間面色蒼白,好像死了 的低頭自我顧盼,這才看到掉在身後脚下 馬文奎看見他們神色不對,不覺敏感

道:「馬文奎,你幹的好事!」 龍翁面上起了憤怒的痙攣,一字一字 馬文奎忽然雙足一頓,仰身飛縱而起

向練武場外疾掠出去。

四老同時厲叱,同時振臂擲出手中的

中鮮血狂噴! 修叫一聲,立由空中墜下,落地之後,口 四柄藜杖一齊擲中馬文奎的身子,馬文奎 空中的馬文奎,但聞「蓬蓬蓬蓬」四响, 四柄藜杖去勢如箭,一瞬間即已追上

衆長白門人全呆住了。

站住,龍翁以痛惜的神情道:「文奎,你 個師兄?」 說,這是爲什麼呢?你爲何要殺害你的兩 四老一齊舉步走過去,在馬文奎身邊

於沒有吐出一個字,頭一側,死了 馬文奎咀巴張了張,似想回答,但終

推幂胡中天和夷九如爲第一,第二候補掌 門人時,他曾發了一次酒瘋,他一直以爲 麟神長嘆一聲道:「數年前,當本派

劍術高於胡,支二人,應被列爲第一候補

位而不惜殺害同門,這豈非禽獸?」 龍翁憮然一嘆道:「爲登上掌門人

會之後,龍翁才轉向柳步風道。「柳步風 不能不追究。」 不過殺害本派夏侯掌門人之罪,本派却 胡,麦二人之死,現在已證明與你無關 **鳳叟和龜仙也搖頭嘆息不已,過了一**

賴,今天也不會來了。」 柳步風道:「殺人償命,小可若要要

太痛苦……」 老朽十分佩服,因此老朽也不願見你死得 龍翁沉思有頃,道:「你勇於負責

幾步,在練武塲邊站住,開始低聲商談起 一旁走去,三老跟了過去,四個人走出十 他說到這裏,轉對三老招招手,即向

致决定-**兴,才似協議一致,於是一齊轉身走回來** 耳朶,因爲他聽出呼叫者是愛妻凌天鳳! 一片女人呼叫:「步風!步風!步風!」 ,能夠開口道。 柳步風渾身一震,幾乎不敢相信自己 顯然的,他們是在商議處死柳步風的 她怎麼趕來了呢? ,只見他們足足商談了將近一頓飯工 」剛說到此處,驀聞莊前傳來 「柳步風, 老朽四人已

不!她不該到這兒來!她是不該到這

兒來的! 他驚愕轉頭望去,正見凌天鳳推開圍

交集的大叫道:「步風!步風!啊,謝天 在塲邊的長白門人,朝着自己疾衝過來。 凌天鳳一邊向他疾奔過去,一邊悲喜

衣僧的寬恕一樣,已獲得了長白派的寬恕 因此喜極而泣。

娘,妳別激動,且聽老朽一言。」

白蓮教主的法術操縱下殺了人的

龍翁舉手打斷她的叫嚷,道。「凌姑

丈夫?他是無罪的啊!他和我一樣,是在

嘆一聲道:「天鳳,妳來幹什麼呢!」 • 「告訴你,五台山的青衣僧已不殺我了

妳丈夫? 」

也一起殺了吧!」

龍翁微微一笑道:「誰說我們要處死

告訴你,你們若要處死我丈夫,那就連我

凌天鳳尖叫道:「沒什麼可說的了

,你也一樣,是麼?」 柳步風皺眉不語。

番商議之後, 决定釋放妳丈夫! 」

凌天鳳大喜道:「虞的?」

龍翁笑道:「是的,老朽四人經過一

凌天鳳一呆道:「沒有?」

柳步風搖頭道:「沒有,那不是我殺

凌天鳳道。「那是……

明燈俠欲殺我者,亦是他。」

鳳,妳能獲得青衣僧的諒解,我十分高風 ,立刻下山去,好麼?」 ,但是妳實在不該到此來,現在聽我的話 柳步風忽然對着她笑了笑,道。「天

嚷起來,道:「你們爲什麼一定要處死我 凌天鳳又哭了,轉對長白四老尖聲叫

她一下投入柳步風的懷中,高與得哭

柳步風却感到心如刀割,他痛苦的長

天鳳,你回去吧,立刻回去! 白四老和全場的長白門人,視綫瞥及陳屍

白派的人,殺害胡,袁二人的是他,冒充 柳步風道:「他叫馬文奎,是他們長 凌天鳳道。「哦……」

她以爲柳步風也像自己獲得五台山青

凌天鳳仰起掛滿淚珠的玉臉,歡笑道

顧聲道:「他們不肯饒恕你,是不是?」 柳步風緩緩道:「我沒有要求饒恕, 凌天鳳順時臉色蒼白,驚疑的望望長 凌天鳳呆了呆,神色開始緊張起來

現在就可以下山去。

龍翁點頭道:「是的,你們高興的話

場上的馬文奎,不禁臉色大變道··「啊· 你又殺了

囚禁於黑獄中的人,

忽然間重見天日,

他以穩重的態度向長白四老

麼都不要再說了,你們立刻下山去吧!

龍翁擺手打岔道:「不要再說了,什

柳步風高與起來道:「老前輩

柳步風在這一刻間,好像一個長年被

們再去見一個人。」 ,然後拉起凌天鳳的手,道:「天鳳,咱行了一禮,再向全塲的長白門人行了一禮 喜表露出來 中的與奮是無法形容的,但是他沒有把狂 柳步風道:「山中一個獵人 凌天鳳問道:「誰?

是所有長白派的人的臉上,已看不見一絲離去,雖然線武塲上還橫着一具屍體,但 絲的敵意: 走去,所有長白派的人靜靜的目送着他們

他們手牽手步出了練武場,朝着莊外

大型 NK 1- 2 NK 三加 特 相 被被人地震 13 KK HH 港南 出版 The state of the s ** ra8422 人人物

